不灭的历史(丛书)

白头山麓

朝鲜·平壤
1979

不灭的历史(丛书)

白头山麓

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刷

ㄱ—99632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草拟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

第　一　章

一

干枯的树枝被折断的响声，打破了为茫茫的白雪所覆盖的原始森林的岑寂。随着响声，一匹胸肌发达的战马竖起两只抖动的耳朵，滴溜着大眼珠子，突然出现在森林中的空地上。它那蓬松的鬃毛上坠着冰凌，那一身灰色的毛也结了薄薄的一层白霜，已经看不出本来的毛色了。

骑在马上的是一位身披一块白色伪装布，手提一支手枪的游击队指挥员，他即便弯着腰从树丛中钻过去的时候，也忘不了抬起警惕的眼睛留心地察看着前方。他那竖着帽耳的皮帽子也披上了一层冰霜。

他一跨到小空地上，就带着询问的目光回头看看那个跟在后面的老人。

“照直走，朝树影扎了根的方向走。”

向导老人骑着一匹由于披了白霜变成灰色的黑马，身穿补钉摞补钉的大袄，下摆、领边和袖口都露出柔软的兽毛，叫人看得出这件大袄里面垫了一层什么兽皮，头上戴着獾皮帽。

紧跟在后面的是两个骑马的游击队员，他们俩一直分别监视着左右两侧。

同这些尖兵隔一段距离，又跟着五个游击队员。他们带着斧子、锯子和从日本鬼子手里夺来的军刀，把有碍部队行军的杂树条和藤蔓砍掉，给前进的部队开辟通路。

离他们稍远一点，走着由司令部和汪清第五团的第四连、第五连组成的基本队伍，再后就是负责断后的后卫。

中午时分，长长的马队在敦化的深山密林中朝着白头山的方向流动。

前不久，在深山沟的一座孤零零的圆木房里举行了重要的会议。那里是从依然冰封雪冻的镜泊湖附近的一个名叫南湖头的村子沿着小家子河的清澈的溪流上溯几十里才能到达的地方。在这次会议上，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把朝鲜革命引向高潮，确定了革命的司令部要驻扎的新地点。根据这一决定，司令部开始了南下到白头山麓的行军。

第一次见面时的激动被欢送的眼泪所代替的北满地区，它的最后一个村庄已经远远地消失在后面。留下了远征北满时的种种传说的令人难忘的地方——官地也已走过，这里已经进入敦化地区了。

好一片茫茫无际的林海雪原！虽是冬去春来的三月时节，山河却依旧淹没在大雪之中。

在这连高大的战马都很难迈步的大雪中，在这鬃毛上坠着冰凌的严寒里，谁能感到一丝一毫的春意呢！

当游击队员们携带着老黑山战斗中缴获来的重机枪和迫击炮，越过老爷岭，开始向北满远征的时候，还是草木葱茏的季节。由第四团和第五团以及从青年义勇军中选拔出来的十几个连一起组成的远征部队，在整个夏天、秋天和冬天，转战在镜泊湖和牡丹江一带。他们用消灭敌人的枪声震撼了辽阔的北满大地，在人民的心灵深处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这样过了近十个月以后，正当人春的今天，部队又踏上了归

途。

然而同司令部一道归来的人员，却只有司令部的十几个警卫员和还不到远征部队的五分之一的汪清第五团的两个连。

其余的部队，有些已经比司令部先走了一步，还有不少人为了加强北满的游击斗争留了下来。

今后，汪清部队的指战员是不是要一直跟着司令部到白头山麓去，现在还无法知道，因为不知道金星将军要下什么命令。

另外，那几匹在北满仅仅拉过爬犁的马，能不能为这次历史性的进军服务到底，也是无法预料的。

树林越走越稀疏。

骑马的行军队伍走进了杂草地。这是流入镜泊湖的牡丹江上游的一条支流的发源地。水流被厚厚的冰雪覆盖着。

将军骑着一匹额头上有一块白斑的栗色的马走在队伍中间。这时，他掏出怀表看了看，然后把缰绳轻轻地往旁边拉了一下。摇晃着脑袋只顾一个劲儿往前赶的机灵的骏马，立刻会意地把深陷在厚雪里的细长腿抬起来往旁边一挪，闪出了行军纵队。凝在鬃毛上的细碎的冰凌象跳舞似地摆动着。

“凤吉，挺得住吗？冷吧？”

骑着一匹臀部宽宽的白马跟在后面的结实、伶俐的传令兵——小鬼朱凤吉，闪动着亮晶晶的小眼睛，想绽出坦然的笑容来，但两腮都冻得麻木了，无法绽出笑容来。

“比北满的严寒好受多了。因为骑马，只是腿有点冷，可身上是热乎乎的。”

从他的机灵的有神的眼睛里，看不出有一丝的倦意。

“骑马并不容易吧？”

“没什么，已经练出来啦。”

“已经练出来啦？呵呵，要想练得差不多了，你还得再骑它个已经走来的路那么远才行哩。要能骑到迷魂阵，才可以说已经

会骑马了。”

将军笑着说道。然后又指示说：

“凤吉，到前头去叫警卫连长停止前进，让他请向导老人过来，然后向先头的尖兵和四连长转达我的命令，叫他们就地休息，吃午饭，备马料。”

将军把凤吉打发到前头去之后，再喊过另一个传令兵韩钟三，叫他到后面去传达休息的命令。两个传令兵小鬼飞跑的马蹄声，沿着长长的队伍，一个朝前，一个朝后，渐渐远去。

将军驱马走到露在雪面上的枯草叶在风中颤动的小土丘上，匆匆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山势，然后掀开白布斗篷，把挎在后腰上的军用皮包拉到身前。深褐色的军用皮包，被冻得硬梆梆的。他从皮包里抽出一张叠了好几叠的地图，铺在马背上。

那匹马本来是一动都不动的，这时，它突然把结了一层白霜的挺粗壮的尾巴一甩，亮晶晶的霜花就簌簌地撒落在地图上。

将军轻轻地拍了拍马脖子，小心地抖落了撒在地图上的霜花。他在地图上找到了队伍现在所在的位置。他仔细地看了一会儿地图，又举起望远镜反复地观察了周围的山势地形，然后同标在地图上的等高线对了对。

他选好了等向导老人一来就一起上去俯瞰远景的高地，然后放下望远镜，重新看地图。

他在地图上寻找着去白头山麓的路线。他的目光掠过许多河流交织汇聚的西河流域和那里的大沼泽地，又掠过土黄色越来越深，密密麻麻的等高线令人眼花的南部老爷岭山脉，直到敦化和安图两县的交界处用红铅笔打了圆圈的地方才停住。这个红色圆圈，就是迷魂阵的密营。

迷魂阵，这是将军从离开南湖头的时候就打算在开往白头山麓的行军路上作为一个极重要的地点，立下头一个里程碑的地方。

将军的这次行程，是按照南湖头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决定，为了把朝鲜革命推向高潮而开始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行程。这是一条返回鸭绿江沿岸，通向祖国的道路。十一年前，他曾抱着不光复祖国誓不回还的坚定决心渡过鸭绿江来。现在，他将越过这条江回到祖国去点燃抗日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

走这样的路，将军只带了为数不多的人员。但是他心里有一个宏伟的设想：要在去鸭绿江的路上，组织一支人民革命军的将越过鸭绿江向祖国进军的大军。他计划就在迷魂阵开始做这项工作，为此，他先已通知大家向那里集合了。

胸怀着把十余年来呕心沥血培育起来的朝鲜革命引向高潮的雄心壮志的将军，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怀念起将要协助他完成这个大业的人们来了。

“要是姜世浩同志一定到迷魂阵来就好了。”

他把视线停在地图上的迷魂阵上，脑子里想念着每一个将要到迷魂阵来的人，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起来。他暗暗地担心着正在和龙山沟的一个孤零零的窝棚里养伤的姜世浩这次能不能赶到。

姜世浩是将军在五家子搞地下革命活动的时候亲自培养起来的战士之一。姜世浩早年失去父母，成了一个到处漂泊、流浪，无依无靠的孤儿，他是在苦海中泡大的。当时姜世浩正在五家子附近的一个农村当长工。有一天，将军到这个村子去指导新成立的农友会和青年会的工作，偶然碰见了一个用一只手捂着鲜血直淌的另一只手从地主家的牛棚里跑出来的长工，他是在给地主家铡牛草时被铡刀铡伤了手的。将军当场就把自己的手帕撕下来替他包扎好。从此之后，姜世浩开始受到将军的培养教育，逐渐地苏醒了阶级觉悟，终于逃出地主家，投身到革命斗争中来。

老实淳朴的姜世浩，在充满严峻考验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成长为一个原则性强、勇敢果断的可靠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挥员。正因为这样，将军在准备开南湖头会议的时候就已经打算把一项

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曾经派人通知正在做着重要的政治工作的姜世浩到南湖头来。但是，姜世浩遵照将军的指示离开他的工作地点，在去南湖头的路上不幸同敌人遭遇，身受重伤，不能来了，只叫通讯员向将军报告了这一情况。

将军这次从南湖头动身之前又派了一个通讯员去看看姜世浩的情况。如果伤已痊愈，就叫姜世浩到迷魂阵去；如果伤还没有养好，就叫他不要着急，等伤好了再到迷魂阵去打听司令部的去向，然后找到司令部来。

“姜世浩的伤口是不是已经愈合了呢？”

姜世浩也许又不能出席这次在迷魂阵举行的重要会议。

如果他没病没灾，将军晚一些见到他也未尝不可，然而现在，将军非常想念他。

同等待姜世浩的消息一样，使将军深深惦念的还有根据地解散以后，留在汪清做善后工作的一些同志。在这些人里面使他特别惦记的是李京俊和崔善琴两口子。

李京俊做过人民革命政府的工作，又有做地下工作的经验，是个得力的游击队员。他的爱人崔善琴，工作扎实勤奋，要说做针线活儿，她最拿手，在小汪清游击根据地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将军在小汪清游击根据地时穿的军装，差不多都是她亲手缝制的。

将军始终亲切地关怀他们两口子，时常到他们家去访问，也很喜欢他们的两个孩子。

他们是一对相亲相爱的老实忠厚的革命夫妻。正因为这样，在解散根据地以后，为了做好善后工作，将军决定把他们留下来了。当然，这也是考虑到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小孩儿。

一向对他们很关心的将军，在即将离开南湖头的时候，就听说，李京俊两口子为找寻将军，带着两个小孩子已经离开小汪清了。至于他们为什么竟然在这严寒的冬天带着两个小孩上路，这

一点就连那个带信儿来的人也不大清楚。

在行军途中，每到老百姓家借宿或者经过每一个村子，将军总要向当地人打听有没有见到带着两个小孩子过路的一对夫妻，并且吩咐通讯员们也要留心打听他们的消息。

“现在，他们在什么地方奔波呢？是不是给孩子们吃得饱，穿得暖？”

沉浸在这种思念之中的将军，这时，觉察到警卫连长李北哲和传令兵朱凤吉已经领着向导老人来到了身旁，这才把地图叠起来装进军用皮包里，下了马。

“老大爷，辛苦了。”

将军一面打招呼，一面上前扶向导老人下马，然后转身向早已下马走来准备报告的警卫连长，问道：

“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李北哲回答说。

“从南湖头派出去的通讯员，也没有回来的吧？”

他知道要是有人回来，警卫连长一定会不等他发问就早已报告了，只因为等得心急，才这样先问一问，来证实自己的猜测。

“没有。”

李北哲作这样的回答，脸上现出很为难的样子。

“警卫连也去准备午饭，打点马料吧。我要和老大爷一起到那个山峰去看看前方的地形，看完就回来。”

吩咐了李北哲以后，将军就和向导老人向西边的一座山峰走去。

二

在游击队休息的地方，这儿一堆那儿一堆地燃起了篝火，架在每堆篝火上的军用饭盒和铝盆里的雪团都已经烧开，冒着一团团的热气。

变得一身轻松的战马，都分散在雪地上吃着被风吹拂的枯草叶。

没有承担作饭任务的队员，都拿起刺刀、匕首什么的，凡是能用来割马草的各种工具都用上了，分散在四处，一边割草一边喂马。

朱凤吉牵着自己的白马和向导老人骑的黑马，去找一块尽可能不叫别人看见的地方。

他气乎乎地撅着嘴，因为警卫连长没有把司令官同志的坐骑交给他去喂，却交给警卫连里资格最老的队员那个机枪手去喂了。他对连长是很有意见的，觉得连长老是把他当小孩子看，以为他还做不了什么重要的事。

凤吉拉着两匹马去找背静的地方，走到一个平缓的山坡，找到了一块适合喂马的地方。他放开两匹马，让它们随便去吃枯草，然后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刀开始割起草来。

他并没有分到割草的任务，但他决心自己一个人打出足够喂两匹马——自己的马和向导老人的马的草料来，好让那个总是把他当小孩子看的连长和所有的游击队员看看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而是并不次于他们的响当当的“大人”。

因为他用的是小刀，只能一棵一棵地割，要是这样割下去，

就是割一捆草，也得花很大的工夫。他心想，要是自己也象老队员一样有一把匕首大的刀子就好了。

他觉得自己在乡下用过的这把小刀好象在说明自己是个刚入伍的新兵，有损自己的威严，他早就想换一把匕首了。他想，如果在新入伍的队员们面前，或者在老百姓家里借宿的时候，能够拿出一把叫人一眼就看得出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匕首，老成持重地摆弄起来，那么，第一次见面的人就决不会因为他有点稚气而小看他了。

“但愿跟鬼子们碰上。”

他一面急不可耐地盼着早一点有个碰上鬼子缴获匕首的好机会，一面好不容易地打了一捆草。他割着割着又割了差不多半捆。这时，突然听见了一阵既沉闷而又清脆的响声，听来仿佛是用手指熟练地弹奏弦乐器的奇妙的旋律。

那是啄木鸟叮啄树干的声音。

因为这是连干树枝折断的轻微的响声也传得老远老远的隆冬季节的丛林，啄木头的声音自然要引起惊人的回声，打破了林中的岑寂。特别是今天，天气虽然非常干冷，却没有一丝风，丛林显得格外宁静。

“嘿，这小家伙！”

凤吉被那啄木鸟弹奏出来的令人心醉的奇妙的音响所迷住，早把割草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朝每一棵树上搜寻那发出音响的地方，后来终于发现，那特有的旋律是从一棵完全落掉了叶子，枝头上只吊着干松萝的粗大而干枯的冷杉树上发出来的。

真不知这棵早就枯死的朽木上还有什么可吃的，一只有拳头那么大的啄木鸟正紧贴在一眼就看得见的树干上，支起直挺挺的尾巴托住身子，用长长的尖嘴猛烈地啄着，啄一阵，还机敏地朝四处察看。

凤吉躲在树后，一面看它啄木的样子，一面倾听它那奇妙的乐声。这奇妙的乐声只一个人欣赏，他不免感到惋惜。他听了半天，想逮住它的念头油然而生。他想，要是逮住了这只鸟，大家准会睁大眼睛称赞他，甚至老是小看他的李北哲连长也会跟他要这只能够奏出奇妙乐曲的小鸟来看看，并且暗暗佩服他逮到了那么顽强而机伶的鸟……

凤吉的眼前似乎清晰地浮现出大家羡慕地佩服他的眼光。

他为了不被啄木鸟发现，一面眼睛一眨不眨地死盯着啄木鸟，一面加倍小心地蹲下去抓起一把雪捏成了一个雪团。

掷石子儿，他一向是很有自信的。去年春天，他还在自己家的后山和前边的河上用石子儿打到一只野鸡和一只野鸭呢。然而在游击队里谁也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事，所以谁也不想承认他能够和老队员一样准确地投掷手榴弹和炸弹。

他拿起捏得很硬的雪团站起来，躲在一棵树后，照那只正在啄着朽木的啄木鸟瞄准。在他要抛掷的那一刹那，机伶的啄木鸟好象觉察到有什么不幸正在逼近它，立即抬起头来朝四下里张望。可是它并没有发现什么，于是又放心地把尖嘴往树干上磨刀似地蹭了几蹭，然后又插到树干上的窟窿里去了。

就在这时候，凤吉对准啄木鸟迅速地把雪团用力撇出去，雪团打中了鸟的尾巴上边的脊背。也许是因为这只机伶的啄木鸟已经看见了朝它飞去的雪团，是在正要飞起来的时候被打中的，也许是因为雪团打偏了一点儿，它歪歪斜斜地朝雪地掉下去，可忽地又恢复平衡飞了起来。但它着实吓坏了，翅膀撞着海松的枝条，摇摇晃晃地往下坠落。树上湿棉絮一样的雪团簌簌地被震落下来，扬起了一阵白蒙蒙的雪花。

凤吉赶紧跑上去追，只因为雪花飞扬，没能看见啄木鸟落在哪里。他聚精会神地搜寻了一会儿，才发现啄木鸟并没有掉在雪地上，仍然摇摆着身子，吃力地低飞着，朝树木茂密的地方飞

去。看来再追它一会儿，它准会掉下来的。于是，凤吉追着那只受了伤的鸟，朝山坡上跑去。

“什么事？”

突然，从干枯的柞树林里跳出一个人来挡住了他，是警卫连长李北哲。

“啊，是连长同志，那……那只啄木鸟……”

凤吉支吾着，愣怔怔地瞅着连长。

李北哲连长，眼梢微翘，高鼻梁，乍看去，给人一种严厉的感觉。但是，他那象女人一样柔和的嘴和始终温和的目光，却令人感到亲切。此刻，他把手指头贴在嘴上，示意要肃静。等到朱凤吉安静下来，他才低声地问道：

“方才从这儿一闪就飞了过去的就是那只啄木鸟吗？”

“是，是啄木鸟，它……”

“嘘，静一点！”

“……？”

凤吉把嘴紧闭，朝四周看去。他知道，连长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这个背静的山坡上的，更不会无缘无故地这样叫他肃静。再说，连长连听到一只鸟划过空中的声响都吃惊，说明他现在精神高度集中，十分警觉。

那么，连长是不是正在警卫着司令官同志呢？方才将军同向导老人上去的会不会就是这个山峰？

凤吉从树林的缝隙里看见身材高大的将军站在右边山梁上，举着望远镜正在观察着什么地方。将军的身旁，身材矮小的向导老人也用手指着一个地方讲着什么。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紧急情况跑来报告呢。”李北哲说。

“那只鸟，背上挨了打，都快掉下来了……”

李北哲又白了他一眼，说：

“别象小孩子似的，快下去喂马，特别是那位老大爷骑的马

要好好地喂。”

“干吗要特别喂好那匹黑马呀？”

凤吉气鼓鼓地反问道。其实，他并不是想知道连长为什么要他特别喂好那匹黑马，而是因为连长又把他当小孩子看，对连长的这种态度暗暗地产生了不满的反抗心理。

“这个就不用问了。”李北哲斩钉截铁地说。

李北哲看到凤吉有点不高兴地转过身去，不知怎的，又轻声叫住了他。

凤吉再回过身来，瞟了李北哲一眼。

“我说呀，凤吉同志！”

李北哲象劝导似地说：

“现在，司令官同志正在率领我们进行一次重要的行军，你也知道吧？可是你不想着把马喂得饱饱的，好好保证我们的行军，却去追啄木鸟。你也该懂一点事了，上回站岗管篝火的时候犯的过失，这么快就忘了还行？”

“……”

凤吉无话可答。听连长又提起了他在站岗管篝火的时候打过盹儿的事，心里虽然总不免感到有些委屈，但因为那一次过失带来了可怕的后果，他实在没话可说了。

凤吉蹒跚地走下山坡来，找到了方才割草的地方。他发现那两匹马早已无影无踪，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准是在他被啄木鸟迷住追来追去的时候，两匹马寻着枯草走远了。

他循着雪地上的马蹄印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他慌了手脚。这两匹马不是袭击宁安县木材所的战斗中缴获的，是战斗在北满的部队用过的战马，是特意为司令官同志和司令部警卫员们挑选的为数不多的战马中的两匹。

当初把这些战马牵来的时候，司令官同志叫凤吉任意挑一匹自己最喜欢的。凤吉虽然没怎么骑过马，但不愿在司令官同志面

前现丑，于是挑了一匹勇猛敏捷的战马。

“你看这一匹比那一匹怎么样？”

将军宽厚地微笑着，指着一匹显得很温驯的白骒马，说道。

“我不喜欢。”

“为什么？”

“不喜欢骒马。”

“呵呵，瞧你的自尊心，不会骑马还不喜欢骒马？你怕骑了骒马就被人瞧不起了？在汪清根据地，我也是骑这种白骒马的，去罗子沟找吴义成部队的时候，也是骑的白骒马。现在听你这么一说，那时候我骑的就不对头了……”

听了这话，凤吉又死气白赖地非要骑白骒马不可了。

将军还经过多方面的考虑，亲自为昨晚见到的那位向导老人挑定了一匹温驯的黑马。

把这样的马丢了还行？凤吉哭丧着脸，面如土色，到处去找。许多队员也帮着这个小传令兵一块找，然而哪里也找不到。

当队伍开始准备出发的时候，司令官同志知道了这件事，于是把站岗的队员和找马的人都叫了来，证实一下是不是有了敌情？他们谁都没有发现敌人的“讨伐队”走过的痕迹。

“如果没有敌情，就先排好行军队列，再放一空枪。因为这是北满的同志们驯养的战马，只要没有走远，一听到枪声就会跑回来的。”

假如附近有敌人，这个找马的事肯定要招来一场并不希望进行的战斗。凤吉认识到由于自己一时的疏忽大意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羞愧得不敢抬起头来。他知道由于自己的轻率，给应当保持隐蔽的部队造成了混乱，耽误了意义重大的行军，给大家添了麻烦和辛苦。

只隔几天又犯了这么大的过失的凤吉，站在那里等候着严厉的批评。

这时，将军把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肩上：

“为了找马，你还没吃午饭吧？没逮到啄木鸟，倒划破了脸，哈哈，真是吃亏不小。”

凤吉越发低垂着发烫的脸，下意识地用鞋尖蹭着积雪。

“马，由我们去找，你快去吃午饭。北哲同志，你领他去吃饭吧。”

将军把凤吉的背推了一下。

凤吉勉强挪动了脚步。

枪声响过不久，果然象将军所预料的那样，两匹马相继跑回来了。凤吉一看见两匹马扬着雪尘奔回来，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在即将出发的时候，将军对向导老人说，现在你可以回家去了。老人诚挚地要求将军允许他再继续给队伍带路，哪怕就是只带到日落时分也好。但将军还是婉转地劝阻了他。因为将军不忍心让这位老大爷过分劳累。当然，要走这段谁也没走过的山路，要是让这位老人继续带路，直至另找到或者碰到一个别的向导，行起军来是可以大大省力的。

在分手的时候，将军把老人一直骑来的这匹黑马送给了老人，嘱咐他骑回家去用来开田种地。

凤吉这时候才明白了连长叫他要特别喂好黑马的原因。他心想，幸好把黑马找回来了，要是丢了，岂不违背了将军想把黑马送给老人的意思吗！

他这么一想，心都凉了半截。

宁静的丛林中开始起风了。部队又开始行军了。

这回，将军同先头的尖兵们一起走在前头，亲自引路。

马背上加了一捆草料的基本队伍跟在后面，再后就是驮着马料——燕麦口袋的驮马，它们被沉重的辎重压着，伸长脖子吃力地走着。队伍的最末尾，是断后的后卫。

老人站在原地上目送部队，直到部队消失在开始刮起风雪的

树林里不见了。他的花白胡须上，凝着滚落下来冻得象珍珠一样的泪珠。

从南湖头走了二百里路来到这里，同老人一块留下来的那匹黑马，好象也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伙伴似的，眨巴着老实和善的大眼睛，翕动着鼻翅儿。

沉睡的树林又开始激荡起来。

风舐着雪面，从树根上扬起了千万条雪丝。白蒙蒙的雪雾霎时吞没了整个树林。

狂暴的风雪在广阔的天空和大地上横冲直撞，呼啸呐喊，仿佛从来不曾有过一时的平静、岑寂。

三

在凶猛的风雪中挣扎了整整一夜的山林，到黎明时分才象精疲力尽了似地安静下来。

在恢复了宁静的茫茫林海中，有一点星火在忽明忽灭。围绕这一仅有的火堆坐着四个人。他们尽管从各自不同的处境中走过了十分曲折的生活道路，但是在投向他们所怀念的金星将军的怀抱的路上，他们形成了一个同心同德的小集体。

尹七女默默地坐在一块岩石旁边用一块石头砸开松子，投进已经烧开了水的两个军用饭盒里。她的刻有皱纹的前额，她的耳边，垂着露在军帽下边的斑白的发丝。

游击队员们都管她叫“七女大娘”。虽然不知道是谁这样叫开头的，但大家这样称呼她，不单单是为了对这位上了年纪的女同志表示尊敬，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大家被她对同志们的深切爱护

所感动。

尹七女的身旁，是在汪清游击根据地以针线活做得好出了名的崔善琴。她坐在铺了干草的地上，把剪刀和布片放在鼓鼓的背囊上，正在缝着孩子们的长筒布袜。她在缝纫队工作了三年，从来都没有扎过手指头，而今晚却有点不象是她了，手指头常常被针尖扎破。一扎了手指头，她就吓一跳，深怕叫别人看见，抬起那清秀的脸上低垂着的上眼皮儿，朝人们瞅一眼，然后慌忙地把活抓起来。

在铺了海松树枝，上头又垫了一层干草的地上，崔善琴的两个小儿女，盖着一件大人的大棉袄，带着忧愁的表情睡着。

象大人一样把一只手放在显得倔强的微微突起的脑门上，似乎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总是撇着小嘴的男孩儿，是今年七岁的明一；象捉迷藏玩的时候一样紧闭着眼睛，把冻得冰凉的脸颊贴在两只手背上睡的女孩儿，是今年才五岁的明淑。

崔善琴的对面是膀阔腰圆、身材魁梧的张基岭，他正用一把小斧子削着一只小木狗，准备给明淑玩。他的旁边是崔善琴的爱人李京俊。李京俊满脸黑乎乎的络腮胡子，从下巴一直连到脖子，看上去年纪已经不轻了。他正把上了冻的他们仅有的一支步枪拿到火边去烤。等到枪栓上的冰化了，他就用布片小心地把水珠擦掉，然后慢慢地把一个油纸包打开放在膝盖上，油纸里原来裹着一块扁豆大的狍子油。

李京俊仿佛在估摸着该用多少狍子油，把油瞅了半天，才用布片似沾非沾地抹了一点点，只往击发装置的前头和机槽轻轻地涂了一涂。沉着冷静的李京俊，曾经做过地下工作，在游击根据地时又在人民革命政府的土地部做过工作，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

他们这一行人的疲惫的脸色、破烂的鞋子和褴褛的衣着，使人一眼便看得出是经过艰难的历程来到这里的。

他们是被诬告为有“民生团”嫌疑的游击队员。

凶恶狡猾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从内部瓦解革命队伍，搞了一个名为“民生团”的反革命特务组织，把收罗在这个组织里的走狗派到游击根据地搞破坏活动。日本鬼子的这一狠毒的阴谋，一开始就被彻底粉碎了。然而，由于排外的左倾分子和宗派分子的阴谋活动，反“民生团”的斗争扩大化了。

洞察到这一严重事态的司令官金星同志，在一九三五年春相继召开了大荒崴会议和腰营沟会议，决定性地打击了排外的左倾分子和向他们阿谀奉承的宗派分子，把反“民生团”的斗争引上了正路。

但是，在司令官同志率领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远征北满的时候，排外的左倾分子和宗派分子又乘机抬头。他们毫无根据地捏造所谓“材料”来打击陷害革命同志，给那些不肯追随他们搞宗派活动的坚强的革命者随便扣上“民生团”的帽子。

有名的机枪手张基岭就是这样被诬告为有“民生团”的嫌疑被赶出了部队的。

他在山里彷徨徘徊。一天，偶然碰见了李京俊两口子。他们虽然彼此都没有说话，但是，从沉痛的脸色中都看出了对方的心事，感到了对方心中的痛苦。明一和明淑碰上了叔叔，都高兴地拉着张基岭的衣角欢蹦乱跳。

李京俊好不容易才拿出勇气来向张基岭透露了司令官同志在南湖头的消息，在好久没有刮过的胡子拉碴的嘴边上露出了微笑。

李京俊和崔善琴遵照将军提出的反“民生团”斗争的方针，进行了积极的斗争，而且还揭露和批判了宗派分子们的腐化堕落的罪行。宗派分子们怀恨在心，等到将军率领部队向北满远征以后，他们就声称已经发现了过去曾经有“民生团”嫌疑的人给李京俊的可疑信件，开始陷害他们两口子。当时，李京俊和崔善琴坚

决地揭露了这是宗派分子们伪造的假信，豁出生命同他们进行了斗争。当李京俊两口子离开游击根据地的时候，宗派分子们曾经千方百计地劝诱他们到敌占区去。但是，他们死活都向着将军，永远跟着将军走。他们的一颗红心，是无法动摇的。

“我们往哪里走，用不着你们过问。我们要找司令官同志去。”京俊毅然决然地声明说。

这是他们通过亲身体验凝结在心中的坚如盘石的意志和信念。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下，他们曾象牛马一样被驱使，象猪狗一样受欺凌。自从来到将军开创的新世界——游击根据地，投到将军的怀抱以后，他们才有了真正的人的尊严，有了革命者的崇高荣誉，而且受到了将军的极大的信任。他们懂得了怎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因而再也不想过从前那样的生活了。他们深深地认识到，如果离开了将军的怀抱，任何生活都是毫无意义的。他们相信，只有将军才最能了解他们竭尽全力忠诚革命的纯洁无瑕的心。他们觉得，只要得到将军的承认，承认他们没有背叛革命，那么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即使他们就在这一刻死去，也不会有什么遗恨了。要是他们被打成革命的叛徒的消息传到将军那里去，他们是死不瞑目的。

象阴沉的乌云，凶狂的风雨，都挡不住向日葵朝着太阳开放一样，民族排外主义者和宗派事大主义者也挫折不了投奔将军的李京俊夫妇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那些民族排外主义者和宗派事大主义者都以为李京俊夫妇在这严寒的冬天带着两个小孩子投奔北满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是上了路，也一定会被北满的狂风暴雪所吞没，因而也就没有再去管他们。

在离开游击根据地的时候，李京俊既估计到今后的路途艰苦，又为孩子们着想，经过了反复的考虑之后，才同爱人商量，要把明一和明淑寄托在敌占区的一个可靠的人家。

崔善琴坚决地把脑袋一晃，把遗憾的目光投向不体谅自己的丈夫，表示一定要把孩子们带到将军的身边去。

张基岭碰见李京俊夫妇的第二天，天气特别寒冷，还刮起了暴风雪。张基岭背上背着由于寒冷和风雪抬不起头来的明淑，后腰里别着一把斧子，在头前踏开雪路走着。这时候，在一片海松林里出乎意料地发现了孤零零地坐在大岩石旁边升篝火的尹七女。

尹七女没有发觉有人来到了身边，微低着头——每当敌人来"讨伐"的时候，她就拔起烧开的饭锅顶在头上跑，把头发都烫掉了一半，因此竭力不让旁人看见她的头——仍在补着军帽。

"七女大娘！"

张基岭用沙哑的声音叫她。尹七女猛然吃了一惊，丢下军帽，霍地站了起来。她在多皱的眼角上挂着惆怅的笑纹迎接了他们。张基岭问她，怎么一个人留在这山沟里。她只用细微无力的叹息代替了回答。

"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七女从张基岭的背上把明淑抱了过来，用发颤的声音反问道。

"上南湖头找将军去……"

七女的刻有细纹的面颊抽搐着，眼里顿时汪满了泪水。

由于宗派分子们的陷害，七女也被诬告为有"民生团"的嫌疑。宗派分子们借口七女有一次把饭烧煳了，就把她打成了"民生团"。

有一天，敌人的"讨伐队"打进了根据地。七女把烧得很烫的饭锅一拔，就顶在头上跑到后山去继续烧饭。那一天，风雪特别大，连眼睛都睁不开。当她重新架上饭锅生火做饭的时候，敌人又冲上来了。她又顶起烧得很烫的饭锅跑。她是多么想着那些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一口就去跟敌人的"讨伐队"打仗的游击队员

呵！她尽心尽意、辛辛苦苦地去做饭，可锅里的米，偏偏下边的煳了上边的却没熟。这当然是在所难免的。宗派分子们恶毒地以这件事做借口把她打成了“民生团”。

尹七女气愤极了。她感到冤枉，痛苦地揪着胸口。她，在革命的道路上献出了自己的丈夫，被敌人杀害了三个孩子……

四个游击队员就这样偶然地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互相依靠、互相帮助的小集体。

在他们几个人当中，机枪手张基岭是最年轻的一个。他总是背着明一或明淑走在前头，蹚开齐腰深的积雪开路。一到歇脚的时候，最先忙着升篝火的还是他。

等到升好了篝火，烤暖了身子，他就照例地拨开积雪跑来跑去忙着摘松子。李京俊和尹七女也去摘，但他们有时空着手回来，只有张基岭每次都有收获。

机枪手张基岭本来是一个大家熟知的喜欢对谁都开玩笑的活泼的年轻人。他好象根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悲伤和痛苦，总是乐乐和和的。甚至在应当保持严肃的场合，他也时常装出一副淘气的令人发笑的鬼脸，弄得那些缺乏克制力的女队员忍不住笑出声来，挨一顿批评。他还善于跟人逗哏。有个多次上了他的当，险些当众丢丑的女队员，有一次说他是个“滑头”。打这以后，“滑头”两个字就和他的姓搭配起来，他就被人们称做“张滑头”了。别人叫他这个外号，他不但不在乎，反而象受到了什么口头表扬似的，故意地咧着嘴笑个不停。

“嗳，真是，他是不是二百五——少点什么呀？”

有一次，他从炊事队员们的前面走过，听见了这么说，顿时乐呵呵地把嘴张得有木盆那么大，回答说：

“到底是炊事队同志们最了解我。我老嫌着少了点儿，有些不满呢。”

“有什么不满？”

“就是嫌饭少了点儿。”

如此快活的张基岭，自从被诬告为有“民生团”嫌疑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整天不多说一句话的人了。他从大清早直到晚上躺下睡觉，整天闭着嘴，除了一两句非说不可的话以外，什么也不说。

尹七女自动地负责管起了他们一行人的伙食来。她的背囊后边总是拴着两个军用饭盒。一到时候，这两个饭盒就准时无误地架在篝火上冒热气。即使是大家都以为今晚不会有什么东西可吃的了，尹七女的军用饭盒还是准时地煮着什么。有时摘来干了一冬的野葡萄叶子泡在盐水里煮，有时把海松的叶子摘下来放在开水里泡松叶茶。一看到同志们为口粮发愁，她就一面让大家看看她的鼓着大肚子的背囊，一面安慰说：“放心吧，还能没有米吗？”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背囊里只有不到一升的留作急用的米。

行军的时候，尹七女一直不停地找松子和干了的野葡萄叶子。

“要是雪不这么深，还能找到点干野菜呢。”

这样的话，她一天说好几遍。她实在饿得慌了，就偷偷地抓一把雪往嘴里送。甚至连眼尖的崔善琴都不会发觉。一吃过饭，七女照例要把两个军用饭盒擦洗得锃亮锃亮的，拴在背囊的后面。她有时背着明淑走，明淑喊她做大妈。她整天满脸堆着愁容，但是一到把自己准备好的饭食拿出来给大家吃的时候，就和在游击根据地做炊事工作时一样，脸上满是开朗的笑容了。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笑容是故意做出来的，但是一看到她的笑容，哪怕就是一瞬间也好，大家心里也感到很轻松，所以，都暗暗地盼着她微笑。

崔善琴是个沉默寡言的女人。她一天比一天更加痛心地感到自己的两个孩子给大家增添了很大的负担，总是用歉疚不安的眼

光瞅着张基岭和尹七女。

尹七女自不消说，就是张基岭也早就看出她的这种心事来了。

“善琴同志，要是没有明淑和明一，我们恐怕再也支持不住了。因为有了他们，大家才有说有笑，有欢乐。不是吗？当我无力地要瘫下来的时候，一看到孩子们的脸，就又振作起精神站起来，想着一定要活下来，去找将军。这么看，这两个孩子多了不起呀，他们给了我们力量，给了我们欢乐……”

尹七女对崔善琴这么说着。

有一回，张基岭也向李京俊说过这类的话：

“如果没有明淑和明一，早把我闷死了，不然，也要闷出什么事来。我的肩上，明淑和明一代替了机枪啦。”

善琴在睡梦中听了这话，深信这是张基岭的真情实话。他们越是这样，善琴就越是想着他们，为着有如此纯洁的感情的他们，主动地找活做，什么活她都干。

崔善琴的那个大得惊人的背囊里装着过去在缝纫队里用过的各种各样的布片、剪刀、线团、缝纫机的针和梭子什么的，做针线活儿用的工具和材料几乎都齐备了。看到这些，张基岭很有风趣地说，崔善琴把一个缝纫队都给背来了。

崔善琴主动地给大家缝补军装。每天艰难的行军一结束，她就习惯地检查一下各人的棉大衣、军装、背囊和手套什么的，要是哪儿破了，不管有什么情况，也一定要给补缀得整整齐齐。所以，他们尽管走的是难走的山区丛林，穿戴却始终保持着整齐。

时刻准备着保护这个小集体的李京俊，总是扛着步枪跟在大家的后面走。他是他们当中说话最多的一个，总是想方设法使大家心情舒畅一些。每当他们避开敌人的“讨伐队”绕道而走的时候，他就抚摩着那支只有几颗子弹的步枪，轻轻地叹一口气。每次宿营，总是他一个人站岗放哨，他站岗的时间比休息的时间还

多。

明一有时冷得缩着身子，但从来没有喊过一声肚子饿。在他筋疲力竭地坐在篝火旁边歇息的时候，一看见张基岭和尹七女去摘松子，就马上挣扎起来跟着一块去，那样子颇象个大人。一到早晨，明淑摇头晃脑地不肯洗脸，他总是把偷偷地藏在兜里的几颗松子塞到妹妹的手里，很有办法地哄妹妹把脸洗好。

大人们常常谈到的南湖头，明淑已经听惯了，她也时常问南湖头在什么地方，再走多远才能到达。

明淑爬在尹七女的背上，悄声问：

“到了南湖头，能见到将军吗？”

她这样一问，默默地陷在冥想中的尹七女，在嘴边上就现出微笑，点头说：

“能，准能。将军就在那里，正等着明淑呢。”

南湖头，是这些在千里林海中飘泊的人们希望到达的彼岸。他们深信，到了那里就一定会看到日夜盼望的心中的灯塔。正因为怀着这一巨大的希望和殷切的期待，他们才能战胜种种严重的苦难，继续向前走去。

太阳升起来了。残留在树林中的黎明前的昏暗被驱散了。从杂乱地交织在一起的枝头和枯叶的缝隙中射进来的曙光，犹如数不尽的碎玻璃片一样细碎耀眼，把夜里披上了一层白霜的四周景物装点得无比明丽。

李京俊把那支擦好了油的步枪靠在背囊上，起身离开篝火朝林中走去，夜里被狂风打实了的积雪在他的脚下咯吱咯吱作响。

全身披上了白霜的树木，枝头上吊着无数象是白毛线似的松萝，看去好象换了一身新装，又用雪珠链装饰了全身和手臂，宛若珠围翠绕好象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是个格外清爽而美丽的早晨。

李京俊抓起一把雪，搓着擦拭步枪时弄脏了的手。他把手搓

洗了好几遍，然后又抓了把雪洗脸。忽然，手停住不动了。他听见了从清新的空气里传来的喜鹊的叫声。

好象深怕一抬头就会惊跑那只欢叫的喜鹊似的，他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寻找那只喜鹊。但是看不见，只听见它那仿佛预示什么喜事即将到来的欢叫声。

喳喳——喳喳喳——

真是好久没有听到喜鹊的叫声了！在这原始森林里哪儿来的喜鹊呢？看来这附近不会有人家，那么这只喜鹊又是从哪儿飞来的？

也许是因为日盼夜想的缘故吧，京俊一听见喜鹊叫，就觉着似乎要出现什么特大的好事，心里怦怦直跳。从枞树叶的缝隙里看见的天空是瓦蓝瓦蓝的。

“兴许今天能找到司令部！？”

这一突然产生的想法，使他想起了昨天中午听到的远处的枪声，又引起了他的疑惑。

“京俊同志，快来吧，饭做好了。”

张基岭大声叫他。喜鹊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叫声听不见了。可是京俊仍想着也许能再听到它的叫声，等了半天才转身回去。

看见他乐呵呵地大步走近篝火，张基岭不免纳闷起来：

“有什么好事吗？”

“喜鹊叫了，你没听见？”

“这种地方怎么会有喜鹊？”

“咳，这可得问问那只喜鹊了，问我有个啥用？”

大家都笑了。

京俊坐在篝火旁边的一段朽木上，说：

“我说呀，昨天不是听见枪声吗？我看，那准是我们的人放的枪。”

不仅是张基岭，崔善琴和尹七女也都把惊异的目光投向京俊。

“发……发现了什么迹象了吗？”

张基岭激动得结结巴巴地问。

“倒也没有发现什么，不过喜鹊不是叫了吗？”

他们三个人正期待着他拿出有力证据，听了这话，都不禁惨然一笑，无言地责备他竟然一反常态，用毫无根据的话惊动了大家。但是，他们一听说会有好消息，即使明知这话有些荒唐，也不觉得完全扫兴。

“你常说我迷信，这回你倒怎么啦？”

崔善琴这么一说，李京俊摇了摇头，说：

“这可不是迷信。有喜鹊，就说明附近什么地方有人家。只要碰到了人家……知道吗？说不定会有贵人要告诉我们好消息的……”

“是啊，要真象你说的那样，该多好！”

崔善琴叹息道。张基岭和尹七女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好啦，大家快吃早饭，拿出劲头和勇气来继续走吧，抱定信心……”李京俊催促尹七女说。

四

正如李京俊说的，他们重新上路以后没走多远，果然发现了一幢从圆木烟筒里冒着炊烟的小圆木房。

这幢孤单单地坐落在幽静的山沟树林子里的圆木房，房后有一堆码到房檐那么高的劈柴垛，除此之外，看不见什么。既没有

什么特别的东西叫人分辨出它是庄稼人住的还是猎人住的，更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使人以为它是一幢应当避开的房子。

唯有拴在空地上的一匹黑马有点叫人不放心。没有马厩，缰绳就拴在一棵树上，可见这匹马不是圆木房的主人的，很可能是别的什么人骑来的。骑着喂得那么好的马来到这儿的人，该是什么身分的人呢？

既然发现了难于碰到的人家，自然就不能白白地走过去。已经有好些天了，他们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走到了什么地方。白天看太阳，夜间看星星，阴天只好看树枝。他们揣测着方向，一股劲地朝西北方向走。况且，口粮也断了，人也走乏了，都想着能够走进有天棚的屋子里让孩子们在暖烘烘的热炕上躺一躺，哪怕就是躺那么几个钟头也好。

再说，如果这一家人不是坏人的话，说不定还能打听出昨天在远处响起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李京俊他们趴在雪地上耐心地边等待边监视。他们正在犹豫着要不要冒着危险再靠近点那幢圆木房去看看，就传来了开门的声响，随后，一团浓浓的白雾冲出门口升上屋顶。

从圆木房的门口最先出现的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大木盆，接着出现的是端着这个木盆的一个老年人。那匹黑马好象是等饲料等急了似的，一看见饲料就急着迎上前去，但被缰绳一扯，无可奈何地晃着脑袋在原地上跺起脚来。它不等老人把木盆放下，就忙着伸嘴过去，但又忽地缩了回来。似乎太烫了。老人放下木盆，一边轻轻地拍打着又把嘴伸进木盆去的黑马的长脖子，一边咕噜着什么。

等老人进屋以后，李京俊把枪交给张基岭，说：

“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去见见那位老大爷。”

“不，我去。”

张基岭把枪还给李京俊，准备站起来。

“是不是再看一看好？要是……”崔善琴不安地瞅着丈夫。

“不象是有敌人。如果那是敌人的马，那位老大爷还能那样亲切地摩挲它的脖子吗？”

“他也可能是假装成老人的密探呀？”

“要总这么揣度，就得监视一整天了。管他呢，如果是密探，就干掉他算啦。”

张基岭解下背囊站了起来，一步跳出了雪坑，李京俊要拉住他都来不及了。

“小心点儿，不要毛躁！”李京俊朝他的后背小声叮嘱。为了以防万一，他把仅有的几颗子弹压进了弹槽。

从张基岭在房角消失的那会儿起，虽然只有一袋烟的工夫，可李京俊却是在异常着急不安的状态中紧张地度过的。

突然，张基岭从房角里跑出来，一面急急忙忙地朝大家隐蔽的地方跑来，一面大声喊道：

“快！快！”

他趔趔趄趄地跑了一半，无力地站住了。

李京俊被他闹得有些懵懵懂懂的，把枪一放，抬起了头：

“怎么回事？”

李京俊在紧张之中沉着地压低了声音问。

“打听到司令部的去向啦！”

“啊！你说什么？”

李京俊急忙朝张基岭跑去。

“在哪儿？司令部在哪儿？”

李京俊伸出发颤的两手扯住了张基岭的衣袖。

“咱们快打听去吧，昨天他还带过路呢。”

“谁？”

“这家老大爷。”

张基岭拉着李京俊，急匆匆地边走边答。

他们都禁不住急切的心情，匆匆忙忙地背起孩子，挎上背囊，走下山来。这时，圆木房老人也边扣着大袄的扣子边走出来迎接他们。

“咳呀，还带着两个小孩子，该受了多少罪呀？——嗳，还行什么礼……快进去吧。”

一打开门，一股白蒙蒙的热气被外面的冷气堵在门口，一时什么都看不清，不知道脚该往哪儿迈。房东老大爷连拉带推地把他们拉进屋里，热情地忙着叫他们先暖和暖和再说。

在逐渐稀薄的蒸气中慢慢地看见了张着大口吞着圆木，劈柴哧哧地吐着白沫的灶坑，粘着一层厚厚的泔水垢的大锅，铺着谷草席子的狭窄的暖炕，挂有镰刀、破衣裳、扎枪和捕兽夹子之类的圆木墙，草草地用海松树枝条搭起来的、叫烟熏得黑黑的、蜘蛛网轻轻摇摆着的天棚，但仍然看不出这是种田人住的还是猎人住的，也看不出是这位老人一人住的还是和他的老伴一同住的。

房东老人正要转到锅台那边想搞点吃的招待大家，李京俊却一把拉住他的手，让他坐下来，说：

“老人家，我们不饿，请您先告诉我们司令部的消息吧。”

“别忙，先喝杯开水。”

“喝水，我们自己来。请您先告诉我们司令部在什么地方？朝哪个方向走的？您亲眼见到了将军吗？”

老人无可奈何地被拉回来坐在火盆旁边，呵呵一笑，习惯地把稀疏的银须捋了一下：

“这么性急呀。一口气儿问这么多，我该先回答什么呀？”

“先说什么都行……快点告诉我们吧。”

“嗯，好的。”

老人点了点头，然后慢腾腾地把手揣到坎肩兜里摸了一阵，最后在粗糙的泥火盆旁边找到了烟荷包，开始往长长的烟袋锅里装烟末儿。

“老爷爷，将军在哪儿呐？”

明淑好奇地望着胡须花白的老爷爷，焦急地等着他说出将军的去向，可等了半天也不见回答，便冲口问了一句。

“好啊，你也这么着急啦。”

老人一只手抚摸着明淑的头，一只手抱着她的小肩膀，仿佛专告诉她一个人似地说：

“他去了不算很远，大概已经走了一百多里吧。昨天晌午跟游击队分手以后，我往回走了四十来里路，就算他们比我多走了二十里，总共算起来离这儿也不过一百里左右。”

大家都吃了一惊。一百里左右的路，要是走快一点，两天就能追上。

“朝哪个方向走的？”

“只要跟着我骑回来的那匹马的脚印走，就会找到游击队去的路。游击队也都是骑着马走的。”

“哦，是吗？”

一听说就要跟上司令部的足迹了，大家就象找到了司令部一样高兴。

他们听了从司令官同志亲自率领部队行军路过这幢简陋的圆木房时起到老人为部队带完路以后返回时为止的详细经过，才知道昨天晌午听到的那远处的枪声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为找那两匹走远了的马开的枪。要是没有把路走偏了一点，也许他们昨天就能遇上司令部了。

“老人家，您知道司令部是朝什么地方走的吗？”

张基岭在殷切的期待中问道。

“我知道。”

老人满有把握地这样回答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的。老人还告诉他们，将军曾经嘱咐过他，要是有游击队员到这圆木房来打听司令部的消息，就让他们到抚松方面去。老人接着又转告他们

说，将军打算在不久的将来组织一支大军，开回朝鲜去打日本鬼子，将军还怀着要把全朝鲜两千万同胞团结成一个整体的雄心壮志呢。

老人说的，样样都叫他们心潮澎湃，勇气倍增。

听了老人的话，他们连一刻钟也呆不住了。

当天下午，他们谢绝了孤独的圆木房老人的挽留，放弃了一宿舒适的歇息，又重新踏上征程，追赶日夜想念的司令部去了。这一回，他们朝着司令部走的西南方向走去。

五

同延吉县接壤的和龙县的深山幽谷里，有一座与纷纷扰扰的外界隔绝的小小村庄。村民以种火田为生。不久以前，村里开办了一个唯一能够给村民以喜悦的类似简易学校的书屋。

这个书屋，由一个名叫权学植的人教孩子们念书。他那半白的头发，垂在过早地刻上了皱纹的前额上，加上两腮塌陷，看去象是早就过了四十岁的人了。

村里的人们见他举止沉稳，说话语重心长，在稀疏的眉毛下边，一对眼睛还没有失去生气，不时地闪着炯炯的锐光，都打心眼里尊敬他。他白天教书，晚上又给那些准时必到的孩子们讲有趣的故事。

这天晚上，在当作书屋用的素雅的圆木房里，权学植照例被围在挤挤插插地坐了一屋子的孩子们的中间，讲着李舜臣将军的故事，甚至忘了夜已很深。这一晚，他说话的声音有时激情洋溢，有时悲忿发颤。将近午夜时分，门外传来了响动，随后，门

拉开了一条缝儿，一个脑袋探了进来——是权学植的外甥女玉善。

“什么事儿？”

权学植停止讲故事，问他的外甥女。

“妈叫舅舅回家去。”

权学植要是很晚还不回家，他的姐姐就常常自己来或者叫玉善来催，因为他有几次在书屋里过夜，睡觉没有被子盖，闹过感冒。

“讲完了故事还能不回去？进来吧，等一会儿一块回去。”

“因为舅舅没回来，妈在难过呢。”

玉善仍然开着门站在外面，现出很为难的样子。权学植还想继续给孩子们往下讲，看着玉善，踌躇了一下，又问道：

“是什么事儿？”

“舅舅真是啥也不知道，快回去吧。”

权学植无可奈何地轻轻叹了一口气。

“知道啦。你先回去告诉你妈，说我就来。”

“您可要快来呀，省得我再跑一趟。”

玉善叮咛了一句就关上了门。她踩碎了地上的冰雪，迈着匆匆的碎步小跑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权学植想，要继续讲下去嘛，兴致已经给打断了，再说，时间也不早了，故事又不是非在今天晚上讲完不可的，既然这样，那就干脆推到明天晚上再讲，叫孩子们对故事更感兴趣也好。

“孩子们，夜已经深了，今天晚上就讲到这儿吧，明天晚上再接着讲，好不好？”

睁着亮晶晶的小眼睛等着继续讲故事的孩子们，脸上顿时明显地表现出了深为惋惜的表情。但他们看出老师有事，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就纷纷站了起来。

“那么大家都回去吧。”

权学植举起松明灯照亮，好叫孩子们找自己的草鞋穿。

“老师，祝您晚安。”

蓬头的男孩子们和梳着长辫子的女孩子们都一个个恭敬地行了礼，出去了。

孩子们走了以后，权学植熄灭了松明灯，最后一个走出了书屋。

月色皎洁。快到十五的月亮往覆盖着村庄的皑皑白雪上投下了浓浓的树影。

孩子们分手时打招呼的声音，迎着回家的小主人欢叫的犬吠声，孩子们回到家里开门关门的响声，汇成一片，不一会儿，都慢慢消失了。

分散在一片黑糊糊的高大树林中的房舍都已熄了灯，只有坠在木瓦屋檐上的有胳膊那么粗的冰锥子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纸窗上映着灯光的只有权学植寄居的姐姐一家。灶里不知为什么还在烧火，烟筒里升腾着夹着火星的浓烟。

权学植同他的姐姐和外甥女总共三口人在一起过活。许多年以前，为了找活路，姐姐一家移居到这里来的时候，姐夫就死在路上了。姐姐一人流落到这个偏僻的山村来，拼死拼活地翻开土坷垃，把独生女抚养成人。

权学植过去曾经按自己的意志去参加所谓社会运动，奔波了一个时期，到头来却成了一个鳏夫，最后不得不避开那乌烟瘴气的社会，就在前年投奔到姐姐家来了。

“这才回来呀，快到屋里去把蜡点上吧。”

权学植刚跨进灶屋门，坐在蒸气蒙蒙的锅台边上正往碟子里盛菜的姐姐，就象等久了似地说道。姐姐比他大六岁。

“有什么事儿催我回来，姐姐？”

权学植脱了鞋，上了灶屋炕。

“我知道你会这样的，你连今天是什么日子都忘记了？”

姐姐一边用饭勺从锅里舀饭，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玉善在另一边往碟子里盛着蕨菜。

“是什么日子？”

“喔唷，真叫人寒心。你明知道咱家里能为父亲办祭祀的儿子只有你一个，可是你，怎么能这样？……”

权学植装作不理会姐姐的牢骚，惊奇地朝为祭祀父亲摆满了祭品的灶屋扫了一眼。

“就为祭祀父亲，深更半夜里这样闹腾开啦？”

为父亲办祭祀的事，权学植连想都没想过。这会儿他看到姐姐尽管过着穷日子，还特意想方设法筹办了这么些东西，心中不免一方面感到歉疚，一方面又禁不住对姐姐产生了恻隐之心。

“照你那么说，做儿女的连父母的祭日都不知道，也不办祭祀，才对吗？”

姐姐很不高兴地白了他一眼。

“难道我连父亲的祭日都会忘了吗？不过，亡国的百姓，给自己的父亲办个祭祀又有什么用？毫无用处！你办了祭祀，去世的老人家就能活转来，沦亡的国家就能光复了？”

姐姐手支着膝盖正要站起来，一听这话，也许是因为两腿发抖吧，又坐了下来委屈地瞅着弟弟。

“喔唷，当着父亲的祭桌，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我真猜不透你心里装的是什么。”

“父亲去世倒比活着强。在这暗无天日的世界，毫无价值地活个长命百岁，又能干什么？”

权学植打开隔扇门进了屋。

“……”

姐姐默默无言地看着隔扇门，眼里汪满了泪水。

“你真的太过分了。父亲拼死拼活地干活，供你念了书，你却发了疯似地东跑西颠搞什么运动。父亲死了也不来看看，也没

给父亲办过一次祭祀。你这还嫌不够，竟然说出那种话来？那会儿，我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地过日子，看到你把我当亲骨肉来找我，我心里不知有多高兴。没想到，今天会听见你说出这么刺痛人心的话！……你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认了，怎么能为国家……”

姐姐象念咒似地咕哝了半天，觉得这样会过分地刺痛弟弟的心，便住了口。

“妈，别说了。舅舅对什么都觉得厌烦，才那么说说的嘛……”玉善小声地说道。

“这个，我也知道。可是当着你外祖父的祭桌，说出那么刺人的话来，我心里气不过。”

玉善的妈带着哭腔说。

权学植这才醒悟到自己意外地惹怒了姐姐。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变成了一个多疑的人了，对于理应严肃对待的事情也常常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来敷衍。

“姐姐，祭祀的时间都快要过去了，请你把心放宽一些，快把祭桌端上来吧。我怎么会把父亲全忘了呢？就算我是这号人吧，姐姐的心意还是得向父亲表一表啊。”

权学植把烟碴子装在城市生活的唯一痕迹——烟斗里抽着，朝灶屋说。

在父母的爱抚之下和姐姐一道无忧无愁地度过幼年时代的令人留恋的回忆中，在活了四十多岁几乎一次也没有尽过孝心的自疚中，在因虚度年华而产生的虚无感中，权学植办完了祭祀，撤了祭桌。这时，院子里响起了犬吠声，接着听见了脚步声和找人的说话声。

没等权学植起来，玉善早把桌子端到灶屋里去了。她打开了门：

“谁呀？”

“是过路的。”

是陌生人的声音。玉善向外窥探，不知为什么，忽然把脖子一缩，关上门急忙跨过隔扇门来。

“舅舅快去看看吧。”玉善害怕地小声说。

“怎么啦？”

“一个怪可疑的人，好象还别着支手枪。”

权学植有些紧张，手里依然拿着那个祭祀刚完时又点了一袋烟的烟斗，干咳着，起身去打开了房门。

站在灶屋门前的黑影微微地跛着腿靠近了房门。这个人虽然背着月光，但权学植一眼就看出了他背着什么东西，跟玉善说的一样，还挎着一支手枪。深更半夜，在这深山幽谷里有这么一个带枪的陌生人找上门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很难叫人放心的，也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最近风传有土匪骚扰，这人会不会是土匪？

“客人有什么事？”

那人回头看了看那条象要咬人似地狂吠不止的狗，低声地说：

“有件事想麻烦一下。可不可以到屋里去说说？”

“你是从哪儿来的？”

“到屋里再说吧。”

那人急忙回答着，声音仍然很低。他用戒备的目光朝邻近的房舍扫了一眼。显然是深怕有人看见他到这一家来的样子。

权学植不愿把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让到屋子里，但也不好拒绝。不过，有一点倒也叫他放心，因为来人说话很客气。

“那就进来吧。”权学植不情愿地说着，给他让开了门。

“哦……对不起，能不能到灶屋里说话？”

因为来人的要求很奇特，权学植一时想不出怎么办才好，没有马上回答。

“因为鞋冻了……”

来人的意思是鞋冻了，不好脱，想穿着鞋到灶屋里说话。

“请便。”

权学植关上房门到了灶屋。姐姐和玉善惊恐不安，脸色发白，不敢坐下，惶恐地站在灶屋的炕上。

权学植给来人开了灶屋门。

一个身穿褪了色的军装，头戴皮帽，肩挎武装带，武装带上轻便地系着手枪的高个子年轻人走进灶屋来。看去比凭听声音猜想的还要年轻得多。他把帽子一脱，开阔的脑门，和蔼可亲、沉着镇定、令人醒目的眼神，立时引起了权学植的注意。他那稍宽的下巴颏上，现出了刮过胡子的铁青颜色。衣服虽然破旧，但很整齐利索。他那环视屋子的目光，柔和而敏锐，举止显得沉稳庄重。这一切，不知怎的，都使权学植不敢有所怠慢。

来人用眼睛向站在炕头的权学植和立在炕当中的母女俩打了个招呼，说：

“深夜来打搅，很抱歉。看到你们家点着灯，才来的。”

“客人从哪儿来？”

“我是朝鲜人民革命军。”

“朝鲜人民革命军？”权学植着实大吃一惊，心里重复道。

权学植从报纸上看到游击队被“全歼”，游击根据地被解散的消息已有半年多了，听到游击队被消灭了的风声也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在他的面前竟然出现了一个自称朝鲜人民革命军的人。

看这人穿着棉军装，既无领章又无肩章，倒象个听人讲过的游击队员。说不定是一个幸存下来藏在山里的游击队员，也许就是权学植早就想见一面的游击队员。然而怎能轻易就相信来人的话呀？谁知道他是不是土匪？也说不定是密探扮的，故意装模作样这么说。

权学植一时说不出话来，呆了半天，那人又接着说明了来

意：

“不为别的，是来看看在你们家能不能借住一晚……我们打山上路过，看见你们家的灯还亮着，就找来了。”

“……”

那人见权学植没有痛痛快快地答复，象辩解似地又补充了一句：

“要不是在路上把火柴弄丢了，我们是要在山上生火过夜的，可偏把火柴弄丢了。”

要是错信了人，也许要大祸临头的，这种想法使权学植没有丧失冷静：

“实在抱歉，我家今晚有祭祀……你也看见，正准备摆祭桌呢。”

权学植边说边指了一指放在锅台上的桌子。就在这一刹那间，他立即想到这样说谎来人一眼就会看破。因为来人不会看不见那桌子上的水碗里泡着几勺饭，香炉里烧剩的檀香木还在冒着青烟。

“来吊祭的客人多吗？”

“客人倒没有……”

来人注意地看了看祭桌，然后把视线重新转向权学植。从来人的眼神中，权学植已经看出来人识破了自己的谎话，不过仍装做不知道就是了。说不上是因为哪一点，一种令人感到气宇非凡的强烈印象深深地打进了权学植的脑海里。

“如果实在有困难，那就不要勉强了，只好找另一家去啦。”

来人说罢，戴上了皮帽子。权学植从他的装束，从他待人的态度，明显地看出他跟自己过去听说的一样，很象是一个游击队员。这时，他为了证实自己的这一想法，回头朝姐姐和玉善瞅了一眼。他知道她们有一次曾经见到过来到这村子的游击队员，肯定比自己会看得更准。

玉善碰上舅舅探问的目光，就轻轻地点了点头。权学植终于放了心。

“对了，这人无疑是游击队中幸存的一个。”

权学植的冷淡的目光顿时起了变化，满脸现出了高兴。

“客人，请不要见怪。”权学植上前一把握住客人的手：

“请谅解我过分的小心。世上的人并不都是说真话的！ 因为轻信别人而招来横祸的人也不少嘛！世道太险恶了，辨别真假可不容易呀。听说游击队已经没有了，而土匪却到处骚扰，所以险些连真的游击队都没认出来。”

权学植紧握着客人的手不住地摇晃，罗里罗唆地道了歉，然后拉着客人，叫他快脱鞋上炕。

“请你放心上炕吧。我是这村里教书的。她是我姐姐， 这是我的外甥女。”

“谢谢。我还有同来的人。”

“那就快去请他们来好了。我家只有三口人，有的是地方。”

那位客人带来了两个青年。 一个跟他一样， 穿着旧的棉军装，背着背囊和步枪；另一个是一身乡下年轻人的打扮，身穿土布大袄，头上没戴皮帽， 只裹着一条土布毛巾， 脚上穿的是草鞋，既没有枪又没有背囊，只有一个包着什么东西斜背在背上的白布小包。权学植想，这个青年可能是把一切都丢光了，勉强逃了出来，在什么地方讨了件破衣裳穿在身上。一想到他们在山上受的罪，禁不住产生了一种同情和怜悯的感情。

权学植亲自把泥火盆端到灶坑里装上火势正旺的炭火，又端回来放在客人面前，还拿出烟草来招待客人。然后吩咐姐姐和玉善说，客人们在山里受冻挨饿，一定很苦，赶紧毫不吝惜地把饭菜端上来。

按照他的吩咐，不到一袋烟工夫，玉善就从隔扇门的缝隙小声地叫舅舅快把饭桌接过去。权学植打开隔扇门，接过饭桌，端

上饭菜，又把最后送上来的陶制酒瓶和酒杯往桌上一放，在没有劝客人举筷之前，他先把客人打量了一遍，说：

“今天是我父亲的祭日，可是我压根儿没想到，看到姐姐置办了祭桌，还怪她多余搞这一套，结果惹她生了气，我受了抱怨。但也凑巧，碰上了我早就渴望见一面的游击队了，觉得准备了点祭品倒是对的了。尽管没啥好吃的，请不要客气，快吃吧。先喝点酒，大家受冻了，喝一杯就暖和了。”

“酒就免了吧，我们不会喝。”最先来的客人推让说。

“别客气，男子汉大丈夫还有不会喝酒的？要是没有别的事，就喝一点吧，就当作你们祝贺我今晚见到了你们，见到了你们这些至今仍没有抛弃当初抱着救国的决心走上战场时的宏愿，好不容易地活到了今天的游击队员们……”

“我们不会喝。”

那位客人话说得挺干脆，并且抢过权学植手里的酒瓶：

“但我们愿意替先生斟酒。”

客人往权学植的酒杯倒满了酒，举起杯来敬他，说：

“请喝吧。”

“岂有一人独酌之理？”

“如果真心为我们着想，请不要再劝了，先生自己喝吧。”

看这位客人既有礼貌又颇威严，权学植知道，酒是无论如何也劝不成了，于是只好接过酒杯来，自我解嘲似地笑道：

“呵呵……这种酒席真少见，我还是头一次碰到。那么，请吃些糕点吧。”

他见客人们拿起筷子夹菜，才把酒喝了。客人又给他斟上一杯。但他这回并不多喝，只是点点滴滴地喝着，偶尔才夹一点菜。他只顾用同情的目光注视他们吃饭的样子。

那位先来的客人最先放下筷子漱了口，——他要主人管他叫老姜——道过谢以后，用毫不拘谨的语调问主人为什么想见游击

队一面。

权学植喝干了手里的那杯酒，用手绢擦掉了沾在唇须上的酒珠，开口说起来：

“要是原原本本说出来，恐怕说几天也说不完。你们都相当累了，我罗里罗唆地讲那些个干什么？你们好不容易才碰到了这么个难得的一夜，又何必用我这个隐居者的不值一听、令人感伤的回忆来把它消磨掉啊。请不要以为我只是出于轻浮的好奇心，才想见你们一面，我年纪已经不小了，郁结在心中的教训也不少了，不会叫好奇心给迷住的。老实说，我曾经对你们十分关心，甚至心里向往过你们。自然，现在仍然是很关心你们的。……你们也许把我当作一个怪人看，而我嘛，是故意选择这样偏僻的地方过隐居的生活，想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因为时间不早了，我就只问一两件我一直想弄明白的事情吧……”

“请说吧。”

“据我了解，你们在游击区实行‘共产制度’并没有成功，最后连游击区都解散了，我想问问，主要原因是什么？”

那位客人看到权学植坦率地提出了问题，笑着反问道：

“先生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

“根据？你们不是比我更清楚吗？非要我说出来不可吗？”

“说说看吧。”

“也好。”

权学植霍地起身走到矮炕桌前拉开了抽屉，拿出一张单放一处特意保存的报纸来。

“请看看这个，不知道你们住在山上的人是否也看见过。”

他打开报纸，用手指点了点黑体字的大标题。

“这是半年前的一篇报道，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

权学植把报纸往客人面前一推，举起蜡烛把报纸照亮，好象是说，你们要是不信，亲眼看看吧。

客人们开始看那篇报道。

那篇报道写道：

东洋和平的祸根终被铲除

皇军花五年之久的时间，付出了巨大代价，终于迎来了扫荡共党游击根据地大功告成的一天。至此，号称攻不破的共党游击根据地敲响了末日的丧钟，共军被歼，东洋和平的祸根随之被铲除。

这是皇军的大胜利，大日本帝国的大喜事。众所周知，共军游击根据地乃是长在追求全东亚繁荣与安宁的大日本帝国之心上的毒疮，它腐蚀着心脏，最终将化为不治之肿疡。因此，我们的无敌皇军虽曾在开战后的第三天就击败了凶恶的满洲军阀，攻克了沈阳，震惊了全世界，但为铲除它却足足花了五年的时间，并不是偶然的……

那个姓姜的客人只看了几行，就把报纸叠起来还给权学植，说：

“先生相信这些吗？”

“怎么，难道游击区依然存在吗？”

为了避开直冲眼睛来的烟，权学植眯缝着眼睛瞅着客人们的表情，又把叼在嘴上的烟斗拿了下来。

“游击区是不存在了。”

“那么，也就谈不上什么信不信的问题了吧？”

“方才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先生已经说过，世上的人并不都是说真话的，怎么样，你以为敌人会说真话吗？”

权学植无言以对，再没有把重新叼在嘴上的烟斗拿掉，因为

一拿掉烟斗，就要陷入非开口不可的更加尴尬的境地。

“游击根据地并不是被敌人‘除掉’或者‘扫荡’掉的，是我们自己主动解散的。我们人民革命军也并没有被‘歼灭’，而是正在发展壮大起来。”

权学植下意识地又拿掉了嘴上的烟斗。

“什么?！那是你们的主动措施?”

“是的。”

权学植点了点头。这不是因为解开了自己的疑团，而是因为对客人的话总是表示不相信，心里有点歉意。

为了不伤害对方的感情，权学植尽量小心地，但又很执拗地继续问自己关心的问题。

“照姜同志的话说，你们游击队还剩下不少人了？”

姜同志微微一笑。

“怎么，这也不敢相信吗？你以为就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吗?”

“虽然不至于这样，但最近半年多来，这一带很难听到有关游击队活动的消息，这倒是确凿的事实吧？”

“人民革命军的军事活动，是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和革命的战略策略的变化而变化的。不久，这里将会听到人民革命军的大部队一直开到朝鲜去把敌人打得胆战心惊的消息。这一迟早总要发生的事实，甚至连一向不说真话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御用报刊，也将是无法完全隐瞒的。”

多疑的权学植，顿时睁大了眼睛。

“这肯定不是——恕我冒昧——不是为了吓唬人才这样说的吧？”

“不是的，这是我们的司令官金星将军已经下定了的决心。”

一听这话，权学植的眼睛就象燃烧似地炯炯发光。

“将军?”

“是的。”

“这么说，将军也依然健在?!”

“对，他很健康。在不久的将来，被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祖国三千里江山就会迎接率领革命大军跨过鸭绿江去的将军。”

“哦，原来如此!”

权学植轻轻地欢叫着，身子越发靠近了客人。

“现在，将军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个……迟早会知道的。”

也许这是他们的最大的机密，那人含糊其辞地回答道。

这一下，叫权学植更加着急了。他真诚而又热烈地恳切地说：

“同志，请你坦率地告诉我，请你相信我吧。别看我现在这个样，我可是一个凭着自己的良心站在纯真的小孩子们面前教书的教师，别以为我是个拿御用教科书照本宣科的教书匠。请相信我这个人，是凭着一颗良心教孩子，不教给孩子们违背良心的东西的，决不会变成一个出卖良心的人。”

“不是不相信你，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将军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只知道他正在朝哪个方向活动。我们也是去找将军的。”

听了这话，权学植一把握住了客人的手。

“同志，谢谢你，谢谢你坦率地告诉了我。”

权学植两手拉着客人的手，站了起来。

“抱歉得很，我太不客气了，叫你们说了这么多。夜已经很深了，请你们睡一会儿吧。”

权学植打开隔扇门，叫姐姐把饭桌子端走，给客人们拿被子来。

六

客人们早已入睡，姐姐和玉善也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没有任何动静。只有权学植一个人还没有睡着。

和突然来到的客人——游击队员的意外的见面，在权学植的平静的心中激起了波澜。出现在权学植面前的游击队员姜同志说的话，就象是投在他的已经封冻的心中的湖水里的一块大石头。这块大石头，把他对纷纷扰扰的外界的一切关心盖得严严实实的厌恶、不信任和怀疑的冰面，砸开了个大洞，从这洞孔中溅出了水来。

为什么心中的湖水会结上那么厚的冰，那么厚的冰又怎么会被突然出现的客人砸开了洞呢？

……权学植出生在一个穷苦的佃农家庭，他自小就很聪明，接受能力很强。小时候在村塾里读书，稍大以后到镇里去上普通学校。他早在少年时代就体验了亡国的厄运。有一天，他背着一背架烧柴到镇里去卖，看见城门上张贴着奇耻大辱的《乙巳保护条约》的榜文，顿时悲忿满腔，痛哭流涕，站在那里久久没有离开。

他在普通学校毕业了一两年之后，对主张“知识就是力量，只有求学上进才能救国”的爱国启蒙运动产生了共鸣，于是放弃务农，上了汉城。

念中学的时候，最能引起他的兴趣的科目是历史。他一头埋到发了霉的旧报纸堆和散发着苏子油味的古书堆里就出不来，通宵达旦地读着，读着。当时流行的《贞娘传》和《越南亡国史》

一类的书，他都贪婪地读过。

中学毕业后，他回到咸镜北道海滨的家乡，投入了爱国文化启蒙运动。

三·一运动爆发的消息，一个星期以后才传到了东海之滨他那宁静的家乡。当时在本村普通学校任教的权学植，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带领全校师生涌到镇里，挥舞着棍棒喊了一整天万岁。在占领了镇里的警察署以后，他就把署长的办公桌抬到路边，脚登着草鞋，站在桌子上高呼“朝鲜独立万岁！”。他觉得朝鲜的独立马上就要实现了。然而，他所得到的不是朝鲜的独立，而是同许多人一道被逮捕，被关进了拘留所。

他开始醉心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究，是他经过了从拘留所转押到监狱的整整两个年头以后的事。从此没过多久，他就成了一个热烈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了。

然而，那些诱惑着天真淳朴的年轻的共产主义信仰者的所谓“前辈”们，却不是象他那样以纯洁的灵魂去接受时代的思潮的。权学植从他投入诱人的社会运动的头一步起，还没来得及把脑子清醒过来，就糊里糊涂地跟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辈”跑，被卷进了宗派斗争的漩涡。

他被那些用装腔作势的举止和言辞掩盖了令人厌恶的名利思想和欺骗行为的宗派分子们刮起的妖风所诱惑，懵懵懂懂地跟着跑了好几年。后来，当他慢慢地觉察到自己已经陷进了臭泥坑的时候，他听到了家里的消息：一辈子替地主种地的父亲，积劳成疾，终于离开了人世。紧接着，一直只身奉养父亲的年轻的妻子也因产后得病咽了气，自己的亲骨肉——刚生下来不久的孩子也接着死掉了。

他突然意识到，要是继续跟着那些赶时髦的伪君子们跑，随着他们打转，简直不知道自己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了。这样一想，他不觉害怕起来，觉得要是再跟他们在一起厮混下去准会

憋死的。

于是，在共产党还没解散之前，他就看出了自己曾经跟着跑过的那些人的末日就要到来，毅然同他们断绝了关系。

他告别了汉城。他回到家乡只做了短暂的逗留，根本没想到久住。他匆匆地往父亲和老婆、孩子的坟头上添了几把土，铺了一层金丝草，就往间岛去了。

他在龙井的《民生日报》社找了个差事，开始了写作的生活。从此，他仿佛要用那支笔把殖民地社会的毒疮剜掉似的，一连干了好几年。但是，这也是徒然耗费了精力，毫无意义地送走了自己的最后的青春时代。就在这里，他听到了共产党被解散的消息，也收到了共产国际号召扫清宗派，深入群众的十二月提纲。他以为，宗派分子们也会从中吸取教训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吸取教训。党被解散以后，他们又涌到满洲来，叫嚷着搞什么重建党的运动，重新挑起了宗派斗争。他们耍尽了阴谋诡计，死皮赖脸地拉拢权学植，企图再一次把他拉入臭泥坑。权学植厌恶这里的吵闹和纷乱，烦得呆不下去了。时局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紧跟着在一阵令人惶惶不安的风声之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满洲终于被日本鬼子吞并掉了。言论界也越来越堕落，变成了一年更比一年残暴的权力者的御用工具。

过了几年以后，权学植痛苦地回顾起自己虚度的年华，终于脱掉了社会运动者的最后一层外衣，投奔到他姐姐住的这个和龙的深山幽谷里隐遁起来。

从此，为了不使自己被外界所诱惑，他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使它的外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那冰冻的湖水不管广阔的冰外天地日出月落，刮风下雪，天晴天阴，既无涟漪也无声息地保持着自己独有的宁静的世界。

避开了纷纭复杂、瞬息万变的外界的权学植，在这个座落在偏僻的山沟中人们靠火田活命的村子里，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开

始建立了安定的生活。他全盘否定了爱国文化启蒙运动及其参加者，全盘否定了专搞宗派斗争的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参加者。就是说，他完全否定了过去的各种运动和参加运动的现有的一代人。他为了把那些没有受到浊流污染，依旧保持着大自然所赐予的朴素、正直、活泼的禀性的山沟里的孩子们培养成为真正的爱国者，建立了简易学校。他把自己无法实现的，但也不能抛弃的爱国意志和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全心全意地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权学植把这看做是自己最后能做的一个有意义的、毕生唯一不负良心的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更加频繁地打听日本帝国主义的御用宣传品称之为"共匪"的抗日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的消息。他曾经被那些所谓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辈和权威所诱惑，轻率地跟着他们厮混，到头来得到的却是蔑视、背弃和痛苦的幻灭，因此，他对"共匪"也只抱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怀疑的态度。但是冰层外面的声响，在冰层里面也还是听得见的。越来越经常而广泛地流传开来的关于"特殊的共产主义者"和"特殊的共党天下——根据地"的传闻，也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了被强烈的不信任所渗透的隐居者的关心。

对他的好奇心有特大刺激的，是关于新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金星将军的传闻。

最初，日本帝国主义的御用报刊害怕将军的影响，很少透露有关他的消息，但是，人民群众却口耳相传着关于将军的传奇般的故事。

这些流传甚广的故事，大部分都是传说比实话多得多，并且都象开国神话一样充满了神奇的色彩，而不是在地方性传说中常常听到的普通传说。

比方说：将军诞生的那一天，白头山顶上升起了一颗大星——将军星，天池的巨龙飞腾而起上了天；将军九岁的时候，坐

在白头山上，把腿伸到东海里洗脚；将军拎着手枪大摇大摆地从日本鬼子的面前走过，但鬼子们就是看不见他，而人民群众则看得清清楚楚；将军一拿起松塔，松塔就变成炮弹，一拿起树枝，树枝就变成快枪；要是往白纸上画马，就会跳出真的活马来。诸如此类的故事，真是说不尽道不完啊。

根据这种种传说推想，金星将军肯定是一位具有比我国开国神话和著名的东西方古代神话里面的人格化了的神更神奇的力量、智慧和勇气的受天意而生的非凡人物。

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权学植是不相信神秘性的。但是，除了神话和宗教传说以外，许多传说所谈到的神奇现象，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就不难发现都是以实在的历史事实为根据的。

好些不断地得到充实和丰富，流传得越来越广泛的故事，诸如缩地法的故事啦，具有惊人的韬略的故事啦，都不是古代的神话，而确确实实是有关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正在为国家的光复而战斗的朝鲜的青年将军的传说。

既然这种种传说确实是与今天活在世上英勇奋战的人有关的传说，那么谁又敢断言这都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呢？这种种为现代人所传扬的有关将军的神奇的传说，不正是由某些事实的日积月累和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交织而成的吗？

灶里不烧火，烟筒不会冒烟；没有事实根据，不会有传说。是的，没有发源地，哪里来的奔流江水？只要追本溯源，去考察一下发源地，就会搞清楚为什么会有那么令人神往的美丽而神秘的流水。

权学植渴望着去找传说的发源地，亲自去证实一下；渴望着直接同传说的英雄见一面。

在已经走过来的人生航路中被那些所谓的名士、冒牌的伟人欺骗过无数次的权学植，如果不证实这些传说确非纯然是淳朴的人们出自殷切的愿望编造出来的蜃景，决心不再做出那种轻率地

把自己的命运寄托给别人的蠢事。

权学植早就打定这样的主意，准备到游击根据地去找金星将军，但一听到游击根据地里发生了对人乱加猜忌和怀疑，毫无根据地随便把人打成日本鬼子的走狗，动不动就拖出去处决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态，就又踌躇起来了。

一想到这些传说也许是一种蜃景，自己又被风闻所骗，他那被一线希望照亮一时的心灵又重新罩上了黑影。

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又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根据地里发生的不寻常的事态，是民族排外主义者和宗派事大主义者们造成的，金星将军亲自冒着危险毅然决然地扭转了这一不幸的局面。

权学植的渴望又苏醒了，而且比过去更加强烈。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启程上路，又听到了一条消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讨伐"，"完全扫荡"了游击根据地，"全歼"了游击队。

他心中感到无比空虚。

他尽管怀疑在我们这个不幸的民族中会出现象广为流传的传说里那样的天下罕见的英雄豪杰，但也一直心存侥幸，渴望这是事实。然而这一下，就连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现在，一切都完了，甚至连期望有一个能够拯救朝鲜，把有志之士引向正路的人物出现的希望也落空了。如今，只能象藏在地下的田鼠一样，隐居在深山幽谷里，一面盼着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一面得过且过，苟延残喘，到时候就化成山中的一撮泥土算了……

权学植就是在如此惆怅凄楚的心境中度过了郁郁不乐的岁月。

就在这样的时候，他碰见了突然出现的游击队员。

刚一见面的时候，他以为这三个人是在日本鬼子"讨伐"时从根据地里逃出来的幸存者，只能在山上打转，这会儿为了找吃的才下山来。

在看出他们确是游击队员时，他之所以那么高兴，并不是因为他对游击根据地抱有某种希望和关心，象有关游击根据地的风闻和传说般的故事广为流传的时候那样，而是因为他想了解一下，曾经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舞台上，用某种新的方式开展过光复运动的人们，为什么也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

但是，那个姓姜的客人说的话，一下子就把权学植自游击根据地解散以后产生的看法给推翻了。

姓姜的客人说，朝鲜人民革命军不仅没有被"全歼"，反而在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取得胜利。游击根据地不是被敌人摧毁的，而是我们主动解散的。将军不仅健在，而且不久即将向祖国进军，去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真是句句都令人吃惊，叫人不敢置信。

他们的话仿佛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大石头，在把权学植的心灵封得严严实实的厚冰上砸了一个窟窿，使他那平静的心受到了冲击，掀起了犹如激浪翻滚的思绪杂乱的漩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游击队没有被'全歼'，反而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取得胜利？假如这不是虚传而是真的事实，那么，那位将军真的象天下到处传说的那样，会使用某种神奇的法术吗？"

被弄得稀里糊涂的权学植，记起了一段传闻，那是去年秋天姐姐到远地去赶集回来讲的。据说，丙寅年，将军在踏上光复祖国的征途时，向母亲说过，再等十年，就可以实现宏志，返回家来。姐姐还说，在集市上听那些老人们小声议论说，来年是丙子年，正是将军离家的第十个年头，国运一定会大变的。

要是这话能够兑现，今年，一九三六年，就是全民族度日如年地盼望着的实现祖国光复的一年了。

但是，如果不出现奇迹，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会有的。如果不是用真正神奇的法术一举击溃日本鬼子，这是断断不可能的。权学植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上会存在那种奇迹般的力量和神奇

莫测的法术。他认为，老人们所说的只不过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凝聚而成的传说而已。

然而如今，他又觉得不能把游击队员们讲的象传说般的话仅仅当作一种传闻来听就完了。

无论是姜同志还是跟他一块来的那两个青年，看去都不象是会说谎的，也不是那号象赶时髦的、装模作样、夸夸其谈的人。俗话说"一看外表便知其里"，权学植一看客人们的外貌，就相信他们会是正直忠厚的人。不过，他们说的话，不管他怎么想，也不敢完全相信，然而又不能不相信。

"游击队真的没有被'全歼'，反而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取得胜利？解散游击根据地真的是他们的主动措施？将军真的健在吗？他到底具有怎样非凡的才能和超人的品格，竟然在连见都没见过的人们当中流传着那么多美好的传说？他手下的人竟然滔滔不绝地说出关于他的令人惊异的事迹来？"

权学植觉得这样躺在炕上翻来复去凭空猜想，是无论如何也解不开心里纷纭杂乱的疑团的，于是掀开被子坐了起来。

"都说百闻不如一见嘛，索性跟着他们去看看好了。去见见将军，亲眼看一看再做判断，第三者的话是靠不住的。"

他终于这样下定了决心。

"只要亲眼观察一个时候，也许所有的疑惑就都可以解开的。如今，我年纪不轻了，又经历了许多世事，积累了不少人生经验，也有了识别人的眼力了，就是匆匆一看，也能看得差不离的。要骗我的耳朵或许还容易，我的眼睛可骗不了。"

他曾经决心再也不受任何东西的诱惑，隐居在这个深山幽谷里不与外界接触，现在却决心在自己的人生航程中再走一趟自己的心被外界吸引的路，即或是最后受一次骗。

他知道，这一趟路肯定要比过去年轻时走过的路更艰难危险，走起来是千辛万苦的；但是他认为，既然决心已经下定了，

如果不去看个痛快，就无法使自己永远安下心来在这深山里过隐居生活。他觉得，如果错过了这个能够去找将军的好机会，也许就永远不会再碰到这样的好机会了，自己就会为失去这最后一次的人生体验——不管它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而后悔终生。

他从放在枕边的烟匣子里拿出烟斗来，装上烟，一边抽着，一边就拿定了主意。他决定去叫醒姐姐。姐姐睡得很沉，他推了她好几次，才把她推醒。

“什么事儿？”

姐姐伸出象种地的男子汉一样长了厚茧，粗糙梆硬的手摸索着权学植的手，带着没睡醒的语调问道。

“小点儿声，别惊醒了客人。”权学植小声地提醒姐姐。

“干吗起这么早？都说饭前抽烟不好，你还是一睡醒就抽。”

姐姐总是象母亲一样操心各样的事情，仍然这样地关怀着已经跟她一样开始衰老的弟弟。办祭祀前的生气的事，好象在睡梦中早忘得一干二净了——姐姐是个不记恨的人。

“我还没睡着呢。”

“好象窗外都发白了，是不是天亮了？”

“不是，是西斜的月亮照的。”

“那你怎么还没睡着？”

“有那么一点事儿……姐，你就是再困也给我起来一会儿。”

姐姐二话没说，窸窸窣窣地响了一阵，坐了起来，不安地低声问：

“什么事儿？”

“不是别的，你给准备准备上路吧。”

“游击队客人这么早就走了？”

“不是准备客人的早饭，是要你帮我准备上路。”

“你？你突然要上哪儿去？”

姐姐深觉诧异。弟弟自从到这个穷山沟隐居以来，一次也没

出过村子。

权学植并不说明他要上哪里去，只是叫姐姐替他准备即使在没有人烟的山里呆几天也不至于受冻挨饿的行装和口粮。姐姐一听到不仅要给他一个人准备口粮，连三个客人的口粮也要一起准备好，就知道他要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劝阻他，不肯放他走。

“姐，别叫客人听见，小点儿声，干吗这样。”

权学植在黑暗中握住姐姐的两只手，小声地说。

“你竟忘了过去跟着那些搞什么运动的跑遍了天下，到头来只落得象棵蛀空了的树桩子找到我家来吗？你不是说过再也不离开我吗？你说这话才过了几天，怎么又叫什么鬼给迷了心窍，打算走啦？”

“姐姐，你听我说呀。”权学植抚摸着穿着土布棉袄的姐姐的肩膀，说：

“我又不是去寻死，也不是去了就回不来啦，你怕什么？我去几天一定回来，我跟他们去，见到了将军就马上回来。请你不要再说了，快替我准备行装吧。”

“那么说，你是要去见将军啦？”

“对啦！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我要亲眼看看。”

关于将军的传说，姐姐也听过不少，因此弟弟的话，似乎也打动了她的心，没有再说什么。她呆了半天，又用叹息的声音说：

“咳，即便就是这样，也不能轻易听信过路人的话吧？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敢相信。要是游击队还在的话，那为什么前几年经常到咱村来的游击队，这些时候却不声不响了？”

“所以我才想着跟他们去看看嘛。就是白跑一趟也好。”

“舅舅，你去吧，学校的孩子我替你教。妈，咱们给舅舅准备一下吧。”

玉善耳朵尖，不知什么时候醒来听着他们的谈话，可一直没

开口，这会儿才插了一句。

“你舅舅这个人呀，八成是命里注定要跑一辈子了。”

听了姐姐的叹息的话，权学植无言地笑了。

鸡窝里传来了鸡叫的声音。

第　二　章

一

北满的牡丹江和东满的哈尔巴岭河都发源于南部老爷岭山脉的峡谷，一条流向东北，汇入松花江，一条流向东南，汇入豆满江。

这两条同源的支流却象同父异母的兄弟一样，长相和性情都截然不同。

比较性急的哈尔巴岭河，跟它的性格一样，水流湍急，从险峻的峡谷直泻而下，快到同发源于长白山脉的其他水流汇合的地方，才开始缓慢下来，然后折向东方，流入豆满江。仿佛象征它的豪放直爽的性情，清澈的河水里有零乱错落的岩石在洗浴，岸边矗立着奇岩峭壁，悬在半空中的枝头，淋洒着雄壮的瀑布溅下来的水珠。

但是，镜泊湖以北的牡丹江上游却弯弯曲曲，变化多端，甚至阴险可怕。它支流繁多纵横交错。哪里是水，哪里是岸，简直分不清楚。这条江的上游地区，是屈指可数的有名的大沼泽地之一。有的地方宽一、二十里，有的甚至宽达四、五十里。它象一口巨大的天然陷阱，只要一不小心走进去，不管是人是兽，就要整个被吞下去，不留一点形迹。如果看见有草有灌木丛，就随便跑进去，那么这个用草丛伪装起来的阴险的沼泽地，就象早已等

着你似的，把你一口吞掉；然后象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恢复了原来的沉默。人或野兽陷进去的地方，甚至连一点水泡都不冒一下。这块沼泽地，只有冬天上冻以后才能放心通过。

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部安全穿过这块可怕的西河沼泽地的时候，要论季节，还算是冬天。但是没过几天，当司令部开到敦化县东南接近抚松县的地方的时候，大自然就送来了冬去春来的信息。最先收到这一九三六年春天的信息的，是司令官同志，他是在玉水泉附近的树林里听到的。

司令官同志让坐骑停在暮色深沉的树林里，默默地等待着前去侦察的队员回来。他忽然向身旁的警卫连长和两个传令兵平静地问道：

“你们也听到水声吗？”

象往常一样，唯恐突然的危险从某个方向偷袭过来，正警惕地监视着四周的李北哲警卫连长，以及盼着侦察队员回来的凤吉和钟三，都没能立刻回答司令官同志的问话。

“……？”

他们都屏住呼吸，侧耳细听。果然听见了水声。水声很小，不知是从哪里传来的宛如在梦境一样。

“听见了！”凤吉最先欢叫起来。

“听见了！”

“听见了！”

韩钟三和李北哲也紧跟着回答说。他们似乎感到了这声响预告着什么。这是化了的雪水形成的一条丝一样的细流，向小水瓢那么小的水坑滴落的声音。这分明是春姑娘乘坐旧年的枯草叶姗姗而来的信息。

“是不是雪开始化了？”

将军自言自语地问道。

凤吉心想，将军对万物无不通晓，不会不知道这就是春天的

信息，就是化了的雪水顺着草叶滴进小水坑的声音。

“很象是。今天，太阳下去了，水也不冻，马蹄下边总是咕唧咕唧地响。”凤吉回答说。

将军象有意考考他似地又说道：

“明天或者后天，也许会再冻起来吧？”

凤吉找不出话来回答，急得不知道怎么好。这时，钟三俨然象个有经验的人，说：

“现在就是下雪，也只能下点雨雪，不会再下大雪啦。”

钟三只比凤吉大一岁，可往往说出一些比凤吉懂事的话来，他的回答也常常比凤吉更准确。

“你也这样看？听我们钟三这样说，春天真好象已经来到了。”

将军笑道。

游击队经过了西河的大沼泽地，再穿过白天也透不进阳光的大森林，直至来到这个玉水泉附近的地方的这些日子里，天气是越来越暖和起来了，一整冬躲在树林阴影下的积雪也开始融化了。看来，春姑娘呼出了热气，衰老的冬娘娘已经无力支撑，开始退却了。

司令官同志觉得，今年解冻不早不晚，正是时候。即令人们能够任意选择季节变化的时期，也不会选择到比这再好的解冻期了。如果解冻早了几天，也就无法安全地通过那西河的沼泽地，就得绕道走那既远又险的山路，或者绕着靠近城镇的危险的平原地区走。要是从北边绕过沼泽地，就得丢掉马匹，攀越老爷岭山脉最险峻陡峭的山岭，还得穿过那狭长的山谷；如果不这么走，走第二条路，就得从敌人麇集的城市和大村子附近通过。这迂回的第二条路是肯定免不了和敌人遭遇，血战一场的。在这暂时需要尽可能避开激战的时候，如果同敌人遭遇，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会带来损失。

由于开始解冻恰是时候，队伍没有绕远路耽误行军的时间，是很值得庆幸的事情。

相反，要是解冻开始得晚一些，也很不理想。现在，大地解冻，天气暖和，草木复苏的春天来得越早越好。这没有风雪的季节，是人民革命军加紧开展活动的好时候，尤其今年的春夏秋三季更是这样。

“呵呵，我们一过完西河的沼泽地，解冻就开始了。好象天气也懂得体谅我们的凤吉和钟三似的，叫你们少吃点苦头。”

司令官同志这样一说，凤吉立刻冒冒失失地说：

“不，不是那么回事。”

“为什么？”

“那是司令官同志早知道天气会有这样的变化，加快了行军速度，是司令官同志能预见天气的变化。”

“天气变化是老天爷的造化，我怎么能预见老天爷的造化？”

“您在沙河镇附近不是说过，要在解冻以前赶紧通过西河的沼泽地，催促指挥员们早些出发吗？”

这话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听到的，连司令官同志讲话的意图他都猜得那么准。的确是一个耳朵尖，脑子灵的传令兵。

“可是这天气还会这样体谅人？我叫凤吉受苦，老天爷却为受苦的凤吉着想。”

“将军还把我当成不懂事的小孩子看。”

“呵呵，这又是什么话？”

“实际上我并没有受苦。”

“你这么想，是因为你不后悔自己志愿参军。不过，老实说，还是苦点吧？”

“一点儿也不苦。”

“这个嘛，到底谁对谁不对，还有不少研究的余地。那么，其次呢？”

“其次，老天爷之所以体谅我们……”

不知怎的，凤吉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却又犹疑起来了。

“……”

司令官同志一边注视着夜色渐渐淡下来的前方，等待着侦察兵的归来；一边等着凤吉说下去。

然而不知凤吉为什么犹豫起来，没有往下说。原来他想说，因为将军是上帝降生的大帅，上帝是不会不关心将军要走的路的。但他觉得不好意思，没有说出来。

这时，将军听见从前面传来了好些人的急促的脚步声，很惋惜地中断了同传令兵们的闲谈。在逐渐亮起来的密林里，出现了侦察回来的队员们的身影。

司令官同志迎上前去听取他们的报告。据带侦察小组去侦察的四连长的汇报，到村里去宿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因为这是密林深处的孤村，只有玉水泉的敌人偶尔来巡查；而且因为害怕，总是白天来白天回去。

司令官同志指示说，要同老乡们搞好关系，还要提高警惕，尤其要做好今后的行军准备。

指挥员们一回去，队伍马上行动起来，忙着作开到村子里去的准备。

“出发！”

低声的口令一下，马嚼子发出了响声，马鞍子也随着吱嘎吱嘎地响起来。马蹄咕唧咕唧地踩着烂泥地，马队互相碰撞着钻过狭窄的树隙。

树林更亮了，初升的月亮洒下了淡蓝色的光来。从潮湿的地上升起的白雾，在月光下浮动。这就是春天在融化冬天的气息吧？它倒象是终于迎来了解冻期的大自然所织造的柔软的乳白色大地毯。

马匹毫不犹豫地把沿着树根的边沿铺在地上，犹如薄雾一般

的乳白色的地毯踩得稀巴烂，从弯弯曲曲的林中小路穿过去。

眼前忽然开阔起来。稀稀拉拉地立着几棵树桩子，盖着白雪的空地上，躺着一条条黑糊糊的宛如梳齿一般整齐的带子——一片向阳地上化雪以后露出来的地垄。马蹄下，去年的高粱茬子发出了被踩碎的声响。

用柔和的光把一切都涂上神秘色彩的月亮，高悬在树林编成的篱笆上空——是一轮微扁的圆月。

“这么说，明天就是农历十五了？”

司令官同志沉浸在使人浑身酥软困倦的春日的熏风之中，正考虑着到迷魂阵去要做的工作。他无意中看到十四的月亮，立时想起了明天就是新入伍的传令兵朱凤吉的生日。这可不是可以马马虎虎度过的一天。

这个时刻，住在黑石乡的朱凤吉的年老的双亲也许正在凝望着挂在房檐边上的月亮，牵肠挂肚地思念他们第一次离家在外过生日的独生子吧。他们把一直象雏鸡一样抱在怀里养大的小儿子交了出来，至今不知音讯，心里该感到多么空虚和不安哪？

凤吉呢，说不定也在怀念着在贫穷的日子里还年年给他做生日的亲爱的爸爸妈妈。

司令官同志回头望了一眼，只见凤吉独自在嘴里叽哩咕噜地叨咕着什么——可能是在背诵今天学习的内容吧。凤吉似乎觉察到司令官同志在看他，把眼睛一抬，就闭上了嘴。他的视线正好碰上司令官同志的目光。他好象有点不好意思似的，羞涩地笑了。

凤吉最喜欢听司令官同志讲有趣的故事，这会儿又露出了想听故事的眼神。司令官同志也很想跟这个可爱的传令兵讲一些体贴温暖的话，但是只提醒了他几句，叫他不要把腰挺得很直，免得马被树根绊了腿，从马背上滚下去，就把脸转过去了。

“明天得给凤吉准备点东西。准备什么好呢？”

司令官同志一直到快进村了，还在想这件事。

从林子的那一面传来了狗吠声和鸡啼声，那声音越来越近了。

二

半夜换上的第二支蜡烛，已只剩下一个手指节那么一点了。

鸡已经叫了第二遍。

将军埋头看书，连鸡叫都没有听见。在行军路上，每到休息或宿营的时候，他总是这样抽空看书，手头的这本书已经看了三天了。不论什么书，将军只要开始读起来，就一定要精心地读到最后一页才放下。

烛火忽然一亮，将军抬起眼睛用火柴棍儿拨掉了快要烧尽的烛捻上的黑色灯花，然后把凝在烛架上象冰锥一样的蜡油揪下来放在烛捻旁边。火苗立刻变小了，但是刚放上去的蜡油很快就化掉，火苗又重新蹿起来了。这样反复了几遍，终于在烛捻烧尽之前看完最后一页。将军掏出怀表一看，还可以睡两个钟头。

凤吉和钟三摊开书本学习，表示在将军入睡之前决不睡觉，可是不知什么时候他们都睡着了，而且睡得死死的，即使有人把他们抬走也不会醒过来。装书籍的背囊本来是司令部的行军书库，这会儿却变成凤吉的枕头了，被死死地压在他的头下。

这个小鬼才十五岁，正当长个子的年龄，参加他不熟悉的行军，看来非常疲倦，居然打起呼噜来了。

将军掏出手绢擦了擦凤吉的嘴角和脸颊，然后直起腰，从凤吉的身边站起来。这时，他看见凤吉的头边放着一本书。为了在

意外的情况下也能迅速行动，将军把书塞进了背囊。为了让这两个传令兵睡得舒服些和暖和些，将军小心地把凤吉抱起来挪到给他空着的炕头上，然后把象虾米一样蜷着身子睡在炕梢上的钟三也抱到炕头来。这两个传令兵仍然毫无知觉地酣睡不醒。

将军吹灭了快要自行熄灭的烛火，然后躺在紧靠小窗户的炕梢上。烛捻变成一颗红火星，灯花很快就被黑暗吞没了。

月光照得房门很亮，看来月亮已经偏到西边去了。稀疏的窗格子投下了它的影子。月亮这么亮，说不定它已变得圆圆的了。月亮一圆，就是十五，现在该是农历二月十五了。

常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明天，不，今天，一定要准备点什么，好使凤吉不至于难过。

"啪喳"……门外不知是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碎了。可能是坠在瓦檐上的冰锥子掉了下来。满是明亮的月色的窗户纸上映着一串串冰锥的影子。从长长的冰锥的下端，不停地闪着水滴滴落的影子，地上也响着有节奏的滴水声。

等到积雪一化，就是草木发芽开花的季节——春天了。

春天，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是我们朝鲜革命全面开花的春天，是为了把朝鲜革命引向大高潮，需要做许多艰苦工作的春天。根据刚举行不久的南湖头会议的决议，需要进一步扩大武装斗争，为进军国内做好准备，需要把整个民族紧密地团结在祖国光复会的旗帜下；还要为建立朝鲜共产主义者的独立的政党，大力推进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工作。

要想搞好这一切工作，首先就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人民革命军。无论是从军事上、政治上沉重地打击敌人来说，还是从结成民族统一战线、作好建党准备来说，人民革命军都是坚强的基石和栋梁。只有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其他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在整顿、加强和扩大人民革命军方面，最重要的组织措施，是新建一个师，作为司令部的近卫队，并且要把它建设成为一支

坚强的队伍。

将由司令部亲自率领的这个师，一定要组建成为全体朝鲜人民革命军的骨干和主力，作为全军的榜样。今后人民革命军的诸如进军国内等一切军事任务，都要以这支新的部队为主力去完成。

为这些错纵复杂，令人费心的问题而思潮起伏、睡不成眠的将军，被一阵突然的犬吠声惊醒。显然是村口上有好几条狗在狂吠。出了什么事吗？来了生人吗？或者是朝巡逻队狂叫？

嘈杂的犬吠声慢慢地静了下来，不一会儿连偶尔一两声犬吠也完全听不见了。

但是没过几分钟，狗又齐声狂叫起来，而且声音渐渐地朝这面移动，接着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

准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将军站起来，一面穿上放在映着月光的门里边的劳动鞋，一面注意倾听着外面的动静。

分明是两个人的脚步声。一个的脚步声很有规律，而另一个的脚步声，听来显然是微微跛着一条腿的。是不是走远路回来的通讯员？

脚步声来到房子附近放慢了，一到排子门外就停住不响了。四处仍在响着狗的狂吠声。

将军透过糊了窗户纸的房门当中一块小镜子那么大的玻璃片儿，朝外一看，只见在洒着银白色月光的院子里，在一个黑糊糊的雪橇旁边晃动着三个人影。其中一个，肩上有一把刺刀闪着寒光，是正在站岗的警卫连战士文龙。另一个，穿着军装，扎着武装带，佩带着手枪，戴着卷起帽耳的皮帽，是警卫连长李北哲。时时刻刻警惕地保卫着司令部的李北哲，除了偶尔钻在雪堆里睡觉以外，不管天多么冷，从不把帽耳放下来，永远保持着自己的美称——“尖耳朵”。

手里捏着帽子面向这座房子的第三个人，一时还看不出到底是谁。月光下只能看见他的开阔的前额。前额这样开阔的人，在这支队伍里是没有的。

将军轻轻地推开房门，站到廊台上：

“北哲同志，出了什么事情？”

李北哲一看司令官同志从屋里走出来，不禁有些发慌，结结巴巴地回答说：

“没……没什么事情。”

他说完，还用手扯了扯身旁那个人的衣角，示意叫他快离开这里。

“那是谁？好象是走远道来的。”

将军一面用虽然很低可是清晰的声音问，一面走下廊台。

李北哲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并且看出已经无法躲避了，于是立刻立正报告说：

“姜世浩同志来了，过去在我们连当过政治指导员的……”

“那就是姜世浩同志吗？”

“是。”

对将军来说，这简直是出乎意料的事。

每当想起姜世浩的时候，将军就想，如果能在迷魂阵见到他，也就不错了。将军一直很担心他来不了迷魂阵，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可贵的同志会出现在司令部行军的途中暂住一晚的，甚至连地名都没有的敦化深山里的这个小小山村。

将军急忙地走近姜世浩。姜世浩微微地跛着一只打了血泡的脚，跑向将军，仿佛一直要投到将军的怀抱里去。他好不容易地克制住激动心情，隔着两步煞住了脚，把右手举在皮帽檐上：

“司令官同志！”

他那喜出望外的叫声，被激动的哽咽吞掉了。他那比过去消瘦了些、颧骨突起的两颊上，有两串泪水映着月光闪闪发亮。

“来啦，是你来啦！”

将军一把抱住了自己一直念念不忘的这个战士。姜世浩的似乎比过去宽得多的肩膀和后背，在无声的、激动的抽咽中抖动着。没看到这个坚强的大汉子流下热泪，已经好久了！将军在老爷岭的陌生的孤零零的房子里，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时候，首先映入他的眼帘的就是姜世浩这张泪水模糊的脸。这次动身去北满远征之前，将军交给他政治工作任务，送他去工作地点的时候，他也曾两眼噙满了泪水。

“太好了，你这样活着回来，谢谢你。”

将军把姜世浩的肩膀略微往后一推，瞅了瞅他的脸，然后又紧紧地抱住了他。

将军的睫毛上也凝着泪珠，泪珠在月光下闪烁着。

“摸到你的手，就知道你是姜世浩了。”

他们拥抱了好几次。将军拉着姜世浩的手，要带他进屋子去。瞬间，碰到了姜世浩在五家子扛活时手被铡刀铡伤的疤痕。将军感慨地问：

“挂了彩的地方都愈合了？”

“都愈合了。”

“可你为什么跛着脚？听说左腿被子弹打穿了？”

“是的。不过，您看我不是养好了伤回来的吗？一点儿事都没有了。”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将军喃喃自语，不放心地笑了。

姜世浩也微笑着，把将军的脸色看了又看。

将军看出了他的意思，便愉快地说：

“你是看我是不是又得了伤寒，是吧？这回挺好的，甚至连感冒也没闹过一次。去联络的玄八同志呢？”

将军回头问李北哲。

“玄八同志也一起平安回来了。我叫他早晨来见您。姜世浩同志也答应到早晨才来见您的，可是他坚持要先到司令官同志住的这家篱笆外面来看看，哪怕先看一眼房子也好，于是就……”

将军知道姜世浩有一颗火热的心，总想离他更近一点儿。将军转过脸来深情地望着姜世浩，而姜世浩却把眼睛朝李北哲一瞥，似乎在埋怨李北哲不该说这些话叫他为难。李北哲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便扭转话题，向将军报告了其他应当汇报的问题。

“一同来的还有两个人，是姜世浩同志带来的，已经安排他们和玄八同志在一户人家休息了。”

将军听了李北哲的报告，又转向了姜世浩：

“你带来的是些什么人？”

“不是我带来的，是跟着我来的。”

“不是带来的，是跟着来的？……慢点儿，别站在这儿说，快到屋里去说吧。我们在外边说话，会把房东家的人都吵醒的。走，到屋里去。”

将军拉着姜世浩的手。姜世浩无可奈何地被将军拉着走，走到廊台他又站住了，抱歉地说：

“我回去和同来的同志们一块儿去睡，早晨再来详细汇报。”

姜世浩看离天亮没有多长时间了，很想让将军眯一会儿。将军立刻看出了姜世浩不肯进屋的心思。

“那你跟我一块儿睡吧，我不会让你说话的。”

将军笑着说道。

姜世浩不好意思地抓着后脑勺，跟着将军走进昏暗的屋子里。李北哲也很想跟着进去听听姜世浩说些什么，但因为屋子太窄，又有查岗的任务，只好留在外面，没有进屋。

为了让姜世浩睡在炕头里，将军把两个小传令兵往炕梢推了推，然后又重新给他们盖上了被子。这两个小鬼仍然毫无知觉地熟睡着。

“背囊里倒是有好蜡，不过，黑就黑点儿，就这么谈一会儿吧。”

将军把放在背囊里的火盆端到姜世浩的面前，用火筷子翻出埋在灰里的火炭：

“来，一边烤火，一边说说你是怎样到这里来的，你在哪儿遇到了玄八同志？”

“他来到我养伤的窝棚，转达了将军的话，要我伤好了，就到迷魂阵去。听了这话，起初我决定到迷魂阵去，可是一听到南湖头会议已经开过了，司令部也已经开始南下了的消息，心里就象开了锅似的，觉得要是先到迷魂阵去等司令部，准会憋得难受。我在路上耽搁了一些时间，没赶上南湖头会议，心里早就又悔恨又着急。一听到这个信儿，我就再也等不得了，只想早一天能见到您。”

“你从那儿直接到迷魂阵去，路也不远，还可以少受点苦，何必拖着条还没好利索的腿来找我们？况且你又不知道我们的去向。我一想起你，就担心你连迷魂阵都未必能走到哩。”

将军的话似乎带有责备的口吻，姜世浩听了，象辩白似地说：

“玄八同志说，这次南湖头会议，根据司令官同志的关于朝鲜共产主义者要全力开展朝鲜革命的思想，圆满地解决了各种问题，为我们朝鲜革命开辟了一条新的康庄大道。一听到这些，我就恨不得立即见到您，详细听听令人痛快的会议情况，好根据新的方针尽早地开始工作。所以，在见到玄八同志的当天，我就上路了。我住的那家房东的儿子也跟着我上了路。这小伙子名叫赵斗七，他一直缠着我，要参加游击队。”

将军在昏暗中默默地笑了。

“准是你得了他家的很大帮助，才答应带他走的吧？”

“我说的不过是模棱两可的……”姜世浩嗫嚅着，没有把话说

完。

将军宽厚地大声笑道：

“反正很好。挂了彩养伤，还培养了一个游击队员嘛。——你带来的另一个人是谁？”

“他可真的不是我带来的，是他自己跟着来的，甚至可以说是骗过我们跟着来的。他是和龙、延吉交界的山沟里一个简易学校的教员，名叫权学植。这个人有点奇怪……”

姜世浩简短地叙述了路上怎样遇到这个并不希望遇到的旅伴的经过：

“……第二天拂晓，我们从那一家动身上路的时候，他也打好了走远路的行装，要跟我们一起走，说是他也有事要去什么地方，顺便给我们带一段路。我们信以为真，心里还很感激他，就一起上了路。但是，不知他要上什么地方去，走了几十里，也不想跟我们分手，因为他，我们都耽误了赶路，于是只好叫他走自己的路。可是他还是死死地跟着我们，求我们带他一块走。最后，我们请他原谅，因为时间紧迫，我们得先走了。直到这时候，他才吐出心里话来，说他是为了去见将军才跟我们一同上路的，非要一块走不可……”

当姜世浩郑重其事地问他为什么要去见将军的时候，他神色严肃，语气坚定地回答说：这是我渴望已久的夙愿，除了见将军一面，没有别的目的。在我心灵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找不到一丝半点值得你们怀疑和戒备的不良动机。即使你们不准我跟你们一同去，我也一定要跟着走的。

“……他说过这话之后，就不管我们再说什么，连听都不想听。顽固得用撬棍都无法撬动。我们对他实在毫无办法，只好带他来了。看起来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不过，我还是吩咐玄八同志和斗七同志对他要严密监视。”

姜世浩就这样结束了关于他们在路上不期而遇的这位“有点

奇怪”的旅伴的介绍。

一直默默地听他说的将军，这才问他：

“他有多大年纪？”

“好象过了四十了，因为他留着小胡子，年纪又大，跟我一起来的同志都叫他‘烟斗老头’。”

“叫‘烟斗老头’？”

“他抽烟一定要装在烟斗里抽。看他说话的样子，象是个念过书，在城市里住过，历史很复杂的知识分子。”

“明白了。可是你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儿呢？玄八同志上你那儿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我们的行军路线嘛。”

“我想，从距离迷魂阵最近的敦化最边上的村子朝南湖头方向往北走，准会遇到司令部的。我们原想在庙岭住一夜，但一看月色很好，就下了岭走到了这个村子来，真是天遂人愿，在村口，头一个碰见的就是李北哲同志。”

“好得很，幸亏遇见了我们的人。可你们这样来找我们，吃了多少苦头啊？而且还拖着条不好使的腿……反正你来了，我心里也就更踏实了。你来得真好啊。”

将军又一次紧紧地握住了姜世浩那只有伤疤的手。

虽然姜世浩没有全说，但是将军完全明白他为什么不畏艰险偏偏选那么一条难走的路来找行军中的司令部。将军在南湖头会议以后，需要解决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开展许多空前宏伟的工作。将军看得出，姜世浩尽早赶到他的身边，正是为了要辅佐他进行这种工作。为此将军心里深受感动。

一想到这个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可靠的指挥员来到了身边，将军打心眼里感到踏实和高兴。

他用无限感慨的语调接着说：

“大概的情况料想你已经从玄八同志那里听说了。现在，我们需要下决心把朝鲜革命引向大高潮。为此，我们应当做些什

么，应当怎样去做呢？这次在宁安县南湖头举行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军政干部会议上，就这些问题讨论了几天，并做出了决定。

“为了把我国反日民族解放斗争引向大高潮，第一个讨论并作出了决定的问题是，把朝鲜人民革命军开赴国境地区，直至深入到国内，进行作战。这样，才能给那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镇压下把我们当作希望的灯塔的国内人民以光复祖国的希望和革命必胜的信心；才能机动灵活地领导国内人民进行斗争，才能掀起大风暴，把光复祖国的斗争推向大高潮。

“我们要开赴国境地区和国内去作战，就要在国境沿线建立新的根据地，并且要扩大和加强我们的武装队伍。因此，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白头山一带建立新型的游击根据地的决定和关于为了加强到那里去作战的力量组织一个新的师作为可靠的主力部队的决定。”

将军这一席明快的话语，听来叫人心潮澎湃，勇气倍增。姜世浩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喜出望外地冲口说道：

“我老早就盼着打回祖国去，把日本鬼子打个落花流水，这是我最大的愿望，看来，这回可以实现了！”

“这何止是你一个人的愿望啊！”

将军微笑着接过他的话说：

“我也一样，全体队员也一样，都有这个愿望。这个愿望，不要太久就可以实现的。现在，实现这一愿望的一天来得早还是来得晚，就要看我们组织新的主力部队，建立白头山根据地的速度了。只要早一天做好这些工作，就能早一天掀起朝鲜革命的高潮，也就能早一天光复祖国。”

一向沉着稳重的姜世浩，因为实在太高兴了，心情无法平静下来，在黑暗中总是窸窸窣窣地改换着坐势。

“……为了掀起我国革命的新高潮，我们讨论决定的另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把全体朝鲜人民——

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以外——都紧密地团结在祖国光复战线上的常设的统一战线组织。要想把整个民族的力量全部发动起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就必须建立一个组织系统很严密，包括广大阶层的整体的统一战线组织。

“只要人民革命军开赴国境地区以至深入到国内去打击敌人，整个民族都团结起来投入光复战线，那么，毫无疑问，我国的革命就一定会进一步高涨起来。建党的准备工作如果再得到积极的推进，那我们朝鲜革命就会象干柴烈火一般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姜世浩仿佛看到了那燃遍祖国三千里江山的熊熊的革命烈火。是的，那是名副其实的烈火。在这烈火中，他好象看到了日本的膏药旗一眨眼工夫就化为灰烬的令人拍手称快的情景……那熊熊烈火的炙人的热浪似乎也扑到了自己的脸上……

“……为了贯彻执行南湖头会议讨论决定的这些方针和任务，我们开始了走向白头山麓的长途行军。这一条路，就是走向我们新的斗争舞台——国境地区和祖国内地的道路，就是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道路。在这一路上，我们既要组织和牢固地建设新的主力师，也要建立把整个民族团结成一个整体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祖国光复会。这样，在我们到达白头山麓的时候，就要基本上做好进军祖国的军事准备，也要做好把整个民族团结起来投入祖国光复战线的准备工作。就是说，通过这次开往白头山的行军，要把朝鲜革命的大高潮酝酿成熟。”

将军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说：

“我准备一到迷魂阵就讨论改编朝鲜人民革命军的问题，特别是组织新师的问题。所以，我才叫你到迷魂阵去的。我们打算把即将新建的部队发展壮大为朝鲜人民革命军的主力部队。在新建的部队中，我看你应当做一块坚强的基石。老实说，正是为了这个，我才希望你一定要到迷魂阵来的。”

将军讲完了，瞅着在黑暗中只有一对眼睛发亮的姜世浩。他准备把新建的师的一个团交给姜世浩，但没有讲出来。

一直兴奋得无法平静的姜世浩，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象冻僵了似的。将军如此信任他，把他当做司令部的近卫队、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基石，他觉得，要接受这么重大的信赖和任务，实在不配、也不敢当。自己真的有资格称得起是一块坚强基石吗？能够协助和保卫司令官同志吗？能够担负起责任那么重大而艰巨的工作吗？他心情无比激动，又无比沉重，只是默默地喘着大气。

“我看你急着要听南湖头会议的事，只打算简单地讲讲，没想到讲太多了。好吧，就讲到这儿，眯一会儿吧。现在眯眯眼，还能睡一个钟头。明天还得行军哩。”

将军把木枕头递给姜世浩，又轻轻地拉了拉呆呆地坐在那里正在沉思的姜世浩的衣角：

“快躺下吧。好久没和你一起睡了，在汪清分手以后，这是第一次吧？”

“是。”

“你来得太好了。”

“……”

“还没忘记快睡法吧？”

“是。”

“那就快睡吧。”

也许是月亮已经落到树林后面去了吧，窗户完全黑了。不久，天就要亮了。

“啪嚓！”

窗外，融掉的冰锥子落在地上，发出了碎裂的响声。

三

权学植不知被什么野兽的吼声惊醒，睁开了眼睛，出了一身冷汗。他原以为有什么猛兽直朝自己猛扑过来。但是睁眼一看，既看不见繁星密布的夜空，又看不到黑糊糊的树林和白晃晃的积雪，也没有扎脸的松树针和刺骨的寒气。四面尽是圆木墙，身子底下是热乎乎的暖炕。显然不是在野外，而是在屋里。

权学植蓦地想起昨天夜里的事：先是碰见了游击队的巡逻兵，随后被带到了一户人家里。再往后的事，就想不起来了。这是他离开姐姐家以后的第三天，他实在疲惫不堪了，一进到温暖的屋子里，倒头就睡着了。

也许还没到出太阳的时候，屋里还是昏暗的。怎么看也看不到夜里一同进屋里来，在一个炕上并排躺下的玄八和斗七，也看不到在黑暗中腾出地方让他们睡觉的人民革命军同志。

“咦？是不是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都走掉了？”

自从跟着姜世浩他们上路以来，他总存着这种不安。一想到这，心里不觉凉了半截。

就在这时候，好象有意解除他的疑惑似的，外面响起了战马不耐烦的打着响鼻嘶鸣的声音，接着听见了姜世浩的耳熟的话音：

“权先生还没睡醒吗？”

“可别说啦，简直象棵叫盐水泡蔫了的白菜一样啦。”是诙谐的玄八的答话。

“大概是脚板打了泡，疼得厉害，老是哼哼呀呀的，可还是

睡得死死的。”斗七又补了一句。

“我这个人准是在睡觉的时候又出了什么洋相。咳，这些小伙子，也不替我遮掩遮掩。”

对玄八和斗七把芝麻粒儿大的事都一五一十地报告给姜世浩，权学植尽管有点儿抱怨，还是非常感激他们。他们到底没有把他丢开。他们的背囊和毛毯都放得整整齐齐的，自己却没有看见，反倒疑心他们走了。尽管这是一瞬间的疑心，他也感到很惭愧，对不起他们。

“连你们的脚上都打了泡嘛，权先生还能例外吗？可他行军的时候没叫一声疼，挺住了，不是吗？”

不知怎么搞的，姜世浩还替他辩护起来。

“那是怕我们把他给甩掉呗，他呀，可鬼透啦。”

“喂，别叫他听见了。”玄八提醒斗七说。

“他累得一塌糊涂，都睡死了，还听得见个屁！”

“不管怎么说，他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唉，怎么办？对不起也得把他叫醒吧？”

姜世浩用商量的口气说道。

“马上出发吗？”

“没吃早饭还能出发？是有别的事儿。”

“什么事儿？”

“和你们没有关系。你们吃过早饭立刻做好准备，待命出发。衣服要穿得整齐点儿。”

权学植还没来得及把毛毯叠好，姜世浩已经推门走了进来：

“已经起来啦？正好。我还以为你没醒，正想叫醒你呢。”姜世浩含蓄地笑了笑。

“有事情吗？”

“跟我走吧。”

“上哪儿去？”

“你去了就知道的。”

姜世浩帮着权学植把毛毯叠好，不知忽然想起了什么，又出去了。没过一会儿，他从房东家借来了脸盆，舀了半盆热水，端了进来：

“赶快洗脸吧。”

权学植探询似地望着表情格外紧张严肃的姜世浩，但姜世浩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叫他赶快洗脸。

“是不是要追问我的身分和来历？”

权学植心想，或许是部队长或者他的部下（权学植还不知道驻在这个村的就是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部亲自率领的部队）听了姜世浩的报告之后，要提他去审问？他想，武装部队里突然来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无论是哪一类部队，都不会不查问明白的。但是，看姜世浩让他先洗了脸再去，似乎又不象要审问。

“也该刮刮脸吧？已经三天没刮了……”

权学植用手摸着黑糊糊的胡子，说道。他这样问，与其说是想要刮脸，倒不如说是为了摸摸底，看姜世浩同意不同意，以便从中了解点儿什么。

姜世浩又瞧了瞧权学植的脸，坐在炕沿上说：

“就是耽误一点儿时间，还是刮了脸再去好。”

显然不是审问了。

权学植刚洗完脸，姜世浩就替他把洗脸水倒掉。隔了三天才刮了脸的权学植，在梳头的时候，还顺便精心地修了修小胡子。

“好了，走吧。”姜世浩说。

权学植把洗脸用具装进自己的登山背袋里，朝开门出去的姜世浩试探地问道：

“行李也带去吗？”

“不，不要带了。”

也许是因为在暖和的屋子里睡了一大觉，又用热水洗过脸，

他感到外面的早晨象春天一样温暖。天空正在蒙蒙发亮。

也不知斗七这小伙子怎么就跟一起过夜的人民革命军战士搞熟了，权学植看见他也夹杂在为房东打扫院子的战士们中间，正在把掉在房檐下的冰锥装在畚箕里，还对权学植说了一声早安。他跟着姜世浩走出院子一看，村中大路上也有好些革命军战士正在扫除垃圾。

早晨的山村，炊烟缭绕，处处回荡着山村黎明时常常听到的种种音响。但是象采访记者一样对人民革命军产生了兴趣的权学植，便觉得在这陌生的山村里听到的黎明的音响跟在别的山村里听到的完全不同。他觉得，这里的黎明的音响充满了生气。这也许是因为那有力而低沉的口令声，震动冻土的马蹄声，武器相碰击的声音，同古老的大自然的黎明的音响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别具风格的庄严的和音吧。

透过头顶着一个大喜鹊窝的老桦树和碾房之间的缝隙，看见村子尽头一片黑糊糊的枞树林边上，有几个人民革命军的战士。他们有的用笤帚给战马梳毛，有的收拾鞍鞯，有的端来热气腾腾的马料喂马……。一群光了脚丫儿穿着草鞋的儿童们，呼啦啦地跑过去，吵吵嚷嚷地看着热闹。

看到这些孩子，权学植蓦地想起了他的学生。自从离开姐姐家，几天来他还从未想到过他们。那些没有了老师的学生会是怎样的呢？白天玉善可以勉强教他们，可是一到晚上，他们该多么想听我讲故事啊……

他在村子里的小道上走了一段，小声地问姜世浩说：

“到什么地方才能见到将军，你跟这部队的人打听过没有？”

他还没听到回答，姜世浩已经向他递了个眼色，示意叫他稍等一会，然后走进了路旁的一扇排子门。

这是一幢草房。屋顶长着枯草，十分简陋矮小。院子里有位年轻的革命军同志正在劈烧柴。他一见姜世浩进来，就直起腰站

了起来。

不知姜世浩跟他说些什么，他边听着边转过脸看了看站在排子门外的权学植，然后把斧头砍在刚要劈的桦子上，又拍了拍手。他掏出手绢擦去脑门和脖颈上的汗，把敞开的上衣扣好钮扣。他穿的军服裤子，膝盖上打了个挺显眼的铜钱大的补钉，但全身的穿戴却非常整齐。他走出排子门，象见到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满面笑容，亲切地向权学植打招呼：

“头一次见面。远道来到这里，路又难走，受了很多苦吧？”

年轻的革命军同志热情地用双手紧紧握住了权学植的手。这使权学植顿时感到了对自己不值一提的劳苦深加关切的温暖情意。

“我受什么苦！旅途的一点儿劳苦，还能同革命军同志与日本强盗浴血奋战，餐风卧雪的劳苦相比吗？”

“我们都是些决心出来干革命的年轻人，血气方刚，爬冰卧雪，都不算什么。听说你脚打起了血泡，疼得很吧？”

“不要紧。姜世浩同志用火柴头给我炸了脚泡，已经好了。”

“幸亏好了。天还挺冷的，请到屋子里坐吧。”

年轻的革命军同志象搀扶似地拉着他的手走进院子里去。在院子里正在照井字形码劈柴的一个革命军小战士，挺精神地向权学植举手敬礼。

权学植道了一声辛苦作为答礼，走近了房门。他以为就要被带到长官面前去，可是一看，门前连双鞋都没有。

那位年轻的革命军同志打开房门请他进去。权学植先是谦让，请革命军同志先进屋，后来他看出只好从命了，先走了进去。屋子的炕上铺着苇席，天棚上露出了被烟熏得黑黑的椽木，墙上用弯弯曲曲的粗木头架起来的搁板上，放着破被褥和叫老鼠嗑了窟窿的木箱子。这些一眼就叫人看得出是过穷日子的家当。屋子的一角堆着三、四个木枕头。炕上放着火盆，火盆里装了刚

做过早饭的炭火，屋里飘着一缕缕淡蓝色的薄烟，使人感到温暖舒适。

那位年轻的革命军同志向小战士吩咐了几句，然后和姜世浩一块走进来，先请权学植坐在垫了一张凉席的坐位上，又把火盆拉到他的面前，这才和姜世浩并排坐在炕梢上。

“听说你很爱抽烟，请抽吧。”

“谢谢。”

权学植一面掀开外套的下摆，从西服口袋里掏出装烟的皮盒子和烟斗，一面想道，这年轻人，待人这么关心备至，和蔼可亲，实在令人敬佩。

“趁见到先生的机会，我们很想问问我们想了解的事情，可惜没有多少时间了。先生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姜同志已经简单地介绍过了，现在是不是再请你谈谈？”

年轻的革命军同志说。

权学植吐了一口烟，回答说：

“用一句话说，就是想见见你们的司令官——金星将军。”

“为什么非见他不可呢？”

权学植为了找话回答，想了一会儿，叹息着晃了晃脑袋说：

“这就一言难尽了。”

他觉得自己胸中的热望太大太激动，很难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不，简直找不到可以表达这种心情的话来。

他又长叹了一声，惆怅地笑道：

“咳……关于我来的目的，要想用三言两语说清楚太困难了。这个问题，只有见到了将军才能自然而然地解释开。所以，请帮助我见到将军吧。我的这种恳切的心情，姜世浩同志是知道的……”

他越来越激动地开始倾吐自己的心情：

“坦率地说，为了见到将军，我决心忍受千辛万苦。我这个

已经并不年轻的人，敢于抱着拼死的决心，踏上这一条需要攀越无数的高山，既可能冻死，也可能被鬼子抓去打死的险路，总不会是没有重大原因的吧？”

“是啊，就说说这个原因吧。”姜世浩提示他说。

“见到将军，我会全讲的，只请告诉我将军在什么地方吧。”

姜世浩微笑着回答说：

“请你向他讲吧。权先生想见到的将军，不是就在你面前吗！”

“啊？！”

即使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也不会有人象这一刹那间的权学植这样大吃一惊。面对着太出人意外的事实，权学植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看看姜世浩，又看看这位静静微笑的年轻同志。

权学植心想，这是真的吗？这位年轻的同志果真就是那位世界上盛名远扬的将军吗？这位穿着打了补钉的棉军裤，就象在老家里一样坐在穷苦简陋的农舍的脏席子上，在无比慈祥的脸上带着和蔼谦虚的微笑，默默地望着他的人，果然就是登上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历史顶峰的新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抗日游击队的司令官金星将军吗？

权学植虽听说过金星将军是位年轻的将军，但压根儿就没想到竟会如此年轻。

他的脑子里一下子产生了许多疑问，但是姜世浩的郑重严肃的态度和将军的谦虚而又无法掩饰地迸发着无比的稳重与深沉的微笑，使他感到这是无容置疑的事实。瞬间，他禁不住激动起来，浑身发颤，霍地站起来：

“我一时没认出将军，请恕我没有以礼拜见。”

他说着就要按礼节打躬作揖。将军忙起身阻止道：

“请不要这样，我们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将军，请恕我愚昧无知。”

“这话就不象权先生说的了，还有比握手更好的礼节吗？听

姜同志说，权先生是位现代的知识分子嘛，哈哈哈，快请坐吧。”

将军的亲切而洒脱的言谈，撼人心灵的豪放的笑声，使权学植只好从命坐了下来。权学植想把凉席让给将军，自己坐苇席，但始终没有让成。他一方面为将军的崇高品德所感动，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坐凉席无论如何都是不应当的，因而象是坐在针毯上一样，深感不安。但是，这种心情，在听将军洒落大方的谈话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他又恢复了平静。

将军那种无法用语言来说明的特有的使人亲近的力量一下子攫住了他的心。他为将军所吸引，完全忘记了自己，目不转睛地望着将军。

他亲眼见到的将军，真是无法想象地朴素、谦虚、洒脱。

他望着将军，脑子里浮起了至今仍然清楚地留在记忆中的那些唯我独尊的人们的印象。他在汉城、上海和沿海州见过的以“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头”自居的那些人，大都是身穿最时髦的西装，留着长长的“马克思头发”，手拄文明棍的。这些人不是登上讲台夸夸其谈，就是躲进酒巴间的密室里大吃大喝。这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也就是他们习以为常的全部生活。

权学植所看到的独立军头领，在穿的、住的、吃的各个方面也都和士兵迥然不同。妄自尊大的所谓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头”和独立军头领们，都想用某种与众不同的装束和言行，用突出的享受和绝对的权势，把自己打扮成超群绝伦的非凡人物。

权学植通过从前的生活体验以及历史和传记的阅读，早在脑子里形成了英雄豪杰和伟大人物的形象，但是没有一个是和他现在所得到的印象相同的。

现在，权学植所见到的不是什么“非凡”，而是彻底的“平凡”。他认为，这是任何英雄豪杰或者伟大人物所不曾有过的“非凡”。他就这样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冥想之中。

“请你把来由谈一谈吧，为什么要来找我们呢？”

将军这么一问，权学植才从冥想中惊醒。

“怎么说好呢……”他抽了几口烟，接着说：

“慢慢再说吧。”

“吃过早饭，我们就要出发，恐怕不能再见到了。先生不远千里来找我们，我们怎能让先生空跑一趟呢？”

权学植想到，将军特意为自己挤出了出发前的宝贵时间，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谢谢将军。不过，我来找将军，可不是看一两天就算完的。请能够满足我小小的心愿，让我跟着你们走几天吧。”

“这是为什么？”

“改日一定奉告，将军，请准许我吧。”

将军显出了为难的神色。

“要跟我们一起行动，即使是那么几天，也要大大吃苦的。这是你跟着姜世浩同志来这里的路上吃的苦所不能相比的。你年纪也不轻了，怎能忍受连那些在游击队里受过锻炼的年轻人都难以忍受的劳苦啊？”

“这一点，请放心。即令我跟着你们走，累死在路上，也决不翻悔！”

将军几次三番地劝他改变主意，姜世浩也反复地劝阻他，但他仍然执拗地恳求准许他一块走。

久久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主人已经把早饭端进来了。

晨曦照进村庄的时候，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这是队伍出发前预告集合的号声。

第　三　章

一

循着司令部的脚印匆匆赶路的李京俊他们几个人，到了开始解冻的西河沼泽地，就找不到司令部一行的马蹄印了。起初，他们试着冒险走进了沼泽地，但很快就发现要安全地走过这一片危险的沼泽地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无可奈何地退了回来，离开沼泽地，爬上了险峻的山路。

当他们从沼泽地上退回来的时候，崔善琴的眼角上不知不觉溢出了泪水。这时，她发现爱人不知为什么忧虑不安地看着她，才发觉自己流了泪，急忙擦掉了。

在无法追寻司令部脚印的情况下，他们只好依照那位圆木房老人的指点，朝抚松方向走去。

为了找到也许已经先到抚松某地的司令部，他们越过南部老爷岭的高山和深谷，坚持着越来越艰苦的行军。

夜。

在艰难的行军中，已经精疲力竭的他们一行，刚把泡了松子烧的开水喝完，就一个个都瘫倒了。不管多累也常常总是把熏黑的军用饭盒擦干净了才眯一会儿觉的尹七女，和趁同志们睡着的时候用半湿的雪团擦着叫睡魔纠缠不休的眼皮给大家补缀衣裳的崔善琴，好象也都抛弃了自己的严格的生活规律。唯独不愧为年

纪最大，斗争资历最深，始终深切地关怀着大家的李京俊，好象要证明自己并没有睡着，随时准备起来似的，曲着腿斜倚在一棵树上。但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那满脸络腮胡子的脑袋已经失去重心，忽左忽右地摇晃着。

没有风，很暖和。仿佛刚刚用抹布擦过一般，碧蓝的夜空上，横着秀丽的银河。这是个动人的、令人遐想联翩的夜晚。

同大家休息的地方隔着一段距离，有一棵枝条凋零的岳桦树。树下，张基岭背着枪踏着步放哨。

他时而为自己突然发出来的叹息声吃惊，时而轻轻地摇摇头，好象要驱赶什么杂乱的幻影。

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件叫他毛骨悚然，羞耻难忍的很可诅咒的往事。当他和大家一起艰难地行军的时候，还能找些吃力的差事，驱散那叫人诅咒的回忆；现在只他一个人站岗放哨，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被扣上"民生团"的帽子，固然使他蒙受了极大的冤枉，叫他无比气忿，但是更使他感到内疚和痛苦的，是由于自己没能坚决斗争而失去了一个宝贵的革命同志。

他和吴万福在一个地主家里一起扛了两年活。一到夏天，他们俩就搬到地主家牛棚的鸽子楼里住。睡觉的时候吴万福总是躺在靠门的边上——他怕睡觉不老实的张基岭掉下去，深夜里常常伸手去摸摸他，看他掉下去没有。他俩同岁，但吴万福比张基岭个子矮一点，初见面的人都以为他们是哥俩同在一个地主家扛活。他俩参加游击队也是在同一天。根据地解散的时候，他们根据司令官同志的特别指示，为做好各种善后工作而留在根据地里没走。

在根据地疏散人口的前两天，为了给群众准备口粮，游击队袭击了敌人的运输队。这一天，游击队员缴获了十五袋白面，可是吴万福扛回来的一袋白面却是发了霉的。宗派分子们硬说他是

要离间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故意把发霉的白面扛回来了，就把他打成了“民生团”。

这个情况张基岭并不知道。他当时到村里去帮助群众打行装，在回来的路上，出乎意外地碰到了被一个在区里当什么干部的宗派分子和两个警卫员押送的吴万福。

一问是怎么回事，那个干部一口咬定吴万福是“民生团”。张基岭知道，不论是谁，只要对有“民生团”嫌疑的同志表示一点点同情，宗派分子们就要千方百计地给扣上“民生团”的帽子。但是，这会儿，张基岭顾不得这些了。他立刻挡住那家伙的去路，说，“我保证他不是！马上给他松绑。”那家伙却用冷笑拒绝了张基岭的要求，并且说，你想保证，就得给我把吴万福的心掏出来看看，就象把袜脖翻给人看似的。张基岭义愤填膺，一拳打在那家伙的胸口上，想凭力气把吴万福救出来。一场格斗开始了。张基岭象只雄狮，勇猛地挥起拳头来。然而对方有三个人，还带着枪，他不仅没能救出吴万福，反而连自己也被捕了。他又气又恨，骂不绝口，却无能为力。张基岭和吴万福，分别被关押起来。

几天以后，激忿地望着窗外的张基岭，猛然看见吴万福正被押到山上去。两人视线相碰的一刹那，吴万福忽地站住了，向他点了点头，仿佛给他以某种力量似的。实际上，那意思是，别管我，但愿你无事，好好战斗。张基岭却以为他在说：“基岭啊，快救救我吧”。吴万福想叫自己的同志放心，故意睁着大眼睛要装出笑容来，不料，两颊抽搐抖动，便赶紧转过脸去。这更使张基岭感到揪心的痛苦。

宗派分子们为了给张基岭罗织“民生团”的罪名，耍尽了种种阴险毒辣的诡计。

他们威逼张基岭，只要他承认吴万福是“民生团”，就放了他。张基岭没有承认。这么一来，他们就说张基岭毫无原则，包庇“革

命的凶恶敌人"吴万福；说张基岭在对鬼子作战时不用机枪打连发，只打点发，是存心让鬼子"讨伐队"活着逃回去；说如果不是"民生团"，谁也不会这样干的。张基岭本是一个有名的机枪手，他从不打连发，只打短促的点发。他尽量节省弹药，想用一颗子弹消灭两三个敌人。

直到昨天还对他的这种点射本领表示佩服的人，今天却突然反诬他是耍的"民生团"的鬼花招了。

对这一切，张基岭都没有承认。

后来，张基岭被释放了。不，与其说是被释放了，不如说是被驱逐了。他们说革命队伍里不需要张基岭，终于把他赶出来，叫他随便走开了。

他的眼前，吴万福那似乎求救一般朝他点头的表情和那有意作出笑脸，却禁不住抽动着两颊又扭过脸去的情景，仍然清晰可见。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每当这种时候，他就重新想起那已经想过几百次的心事。

"当时我太莽撞了，不该单独跟他们拼，应当把事情告诉大家，通过组织去解决才对。因为我太莽撞，吴万福完了。"

当他被赶出来的时候，留在根据地的群众已经疏散完毕，为工作留下来的同志也都不知上哪儿去了。张基岭开始在丛林中毫无目的地荡来荡去，要不是遇到李京俊两口子，说不定他已经自杀了。——他曾经这么想，有些人被扣上了"民生团"的帽子还情有可原，唯独他自己由于莽撞而损失了一个同志是没脸站到将军面前去的。在遇到了李京俊两口子和尹七女以后，他才醒悟过来，认识到自己负有义务，即使自己在路上死掉，也一定要尽力把他们送到将军的怀抱里去。

岳桦树的树枝在微风中摇曳。张基岭羡慕地凝望着象天真的孩子们的眼眸子一样无忧无虑地闪着亮光的满天星斗。不知是因为哪一点，星星使他想起了韩南实的眼睛。韩南实是儿童团的负

责人。他俩虽然没有吐露过真情，关系却相当密切。他们一分开，就互相怀念；一碰在一起，就一连几个小时默不作声地坐在一块也舍不得分开。每当韩南实的明亮的眼睛瞟向他的时候，张基岭总是不敢正面对看，只好把脸掉过去。

“如果韩南实知道我这个张基岭被打成了‘民生团’的话……？”

他脑子里忽然产生了这个念头，但又立刻摇了摇头。他觉得，把韩南实同这种可耻的事情联系起来是一种罪过，认为在这种时候还想念自己爱慕的女同志，也是不能容忍的。

“也许这都是因为这封信吧……”张基岭这样想着，把手揣进里兜摸那封前些天韩南实托尹七女转给他的信。

突然，树林里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同时，从树枝缝隙中看到了闪光的尖利的刺刀。

张基岭顿时紧张起来。

一群黑影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弯着腰正要从距离张基岭十五、六步远的地方走过。张基岭直觉地认出了这是敌人。敌人胡乱踩着积雪和枯枝走过去，可见没有发现他们。但是敌人走的方向正是他们休息的地方。张基岭下意识地握紧了步枪，但没有开枪。现在已经来不及告诉大家了，也不能鸣枪报警了，因为枪声会招致更坏的后果。

一刻也不能迟疑了。张基岭脊梁骨上沁出了冷汗。他立即瞄准最前边的一个鬼子开了一枪。

随着枪声，走在最前头的那个鬼子惨叫着栽倒下去，后面的敌人顿时惊慌起来。张基岭下意识地举起脚下的大石头砸向敌人，大声吼叫：

“鬼子们来吧！”

他的果断的行动确实起了作用。一群黑影惊慌失措地躲藏起来，响起了杂乱的枪托碰撞树干的声音和拉枪栓的声音。张基岭

一边往后退，一边大声地喊叫着。突然，火光一闪，一声震响，犹如坚硬的岩石迸裂一般，把种种嘈杂的音响都压过了，一条硬梆梆的树枝应声掉下来，打在张基岭的肩上。接着，树林里闪出了无数道闪电一般的火光。

霎时，张基岭厚嘴唇一咧，微笑了。因为，他一想到已经把敌人引到自己这边来，同志们可以得救脱险了，就在这危急的情况下也禁不住高兴起来。

张基岭跑一阵喊一阵，喊一阵又跑一阵。尽管弹如雨下，他却连腰都不弯，一直挺着身子跑。当然，一个战斗员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取什么姿势，他并不是不知道的。

事后对自己的这种行动作总结时，他也承认，当时他的确是这样想过：如果自己被敌人的子弹打中，就落得个壮烈的牺牲吧！

天快亮的时候，枪声才稀疏下来。筋疲力尽的敌人已无影无踪，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张基岭找到块凹地，想坐一会儿，不料全身象瘫了似的，一头栽倒在地上。浮现在眼前的是秀丽地装点着夜空的银河和晶莹闪烁的点点繁星；是已经安全脱险的尹七女和崔善琴她们的一张张面孔。张基岭似乎看见她们在朝他微笑。他也想起李京俊同志，好象看见李京俊不知是因为他是个深沉的人，还是因为他是这儿的负责人，没有一丝笑意，只是板着面孔盯着他。

“这是为什么？”张基岭蓦地想起，昨天夜里与敌人遭遇的瞬间，自己也曾慌张过。此刻，和当时一样，脊梁骨上沁出了冷汗，呼吸也急促起来。他这才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犯了严重的可怕的错误。

“敌人都爬到了下巴颏下，哨兵还不知道，这该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啊！不能怪谁，只能怪自己胡思乱想。是自己给大家惹了祸，还以为是救了大家。卑鄙，卑鄙透了！张基岭啊，你什么时

候变得这么卑鄙了？还以为你是将军领导下的一名游击队员？谈不上！啊——”

这是他参加游击队以来第一次犯错误。他躺在雪地上，象个死人似的，一动也不动。

快到中午了，李京俊才在这块凹地里找到了张基岭。

当张基岭跟着李京俊来到大家的面前时，大家都高兴得不知道怎样才好。明一和明淑高兴地喊着“叔叔回来了！”，扑在他身上直打坠。张基岭看他们这样高兴，反而更加难过起来。

尹七女没有说什么高兴的话，只在明显地消瘦下去的脸上泛着笑容，随即掉过头去解下背囊后面的两个饭盒，一颗泪珠掉到摸着饭盒的手背上。她用发颤的手摘下军帽擦着泪水，头发掉了一多半的脑门儿今天格外显眼。为了等张基岭回来，都快晌午了，她一直没有动手做早饭。

李京俊从张基岭的手里接过步枪，一声不响地擦拭着；崔善琴打量着张基岭的被树枝挂破了的棉大衣，慢慢地从背囊里找针线。

因为张基岭能够安全回来，大家都十分高兴。这一天，他们走了比以往多一倍的路程，谁也没有露出一点疲劳的神情。

傍晚，大家准备在一棵大海松下宿营。

吃过晚饭，尹七女把擦干净的饭盒拴在背囊上，开始砸松子；崔善琴找了些碎布头儿替张基岭缝补棉手套。这次脱险，使大家对张基岭更加尊敬和爱护了，虽然谁也没有说出口来，不过，他们朝张基岭望的眼睛都说明了这一点。

他们越是这样，张基岭越是避开他们的视线，坐在地上，低着头，呆呆地望着篝火。

“老张那一枪，可把敌人弄得晕头转向了。敌人哪里会想到在这么僻静的密林里竟然有游击队啊。”

李京俊一面将拨开积雪搂来的干草铺匀，一面用眼睛瞟着张

基岭，显然是想叫他开口说话，可张基岭仍然一声不吭。

“真是多亏了老张了。我乍一听到枪声，慌得连饭盒都找不到了。”

尹七女停下砸松子的手，带着真挚的感情说道。

张基岭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他正了正姿势，用沉痛的语调说：

“都怪我犯了错误。”

他这话太出人意外，大家听了都立即把手里的活停下来，仰脸瞅他。一对对眼睛都在发出惊问：这是怎么回事？

“错误？你犯了什么错误？……可别这样说。”李京俊象劝慰他似地说。

“不，我的确犯了错误。”张基岭慌忙截住李京俊的话，颤声说了一句。看来他很象胸口憋得慌，呼吸很急促的样子。

“我放着哨，心里却胡思乱想。结果，敌人都爬到了下巴颏下了，我还不知道……实际上，我……”

李京俊摇着头，说：

“我真不懂你说的什么。假如你没站好岗，现在我们还能这样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吗？再别说那种话了。”

崔善琴本来正在补手套，也停了针线，象责备似地说：

“天那么黑，也难免嘛，那算什么错误啊？你要是这样，我们反倒更难过啦。”

尹七女也想再说些什么又没说，只是用温和的目光看着张基岭。听到同志们这一番温暖的话语，张基岭的脸越加涨红，心里也越难过了。

“不，同志们还不知道我的错误。我忘记了哨兵的任务，思想开了小差，应当受到处分。”

篝火旁，一时笼罩了沉默。他们各自想着心事，没人开口。

过了一阵，尹七女略微抬起头：

“老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有时候因为想自己的问题，浑身失去了力量，手里抓不起活来，光是坐着发呆。老张就不能想自己的问题了？这算什么错误，还需要什么处分？”

尹七女干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说：

“原谅我当着本人的面说这样的话： 假如老张不是舍命引开敌人……”

既没有宣布开会，又没有议题的会议，就这样开始了，但是谁也没有感到一点不自然。

“七女大娘说得对。”

崔善琴用满含同情的目光望着张基岭，说：

“要是凭良心感到内疚，是情有可原的，但我认为， 这不是什么应当受批评的问题。”

崔善琴说完，又拿起了手里的针线活儿，但是怎么也做不起来。

这回该轮到李京俊说话了。 崔善琴和尹七女都在等着他说话，很希望他能够说出些令人痛快的话来，把这种郁闷的气氛驱散，把张基岭的沉重的心情扭转过来。但是出乎意料之外，李京俊的话却是那么尖锐：

“我没想到你心里有过这样的问题， 如果这是事实，那是严重的。”

尹七女和崔善琴面面相觑，眼皮儿耷拉下来。一向温和的李京俊，脸上带着严厉的神情。她们都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张基岭却象等待已久似的，低头坐着一动不动。

“将军教导我们说，干革命的人，无论何时何地， 都不能在革命的原则上让步。 当然， 我们在政治上蒙受了难以忍受的冤枉，这是事实， 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已经不是革命者了。 特别是，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离开了革命队伍，生活就松懈散慢，毫无秩序。因为我们都是革命者。有革命者生活的地方，必然有革命

的秩序，必然有革命的道德和情义。”

李京俊停了一会儿，接着说：

“老张同志的自我批评是对的。哨兵忘记了自己的职责，陷在杂念之中，是严重的。这不是过失，是错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艰苦地行军？是为了苟全性命吗？不是。我们是为了重新干革命，为了光复沦亡的祖国。”

加在篝火里的树枝噼噼啪啪爆着火星子。从海松枝头上有一块松塔那么大的雪团掉到火堆里，嗞嗞地化掉了。

“我们不是谁叫我们聚在一起才聚在一块的，而是偶然碰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集体的。我们这里，既没有领导者，也没有被领导者。但是，谁都得服从于革命的生活秩序。如果没有这个革命的生活秩序，可以肯定，我们连一天都坚持不下去。”

崔善琴和尹七女，都低着头反省自己，认识到由于过分同情这个过去受冤枉的同志，竟然丧失了原则，陷入了温情主义。

最后，张基岭用带着真挚感情的声音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肃地表示决不重犯这种错误。但是他始终没有吐露他和吴万福的那种令人感到痛心的事情。

会后，李京俊跟尹七女换了岗回到篝火旁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崔善琴仍然坐在篝火旁边补缀着什么。

“时间不早了，快收起来睡吧。”

李京俊关心爱人的健康，说道。

“快完了，你看老张的手套都破了，我替他再缝一双。”崔善琴轻声笑道。

“好极了。”

崔善琴望着爱人的脸，小心翼翼地说：

“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他还年轻……”

李京俊立刻听出了她说的是张基岭。

“老张睡得很沉吗？”

“嗯，好象相当累了。”

李京俊嘴角上现出一丝微笑，满意地点了点头。

“那就好了。看他睡得很沉，说明批评并没有过分。”

“就是不批评他，他心里有好些事也够他难过的了……你就不能说得再温和一点吗？”

“别说傻话啦，老张不是主动地向大家把自己的错误公开了吗？他是希望听到批评的。当他在不是会议的场合里，主动地摆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缺点来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我的确很震动。老张的自我批评，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咱们往后更要好好地帮助他……”

崔善琴好象这才明白了爱人的心意，微微地低着头，回答了一声“好”。

为着张基岭和一天比一天消瘦的尹七女，李京俊两口子谈了半天操心的话。

“我叫她不要去站岗，劝了老半天，可她就是要站岗嘛，你早点去把她换下来吧。”

“她很替你们男同志操心，口口声声说男同志太辛苦了。”

不知想起了什么，李京俊声音柔和地说：

“哎，你听我说……”

崔善琴用探询的目光瞅着李京俊。

“在这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你表现得脆弱还行吗？”

“你说什么？”崔善琴睁圆了眼睛，轻声反问。

“你还掉了眼泪，真不象是你。”

“什么？我什么时候掉过眼泪？”

“就是那天丢了司令部的足迹，往回走的时候。”

崔善琴听了这话，眼含微笑，低下了头。

“那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心里难过得简直象刀绞似的，眼前漆黑一团……原以为很快就能见到将军了，可是一丢了司令

部的脚印，心就慌了，怕再也见不到将军，什么都完了。可那并不全是因为我感情脆弱啊。”

崔善琴转脸仰望着遥远的天边上的星光。

“我也知道你掉眼泪，并不全是因为心软。 不管是谁，想念得忍不住了，也都会流下眼泪的。这眼泪不能说是脆弱的眼泪。但是你怎么不想一想， 孩子们会不会把这种眼泪误认是别 的 眼泪？那天，你一掉泪，孩子们不是整天都闷闷不乐吗？”

“我也没想到我竟会在孩子们面前流了泪。当时， 我正回想着将军关怀我们根据地妇女会的工作的情景；回想着我第一次给将军缝了军装的时候，将军非常高兴，十分称赞我这本来不值一提的手艺。那时候，将军对我说：善琴同志连缝纫机都没见过，还是到根据地来才刚刚学会使用的，就已经做得这么好了。将军还给我们讲了他的母亲靠做针线活儿度日的苦难的往 事， 有 关将军母亲的事，我这才头一次听说……一想起这些，盼着早日见到将军的心情就更加急切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们丢了司令部的脚印，结果，就……就那样了。”

话说得很平静的崔善琴，眼角上又凝着晶莹的泪珠，象那天在沼泽地上打回头时一样。

李京俊一边听着妻子说，一边远望着天边的星光，也感到眼圈发热了。

在这夜里，将军在什么地方？将军果真象圆木房老人说的那样健康吗？是不是象从北满远征回来时那样消瘦了呢？

李京俊两口子都沉浸在对将军的怀念之中，默默地对坐着不动。只有篝火不时地噼啪作响，迸着火星。

“妈，那儿有松子！”

突然，明一说起梦话来，踢开了盖在身上的棉大衣。

李京俊把踢开的棉大衣重新盖在孩子们的身上，又给掖好，然后瞅着孩子们的脸，自言自语地说道：

“明淑这孩子也已经懂事了，上回她还说了句挺逗人的话呢，说妈妈见到了将军就不会再流泪了……”

崔善琴悄悄地微笑着，点了点头。

“这些孩子，真是在风雪和暴雨之下，把枪声当做催眠曲来听着长大的。”

“他们长大了，会不会知道他们小时候是怎样长大的呢？”

“怎么会不知道，都能想起来的。他们长大了，都会懂得我们是为什么这样艰苦地行军的，会懂得我们是为什么踏遍千里雪原去找将军的。那时候，他们会把今天当做往事回忆的。你想象一下革命胜利以后，我们跟着将军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去，回忆今天这个夜晚的情景吧。”

夫妻俩静静地坐在那里，各自描绘着幸福的那一天。夜空中，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发光的尾巴，飞向了遥远的丛林那面。

天刚亮，他们一行人又踏上了征途。

二

忧心忡忡地远望那越过西边林梢落下去的太阳，不知已经有多少次了。韩南实带着十几名儿童团员，在偏远的深山沟里搭起了一个草棚。

折下冷杉的枝条匆匆盖起棚顶的小草棚，已经是韩南实第十次搭的草棚了。地上均匀地铺上了松萝和枯草，这是儿童团员们往冻红的手上哈着气抱来的。

当透过棚顶上稀疏的缝隙照进来的最后一线阳光消失的时候，韩南实才伸直了束紧的腰，抬起了头。乌黑的眉毛下，一对

既温柔又显得有胆量的大眼睛闪着亮光。密密长长的睫毛微微向上卷曲，好象怕挡住她那亮晶晶的目光。只有她的目光才能遮掩住她身上褪了色的草绿色破棉衣和在长久行军中积累下来的倦容。

她往棚子里环视了一下。棚里干净温暖。于是她满意地挂着微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从开始搭草棚到现在，她一直忙得没有歇过。

棚里有一堆篝火，火苗在飞舞着。

韩南实朝圆脸上含着微笑正在烤火的孩子们环顾了一下，然后喊京秀到自己身边来。

京秀肩上斜挂着被打弯了的小号，紧闭着嘴，用机灵有神的眼睛看了看小伙伴们，才走到韩南实的面前。他的眼睛和稍稍翘起的嘴巴，现出了轻微的笑意。

韩南实把京秀的手拉到眼前仔细地看了看，把手掌、手背、手指尖都挨个儿摸摸摁摁，看看有没有冻坏。京秀咧嘴一笑，他那乌黑发亮的大眼睛好象是说："老师，放心吧。"

"应男，你没感冒吗？"

应男提了提裤子，满有把握地向南实伸出了象葫芦瓢似的脑门。

南实摸了摸他的脑门，才放心地笑道：

"要小心，别闹感冒。——顺女，你来一下。"

一个眉毛特别黑，鼻子扁扁的小姑娘，迈着轻盈的小步走过来。南实从前后左右瞅了瞅顺女的耳朵，又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耳轮。

"老师，我一点事儿也没有。"

顺女朝老师嫣然一笑，她很想让为他们辛苦的老师高兴起来。韩南实果然跟着笑了。

"光锡，在哪儿？"

好一会儿，才有一个戴着大棉帽子的十来岁的男孩子，不大情愿似地挤开别的孩子走了出来。

韩南实叫他伸出手来看看。他却只伸出左手，右手还揣在兜里。韩南实催了他好几遍，他才无可奈何地把缠着布条的右手伸了出来。

“怎么受的伤？”

韩南实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瞧着他的脸和手，问道。但她没等回答，就解开了布条，只见手掌上有一道被什么东西刮破了的伤口。可是李光锡好象没事儿似的，只顾满脸忧虑地望着脸上罩上了阴影的韩南实。

韩南实一看，发现不知道是哪一个孩子已经撕下手绢替他裹好了伤口，心里顿时涌出一股热流。但她还是声色俱厉地问道：

“是谁给你裹的伤？”

光锡的目光扫到站在孩子们身后的顺女身上停住了。顺女不声不响地耷拉了上眼皮儿。

光锡是为了生篝火拖一根树枝来的时候摔了一跤，被一个尖尖的树杈子扎破了手掌的。当顺女替他裹伤的时候，他跟顺女说，要叫老师知道了，老师又该操心了，咱们就瞒着这事不告诉老师吧。顺女同意了。是啊，就是这事不讲出来，也已经有好多事够老师操心了！孩子们的这种令人感动得流泪的心意，韩南实当然是深有感受的。

“顺女，有谁受了伤，就应该先告诉老师呀，不然，怎能上药呢？”

真不知道怎么忽然蹦出了“药”这个字。也许是因为受了伤就上药是常情，所以才蹦出了这句不着边际的话吧。其实，韩南实并没有什么药，她只是想用盐水把伤口消消毒，再给套上一只厚厚的棉手套。

韩南实查看了每一个儿童团员的手和耳朵。这是她在一天行

军之后必做的“功课”。这一天，天气格外寒冷。行军的时候，韩南实一直放不下心，生怕孩子们冻坏了手脚。她走在前头，一边拨开积雪开路，一边时常察看孩子们的表情，唯恐有谁咳嗽或者不舒服。这一天，看孩子们都很累了，就比平时提前一小时搭起了草棚。

韩南实解下拴在背囊后面的小扁锅，然后背着孩子们悄悄地盛出不够一合的稗子米倒在锅里，准备做晚饭。

孩子们都活跃起来了。他们从自己的背囊里掏出在儿童团学校用过的笔记本、铅笔头，还掏出木头手枪、不出声的口琴、弹弓、折断的笛子等各种各样的玩意儿，丁丁当当地开始敲打起来。

京秀坐在光锡的旁边，气喘吁吁地修着折断的笛子。

“光锡，手不疼吗？”

“不疼。”

“现在呀，可不兴闹病，也不兴摔伤。 你不知道老师已经没有药了吗？”

光锡点了点头。

“要是手疼，你就悄悄地找我来，可别再找老师，啊？”

“不疼嘛。”

“要是疼的话。”

光锡又点头作答。

京秀没再说什么，把笛子凑在嘴唇上吹了几下，但是只发出一种哔哔的声音，仍然吹不响。

孩子们的结了冰凌的衣服上开始冒起了白气。

“应男，还剩几颗啦？”

顺女一边缝着挂破了的外套， 一边问旁边的应男。 她这一问，孩子们的视线都同时投向了应男，甚至连迷迷糊糊地打瞌睡的孩子也都提起了精神，瞅着应男的脸。

正在呼哧呼哧修着口琴的应男，抬头朝伙伴们看了一眼，然

后又低下头去，什么话也没说。

“应男，别修啦，快数数看哪。”

“快点儿。”

孩子们从四面八方急切地催促他。他这才把口琴揣到又肥又大的棉大衣的兜里，把手伸进了小背囊的口袋。他摸了好一阵，掏出一颗野鸡蛋那么大的松塔，朝大家晃了一晃。

“再没有了？”

“这是最后一颗。”

孩子堆里登时响起了失望的轻微的叹息声。顺女似乎有点不相信，忽闪着眼睛往应男的背囊的口袋里摸了摸，再没有摸到一个。她好象犯了什么大罪过似的，把脸背过了盯着她的伙伴。

“已经过去十天啦。”

光锡仰脸望着看得见天空的草棚顶，自言自语地说。

应男惋惜地把松塔放在手心上掂了掂，然后摇着头扔进火堆里。松塔立刻被火焰裹住了。

“今天又见不到将军啦。”

“还得走几天哪？”

“这个，谁能知道。”

正修着折断的笛子的京秀把手指头往嘴边上一贴，“嘘——”了一声，示意大家不要说话。孩子们都会意地瞟了韩南实一眼，缩了缩脖子。草棚里顿时肃静了。

韩南实装做没听见孩子们的话，静静地用木勺搅着煮开了的稀粥。开始行军后的第五天，孩子们问她再走几天才能走到将军所在的地方，当时，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他们说，再走十天就能走到。孩子们一听这话，都高兴地欢叫起来。第二天出发的时候，应男和顺女小声地嘀咕了一阵，于是摘下十颗松塔装进了应男的背囊后兜里。从这天起，一到晚上结束了一天的艰苦行军，生起篝火的时候，应男就掏出一颗松塔扔进火堆里。一到这时候，孩

子们都非常高兴。他们就是这样地用松塔计算着日数，等待见到将军的那一天。应男和顺女用这种办法计算日数，不觉之间成了所有的孩子共同关心的大事。

行军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松塔一个一个地减少，儿童团员们的高兴劲头也就一天一天地增长，然而韩南实的心情却一天比一天更加沉重与不安。行军越来越艰苦了。再走一天无论如何也到不了抚松境内，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解散游击根据地的时候，隐藏在队伍内部的排外的极左分子们，不为孩子们采取任何积极措施，硬要把孩子们都遣送到在敌占区的亲戚家里去。他们的理由是，这些孩子，不是"民生团"嫌疑犯的子女，就是他们的亲戚的子女，所以根本无需照顾。

"我们要找将军去，死也不上敌占区！"

孩子们拉着儿童团学校的老师韩南实的手，不住地跺着脚。

韩南实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泪水顺着两颊扑簌簌地落下来。

"嗯，找将军去吧。你们不是孤儿，有将军嘛， 怎么是孤儿呢！咱们找将军去！"

他们就这样上了路。已经艰苦地度过十天了，别说仍然不知道司令部的音讯，就连游击队员也没有碰到一个。

孩子们把稗子稀粥当晚饭吃过以后，都疲惫不堪地睡着了。

韩南实也很想休息一下，哪怕歇一小会儿也好，但她没有休息。她把背囊里的稗子米全都倒在小扁锅里，然后用木勺一勺一勺地数着装进了口袋。要按每天每个孩子吃一勺来算，总共才够吃五天，还缺两勺呢。她是从不把自己计算在内的，做饭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忘在脑后。不过，就算能够再吃五天，能不能找到司令部还是个无法预料的问题。她恨不得跑去弄点粮食来，但又担心着这些儿童团员，不敢离开。她心中是多么焦急难过，却又有话无处倾诉。为着只指望她一个人的儿童团员们，她只得平心静气、若无其事地去克服一切困难。

似乎要拂掉不断地袭上心来的种种杂念，她把头一摇，暗暗地说道：

“一定要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也一定要投到将军的怀抱里去。我是对这些儿童团员的命运负责的人，我不能软弱，绝对不能！将军曾经跟我说过：‘把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的宝贵的子女都交给你了’。我是革命者，我负有培养和教育这些没有爹妈的孩子的重大责任。”

韩南实鞭挞着有些软弱的自己，拿起针线开始缝补孩子们的破衣裳和鞋袜。破衣裳，补一补还可以对付着穿，成问题的是鞋子。鞋子都已经破得没法再穿了。六个孩子穿的是大人的劳动鞋，三个孩子穿的是用狍子皮缝的鞋，其余的孩子都穿着草鞋。其中尤其穿不住的是草鞋，简直没法子修补了。应男穿的劳动鞋，昨天夜里刚补过一遍，今天又破了。这会儿应男睡得不知有多沉，把鞋子脱下来他都不知道。顺女的草鞋，昨天鞋帮破了，今天鞋掌又磨出了个窟窿。韩南实取出放在背囊里的椴树皮，搓成绳子补了鞋帮，再剪下一块狍子皮把鞋掌上的窟窿补好。狍子皮原来挺大的，铺在地上躺下一个大人还有余，但因为多次剪下来补了草鞋的鞋掌，现在只剩下巴掌大一块了。这张狍子皮原来是她在根据地儿童团宿舍里用过的。韩南实在离开根据地的时候，嫌行李多，几次想把它扔掉，但又觉得扔了太可惜，便捆在背囊上带来了。没想到它竟有这么大的用场。

最后，韩南实脱下自己的棉袄，想用它来缝一只棉手套给光锡戴在受伤的手上。这件棉袄，说是棉袄，其实早把棉花都抽出来用光了，只剩下里和面，成了件夹袄了。尽管这样，韩南实还是把领口上仅剩的一把棉花抽了出来，缝了一只手套。

从海松树枝头上掉下来的一块大雪团，直落在草棚顶上，惊醒了迷迷糊糊睡着的韩南实。她睁眼一看，外面刮起了风雪。狂风卷起大雪无情地埋没了低矮的小草棚。

没膝深的大雪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韩南实急匆匆地开始空手除雪。她咬着嘴唇，用身子去与大雪搏斗。她的脸上，汗如雨下。

狂风仍然不停地把雪堆到小草棚上。

三

司令部一行，心里时刻记着老乡们要他们早日光复祖国的嘱托，背上背着老乡们硬塞给他们的熟土豆和燕麦饽饽，辞别了流着眼泪挥手欢送的群众，重新踏上了开往迷魂阵的征程。

走在路上的马队，象一条滚滚的水流流进了树林。开始，循着雪橇走过的路前进；接着，循着小径走；之后，就是没有人迹的地方，一面开路一面走，深深地走进了越走越密的大森林。

把敦化和安图两县接壤的又高峻又广阔的大地一把搂在怀里的大森林，把人和马匹全都吞没了。

“滑得这么厉害！”

队伍开拔以后一直没露过面的姜世浩，突然出现在李北哲的身旁，这样嘟哝道。

“上哪儿去啦？”

“哦，到前面的尖兵和断后的同志们那里转了一下，看看他们执行任务的情况。就象回到了久别的老家，老想多看看。”

姜世浩说得那么轻松，好象闲逛了一趟似的。但是李北哲知道他并没有闲逛，发现他仍然和过去一样，做事认真细致，毫无漏洞。

姜世浩问道：“临出发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

“去弄点东西。”

“弄什么东西?”

李北哲象透露什么机密似地小声说:

“农历二月十五是朱凤吉的生日。 司令官同志叫我去给准备点东西……”

“朱凤吉? 是那个在黑石乡入伍的传令兵吗?”

“是，就是在前头跟那位——他是叫‘烟斗老头’吧? ——说着话的那个人。”

“那你弄来什么了?”

“好不容易才弄到三个鸡蛋。”

“今天就是农历二月十五吧?”

“是的，司令官同志说今天就是。”

“对啦，对啦。”姜世浩点点头，说道:

“凌晨看见月亮差不多全圆了。”

他想了一阵，突然又问道:

“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节气来得早一点了?”

“是啊，好象有那么一点意思。”李北哲下意识地冲口回答说。

“你也这样看? ”

“我看，好象，可又没什么……”

“哈哈，你到底肯定哪一面?”

李北哲一碰到姜世浩的即使纵声大笑也不失却犀利的目光，显得有些难为情，只得老实地回答说:

“来得早还是来得晚，我没有注意过。”

“那你早该这样回答嘛。”

看到姜世浩的目光柔和起来，李北哲想，他深恶痛绝那些为迎合别人不惜夸大或说谎的人的禀性仍然和过去一样。

“去年我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出发的那一天，要按农历算起来，正是昨天。那时候，树林里的雪还没有化成这样。”

“是的，我还记得你走的时候正刮着大风雪，那正是一年前的这个时候。”

一年以前，姜世浩是连政治指导员，李北哲是班长。现在，他们在分别了整整一年——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的一年后又见了面。但是，昨天凌晨刚见面，姜世浩就跑到司令官同志那里去了，一直呆到出发的时候，所以，他俩一直没有机会畅谈。

“对呀，整整一年了，那时候还是刮风下雪的隆冬季节，可是今年，已经开始解冻了。不过也难说，这个天气，谁知道它还要怎样捣乱啊。”

“不会再捣乱的。”

“那敢情好啦，不过谁能知道啊？”

“老天爷在帮助我们嘛。”

“这是什么话？”

“我们来的路上经过了一片沼泽地，你知道那个沼泽地吧？上回远征北满的时候，你没见过牡丹江上游的那个西河沼泽地吗？”

“那时候不是从敦化方面走过来的吗？”

“哦，那你就不会知道啦。那是一块很大的沼泽地，的确很大，象一片披了厚雪的大草原，一眼望不到边，偶尔有一些树林，看去象个小岛。幸亏那时候这片沼泽地还冻着，要是象现在这样开始化了，我们就得远远地绕开它走，去通过险峻的山路，吃更大的苦头，要多花好几天时间且不说，还得把马匹都扔掉。”

“嗯，那是真的。”

“可是你看妙不妙？我们刚过了沼泽地，沼泽地就开始化了。你知道朱凤吉是怎么说的吗？他跟我说，将军是老天爷降生下来的，所以老天爷在保佑将军走这一趟事关重大的路程。”

“哈哈，朱凤吉是第一次跟随将军，一定会有很多感受的。这么说，司令官同志周密地考虑和利用地形、气候条件的卓越的指挥艺术，又留下了一条传说啦。”

姜世浩点着头笑了。

“照朱凤吉的话，这个天气往后也不会太调皮捣蛋，叫人倒霉的。”

“真是那样该多好！”

姜世浩紧闭着嘴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不知怎的，忽然全身抖动了一下，很象打了寒战一样。

李北哲诧异地望着他，那目光在问他是怎么回事？

姜世浩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轻轻地摇摇头，担心地说：

“你眼睛真尖。我是想起了去年那个冷得骇人的冬天。”

李北哲猜到姜世浩是记起了去年从北满远征回来，在老爷岭经受的、连回想一下都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才身不由己地打了个寒战的。有一次姜世浩就说过，在老爷岭经受的那件事，对他来说，是一辈子也永远忘不了的最严峻的考验。他不但希望那种事情不再发生，而且绝对不容许它再次发生。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才为了找到不知去向的司令部，千里迢迢地边打听边跑来了。

想到这里，李北哲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情不自禁地带着尊敬的目光重新打量了一番比过去消瘦了的姜世浩。

自从姜世浩出现以来，李北哲就象大哥来到了身边一样感到踏实牢靠。他认为，在他所认识的人当中，很难再找到象姜世浩那样准确、那样坚强、那样老练、那样正派的指挥员了。

姜世浩，对任何问题都保持着明确的立场。在工作上，他一旦下了决心或作了保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一定坚决干到底。他说一不二，说干就干，说不干就是不干，从来不任意改变立场，不耍花样，不讲价钱。他思想有原则，行动有准则，生活有规律。他有礼貌，艰苦朴素，从不说一句没用的话，也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夸夸其谈。从穿戴到作战，不论做什么事情，他都细心周到，有条有理，干净利索，无需返工。

沉着而有耐性的姜世浩，间或也有发怒的时候。实在怒不可遏了，他就脸色一变，无所顾忌地破口大骂。这种出自强烈的正义感的过激的迸发，有时也成为他的一个缺点。

“往后传：弯着腰过来！”前头传来了口令。

李北哲往后传了一声，就弯腰紧伏在马背上，从一条低垂的粗大的落叶松枝头下面钻了过去，面前出现了忽然变得很窄的小路。他拉了一下缰绳把正要跨上小路的马闪到一边，让姜世浩先走了过去。

“我早就想问你……”

当他们弯弯曲曲地钻过密密层层的合抱大树走到一片豁然开朗的、满是黑豆树丛的空地上时，姜世浩等李北哲走到身边，轻声地问道：

“军装没有储备吗？”

“没有啊。”

李北哲无意中望了一眼正在和司令官同志说着话走在前面的赵斗七身上的棉衣裳。

“有一点布吗？”

“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是。”

李北哲深感不安。人家信得过自己，才向自己伸出了手，而自己不能给人家需要的东西，却给了人家一个难堪。想到这儿，李北哲象辩白似地加了一句：

“本来还有一些，离开南湖头的时候，全都留给北满的同志了……”

“全都给了他们？”

“是。”

姜世浩无声地叹了一口气，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道：

“警卫连的队员是十个人吗?”

“是。”

“那么，连你也算上，才只有十一个人了？”

“是的。”

“为什么这样少?”

“本来不少。 司令官同志把差不多一半的人都调到北满的各部队去了，而且挑的都是最优秀的队员。”

“在远征北满的时候，司令官同志曾把自己亲手培养的优秀队员调出去，增强了其他部队的力量。这回又是这样。那你就该设法补充嘛。”

“我是要补充的，但是司令官同志说我们不要紧， 不肯给我们人，还说要在去白头山麓的路上既要补充警卫连，又要组织一支主力部队。所以我……”

“所以你就没再坚持了?”

“是。”

“真是……一点‘贪心’都没有。”

“……”

李北哲双眼低垂，缄口不语。只有得得的马蹄声充塞了两人之间绷得紧紧的沉默的空间。

姜世浩终于打破了沉默，平静而严肃地说：

“当警卫连长的人，哪有这样做事的?”

李北哲叹着气，刚抬起眼睛，就看见姜世浩脸上带着极沉重的表情，便慌忙背过脸去。过了一阵，李北哲听见姜世浩的有些沙哑的声音。那声音仿佛为自疚所折磨时断时续：

“……当我听到送信来的玄八同志说你当了警卫连长，我还感到挺放心的呢，我相信你当了警卫连长，一定会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很好地保卫和服侍司令官同志。可是，今天早晨起来，在亮处一看……看见将军穿的裤子，难过得简直要淌下眼泪来……

当警卫连长的人，连一套给司令官同志替换的军装都没有？警卫员也只带十个人……”

听了姜世浩的话，李北哲又一次感到心中剧痛，眼圈发热。这些为自己不称职而焦虑的话，他听着不但不觉得刺耳，反而觉得这象是等待已久的话，震动着他的心。就象独自焦急不知所措的时候，遇见了理解自己那无处诉说、也无人体谅的心情的人一样，他感到悲喜交集。

姜世浩声音沙哑地接着说：

“……料想你也是没办法才弄成这样的，我可以理解，但这不是太过分了点儿吗？到底是怎么搞的？就先听听军装的事吧，你说吧，也让我汲取一些教训。”

李北哲长叹一声，才开口说起来。

……从南湖头出发以后，在额穆县的一个树林里宿营的时候，和往常一样，跟司令官同志一起宿营的警卫连，这天晚上也照例指定了一个看管篝火的值班员。可是值班的新战士朱凤吉累得打瞌睡了，竟没有发觉从篝火里迸出来的一颗火星儿烧着了司令官同志的裤子。当李北哲在睡梦中闻到一股怪味而惊醒的时候，司令官同志已经把裤子上的火苗给扑灭了。

将军仅有的一条裤子烧坏了，怎么办呢？李北哲心如刀绞一般地痛苦。朱凤吉扭过身去，无声地抽动着肩膀；被惊醒的警卫员们一发觉出了这么一件叫人为难的事情，都禁不住叹起气来。

然而司令官同志却笑着说，自己睡得太沉了，并且亲手拿起针线补缀起来……

李北哲一再责怪自己不该让既没有经验又缺乏锻炼的朱凤吉看管篝火，而自己安心去睡觉。那一天，是因为朱凤吉几次看管过篝火都没出事，才又叫他值班的，自己居然放心睡觉了。

“放了心，没注意？安排篝火值班时，没讲注意事项？”

听了李北哲的话，姜世浩问道。

“注意事项倒是讲了，只怪我自己睡着了。”

“问题不在这里，你也不能天天晚上不睡啊？”

“不过，让新战士看火……”

“总不给新战士分配任务，什么时候他才有经验，才受到锻炼呢？你怎么不知道落叶松最容易迸火星子？”

这是过去姜世浩曾经告诉过李北哲的。

“是我没注意。从那以后，生篝火时没再用落叶松，只挑桦木和岳桦木。”

“生火的时候当然会这样，但是光注意生火还不够。”

“……”

“要知道，对你来说，没有一样事情是无足轻重的。你应当明白，你做的样样事情，不论是挑柴还是打水做饭，没有一件是可以马虎从事的。你做的一切，无论什么，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说，你做的每件工作，不管是什么，都要最慎重地去做。对别人来说，事情可能有重要的和不怎么重要的区别，可能有不怎么值得重视的工作。但是，对你和警卫连的队员这些直接保卫司令官同志的人来说，就不同。对你们来说，不可能是学习和战斗就重要，生火打水就不重要。不管是什么事，都同样重要，而且每件事都有极大极大的重要性。你们的一举一动，毫无例外地都是保卫司令官同志的工作的一部分。要是不记住这一点，尽管不会再发生用落叶松生火的事，但也可能会出现忽视比这更小的事情，以招致更严重的后果。然而你的过失或错误，——你要知道这一点——可不象别人的过失或错误那样仅仅是一个过失或者错误而已，而是我们人民革命军中的最大最严重的犯罪……”

李北哲听了姜世浩的话，认识到自己并没有从烧坏了司令官同志的裤子这件事情中汲取最本质的教训。姜世浩帮助李北哲清楚地认识到了他至今认识模糊不清或有片面性的根本原因所在，然后叫李北哲接着说下去。

自从烧坏了裤子的那天晚上直到现在，李北哲始终想为司令官同志准备一套新的军装，但一直没有机会。于是他越发后悔自己在南湖头出发的时候，没有坚持带上备用的军装。

“为什么都交出去了？”

“不为什么，全怪我糊涂。叫我交出来，我就连备用的都交出来了。哪有这样的糊涂虫啊！”

“你怎么竟做出这样的蠢事来？”

“……”

李北哲紧闭着嘴呼哧呼哧地喘了一阵，突然，象喷火一般热烈地说起来，又仿佛象决了堤的河水直泻而下：

“我说，这一点，我一定要说。姜世浩同志，你也应当知道，以避免再发生这种事。从南湖头出发的时候，你以为我没留下准备急用的军装、鞋子和毛毯吗？我虽然不配当警卫连长，但总不至于连这一点心眼都没有吧？有的。样样东西我都储备了些。可是，司令官同志关心留在北满的同志，说他们在更寒冷，更艰苦的地方受苦，叫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交给他们。这当然是要照办的，于是全都交出来了。只有我暗中打了埋伏，留了一些。可是，被司令官同志发现了，叫我连这些也都交出来。他看我想要坚持不交，几乎到了违抗命令的程度，就说……他们都舍不得离开我们，如果不把这些东西给他们留下，我们心里能好受得了吗？带着这些东西，我们能忍心走开吗？看，司令官同志反而向我恳求起来了。你知道在北满活动时又有过什么事吗？就在朱凤吉入伍的那天晚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朱凤吉是被敌人抓去，逼着他背着粮食到山上来的，后来叫我们给救了，他当场就参加了游击队。跟着来的他的父亲，一看儿子要参加将军的游击队，就脱下身上的旧棉袄，给儿子穿上。凤吉为父亲着想，硬要还给父亲。司令官同志看到了这个情景，就叫朱凤吉把渗透着父爱的棉袄穿上，同时脱下自己的皮大衣给他父亲穿上了。看，就

是这样。那以后，看着没有大衣穿的司令官同志，你想想我们是多么为难呵？……警卫连的人员问题也一样。现有的人，都是去年和今年才入伍的，你看，哪有一个是老队员？有你认得的吗？我曾经恳切地要求过司令官同志，如果必须抽调人，也该把新旧队员配搭起来抽调。把人调走以后，我又多次建议把抽调的人数再补足。可是，司令官同志对警卫工作是不怎么关心的。真的，我伤心的时候可多了。司令官同志总是替别人着想，太不为自己着想了。你说这到底怎么办才好？你说说吧，你应该帮助我，告诉我。”

姜世浩充分理解李北哲的焦急的心情，因为他也多次经历过这种事情。

“要想叫他不这样做，那是办不到的。办不到！谁也办不到！”姜世浩摇了摇头，说道：

“这种情况，将来会更多，会越来越多。”

“那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才好？”

“司令官同志对别人，对人民群众越是爱护和关怀，我们就越要更忠诚地拥戴和保卫司令官同志。要把每样工作做得更细更好，使司令官同志少操心，少忧虑。

“比方说，要是你记住了朱凤吉的生日，估计到司令官同志一定会为朱凤吉的生日操心，要给他好好地做生日的，就主动地事先做些准备，这样，不就可以减轻司令官司志的忧虑吗？再如，如果你时刻留心在意，生篝火严禁用落叶松，只挑桦木或岳桦木来烧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样叫我们为难，连看都不好意思看的事吧？

“另外，在服侍司令官同志，保卫他的安全的工作中，绝不能有所谦让，要有‘贪心’才对。在这项工作中，谦让是不行的。今后，绝不要把警卫连的人交出来。那个跟我一起来的斗七，趁着还没有抽走，你快把他调进来。那个玄八，我设法也调到你的

警卫连去。把我也当做警卫连的人调遣好了。我对你实说了吧，我所以不上迷魂阵去，直接来找司令部，是因为听了玄八同志的话之后，估计到这里会有这样的情况，于是想到即便是多了我一个，对你也会多一点帮助的啊。在朝鲜革命掀起大高潮的前夕，保卫司令官同志安全的问题有多么重要，你是知道的。这既是你的心情，又是我的心情，也是所有朝鲜人的心情。”

不知怎的，队伍头里突然停住了。

姜世浩直起腰朝前看了一阵，象征得谅解似地说：

“我去看看。”

“我也去吧？”

“不行，你得留在这儿。”

姜世浩沿着停止前进的队伍，朝前边的尖兵奔去。李北哲望着他的后影，开始回想自己当了警卫连长以后是怎样执行自己的任务的。

四

权学植领了一匹马骑上，加入了司令部的队伍，但有一阵只得无聊地一个人独自走着。

队伍一走出村子，将军就和玄八、斗七他们走在一起。姜世浩则一会儿消失在队伍前边，一会儿又跑到队伍后边。权学植以为姜世浩这会儿准会到他身旁来的，只见他又跑到那个叫警卫连长的人那边去了。

对于刚通了姓名的将军也好，对于将军领导下的游击队员也好，权学植还了解得太少，而想知道的却太多了。

他朝前后望了望，发现后边走着一个才有一面之交，但可以搭话的人——就是那个把将军劈好的烧柴码得整整齐齐的小传令兵。他现在骑着的这匹黄马正是这个小青年给牵来的。他想，这个小青年尽管很年轻，但始终紧跟着将军，传达将军的命令，毫无疑问，他准会比任何人都了解将军，而且比任何人都先知道将军心里想的是什么。

他很想凑到朱凤吉的身边去。但又想，自己是好容易才得到允许，夹杂在革命军队伍里的，如果在行军队伍里随便乱窜，不管怎么说，也是无视和扰乱革命军秩序的行为，于是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只得抛开心事，任凭黄马驮着他往前走去，痴呆呆地望着行军的队伍，可是，马上又陷入了冥想：

这支革命军队伍到底向什么地方去？是不是已经实现了远征北满的目的，现在正在向祖国进军？如果是这样，这支队伍，人数又未免太少了。

当他第一次听姜世浩说将军正在远征北满的时候，当他听说将军不久就要向祖国进军的时候，他以为将军就要从北满带领大军回来。然而现在，将军的身边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队员而已。

他想，难道完成解放祖国大业的大军在别的什么地方？或者在后面？再不，是不是已经走到前面去了？也许是在北满组织的大军不幸在归途中遭到了损失？看他们穿着的又旧又破的衣服，显然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看他们南下的动向，无疑是朝着祖国的方向走。如此看来，他们在北满历尽艰辛才踏上了归途，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军事行动并不象用尺子画箭头那样总是方向笔直，一目了然的。现在好象是在南下，到最后说不定要走到西边或北边呢。行军的方向，根据地形条件和军事上的需要，是可以这样变，也可以那样变的。

“不寂寞吗?”

忽然耳边响起粗浑的耳熟的话音。 权学植这才从冥想中惊醒，看见将军结束了同玄八、斗七的谈话，来到了自己的身旁。

“没，没什么……”

权学植觉得自己徒然给繁忙的将军增添了负担，深感不安。

“看革命军同志们行军的情景，一直没感到寂寞。”

“一定很寂寞的，现在我可以陪先生聊聊了。 我们要去的地方还远得很， 有的是时间。 你说要把来由说清楚需要几天的时间，现在可以放心讲了。”

将军松开了上衣的一个钮扣。权学植看见将军的态度这样从容，不由得放了心，意识到用不着急于倾诉心里话了。不知为什么，他感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全都吐露出来，愿意趁此机会把自己想了解的事情全都问一问。

“我讲，就怕语无伦次……”

“不要紧，讲得没次序也好，讲得长点也好， 都不要紧的，我本来就是喜欢听别人讲话的。”

将军宽厚地笑道。

“为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抽出宝贵的时间，实在感激不尽。”

权学植咂着嘴想了想，轻轻地叹息着又开了口：

“老实说， 凡是听说有益于拯救我们这个处于殖民地奴隶命运的民族的地方，不管是哪里，我都曾置身其间见识过。就象遇难的破船随风浪漂泊一样，随着时代的风浪我参加过这样或那样的运动，以为这样总可以找到办法去拯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可是，对那些运动，可以说， 我已经尝够了它的滋味， 连嘴都发苦了，终于对那些运动有了自己的见解。但是，当一切都分崩离析，彷徨不定的时候，却出现了给我这冻僵的、皴裂的心房带来新希望的新力量。这就是将军领导的为光复祖国而战的抗日游击队。

“上次已经说过，我是参与过前一代共产主义运动的人。自从新的共产主义运动力量出现并开始进行游击斗争以来，我一直很关心地注视着它。”

对于权学植的这些话，将军特别感兴趣，又一次侧过脸来望了他一眼。

“为什么这样关心呢?”

“因为我觉得它跟从前的被宗派斗争所断送的共产主义运动有显著的不同。”

“很有意思。先生不是说过你不大了解我们的游击队吗？那你有什么根据作出这样的判断呢？”

“将军领导的新的共产主义运动力量，实践先于诺言。你们拿起枪杆子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在游击区还实行了共产主义制度。我虽然没亲眼见到过，但这是事实。与此相反，我所熟知的二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者们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专搞争夺领导权的宗派斗争，只会长篇大论，空口说白话。我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识破了他们的丑恶的嘴脸，得到了痛苦的教训。”

“宗派分子们是干了许多千奇百怪的丑事。我倒想听听权先生的亲身体验哩!”

“在说明我此行的目的方面，也许还有点必要……”

权学植先想了想自己的过去，然后用悲酸的语调说道：

“我曾盲目地追随在监狱里给我灌输过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共产主义老前辈，从参加运动的第一天起就不知不觉地卷入了派系斗争。在这些共产主义运动者当中，我被当做一个毛孩子，受到他们的歧视。然而，有一天，一个人来找我，说是为了建立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党，在苏联的远东地方举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问我要不要去参加。我一听，高兴极了，因为我当时非常憧憬世界第一个工农国家苏联，且不说别的，单拿到苏联去一趟，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再说，要去出席令人神往的建党大

会，对我这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毛孩子来说，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吗？我想，要是我能出席这个大会，那就谁也不敢再小看我了。于是，我要求他快派我去。他把我带到了一个秘密据点，只见那里正在印制代表证。在油印的表格上填了名字，盖了一个证明是伊尔库次克派的圆戳子。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件令人作呕的丑事。但那时候，我只顾得高兴，看到那么丑恶的骗人勾当也并不感到恶心，反倒自己宽解自己，这是因为有困难，才盖那么一个用土豆刻的戳子。我因此甚至丝毫也没感到耻辱。”

一直静听着权学植说话的将军，这时出声地笑了：

“那么说，权先生是亲眼看见过那个真的土豆戳子了？”

“不仅看见过，还摸过呢。领了代表证一看，那个土豆戳子已经蔫了，又沾满了印泥，字迹不清，我还替他们把戳子上的印泥剔除了。”

“你可真见识过稀奇的玩意儿了。宗派分子的丑恶把戏，我也见过不少，甚至在居住在五家子的号称边托洛茨基的一个老人那里还见过高丽共产党的党员证呢，可就是没捞到看那个真的土豆戳子。”

“盖上那么一个土豆戳子干什么用呢？我一看，知道是为了扩大势力范围的需要。记得那是一九二二年十月左右，准备在远东的奥夫牛津斯克召开上海派和伊尔库次克派的合并大会。两派都大耍诡计，想尽办法多派自己一派的人去参加。所以，用土豆刻了戳子，伪造出许多代表证，往大会派出了许多冒牌代表。只有自己这一派占了多数票，才能掌握领导权嘛。这个骗局一被揭穿，就发生了一场互相攻击的争斗。临开会的时候，两派都发表互相攻击、互相诽谤的声讨书和宣言，造成一片混乱。结果，合并大会自然就开不成了。后来，伊尔库次克的高丽共产党解散了。这么一来，试图在海外建立朝鲜共产党的努力也就失败了，于是有人主张在国内搞这个工作。这样，宗派分子们又涌到国内

来，重新开始进行争夺领导权的种种卑鄙勾当。”

李北哲已经多次轻手轻脚地来到将军的身后，犹豫了多时。这时，他索性不顾礼貌，靠近了将军。将军用眼睛问他有什么事，他回答说，已经过了开中午饭的时间了。

“已经过了中午？”

将军望了望已经大大偏西的太阳，又掏出怀表来看了一眼。

“听先生的话听得入了神，连时间都没顾得看，把午饭都给耽误了，休息一下吧。”

“是。”

警卫连长有力地回答了一声，刚要退下去，将军又叫住了他，低声而亲切地问道：

“准备了一点吗？”

“准备是准备了一点……”警卫连长颇为难地说：“好不容易才弄到了三个。吃午饭时拿出来吗？”

“现在来不及了。简单地烤一点饭团，垫垫肚子，早些出发吧。”

“我看也是晚上好。现在正想同姜世浩同志一块设法到什么地方去再找点什么来。”

“谢谢你们。”

李北哲一走，将军就勒住了马。

“下马歇歇，吃点午饭，饿了吧？”

“我？我真没感到饿。”

“很抱歉，一直让你说话，连抽烟的工夫都没有。你先抽袋烟吧，我到那边去一下再来。”

听了将军的话，权学植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光顾着说话，连自己的嗜好抽烟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跳下马来坐在一棵倒木上，烟斗里满满地装上烟末，点着了火。抽了头一口，一股香喷喷无法形容的烟味就使他感到一阵酥软的醉意。他怀着激越的心

情凝望着朝停止前进的队伍前头走去的将军的背影。

吃过简便的游击队的午饭，休息了一会儿，权学植又跟着将军上了路，接着刚才中断了的话题，讲起了高丽共产党解散以后自己所经历的事情。

“那以后，我上了汉城。当时汉城也早就出现了好多派系。什么火曜派呀，汉城派呀，北风会呀，上海派呀，全都说自己那一派是正宗，疯狂地企图夺取当时还没有出世的党的领导权。”

权学植把宗派分子们怎样弄得一九二三年一月在第三共产国际远东局设立的高丽局被解散的种种丑恶的派系斗争讲了好半天，事情似乎荒唐得叫他说不下去了，他突然把嘴一闭，惆怅地朝天空凝望。

“这样看来，”神情惘郁的权学植，声音沙嗄地接着说：

“象成天吵架的两口子生下的畸形儿一样，带着胎里病出世的朝鲜共产党，居然维持了三年的生命，这倒是个令人惊异的奇迹。他们把所谓的中央委员抓起来装在大口袋里，用棍子打，用木枕头敲脑袋，甚至向警察密告反对派，让警察把他们抓去关起来，这样，怎能期望那个畸形儿活得长呢！”

权学植说罢，叹了一声。

“真是个可耻的结局。”

将军自言自语地说，眼里射出了冷冷的目光。

“那样专搞派系斗争，怎么能不把党断送掉！如果大家都团结起来，很好地保护和壮大党的话，该多么有利于我们的斗争啊。所以，从革命初期起，我们就强调要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开展严肃的反宗派斗争。其实，他们也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纲领，才搞那种派系斗争的。”

“确实这样。如果象将军说的那样，他们还能提出什么象样的主张来，进行争斗的话，我还不至于到现在还感到精神上的空虚。事实上，就是在那时候，我被卷进了派系斗争的漩涡里打了

一阵滚，才稍微清醒了一点儿，开始产生了疑问。我心里想：他们到底有什么对立的思想观点和理论，竟打得如此头破血流呢？这一想，才知道他们只是口头上革命，实际上干的完全是争地位的丑恶勾当。

“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权威的人们所高喊的理论，就我的浅见来看，也都是荒唐无稽的谬论。他们都是些利令智昏的人，能拿出什么来呢？他们既无理性又无热情，空虚贫困的头脑里，只有野心。出自这种头脑的东西，除了纯粹是跟别的派系闹对立的主张以外，还能有什么呢？他们全是些专事争权夺利的混帐家伙，极其卑劣的坏蛋。一句话，都是些毫无出息，不值得一顾的东西。我对他们感到幻灭，对自己的过去感到空虚。正当我陷入这种烦恼里的时候，听到了抗日游击队的消息，我的心情会怎么样，是可想而知的。或许可以说，是象一个封闭在屋里，决心无论如何也不向外界窥视一眼的人，突然闻到了一股清新空气时那样的心情吧。”

权学植把他从听到抗日游击队的消息时起，直到遇见姜世浩一同上路时为止的漫长的经过，毫不隐瞒地全都告诉了将军。但是只有一点没有讲出来，那就是他对将军的敬佩之情。对于民间流传的关于将军的传说，也没有具体地讲，只说他也听到了不少。

尽管权学植还没有把来访的目的说出来，但是将军似乎已经看出来了，等他一讲完，就谦虚地微笑着，颇为为难地说：

“这么说，先生是想了解一下我们是不是象风传的那样值得寄予希望的人，才来搞侦察的了？”

“不，不，岂敢……”权学植惊慌失措，嗫嚅道。

“请你把头低一低。”

将军边说边抬手替他挡开了就要碰到他头上的枝条，然后有意使他放心似的，用宽厚和蔼的语调说：

“要蹚过一条陌生的河，就要预先探探水有多深。在军事上，

先行侦察本来就是一条原则嘛。先生就不该对我们游击队先行侦察吗？”

面对着连自己还没有表白的心思都看得这么透彻，而且又体谅得这么细腻的将军，权学植听着将军的话，望着将军的宽厚的笑容，觉得藏在自己心灵深处的最后一个疙瘩也悄悄地自行消除了。刚才还有些拘谨的眼神、面颊以至全身都舒展开了。

“在将军面前，我无法不敞开我的胸怀。老实说——将军听了，也许以为我这个有年岁的人竟有如此不逊的好奇心——我是想先大致地看看情况，然后再决定是跟着走上战斗的道路，还是回家去重新筑起一道与外界隔绝的墙继续隐居下去。我并不是没有这种打算的。我就是这么一个机会主义者。”

“呵呵呵。”将军豪放地笑了。

“谢谢你坦白直爽。——这么说，假如先生看了我们，觉得不称心，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没有胜利的希望，那么先生同我们的关系就从此断绝了吗？”

“假如我在这里得不到信念，我想，这是有可能的。没有信念，不是很难守住节操吗？我是在寻求着真理和信念的。”

“为了探求真理而奔波，这决不是什么机会主义。能够遇到抱着一颗赤诚的心去摸索真理的先生，我感到非常高兴。假如都象先生这样没有丧失良心，没有丧失气节的人多一些的话，该有多好啊！一定大大有助于我国的革命。

“然而要碰见这样的人，也不是容易的。有一个时期，曾经有不少的人抱着干一番革命的意志出来奔走过；但是，一部分人后来叛变了，那些没有叛变的，也差不多都被关进了监狱，其余的各奔东西，走散了。

“先生没有丧失气节，仍然抱着巨大的热情去寻求真理，的确是可喜的事情。这对先生自己，对我们的革命，都是真正的好事。”

看到将军真心为同自己见面而高兴的开朗的笑容，权学植一方面感到眼圈发热，一方面也有些糊涂了。

他想，要说高兴和幸福，再不会有比实现了想见到将军的长期愿望的自己更高兴更幸福的人了。然而，将军见到了我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倒比我自己还高兴。我这个权学植，不过是一个满身被浊流污染过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逃避革命，深居山村的毫无骨气的隐士，是一个连灵魂带活力都丧失殆尽的憔悴了的村塾先生。然而，何以将军见了这么一个人，还那么高兴，笑得那么开朗亲切呢？

权学植没有找到原因，他只是不住地眨巴着眼睛，静静地望着将军。

在不知不觉间，黄昏已降临到密林里。

五

在瘦嶙嶙的岳桦树的树梢上，悬着一轮圆圆的月亮。这是一轮把森林照得象白昼一样的又大又亮的十五的圆月。

以连和排为单位的游击队员都已散开，指挥员们开始向将军聚拢。这时，将军象请求谅解似地对权学植说：

“我们想把今天的行军情况简单地总结一下。”

权学植顿时意识到自己老是呆在将军的身边，给工作繁忙的将军造成了不便，于是一边暗暗地责备自己既没有礼貌又没有眼力见，一边慌忙站起来。

将军看他要走，便挽留他说：

“你在这儿不碍事，请坐下吧。”

“不，我想散散步。”

权学植边退后边谦让道。将军欣然地赞同说：

“骑了一整天马，活动活动也好。一边散步，一边做些轻微的运动，才会解除疲劳。不过请你不要走得太远了。”

说真的，权学植的两腿已经僵硬，腰骨酸痛。他走到游击队员们看不见的地方，开始做体操，那是过去在学校里每天早操时和学生一起做的体操，一连做了两遍，才慢悠悠地信步走去。他突然被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游击队员准备宿营的情景吸引住了。

真是壮观。

不知什么时候，这里那里到处都生起了篝火来，大火一堆一堆的，呼呼作响。每堆篝火上，都架着热气腾腾的军用饭盒。有个地方，平行地架着两条长长的木头，当中堆着一溜劈柴，火烧得正旺。两条木头上放着一排搪瓷盆，盆里正冒着热气。离这不远的河边，有几个年轻的游击队员，挽着衣袖，露着红扑扑的胳膊，象井边上的妇女那样，用短剑熟练地在冰面上切萝卜，准备熬汤。冰面底下，传出了淙淙的水声。

河对面的桦木林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现了象一间飞檐高翘的大瓦房一样的帐篷。从另一个地方，传来了“砰砰”的砍树的声音和嗞啦嗞啦地锯木头的响声。

权学植走近几个年轻的游击队员跟前，站住了。那几个游击队员，把一棵枯木砍倒，再锯成好几截，每截长短几乎都一般齐，仿佛预先用尺子量好了似的，然后劈成柈子，整整齐齐地码起来。他们把马上要拿去烧的柈子劈得那么规整，又码得那么整齐，真叫人觉得有些奇怪。

他离开这个地方，点上一袋烟，朝一块洼地走去，看见有两个游击队员正在用枞木枝条打匚字型的小窝笆，就站住了。那窝笆很窄，看来只能容下一个人。要说是搭哨棚吧，在不懂军事的

权学植看来，也不是一个适当的地方。

“搭的是哨棚吗？”

那两个队员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又互相看了看，忍不住哧哧地笑起来了，好象刚刚听说了什么笑话似的。其中一个队员，好容易忍住笑，摇头回答说：

“不是。”

然后，有点儿难为情地，但又很郑重，也很有礼貌地告诉他说，盖的是厕所。

“在这深山沟里还修厕所？ 何况这不过是只住一晚就走的宿营地。”

权学植边想边转身信步走去。走了几步，脑子里好象恍然大悟似的，他以为游击队大概要在这儿停留几天，如果只住一晚的话，又何必这样认真扎实地准备过日子呢。

这一下，他心中豁然开朗，许多疑问登时澄清了。

宿营地上，早已井然有条地搭好了几个帐篷。

马匹象是比人先领到了吃的，正这儿一堆，那儿一群，晃着脑袋嚼着什么。

腾出手来的游击队员们，围坐在篝火旁边，一面闲谈，一面擦枪，修鞋，钉钮扣，缝补被树杈子挂破的衣裳。

做熟了的饭菜的香味，浓郁地飘浮在林间。

在一个背人的僻静的地方，燃着一个象孩子们扮家家玩的那么小的火堆，一个看来岁数稍大一点儿的游击队员正躲在那里烤着什么东西。三棵矮小的海松树遮掩着他。架在火堆上的军用饭盒的盖子里， 有什么东西正在嗞嗞作响， 散发着香喷喷的烧油味。显然是在背着人偷偷地用油炒什么好菜。

即便在隆冬的山沟里真是也没有做不到的事。

权学植很想凑近去看看到底在烧什么，但一想到这会使那个年纪比较大的队员难堪，自己也有失体面，便装做没看见，悄悄

地绕道避开了。

他走过搭得整齐利索的帐篷，来到专挑桦木烧篝火的地方，看见将军正同两个传令兵在一起，便站住了。

将军上前几步，高兴地说：

“怎么样，有什么好看的吗？”

“哦，转了一圈儿，看了游击队准备宿营的情况。”权学植回答说。

“头一次吗？”

“是头一次。即便是在山上，也没有办不到的事啊。——那么，我可以问一件事吗？”

“不用客气，问吧。先生本来就是特意来了解情况的嘛。”

将军爽朗地笑起来，权学植也跟着笑了。

“不是别的，就是想问问在这里准备停留多久，准备做些什么事情？”

“住一夜，明天天一亮就出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在这里停留。”

权学植的猜测落了空。他们为什么如此认真扎实地作宿营的准备，又重新变成了难解的谜。

“明天出发，怎么还那么认真地堆起劈柴来，那么扎实地作宿营的准备？”

“就是住一个晚上，也不能马马虎虎。除非是条件不允许，我们的人是不喜欢马马虎虎过日子的。”

“……！”

权学植满脸发烫，如梦方醒。

他想，天下哪里还有象将军领导的人民革命军这样，有这样良好的教养，即使在人迹不到的密林里只过一夜，也能保持如此文明卫生，井然有条的生活作风的呢？纵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文明人，如果到深山沟里来过流浪生活的话，可以肯定，过不了几

天就会回到文明以前的原始时代，陷入那种邋里邋遢的生活中去的。

他从内心里佩服这位把自己的部下训练得如此有教养的将军的高尚人格。

“天气变凉了，到里面坐坐吧。”

权学植随着将军走进了帐篷。

帐篷里，飘着淡淡的烟味，很暖和。靠里边的角落里有一堆烧得通红的火，是挑烧好的火炭堆起来的。撑着篷顶的中间的一根柱子上，放着三根蜡烛，其中一根已经点着了。将军随手把其余两根也点上，帐篷里登时亮了许多。

“将军，这就是卧铺了？”

权学植一看地上垫着一层常绿树的枝条，上面又厚厚地铺着干草，这样问了一声。

“是的。行军路上宿营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睡的。要是冷得厉害，我们反而不搭篷子，就在雪地里升起一大堆篝火，边烤边睡，这样更好些。”

“这上头还要铺毯子吧？”

“如果有毯子，是要铺的，不过现在没有，铺不上了。虽然有点硌人，却还松软，并不碍事。方才在外面时说过，我们是为了即使活一天也要活得象个人而斗争的人，所以，就是过一夜，我们也喜欢把地方收拾得象个过日子的样子。不过，条件不允许我们搞得比这更好一些罢了。”

“将军也在这上面睡吗？”

“对于最了解情况的我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卧铺了。我喜欢这种卧铺。”

将军真正满意地现出了开朗的笑容来。

权学植想，在目前的情况下，仅仅为了一夜的宿营，要把卧铺准备得比这更好，的确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喜欢有条不紊、

整齐干净的人民革命军战士们，每当为将军只能准备这样一个卧铺的时候，心里该多么难过呀！

“我们已经有了锻炼，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想起那些还缺乏锻炼的小战士也睡这种卧铺，心里就不好受，觉也睡不好。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如果停留几天，哪怕就是那么几天，也一定要搭起火炕，让他们在热炕上睡。”

将军听见外面有动静，便把话停住，喊外面的人进来。

一个小传令兵小心地掀开人口的布帘，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是朱凤吉。他眼睛朝下，脸色阴郁。

“怎么又撅起嘴巴来了，出了什么事吗？”

“……”

凤吉抬了一下眼睛，又垂了下来。

“说说看。”

将军象哄孩子似地催促说。

“连长同志不许我今天晚上端饭。”

将军的嘴角上现出了不曾有过的另有一番意味的笑纹。

“为什么？”

凤吉更低下了头，吞吞吐吐地嗫嚅道：

“不知道，他叫我找司令官同志……来问问我受这个处分的原因。”

“只受了一个停止端饭的‘处分’吗？”

“是。”

“这太便宜你了。受到这种‘处分’，反而更轻松，挺好嘛。”

将军大声笑起来。凤吉也微微抬起头咧嘴笑了，但他又立刻意识到自己本没脸去笑却放肆地笑了，臊得他满脸通红，一直红到了耳根。

“靠里面去，坐在权先生的旁边好好想想吧。”

将军走近凤吉，轻轻地推了推他的肩膀，然后把堆在人口旁

边的干草均匀地铺在地上。接着，为了让人进出方便，还把入口的布帘掀到门楣上挽好。

美丽的圆月笑嘻嘻地从敞开的入口的一角向帐篷里面窥视，仿佛想看看那个小传令兵现在又怎么样了。

权学植正在纳闷地等着看凤吉的事怎么个结果，忽然看见姜世浩两手各提着一个从盖子缝里冒着热气的军用饭盒走了进来，便急忙站了起来。

将军看出他要出去，一把扯住他的衣袖，让他重新坐下来。

“每回都插进来还行？”

权学植心中责怪自己没有眼力见，只是呆头呆脑地坐在这里，没想到又碰上了这种情况。这时，警卫连长李北哲和传令兵韩钟三也端来了饭菜，姜世浩开始往干草铺上摆晚饭。

“钟三，你不要动手，坐在凤吉的旁边呆着吧。”

将军接着吩咐警卫连长：

“你们的饭也拿到这儿来吧。虽然挤一点，今晚还是大家围坐在一起，陪陪他吧。”

权学植不明白将军要陪的是谁，疑惑地把目光转过来，看着从未见过的在游击队宿营地里的晚饭。

饭菜摆在就地铺着的干草上，虽然简单朴素，却也做得很精心，看得出是尽了心意的。这里有在这渺无人烟、大雪冰封的深山密林里是无法想象的稀罕而特殊的东西。小米饭里掺着几粒爆开了花的小豆，用盐水而不是用黄酱熬的清汤里居然还有土豆片儿，又有三个熟鸡蛋，以及没有放作料只用盐水拌的清新的萝卜丝凉菜，甚至还有用切得薄薄的土豆片和着面用油炸的菜。

一直转战在山上饱受艰苦的人们能够准备出这样一席饭菜来，确实是令人吃惊的。

“嗄，哪儿来的土豆和面，还做了个油炸土豆？”

将军一面把菜碟移到两个小传令兵和权学植的面前，一面惊

异地望着警卫连长李北哲。

“是姜世浩同志从什么地方弄了一些来……”

李北哲瞟了姜世浩一眼，支吾道。于是将军把感谢的目光投向了装得若无其事的姜世浩。

“在我们的这种情况下，能搞到这个水平，可以说不次于财主们的大宴席了。”

将军满意地笑着，把手搭在身旁的凤吉的肩上：

“来，今天凤吉是主人，凤吉先吃。”

将军这么亲切地一说，一直低头坐着的凤吉猛然一惊，睁大两眼愣怔怔地一会儿看看将军，一会儿看看围坐在一起的大家，一会儿又看看不平常的饭菜。

“我们的李生传令兵钟三也和凤吉一块，尝一个鸡蛋吧。”

将军把两个熟鸡蛋分别放到凤吉和钟三的饭碗里。钟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惊愕地瞅着凤吉。

将军又把剩下的一个鸡蛋连碟子一起拿起来，放在权学植的饭碗和汤碗的中间。

“你是不辞辛苦来找我们的贵客，我们却没有什么可招待的。可真巧，正赶上了今天这个好日子，我们还算勉强能拿出这么一点儿东西，请吃吧。”

“谢谢。”权学植坐着向将军低了一下头。

“不过，今天是游击队里的什么重大意义的日子？还是先让我弄明白了再吃吧。”

权学植向将军请求说。

将军亲切地望着凤吉，说道：

“是我们凤吉同志的好日子，是凤吉同志的生日。”

听将军满高兴地这么说，无论是权学植还是李生的传令兵钟三，都愣住了。当事人朱凤吉更是大吃一惊。他根本就忘记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他象冷不防被火烫了一下的小孩子一样，浑身

一激凌，脸都扭歪了，仿佛叫自己领受这一席祝贺生日的饭菜是万万不应该的。

当他看见将军的亲切的目光，明明在告诉他今天确实是他的生日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大滴大滴地流下眼泪，抽泣起来。

“连本人都不记得的生日， 将军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而且还准备了一顿如此令人感到亲如家人的晚餐呢！”

权学植惊异地想道。

“别象小孩子似地不听话，快吃吧。”

将军拉过抽泣着的凤吉的手来，塞给他一双筷子。

“主人要是不入座，我们也捞不到吃了。 姜世浩同志和警卫连长同志特意准备了些难得的东西，你该领他们的盛情嘛。”

将军开朗地笑着，朝大家望了一眼。

“今晚月色真好，等一会儿大家一块唱唱歌， 好好祝贺祝贺凤吉同志吧。”

十五的月亮圆圆的，站在帐篷敞开的入口前，似乎也乐呵呵地笑着。

不知怎的，权学植感到眼圈发热，不由自主地眼角上溢出了泪珠。 他多么想重新回到青年时代， 变成象朱凤吉一样的小青年，跟着这些叫人感到亲切温暖的人们一块走。

第　四　章

一

李京俊一行人还不知道司令部已经开往迷魂阵去了，继续朝抚松方向走去。

李京俊背着他爱人那装了个“裁缝所”的背囊，跟走在前面的张基岭一起抬着担架，尹七女背着明淑走在后边。明一却抓着他爹抬的担架的手把，快步跟上。

他们不时抬起沉郁的眼睛望望向北方飘去的低垂的黑云，然后忧心忡忡地把目光投到担架上。担架上躺着崔善琴，身上盖着一件棉大衣。她脸色苍白，担架一晃动，就偷偷地紧咬住青紫的嘴唇。一看见她这样，在后面抬着担架的李京俊就痛苦地抬眼望着天空叹气。他不敢想象受了重伤的妻子是怎样忍受这剧烈的疼痛的。

崔善琴的脸上，只有一对眼睛仍然和从前一样精神，闪着柔和的目光。每当他们放慢了脚步，她就竭力安慰他们：

“我没事，不疼，快走吧。”

她的声音依然是那么清脆、亲切，一点也不象病人说话。

“不是这个意思，是我想缓一缓气。”

张基岭一边尽量不使担架摇晃，一边轻声地说道。

这样的话，他们已经说过好几遍了。

崔善琴不时用祈求丈夫袒护的眼光瞅着李京俊，但李京俊每次都转过脸去，装做没有看见。一有机会，崔善琴就说自己伤得并不重，躺担架是因为自己松懈了，还说第二天早晨一定自己走。一到早晨，她果真挣扎着站起来，要自己走，但每次都是迈不了几步，嘴唇就变得青紫了。

她想竭力不使同志们操心，不给他们增加负担，可是她的这种尽力挣扎反而使同志们更加难过。

崔善琴的健康情况一天比一天坏，大家只是明知不说罢了。崔善琴说的伤势越来越好的话，只有明淑一个人相信，所以她常常很诧异地望着不相信这话的爸爸和叔叔。

一到休息的时候，尹七女就照例要张基岭和李京俊抬着担架等一会儿，自己选一块平坦的雪地，先铺上一层树枝，再铺一层干草，然后才把担架放下。这时，明一就跑来跑去帮着尹七女弄来干草和树枝。自从妈妈躺上了担架以后，明一变得非常沉默，一声不响了。

担架一放到干草上，崔善琴就轻轻推开要扶她起来的尹七女的手，一定要自己坐起来。

生上篝火了，尹七女解下背囊上的军用饭盒，开始准备午饭。这时候，崔善琴爽朗地说：

“七女大娘，今天来一顿特餐吧。大家都饿了，多做点小米饭，再用香蕈作蘑菇菜。”

尹七女那多皱的眼角上现出凄苦的微笑，小心地放下背在身上的沉甸甸的背囊。

“快把香蕈给我，我来冲洗冲洗。”

崔善琴坐在担架上这么一催，尹七女才不自然地笑着打开了背囊：

“你放心吧，我会搞好的。”

尹七女感到好象有一种滚热的东西冲上了喉咙。她下意识地

用能装一合的茶缸满满舀了一茶缸小米，又惊慌地倒出来一些。

“那不太少了吗？多做一点吧。”崔善琴恳求似地说。

“少吗？”

尹七女把茶缸再次塞进背囊里，舀满了一茶缸，然后背着崔善琴偷偷地把茶缸一晃，抖掉了一些，才仔细地把背囊口捆紧。

不多久，异样的饭香在篝火旁飘荡。然而，这米是用血换来的呀！

这是几天前的事情。随着行程一天一天地延长，他们遭遇到的困难也就成倍地增加。其中更感困难的是口粮。前些日子，张基岭去弄了一回粮食，但弄来的没过几天就吃光了。这回最先要求去弄粮食的还是张基岭。当然，在大雪茫茫的密林里，到底哪里有人家？来回一趟需要多少天？这个，连张基岭自己也不知道。可是，每看到同志们和孩子们用泡了松子的开水或用草根煮的稀汤充饥的时候，他的心就象炸开一般痛苦。

尹七女听了张基岭又要去弄粮食，立刻跳起来：

“老张这个人真是，看，背囊不是鼓鼓的吗？虽说没有多少富余，但也不至于就紧得那样。记得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存一点急用口粮的吧？跟那时候一样，现在，我只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才顿顿省下一点儿。”

说着，尹七女把装满了碎布片、山葡萄藤、干野菜等装得鼓鼓的背囊推给大家看。她的背囊，什么时候都是这样鼓鼓的，装满了她那自动挑起炊事工作，不让大家操心的一份火热的心意。现在，一提起口粮问题，她就觉得这是她自己的责任，就是要去弄粮食，也得由她自己去弄，不能再叫本来就够辛苦了的男同志们去了。

起初，李京俊也同张基岭是一个想法，只因为光把女同志和孩子们留下来实在不放心，才没有打定主意。后来，看尹七女晃着背囊一坚持，张基岭和李京俊也就信以为真，被骗过去了。

不过，崔善琴的眼睛可是骗不过的。她凭着女人特有的敏感，知道那鼓鼓的背囊里至多只剩下三、四勺白面了，其余的不过是一些打马虎眼的东西。

尹七女同崔善琴虽是那样的亲密无间，但她从不把背囊交给崔善琴，甚至睡觉的时候也枕在自己的头下。

就在提起了粮食问题的第二天早晨，尹七女打破惯例，用面做了片儿汤，用海松叶子泡了茶。张基岭和李京俊都赞叹尹七女会过日子，并且当真信了她的话，以为还没有完全断粮。他们互相让着片儿汤，要大家一块儿吃，尹七女却借口碗不够用，说等空出了碗，再慢慢吃。

“大家别操心，还能饿得着我这个管饭的？”

等空出了碗，她装装样子吃了几勺，就借口要烧水，得舀干净雪，拿起饭盒到林子的那边去了。

崔善琴为了照顾孩子们吃饭，耽误了一会儿，才跑去帮尹七女。林中的雪地上，打上了尹七女的脚印。从落叶松的枝缝里看见尹七女背朝这边坐在一块在地面隆起的岩石旁边。

“七女大娘——”

崔善琴一喊，尹七女象一个正做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却被人发现了似的，顿时满脸绯红，急忙吞下了塞进嘴里的什么东西，然后才把绯红的脸转过来，说：

“偶然吃了一顿片儿汤，口渴得很。”

她的嘴边和手上还沾着没有化掉的雪块。崔善琴一眼看出是怎么回事了，尹七女是为了同志们而自己甘受饥饿。她感到眼窝发热，禁不住掉转了脸。

这天夜里，崔善琴和尹七女照例按照她俩自己定下的生活规则，一直搞到很晚，才并排地枕着背囊躺下。没过一会儿，尹七女似乎已经入睡，塌陷的脸颊上垂着一丝丝冰冷的头发，无力地半张着嘴。她的表情好象在说，有可靠的同志们在自己身边，我

可以安心睡觉了。虽然天天在一起，但是在崔善琴看来，尹七女今晚显得格外可怜，也更加崇高。

就在这时候，崔善琴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找点粮食回来。她悄悄地把手伸进尹七女枕着睡的背囊里。手触到了碎布片和山葡萄藤，摸了半天才摸到了还不够一把抓的面口袋。崔善琴吃了一惊。她心里默默地感激尹七女。

象是沉睡的尹七女，突然用粗糙的手摸索起来，轻轻地握住了崔善琴的手腕：

“这是干什么……善琴同志？”

尹七女两手紧紧地抓住崔善琴的手，崔善琴也同样握住尹七女的手。她感到尹七女身上的一股暖流顿时流进了自己的心房。

“七女大娘——”她再也说不下去了，把尹七女的粗糙的手拉过来贴在自己的脸上蹭着。

“七女大娘，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个啥呀！别这样，快睡吧！”

尹七女若无其事地敷衍了几句，轻轻侧过身去，再也没说什么。过了好半天，她才自言自语似地说：

“这个树林子，现在叫雪埋着才这样，其实，到处都有吃的。满地的蕨菜、沙参、香蕈，还会跑掉了？松子也一样，这个地方海松那么多，怎么会就只有这么几颗松子呢？我们又不是来到了象哪个国家那样的沙漠，只要花点力气，就总会有办法的，怪只怪这讨厌的雪……”

尹七女嘴里不住地抱怨着雪，她的肩膀却在轻微地抖动。她痛心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在他们碰到的比想象要大几倍的困难面前，显得多么藐小！

崔善琴再也忍不住了：

“我没想到你为了大家，自己用雪……”她激动得说不下去，抽抽搭搭地呜咽起来。

尹七女吃惊地转过身来握住崔善琴的手，象逼人似地说：

“明一他爹和老张不知道吧？”

崔善琴轻轻点点头，尹七女才放心地微笑着，咕噜道：

“你真是，人家不过口渴才吃了点雪嘛……”

但是她那柔和的眼里却汪着大滴的泪珠。

夜深沉，连星星都睡着了。

崔善琴和尹七女脚踏着铺满星光的雪地，在丛林中走着。她们不知道在这茫茫无边的密林中哪里有人家，但是不管怎么样，她们宁愿走出去，也不愿白白地熬过这一夜。她们一想到自己瞒着男同志和孩子们出去找粮食，就感到心跳，也感到高兴。

不知走了多久，当三星西斜的时候，她们找到了一块撂荒地。与其说是找到了，不如说是凭着脚下的感觉猜到的。她们急忙拨开没膝深的积雪，抓起了一把土。借着模糊的星光，总算看清了油黑的泥土和几片谷叶。这犹如一线希望，使她们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找到了这块庄稼地以后，她们在树林里又转了一顿饭的工夫，才发现一幢简陋的木棚。

木棚里坐着一位白须直垂到胸前的老人。他那粗糙的手正拿着一把木勺在做高粱饼。当崔善琴讲明来意时，老人那一对象罩着层薄雾般的昏暗的眼睛立刻明亮起来，一把握住崔善琴的手：

“老了，早上睡不着，才起来坐着哩。来，快进屋吧。我这个白活在世上的男子汉，真是没脸见你们呐！——连你们女人家都出来打仗，老天爷不会不动心的。我们白衣民族光复祖国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老人急忙挖开灶屋里的地面，取出了一斗小米。崔善琴看出这是老人仅有的一点儿口粮，犹豫着，不敢接受。老人拍着她的背，叫她放心地带回去，还把搁板上的一捆香蕾也送给她们留作急用。这是一位令人难忘、感激的老人呵！崔善琴和尹七女衷心

祝愿老人家长命百岁，一定能亲眼看到祖国光复的日子，然后离开了木棚。

她们俩互相争着要背背囊，争了半天，最后还是由崔善琴背上。

她们迈着轻快的脚步往回走，万万没有想到面前有巨大的不幸在等着她们。

走出木棚的时候，天气阴沉昏暗。她们终于迷失了方向。她们在密林里转了半天，突然碰上了宿营的鬼子"讨伐队"的哨兵。哨兵立刻大声喊叫起来，要她们站住。

崔善琴和尹七女下意识地站住了，但马上回身就跑。霎时，随着撕裂丝绸般的凄厉的啸声，一道火光追了上来，接着是两道三道，转眼之间，密林里组成了一个密集的火网。多亏树林帮了她们的忙，合抱粗的落叶松和枞树用坚硬的树干给她们作了掩护。

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她们还互相争论着，崔善琴要身上没有任何负担的尹七女先跑，尹七女却催促崔善琴放心地先跑。尹七女故意落在后面，用自己的身子来掩护这位有两个孩子的同志和背囊里的粮食。

"这样，会……会出事的，快！"

崔善琴边喊边绕过挡在面前的一块大岩石。就在这时候，她突然感到右肩滚烫，马上意识到自己受伤了，不假思索就伸手堵住了背囊上的被子弹打穿了的窟窿。

当她们远远地摆脱了敌人，崔善琴想把背囊交给尹七女的时候，她感到一阵晕眩，身不由己地往雪地上一坐，指着堵住背囊窟窿的手，吃力地说：

"看看米漏了没有。"

尹七女这时才知道她受了伤。

尹七女搀扶着崔善琴回到宿营地，李京俊和张基岭只是沉重

地叹着气，默不作声地接她们。

他们的叹息声，在尹七女听来，比严厉的谴责还更不好受。幸亏李京俊象个带队人，他把妻子安稳地放在地上，然后便转过来安慰了尹七女一句，不然，她准要放声大哭起来。

“辛苦了，真是辛苦了，将军听了会高兴的。”

但是张基岭，好象气还没消，脸神忧郁。他的眼睛仿佛在埋怨说：“七女大娘，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这时，尹七女正抽出一块布铺在地上，想把榆树皮捣碎，给崔善琴治伤。

李京俊拉着明一和明淑的手，从篝火旁边走开去。从此，每当尹七女给崔善琴治伤的时候，他总是这样不让孩子们看见妈妈的伤口。张基岭也跟着李京俊一块走开。

榆树皮是给崔善琴治伤的唯一仅有的一种药。张基岭自动负起了刮榆树皮的责任。此后，他腰里总是别着一把斧头，吊着一卷榆树皮。

灰色的天空上，不知名的鸟儿在唧唧叫着低飞。一只苍鹰仿佛在嘲笑这些胆小的野鸟，傲慢地忽扇着翅膀，向南飞去。低沉的乌云，无边的森林，它也好象全不在意。张基岭用十分羡慕的目光追逐着飞过林梢逐渐消失在远方的苍鹰，心中喊道：“啊，我们要是也长上了翅膀，就能立刻飞到将军的怀抱里去……”

“苍鹰飞去的方向是南方吧？”

“是南方。”

李京俊没再说什么。但是张基岭从他格外沉重的表情中看出，他跟自己一样也有着同样的心思。

崔善琴微笑地看着男同志和孩子们回来，想用轻松的微笑告诉他们伤口已经好多了。

李京俊和张基岭盯着低头往担架上铺干草的尹七女，观察着她的表情。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从尹七女而不是从受伤的崔善琴

的表情上才能知道伤势的轻重。

看见尹七女前额上渗出的汗珠和脸上笼罩着的阴影，李京俊和张基岭知道崔善琴的伤势不但没有好转，而是更加恶化了。两个人都悄悄地叹了一口气。

二

拂晓时从宿营地出发的马队，排成长长的行军纵队，静静地从树林中穿过。

眼前又出现了一颤一颤很有弹性的马的臀部，马蹄下飞溅着雪团，一片为白雪所覆盖的大地和树木擦过马身向后闪去。

由无数合抱粗的大柱子撑起来的森林的天棚，是那么宽广无边，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尽头。

表皮皲裂粗糙的树干，瘦嶙嶙的灌木枝头上幸存的一两片干巴巴的叶子，陈年的枯草叶，都披上了夜里下的白霜。透过这森林的天棚，千万道阳光斜射在这些披着白霜的树木和白皑皑的雪地上，呈现出一片斑驳陆离的景象，驱赶着即使在大白天也想摸进森林来的黑暗。

权学植正沉浸在冥想中，回味着昨天一天里的感受。突然，右边的脸腮和脖颈感到有一股热乎乎的潮湿而发腥的马的鼻息。转脸一看，身边出现了一匹套着马嚼子昂着脑袋的黑马。马上坐着的是姜世浩。

“骑马行军不方便吧？”

姜世浩问道。权学植象是遇到了久别重逢的熟人一样，高兴地点着头打了个招呼：

“不，挺好。——我正想见到你呢。”

“有什么事吗？”

本要超过他往前赶的姜世浩把马一勒，回头瞅他。

“如果不很忙，能不能为我花一点时间？——我有件事很想问一问。”

姜世浩这时并没有立即要办的急事，欣然答应说：

“好吧。是什么问题，说说吧。”

“谢谢，不管怎么说，我跟姜同志总算是老相识嘛……”权学植敞开心怀，谈起他昨晚的疑问：

“他是叫凤吉吧？就是将军的那个最小的传令兵？”

“对，他叫朱凤吉。”

“那个叫凤吉的传令兵，是从小就在将军身边长大的吗？要不然是将军很早就认识的吧？”

“不是。他入伍才两三个月的样子，而且又是在北满长大的，将军过去并不认识他。”

听了姜世浩的回答，权学植把脑袋一歪，说：

“我不记得跟你说过没有，你们三位到我姐姐家里来的那一天，正是我父亲的祭日，可是我并没放在心上，因此受到了姐姐的埋怨。要是不挂在心上，就是父亲的祭日也往往会忘掉的。一个统率大军的将军，对一个传令兵的生日，自然是更不用说了。我想，将军能记住每个队员的名字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可是，将军连一个传令兵的生日都记在心上，昨天晚上还给他做生日。这就是我从昨晚起一直解不开的谜。我看就是凤吉本人也不知道是自己的生日嘛，可见凤吉本人没有把生日告诉给将军。”

权学植神色严肃地转脸看姜世浩。

姜世浩点了点头，说：

“将军怎么知道凤吉的生日的，我也没有打听过，不过，根据警卫连长跟我说到过的一些情况，我倒有个大概的猜测。

“我听说，将军知道凤吉申请入伍的事以后，亲自见过他的父亲一面。将军可能就是在那时候听他父亲说的。昨天，将军给他做生日是按农历算的，可见这是他父亲说的，因为上了年纪的人都是按农历计算孩子的生日的。”

“这倒是真的。不过，吸收新队员的时候，将军连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日都问清楚，记在心里吗？”

“司令官同志对每个队员的了解，是详细得惊人的。不光知道他们的生日，还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家庭里怎样长大的，知道他们的性格和兴趣，以及喜欢吃什么，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等等；也深入了解到他们希望什么，苦恼什么，情绪怎么样。将军经常亲切地关怀和照顾他们……”

权学植象听着另一个世界的什么奇闻似的，带着惊奇的表情，屏声息气地直盯着姜世浩。

姜世浩许是想起了什么往事，沉默了一阵，接着说：

“有一次，我忘了给一个心里暗暗想家的新队员做生日，把这事马虎过去了。当时，将军郑重地告诫我说，他的父母，为了祖国的光复才把子女交给了我们；因为信任我们，才把他们亲爱的子女的命运交给我们。队员也把自己的全部命运寄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对他们的命运负责，却连他们的生日都忽略过去，这怎么行啊！……”

权学植听着姜世浩的话，脑子里浮起了和这没有直接关系的、自己经历过的一件往事：在他同那些“主义者”们厮混的最后一个阶段里，他碰见了一个他认为值得寄予希望的所谓“指导者”，心中暗暗地崇拜他。有一次，权学植接受了那个人的指示，到上海去办件事。两个月以后，回来整理在这期间积存起来的文件和书报，他发现在两个不同的文件夹子里分别夹着两份电报。一份是一个月前，另一份是半月前打给自己的。前一份电报告知他父亲已在家乡去世；后一份电报告知他妻子去世了。权学植后来才知

道，父亲去世以后，刚生了孩子的妻子，拖着病弱的身体，丈夫又不在家，独自筹办父亲的葬礼，结果过度劳累，再加上受了风寒，不久便死去了。当权学植拿出这两份从文件夹里发现的电报责问那个指派他去上海的人的时候，那个人才连辩解带道歉地支吾说，因为太忙，忘了给你打电报了。权学植当即把电报撕个粉碎，狠劲地掷到那个人的脸上，然后把门一脚踢开走了，永远离开了他们……

他认为，那是他们对那些信任他们，追随他们，一切听命于他们的人的背叛，是对人的命运的背叛。

权学植一面听着姜世浩说话，一面从尘封的记忆中忽然翻出了这件往事来，霎时间，象有一道闪电掠过似的，他从心灵深处发现并且感觉到了将军的无比崇高的品德。这是一种在任何人身上都未曾见过，也未曾听到过，或者从什么书上读到过的非凡的品德，是只有具备对人的命运完全负责的崇高精神和高尚的品质才能铸成的伟大人格。

这是一位把人们的命运系于一身的伟人！这就是使权学植从心坎里赞叹和惊佩的新发现。

“是的，他不仅是统率大军的司令官，而且是对他们每个人的命运完全负责的伟大领导者！这才是一身负起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命运的非凡的才质，这才是能够承担起千百万人民群众所托付的命运的卓绝的天资。”

在这突然曙光灿烂，眼前豁亮的一刹那，权学植的心情，宛若冷不防地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直到年过四旬还因为没有找到可以停泊的地方而漂泊不定的人生的扁舟放心地停泊下来的港湾。一种无法形容的喜悦和安全感裹住了他的全身。

他心情激动地在描绘着肩负着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命运的将军，舐了舐发烫的嘴唇：

“我听过人们的许多有关将军的传说。各种传说都有，其中

有一个传说，是说将军小时候身子坐在白头山上，把腿伸到东海里去洗脚。”

他的话已经不再是疑问，而是对传说的热烈的共鸣了。

然而姜世浩听惯了权学植事事怀疑的口气，所以想了一想，才象记起了这一传说的来由似的，笑着说：

“这大概是将军的祖母讲的话被人传开了。”

“什么话?”

权学植兴奋得连声音都有点发颤地要求把将军祖母说的话告诉他。只要是有关将军的传说，他什么都愿意听。

“这是我过去听将军的母亲说的。将军十一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为了让他在朝鲜读书，要他回到留在故乡的祖父母那里去。从长白县八道沟到平壤万景台有一千多里路。那时候，铁路是窄轨的，而且只铺到介川以南，大部分路程只好步行。加上那时正是大雪冰封的隆冬，路程该有多艰苦哟!

“但是，起程后的第十三天，将军回到了平壤附近的家乡万景台。他的祖母简直不敢相信十一岁的孩子能够单身走千里雪路。她惊异地问他，你一个人怎么能走完跨越两国国境的千里路程呢?年幼的金星同志一面掏出一个小本子给祖母看，一面回答说，按照父亲在小本子上记明的路线，走一程住一宿，住一宿又走一程，到了指定的地方还把行踪打电报告诉父亲，就这样走回万景台来了。听了他的话，祖母实在是惊讶极了，就说：‘你爸爸让一个年纪小小的孩子单身走那么远的路，固然象老虎那么厉害，可你真的单身走完了跨越两国的千里迢迢的路程，这么说，等你长大了，你还得坐在白头山上拿东海的水洗脚哩！男子汉到底不同’……”

将军所想的和所做的，从小就与众不同，格外聪明胆大，连亲奶奶都惊叹不已哩！为将军的如此非凡的气质又一次倾倒的权学植，一时愣住，弄糊涂了。

“十一岁……千里路……白头山……东海……”

脑子里浮起了这些看来不相连贯的单词。

忽然，他的眼前出现了坐在白头山上把腿伸到东海里去洗脚的少年时代的将军的形象。接着出现的是，把脚泡在东海里的少年时代的将军，站起身来，从彩云搁板上拿下一柄大得惊人的长剑，把白头山当做磨石磨起剑来的形象。

就在这庄严、美妙的幻觉之中，他想起了古代某将军的一首诗：

白头山石磨刀尽，
豆满江水饮马无。
男儿二十未平国，
后世谁称大丈夫。

他想，将军早在少年时期就已经表现出身坐白头山，脚洗东海水的大胆无双的气概，而在十几岁时就已经是手拿救国的长剑站在光复祖国的圣战的阵前的一位少见的青年将军了。

就象古诗所说的那样，现在，将军才二十几岁，如果象世上传说的那样，就在今年真地能够实现两千万同胞度日如年地盼望着的祖国的光复和民族的解放，该多好呀！

姜世浩已经到队伍的前面去了，权学植随着坐骑摇晃着身子，沉浸在冥想之中。

骑马的队伍仍然排着长长的纵队，静静地穿越密林。

眼前一切如旧，仍然是一颤一颤很有弹性的马的臀部，马蹄下飞溅着雪团，大雪覆盖的大地和树林从身旁朝后闪去。

然而，太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换了地方，高高地悬挂在天空正中了，权学植的眼睛也好象变了样，用新的心情环视周围的山川草木。

啊！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的灿烂的天地，神秘而美丽的森林！

三

韩南实缩着瘦削的两肩坐在地上呆呆地望着那鹅毛大雪任着性子落个不停。她那一向带着青春朝气的端庄的前额和两颊，好象被阴影遮住，显得忧郁沉闷。

山洞里，儿童团员们不知道天已蒙蒙发亮，仍在疲惫不堪地沉睡着。

最近以来，韩南实发觉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使孩子们欢笑，心中又惊又怕。

鹅毛大雪不住地飘落着。

本来远远望得见的三角峰，和对面那据说一下雪就能逮到小狍子的草甸子，现在被厚厚的一层鹅毛大雪罩住，看不见了。

韩南实一向认为鹅毛大雪是神秘而美丽的，是令人愉快的，然而此刻，她却不安地望着它。因为鹅毛大雪也许会招来一场她以为已经过去了的暴风雪，又说不定暴风雪之后还要有一场奇寒。

“继续走吧？也许会碰上意外的不幸。那么，找个人家，让孩子们休息几天？咳，这种时候如果有个可以商量的人该多好！”

这时，她蓦地想起了张基岭。

“现在他在什么地方？也许跟将军在一起吧。他知道不知道我在受这样的苦……”

韩南实忧伤地晃了晃脑袋。

思虑越来越深沉。

一只细嫩的小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韩南实的脊背。先是用指

头轻轻地按抚，接着是把手搭到右肩上，然后是一个小脸蛋贴在肩上。

凭这亲切的抚摸，下颏紧贴肩膀的感觉，韩南实一下就知道这是顺女。

顺女是个不贪睡早觉的乖孩子。要是往常，顺女一睁开眼就该吵着闹腾起来，大声喊："孩子们，起床啦，快起来！"可是今天很奇怪，连呼吸也很轻微，她那抚摸着南实肩膀的小手，与其说是令人感到可爱和亲切，倒不如说是象大人的手一样，令人感到沉重。

"老师，雪这么大，怎么办呐？"

"你不喜欢鹅毛大雪？"

"现在我开始怕它了。"

顺女的回答，使韩南实叹了一口气。

"大家都说害怕吗？"

顺女晃了晃脑袋，又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问道：

"老师，要不要叫醒他们？"

"不要了，一叫醒，他们也该象你一样害怕这鹅毛大雪了。"

"不会的，只我一个人害怕。"

"是吗？"

"是的。我眼睛大嘛，我奶奶说，眼睛大，胆子就小。"

"真是……"

南实摸着顺女的手，嗫嚅道。

仿佛原来就期待着她这样做似的，顺女登时转到她面前，轻声问道：

"老师，要是春天的话，这儿该开了不少好看的花吧？"

"那可不是吗？四周都是花园，还有蝴蝶和蜜蜂呢。"

"呀，要是春天该多好！我好做一个花束……"

"做花束干什么？"

顺女嘘了一口气：

“我想起了在小汪清上学的时候，有一天，将军到我们儿童团学校来，我们就做花束献给他。”

“……”

韩南实掉过脸去，不让顺女看到她那夺眶而出的眼泪。

呆了一会儿，顺女问道：

“老师，那下面好象有个村子吧？”

一看老师没有回答，顺女就把洞口石头上的一个垫圈拿给老师看：是一个用柴草打的垫圈，南实已经看过的。

垫圈已经干巴巴地发黄了，但里头的草还没有退掉绿颜色，显然是去年夏天打的。

地上还发现了草绳和砸了橡子皮的痕迹。

“老师，洞里头怎么会有这些玩意儿？”顺女问道。

“夏天，洞里凉快，好休息乘凉。可能有人顶着柴禾路过，在这儿歇过脚，或者避过雨……”

“村子会不会离这儿很远？”

“不会太远的。”

顺女的脸登时开朗起来。

“京秀啥也不懂，光会吹牛。看了垫圈，还说是鸟窝呢。我一说山下会有村子，他就剋我，说哪里有什么村子。”

“京秀哪会吹牛啊，可能是想逗逗你，看你怎么样。”

“不是，他还发了脾气呢。”

韩南实笑道：

“那是因为你不体谅他的心情嘛。”

“我没有生气嘛。”

韩南实赞许地点了一下头。

她能猜想到在孩子们当中最大最懂事的京秀为什么明知道是垫圈，却硬说是鸟窝的原因。她又一次意识到，儿童团员们的心

要比她自己所了解的还要深，还要广；意识到自己虽说了解孩子们，但不了解之处还更多。

越是意识到这一点，她越感到自己为孩子们尽的心意远远不够。

同时，韩南实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精力已经消耗净尽，不能以她的意志为转移了。如今，连她自己也想求助于别人了。

她犹豫了好久，终于下定决心，要出去找个人家，好把孩子们带去休息那么几天，再者，自己也想歇一歇，也想听听热情的、久已想念着的老乡们能给他们以安慰的话语。

儿童团员们都答应一定在洞里等候老师回来。

韩南实下到深谷的谷口，大雪才住了。从这儿往下，又分出了三道小峡谷。她迟疑了半天，最后选择了其中最宽最平的中间那条峡谷，穿越无人走过的树林，匆匆地走了下去。

来到一片松树林，她停下来站住了，摸了摸松树的树干，发现上面有剥了树皮的痕迹。在有一人高的树干上，剥下过长方形的树皮，渗出了密密麻麻的象珠玉一样透明瓦亮的松油。有的松油滴上沾着细腰的蚂蚁，象沉睡般地一动也不动。周围的许多松树，也都有刮过树皮的刀痕。有些刀痕比较矮，显然是小孩子们也来剥过树皮。这些都无言地暗示着附近住有人家。因为韩南实小时候也有过跟着妈妈到山上去剥松树皮这样的经历。现在她固然为有可能找到人家而高兴，但也为很可能看到群众忍饥挨饿的景况而不安。

她没走多远，就发现了四幢圆木房。头一幢圆木房倚着一棵高大的落叶松，不知怎的，灶房门下面的合页已经脱落，门扇被风刮得直摇晃。

韩南实刚走进院子，一群受惊的麻雀呼啦啦地拥出敞开的门，匆匆地飞掉了。

第二幢圆木房，也没有人。屋顶上的木瓦已经掉落了大半，

立在院子一角的木臼积满了白雪，旁边有一根磨得光光的木杵子，它仿佛在等着主人回来，斜斜地伸出了顶着白雪的长瓜脸。

韩南实不由自主地长叹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她闻到一股烟味，就再往前走去。只见在有两棵梧桐树的山脚下，坐落着又一幢圆木房。她走到院子角落里的梧桐树下，无精打采地望着用发黄的纸片糊的厨房门，犹豫着该怎样招呼主人。她怕一喊主人，会惊动屋里的人。

就在这时候，厨房门慢慢地被推开了，传出了干瘪的咳嗽声，随后走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她端着个木盆，痴呆呆地朝院子边上的一堆堆积雪望了一阵，才倒掉了木盆里的水。

韩南实从梧桐树下走前一步，声音很低地唤了一声：

“老大娘。”

老太太睁着眼眶上布满了皱纹的眼睛，象等待什么人出现似地向远方呆望。

韩南实再往前走出几步，提高嗓门又叫了一声：

“老大娘。”

“是谁呀？”

韩南实急匆匆地走近老太太：

“是我，是游击队员。”

韩南实上前接过了老太太手里的木盆。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老太太的眼睛顿时泪水模糊，冰冷而干瘪的手摸着南实的肩膀。

南实把木盆放在廊台上，握住了老太太的手。

“老大娘，多辛苦啊？”

老太太任她把着两手，回过头去找什么人。只见一个脸面圆圆，头发乌黑卷曲的六、七岁的女孩儿，把单扇门稍微推开一点儿朝外张望。

“小玉，快来行礼。咳，真不懂事儿，是你成天盼的游击队姐姐来啦，快出来行礼呀！”

小玉那逗人喜爱的小脸蛋，没有一丝笑容，眼睛直勾勾地瞅着韩南实的脸。

“背着人间过日子，小小的孩子，怕见生人哪。”

老太太用手擦着破席子，让韩南实往炕头上坐，然后紧靠到韩南实的面前，久久地把她看了又看。

韩南实见这花白的头发遮着前额的老太太，犹如看到了家乡的老母亲，禁不住一阵难过。

老太太的皱纹密布的眼角，仍是泪痕斑斑，湿漉漉的。

她说，半年前，鬼子“讨伐队”闯到这里来，把四幢圆木房翻了个底朝天，还拉走了男人。一个月前，上头那一家的小玉她妈害病死了，临死的时候，把小玉托付给了她。如今，她自己也到了快离开人世的时候了，只因为舍不得这个可怜的小孩子，才这样坚持着活下去。

“我的儿子、女儿都先走了，上头那一家的后生也都先走了，我还有什么脸活下去呀！要是那些该死的鬼子们完蛋了，我这头发都会变黑的。”

“老大娘，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这样心软怎么行，无论如何要跟鬼子们拼，要把他们打败呀。”

老太太解下吊在天棚上的小米袋，抖掉了灰尘。

“老大娘，我不饿，我还要马上回去。”

“是回山上去吗？那儿有人等你？”

韩南实不忍心告诉老大娘，山上有不少孩子正在等着她带些吃的和穿的回去。相反，她多么希望手里有哪怕一点点米，也好送给这位老大娘啊！

“这该怎么办好呢？”

她焦急难过，真想哭一场。

第　五　章

一

从见到将军的第一天起，权学植就开始写日记。一九三六年三月下旬，在迷魂阵，他在日记本上写道：

三月××日（来到迷魂阵的第一天）

迷魂阵的印象（一）

下午，终于来到了叫做迷魂阵的地方，也正是将军说过的那个有人民革命军某部的密营的地方。

蜿蜒起伏的山峦和峡谷，形状个个相象。据说，来这深山峡谷打猎或者采药的人，一进到这儿，就要迷失方向，只好四处乱闯，终于变成无主游魂，无一幸免者。迷魂阵便因此而得名。

在这名副其实的迷魂阵深山沟里，疏疏落落地隐蔽着半窑洞似的圆木房。听说，这些圆木房，按用途不同，名称也不一样。又听说，在每隔二、三十里的密林里，隐藏着营房、兵工厂、后方医院和被服厂。

最初听姜世浩同志说，将来要在白头山麓大森林地带建立密

营，当时我还不知道密营是什么样的，心中深感疑惑，到这里以后脑子里才有了明确的印象。

这里的同志们热烈亲切地，但又是静悄悄地迎接了我们一行人。骑马远到密营外迎候的几个同志，把长途跋涉而来的将军迎进了密营。热烈的拥抱和激动的泪水，表达着比语言所能表达的更为丰富的感情——这的确是亲骨肉之间的重逢！

到了主营附近，我第一次看到了站岗的女队员。听说人民革命军里有不少女队员。她们和男队员不同，都身着女装，穿着裙子，一色都是短发。人民革命军里还有一些已婚的妇女，听说她们都无一例外地剪了短发。

难忘的形象

到达迷魂阵的今晚，我发现了将军的又一个新的风格。我的激动的心情至今仍无法平静，想写下来，手又直打颤。

最初，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将军到达设有主营的嘎儿沟以后，走进一幢圆木房，同此地的指挥员们一起坐了一会儿，就走出来了，连棉大衣和帽子也没带。所有的指挥员和警卫员都急忙跟着跑出来，围住将军，恳求他不要去。姜世浩同志和警卫连长李北哲同志甚至拉着将军的衣袖，也哀求他不要去。

我诧异地问我身旁的玄八，究竟出了什么事，可是玄八也不知道。

将军拒绝了大家的劝阻，朝峡谷小径走下去。为某种恐惧和不安而显得十分惊慌的人们，都纷纷跑上去，有的跟在将军后面，有的跑到将军前面去了。

出了什么不寻常的事呢？我的心也被这莫名其妙的不安攫住

了，不知所措地站在外面打转转。后来看见一脸哭相的传令兵朱凤吉走过来，才问明白事情的原委。原来是这样的：将军从此地的指挥员们那里了解了密营的情况，听说医院里正躺着五十名患伤寒病的游击队员，便毅然要去看望那些病员。

刚到达迷魂阵，还没来得及歇歇脚，也不顾大家的百般劝阻，就径直去看望几十名可怕的传染病患者！

听了这话，我心里直打怵。患了伤寒这种传染病的人，即使母子或夫妻也要隔离的。因为虽然是骨肉亲人，病到底是病嘛。

难道将军忘记了自己肩负着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命运？仅仅为了几十个人，怎能把一心指望和跟随着将军的两千万同胞的命运置于险境呢！

我再也呆不住了，也朝医院跑去。只见将军被大家拦挡在圆木房医院外面，没能进医院去。

眼前是一幅令人感动得流泪的情景：将军象求情似地要求团团围着他不让他进去的人们准许他进去，而那些指挥员们则恳求将军不要进去……姜世浩同志和李北哲连长索性站在圆木房前堵住门口，眼泪汪汪地望着将军。

“同志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固执，让开一点，让我进去一会儿，看看生病的同志们！”

将军用平静的声音，但是非常恳切地象祈求似地说道。

“司令官同志，就这一回，仅仅这一回请不要拒绝我们的请求。”

姜世浩同志用低微的、充满哀恳的声音说。

“你们怎么这样不体谅我的心，怎么这样固执？”

“……”

姜世浩同志倔强地紧闭着嘴，焦灼地望着将军。我猜想，这时候他准是在回忆将军患了重伤寒的时候，朝鲜革命曾面临着多么严重的危险，眼下正是朝鲜革命迈出大步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保

卫朝鲜革命的领导者金星将军的安全，该是多么重大的任务啊！今天，对这些人来说，不，对包括我在内的两千万同胞来说，难道还有什么比确保将军的安全更为重大的事情吗？

我也站到将军的面前，不揣冒昧地吐露了自己的恳切的心情。然而将军始终没有接受我们所有人的一致劝阻，他拉着我的手，诚恳地说：

“权先生，先生可不要这样。我一走上斗争道路就誓与这些病倒在里边受痛苦的同志们共生死的。我们这些可贵的同志们病倒了，却连他们的前额也不让我摸一摸，这还行吗？要知道，一个人越是有病有苦的时候，越是想念亲人哪。

“我是对同志们的生死负责的人！即使你们不能全进去，我是非进去不可的！”

在将军这种火热的同志爱面前，姜世浩、李北哲以及所有的指挥员和警卫员，还有我，都流着热泪，低下了头。

将军终于走进了病房，同每一个病员握过了手，摸过他们的额头，亲切温暖地问候他们。他们都感动得哭了。

将军的伟大的爱，有多么热，多么大，多么深呀！我无法找出恰当的语言来形容。我只能说它无比伟大，只能说天下再没有象将军这样具有如此伟大、深厚、火热的爱的人了。

我们朝鲜有这样一位天下独一无二的伟大的将军，这是我们全民族多么大的骄傲和幸福啊！

三月××日（来到迷魂阵的第二天）

迷魂阵的印象（二）

今天又是个晴朗的天气。阳光格外温暖，天空格外碧蓝。沟

沟壑壑都有雪化成的水在淙淙流淌。

在兵工厂前院，因为互相敬烟而结识的一个厂工作人员说，进入三月以来，迷魂阵大森林，阳光就特别和煦，天气一直很暖和。大家觉得今年的春天特别亲切暖人，不免感到有些异样，原来是因为将军昨天来到了迷魂阵。

我参观了兵工厂。这使我联想到铁匠铺，然而这里能够修配各种狙击武器。用手削制的枪托，和现代化兵工厂的产品相比也毫无逊色，非常出色。这个厂的人禁不住自豪地说，自己用斧子和小刀削制的这支枪托，方才受到了将军的夸奖。

据说，过去根据地的兵工厂，曾在将军的领导下制造过叫做"延吉炸弹"的各种手榴弹和其他各种武器，用来进行战斗。

他说话很喜欢使用"自力更生"这个成语，还把他过去的生活和战斗经历告诉了我。

人民革命军的兵工厂，假如拿它同现代化的兵工厂来做机械的对比，我想，这必然是要犯错误的。

因为，就在这里，人们受到了钢铁一般的锻炼。

就在这里，不断地产生着自力更生的精神。

将军的锐敏的洞察力

下午去看过别的密营，回来时见到了正在站岗的玄八。他站岗的地方正是昨天一个女队员站过岗的地方。对于这一点，我当时并没有怎么留意，但是在营房里听了别人交谈以后，才知道这不是一件可以马虎过去的事情。

将军来到迷魂阵的昨天，当夜就了解到，病员们的伙食供应已经减少到一天两顿，有时甚至于只有一顿豆粥，看护、炊事以及医院的警备工作也全都交给女队员来做了。将军连夜采取措

施，立即派自己亲自率领的远征部队的男队员换下了担任站岗任务的全部女队员。

同时，将军不仅了解到此地密营存在的困难，还了解到那些忽视或毫不关心病员的现象，并且对后一现象更加重视。他以锐敏的洞察力识破了异己分子的诡秘的破坏活动，找出了造成这种事态的根本原因。负责此地事务的人被揭露是一个跟日本帝国主义者有联系的不纯分子。他把伤寒病人都交给女队员，自己害怕被传染，一直躲在远离主营的僻静地方不露面。他借口储备急用米，把粮食秘密地隐藏在地下，致使病员一直挨饿。今天，姜世浩同志把这些粮食找出来了。

大家都说，如果没有将军及时来到并纠正了这些情况，迷魂阵密营一定会遭受到严重的灾难。

这天夜晚，游击队员们禁不住对将军的钦佩和敬仰之情，都争先恐后地谈论着有关将军的种种事情。

严峻的对敌战争，即使在表面上显得很宁静的后方密营里，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只不过它是看不见的战争而已，战争还是战争。

三月××日（来到迷魂阵的第三天）

我应当做什么？

今天，从凌晨起，密营地的气氛很是严肃。——人民革命军干部会议开始了。四周一片寂静，兵工厂的铁锤声也听不到了。

同兵工厂连在一起的营房，偶尔有一两个指挥员出入，看不到一个战士出入，会议就在这个营房里进行。

在这营房站岗的两个哨兵，只准许朱凤吉这一个战士出入营

房。

奉命到什么地方去联络的朱凤吉，路上见到我，现出未曾有过的严肃而庄重的态度，匆匆走了过去。

在那一号营房里，到底在开始讨论什么重大问题呢？

不知为什么，这一整天我感到孤独而凄凉，甚至感到悲伤。

这一整天，战士们又都到哪里去了？

宽敞的营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为了我一个人，篝火在熊熊燃烧，洋铁壶里的水在沸腾。那粗糙却很牢固的半原木桌子和半原木长椅子，也整天只供我一个人尽情享用。

我无法忍受这种孤独，只好到和风习习、春意盎然的林子里转了一圈儿。

在一处望得见一小片蓝天的空地里，我坐在一棵树桩子上歇歇脚，无精打采地望着树林发呆。忽然，发现了一棵和我一样孤苦伶仃的枯树。这棵枯树，好象已经枯死多年了，细弱的枝条经不起多年的风吹霜打，都掉光了，只剩了枯瘦的主干。它无法同别的树木一样摇曳那枝枝桠桠，只能孤零零地直立不动。在和煦的春风吹拂下，整个树林的树木都在轻轻舞动着返青的绿枝，唯独这棵枯树既无飘动的绿叶，又无舞动的枝条，无法卷入那欢乐的群舞。这棵枯树——一个可怜的“旁观者”，它的主干上凝聚着宛如眼泪一般的滴滴汁液。

我猛然想起了自己的处境，想起了一个可怜的探访者的孤独的处境。象枯树上的汁液一样的泪珠，凝聚在我的眼角上。

我感到孤独，悲伤得难以忍受。

我真没想到仅仅两三天没跟将军在一起，就会感到如此孤单和悲怆！ 要是离开了将军， 我会凄苦得活不下去的。 离开了将军，生存本身将是一个极大的痛苦！

他究竟有什么神力，仅仅几天的时间就使我的心情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在只是一个人的时候就感到如此孤独和焦灼？

对他，我还了解得太少，太少了。但是，我不是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这么一种冲动，一种不自觉的冲动，决心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托给将军吗？这种想法，在我的脑子里一天比一天更加清楚和明确了，可是我为什么至今仍然把自己置于一个探访者的地位呢？

晚霞映照到树林上。一天中最美丽的时刻，也许就是这晚霞映照的黄昏时刻吧。

也许，在我这一生的黄昏时期，我的生命也将得到美丽的装饰。

不知怎么回事，孤独感此刻已经消失了。我心里充满着喜悦。今后，在将军的身边，我能做些什么呢？

三月××日（来到迷魂阵的第四天）

我的使命

昨晚，我想了一夜，终于找到了我应当做的事。这事是我自己希望做的，愿意做的。纵然有人不让我做，我也一定要做，而且是一定要把它做好。

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可能就是因为要做这项工作，使我一见到将军就产生了这种想法：我不愿离开将军，也不能离开将军，而且绝不允许自己离开将军。

是的，我要把历史记录下来！

历史是必须记录的。伟大人物的历史是一定要记录的。既是真正的伟大的一生，那么他的足迹连同生活细节全都应该记录下来。

这种伟人的一生，是全人类的永恒不朽的共同财富。他的生

活中的任何一个细节，也是宝贵得平凡人的整个一生都不能跟它比拟的。因此，有关这种伟人的记载，是无须谈及其史料的大小轻重的。

这就是我的使命。如果不履行这一自觉认识到的使命，我就会变成全人类和后代不可饶恕的罪人。

未曾见过的又一世界

今天，整日为生平头一次看到的游击队的书刊以及外界的报纸所陶醉，以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这些书报是早晨朱凤吉带来的，是将军叫我寂寞无聊时看的。

这些书刊报纸里有：《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基础》、《社会主义大义》、《游击队教程》以及有关地下工作常识的读本等。尽管书上沾满了无数人的手垢，纸张也起了毛，发黄了，油印的字迹也模糊不清，却都是些令人感兴趣的书。

首先，游击队能够出版这样的书，这本身就是一件惊人的事情。其次，在这完全与外界隔绝的、隆冬的深山密营里，竟然能够看到前几天的报纸，也是件惊人的事情。《中央日报》、《东亚日报》、《满鲜日报》这三种报纸，都是五、六天以前才发行的。

我贪婪地选读着各种小册子。除了过去已经读过几遍，几乎背得烂熟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主义基础》以外，每本书都读了两遍。最使我感兴趣的是《游击队教程》。这本书，我要另做摘录，专门研究。还有一本，是有关地下工作的小册子，也是必需深入研究的。这两本书，使我大开眼界，认识到了以前我一无所知的另一世界。它是激发起我新的斗争热情的宝书。

特别是想按照今天凌晨下的决心，跟着将军圆满地履行我的使命，那就必须深入地领会《游击队教程》的内容和精神。

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社会主义大义》，启发我找到了今后在将军的关怀培养下我能够承担起来的又一项重要工作。

那些外界来的报纸，连篇累牍，全是我所熟悉的，腐朽的病态社会里天天不断发生的生活琐事，令人眼花缭乱。在已进入清新的新世界的今天，我连看它一眼都觉得恶心。

补　　记

有一则刚刚听到的新消息，需要在做学习笔记之前先记下来。

一连开了两天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干部会议今天晚上结束了。刚才，我在外面看到，李北哲连长向姜世浩同志刚叫了一声“政治指导员同志”，又慌忙改口叫他“团长同志”。我估计会上一定讨论了包括任免干部在内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忍不住想要立刻打听一下，便鼓起勇气问了传令兵朱凤吉一声。也许他看我怪可怜的，便发了一点儿慈悲，极含含糊糊地、极粗略地向我暗示了一点讨论的内容。据他说，这次会议着重讨论并做出决定的是贯彻南湖头会议的路线和方针的先决问题，即改编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的问题，此外还讨论了其他的一些具体问题。

从会议着重地讨论并决定了部队的改编问题，并任命姜世浩同志为团长这一事实看来，从现在起，姜世浩同志的手下就要有大批队员了。估计人民革命军的活动也将有相当大的变化。虽说还不清楚，将军是不是从此就亲自带领大军？是不是进军祖国的巨大洪流就从此开始了？是不是从各地聚集到迷魂阵来的指挥员、队员和所有的部队都在这儿进行整编，而后在将军的亲自指挥下开始活动？

我预感到我就能看到我所渴望看到的大军的行进了。

权学植在迷魂阵密营的最后一夜里写的日记，到此中断了。

二

由于姜世浩的出现，正在埋头写当天日记的权学植，没来得及结尾，就中断了。

“我不妨碍你吗?”

姜世浩斜瞟着权学植的日记本，歉疚地问道。

“没关系，快请坐吧。”

权学植把日记本合上推在一边。

“写的是什么?”

“没什么，只是记了点想记下来的事儿……”

权学植一边扣着自来水笔的笔帽，一边朝姜世浩这边转过身来。

“这几天难得见面，今天怎么来了?”

“有事要和权先生商量一下。”

权学植本来就暗暗希望找个机会和姜世浩谈一谈，他想，现在正是时候。

“什么事情?”

姜世浩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明天，我们就要跟着将军离开这儿，开始长途行军。这次出发，就要向跟先生住的地方相反的远方行军了。如果先生继续跟我们走的话，先生回家的路程就更远了。权先生来见将军已有

一个星期，该是如愿以偿了。明天正好有一个队员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要到先生的姐姐住的和龙方面去。我寻思，趁有人作伴儿，送先生回家去，还是比较妥当一些，也就是说，趁现在离家还不很远的时候回去。看权先生有什么意见？”

姜世浩很客气地微笑道。

“哦……”

权学植神色严肃地听完了姜世浩的话，微微地点了点头。他的眼睛忽然失去了光彩，嘴唇轻轻颤动。他叹了一口气，用低沉的语调说：

“我早料到总会有一天要提出这问题来的，只不过没想到会提得如此突然就是了。我知道我成了你们的负担，给你们添了麻烦……”

“不是这个意思，只怕你离家越来越远……”

“这样为我着想，我很感谢。不过，我也有个想法。为这个，我正想找姜同志谈谈呢。”

权学植停了一会儿，才郑重其事地接着说：

“你也许以为我这个人太不自量了，老实说，我已经打定主意不回去，和你们诸位在一起了。坦白地说，我跟着你动身来的时候，只打算跟将军见一面就回去的。但是，在将军身边待了这几天，我就不想回去了，愿意在将军的领导下和诸位一道投身光复祖国的圣战，进行战斗。所以，我有个希望，你们既然为我费心，那就再慷慨一些，吸收我参加人民革命军吧！”

听了权学植郑重提出的要求，姜世浩不禁愣住了。这个满腹怀疑的“烟斗老头”，这几天虽然倾向于全盘肯定游击队的立场，但他是过去跟着那些乌七八糟的运动者四处游荡，着实吃过一番苦头的人；因此，姜世浩根本没想到他还会有勇气要求参加游击队，自愿投身革命斗争。尤其是考虑到他的年龄，姜世浩认为他是绝不会想到要求参军的。

权学植瞅了半天毫无反应的姜世浩，认为姜世浩大概考虑到他的年龄才迟疑起来，便急忙开口说：

“我不是没想到我的要求会使姜同志很为难。我也想过，我这把年纪了，要跟着年轻力壮的人民革命军队员一起跑，是有些困难的。同时也想过，今后游击队的生活，可能比这几天我所体验的还要艰苦得多。但是，我有决心忍受这些困难。”

“我想，在你这样的年纪打定主意参军，是一定作过很多考虑，才下了最大的决心的。这是令我们十分高兴的事，但是只凭主观愿望，恐怕还达不到目的吧？在我们游击队里，是不能不考虑年龄和健康条件的。我看，请你重新考虑一下，怎么样？”

“无须重新考虑，决心已经下定了，只等你们同意了。”

姜世浩想了半天，很为难地微笑着，没有把握地说：

“不知道司令官同志会怎么想……如果是一般青年要求参军还好说，但是权先生的问题，我就不好擅自作出确切的答复了。如果你实在有这个意思，我只好照实向将军汇报……”

“我想，在决定我的参军问题上，姜同志持什么态度是极为重要的……”

姜世浩听了这话，就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认为权先生直接拿枪跟游击队员一起活动，是不合适的。先生帮助我们的途径很多。将军为了在最近的将来成立一个能够发动全民族投入光复战线的统一战线组织，即将把游击队的工作员派到各地去。方才提到的可以陪先生一块走的那个同志，就是接受了这一任务的。如果权先生也能帮助我们搞好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组织的工作，那不是很好的吗？”

“请你听我说。”

权学植仿佛早在等着姜世浩把话说完似的，立刻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帮助地下工作员的工作，当然很重要，而且也许很适合我

做。同时，我也并不认为我这把年纪了，还手持武器跟年轻的游击队员一起去作战，是合适的。我要求参军，并不只是想做一个普通的游击队员。当初，我只是抱着一种亲眼看看享有很高声望的将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就回去的想法而跟着姜同志来的。——回想起来，这是多么冒昧无礼。可是在将军的身边待了几天，我才认识到，将军是比风闻的或者传说里所讲的还要伟大得多的人物，是身负国家和民族之命运的人物，是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的人物。将军才是我们两千万同胞应当尊为至高无上的人物。将军是一位多么杰出而伟大的领导者；对这一点，你们因为经常和他在一起，也许不会比我这个走了许多弯路的人有更强烈的感受。你们在将军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每一天都在谱写着多么光辉的历史篇章；对于这一点，你们也许没有我体会得这么深刻。你们往往只作为司空见惯的琐事而忽略过去的那些日日夜夜，分分秒秒的生活，组成了多么宝贵的历史洪流；对这一点，你们也许没有我了解得更深刻。我决心留在将军的身边，要把这一切记录成一部史书。不是作为历史的旁观者，而是要作为这一光荣历史的积极的参与者去写它，姜同志！”

权学植激动地倾吐了心里的话，然后两手攥住姜世浩的手，说：

“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你了。这些心里话，总不能当着将军的面讲吧？求你替我出把力，帮帮我的忙吧！”

权学植热情地摇着姜世浩的手。他那一向灰蒙蒙的象褪了色的灰眼睛，此刻象一对熊熊燃烧的火球，炯炯放光。

姜世浩心潮激荡，深受感动。为了竭诚拥护和保卫司令官同志，他确是费尽心血，作出了一切努力；但是对于把不容埋没于忘却之中的司令官同志的伟大的斗争和活动的每一个步伐记载到史册上去的问题，自己却从来没有想到过。为此，他一方面感到惭愧，一方面又非常感激这个提醒了自己的“烟斗老头”。他以

从未有过的格外亲切、尊敬的感情，万分欣喜地说：

“权先生的崇高志向，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按照先生的心愿，设法让你留下来吧！”

“真的吗？”

权学植的脸上，绽出了宛如小孩子一般的天真的笑容。

“我一定尽力而为。实际上，我正准备向司令官同志提一提送你回去的事；还想，如果你同意明天回去的话，就向司令官同志说一说，再给你一次和将军见面的机会。我看，司令官同志也打算在这里送你回去的。你看，现在你就跟我一道去司令官同志那里，当面提出你的要求好不好？”

“这样好！”

权学植急速站起来，把日记本塞进自己爬山用的背袋里，正要跟着姜世浩出去，却一眼瞥见了自己已经看过的报纸。

“这些报纸已经看完了，要不要带走？”

这都是将军为他着想，特意给送来的，他觉得应当送回去才对。

“带着吧。”

姜世浩边推门出去，边回答说。

三

迷魂阵的林梢上悬着弯弯的月亮，天上布满了星星。

迎面走来的几个黑影朝权学植点头打招呼，擦肩而过。他们肩上的枪口闪着蓝光。是几个换岗的游击队员。

权学植一声不响地跟着姜世浩走去。

下了坡往左一拐，透过几棵粗大光滑的树的缝隙，看见一扇映出黄橙橙灯光的小窗户。在晚上还站着双岗的那个地方，现在只有一个穿皮大衣的哨兵。哨兵默不作声地让他们通过了岗哨。

在不大的半窑洞式圆木房里，传出了喁喁交谈的声音。

走到门口，姜世浩整理了一下军装，小心翼翼地把门敲了几下。紧接着，听见将军在屋里喊了一声“请进”。

姜世浩用眼色朝权学植把门一指，就先走了进去，权学植随后跟着进了屋。一股煤油味儿迎面扑来。

“啊，权先生来了。”

正在和什么人谈话的将军，站起来高兴地笑迎着他。

“请坐。我们一会儿就谈完了。”

将军还给姜世浩让了坐，然后继续同那个人谈话，看得出是正在对一个即将走远路的人说着连送别带嘱咐的话。

权学植面前的粗糙的原木桌子，铺着一张红地有虎皮花纹的毯子，一角放着煤油灯。

这是一幢使人感到安适的圆木房。

在权学植第一次进来的这一号营房里，最先吸引他注意的是贴在正面墙正中的一张标语：“一心为了朝鲜革命”。从那没有一点烟熏痕迹的洁白的纸张和仿佛刚刚写完的新的毛笔墨迹看来，象是才贴上去没几天的样子。在这寂寞荒凉的森林里，见到这表示一心为朝鲜革命而斗争的决心的标语，权学植好象从令人窒息的乌烟瘴气里一步跨进了清新的大气之中，窒闷的心胸豁然开朗，精神异常清爽。对面墙上挂着一张白头山一带的地图，显然是因为随身携带经常折叠，一道道折纹使得图纸都起了毛，有些地方还贴补了纸条子。地图旁边的树杈上挂着将军的军用挎包、军帽和棉大衣。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张褪了色的发黄的世界地图，不知是原先就有的，还是新挂上的，并没有太旧。火炕上铺着普通庄户人家常用的那种发黑的草席子。墙根下整齐地排列着

叠有毯子的背囊。

权学植呷了一口姜世浩端起洋铁壶给他倒的一杯喷着松香味的松叶茶，然后在地图上找迷魂阵密营所在的地方。他用眼睛在敦化、安图、和龙接壤的一带寻觅了半天，但是那一带只有在土黄色的地上画着一圈又一圈令人眼睛发花的等高线，根本没有字标着什么地名。

“还要翻过这么险恶的长白山脉，走几百里路吧？……在去白头山麓的漫长的行军路上，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权学植一面想一面回到自己的坐位上坐下来继续看地图，忽然听到将军向自己说话的亲切的声音，才回过头来。

“对不起，只顾做我的事，让先生久等了。”

将军送走了谈话的指挥员，脸上现出了带着歉意的微笑。

“这几天忙一点，没能相陪。怎么样，过得不寂寞吗？”

“没，没什么……”

因为忽然想起了方才和姜世浩的谈话，权学植红了脸，慌忙支吾道。

“请原谅没有照顾好。”

“啊，没，没有。”权学植振作精神，惶恐地说：

“我第一次到密营来，哪能感到寂寞呢。所见所闻，全是新的，我只顾看新鲜，一点儿不感到寂寞。今天又给我送来这许多报纸和书籍……”

权学植从膝盖上拿起报纸送到将军面前，说：

“已经看过了，谢谢您的关心！”

“已经都看过了？”

“是。”

“那么，姜世浩同志，你把这些报纸立刻送给车东范同志。”

将军把报纸交给了姜世浩。权学植这才明白，将军没有把报纸先送给寂寞地躺在病床上的团长，却先给了自己看。他又一次

为将军对自己的深切关怀而感动。

“报纸上有值得参考的消息吗?”

将军问权学植说。

“有，介绍国际联盟决议的消息是引人注意的。”

“先生对国际联盟的决议有什么看法，满意吗?”

姜世浩一出去，将军回头又问道。这是指的国际联盟关于法西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问题的决议。刚叫姜世浩带走的某一天的报纸上，头版头条消息就是有关这项决议的。各家报纸在报道决议的同时还发表了对决议持不同态度的文章。保守的报纸抱着所谓客观报道的态度，只用几行字报道了国际联盟开会的时间和通过的决议；带有进步倾向的报纸则赞扬国际联盟的决议是“对法西斯意大利的正义的惩罚”，是“人类正义的断然措施”，还登了一张裹着头巾的印度回教徒——志愿兵扛着火绳枪一类的武器开进亚的斯亚贝巴的照片。

“也难说……”权学植有些局促地笑道：

“读那篇决议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受了骗。什么‘正义的惩罚’，‘有力的制裁’，叫得倒很响，而国际联盟采取的措施，充其量只不过是禁止对意大利出口铝罢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个决议使人联想到日本鬼子攻打满洲时的情形。当时，国际联盟接受了中国的指控，他们大呼小叫地说要把国际调查团派往现场，结果，只是保了他们自己的面子而已。”

将军望着权学植笑了：

“如果说，那时候仅仅是保住了面子，那么，这回是不是还给凶狠的老鹰添了翅膀呢?”

“啊?”

权学植听了，感到很意外，因为他原以为，国际联盟是为了维持面子，才不得已采取那种措施的。

“那么说，国际联盟反而帮助了法西斯了?”

“不是有句俗话吗？‘蝴蛄是属螃蟹的。’看看国际联盟的所谓经济封锁吧。意大利有用之不尽的铝的源泉——铝土矿，甚至可以向外出口。现在禁止把铝卖给意大利法西斯蒂，这意味着什么呢？”

将军的话犹如锋利的快刀，一下子就剖开了令人不解的天下大谜。

“确是这样。帝国主义者的确是既无耻，又狡猾。我这才明白，正是他们在助长侵略战争，把正义和非正义、真理和犯罪颠倒过来了。”

将军又笑了：

“你说帝国主义者在助长侵略战争，这话很对。今天，在帝国主义者的庇护下，法西斯意大利侵略了埃塞俄比亚，明天，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就要侵略第二个、第三个国家。不久以后，这些法西斯分子将要互相勾结起来扼杀苏联，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

将军接着谈到了柏林、罗马和东京正在建立的三角关系。

“……在法西斯分子建立这种三角同盟的时候，别的帝国主义者就会在不触及他们的利害关系的范围内继续搞现在这种阴谋诡计。总之，由于帝国主义者的积极庇护和法西斯分子的侵略行径，世界将重新遭受战争的惨祸，这是明若观火的事情。但是，尽管世界这样混乱，正义和非正义、真理和犯罪是绝对颠倒不了的。世界上并不是只有帝国主义者，还有比他们更多、更强的革命人民。正义和真理，是永远属于革命人民的。

“形势虽然很紧张，但它的发展却是有利于革命的。苏联在不久前胜利地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历史任务，对帝国主义者显示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的巨大威力。中国和印度支那的革命在蓬勃发展，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正在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者而坚决斗争。法西斯分子的飞扬跋扈，不

仅把工人阶级，而且把小资产阶级，甚至民族资本家也推到了革命这一边。假如要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那么这个战争将不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而将发展成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民族解放战争，并将以全世界革命的民族部队的光辉胜利而告终。我们朝鲜的共产主义者……”

不知在什么时候站起来一边走动一边讲话的将军，眼中迸溅着火星。权学植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这时，将军的视线转到世界地图上那一个长期失去光辉，孤独地漂浮在亚洲东隅海边上的朝鲜版图上停住了。

“我们将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开拓自己的命运，一定要以朝鲜革命的主人——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光复祖国。这是不容怀疑的。问题取决于我们朝鲜的共产主义者怎样开展工作。”

权学植好象一个人在黑暗中突然看到一线火光，才知道在黑黝黝的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样，心神恍惚，甚至上医院送报的姜世浩回来了也不知道。

“我国的革命形势也很好。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思想、经济方面的野蛮镇压和残酷掠夺，不仅使朝鲜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大众走上了反日的道路，而且使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本家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革命的成败就要取决于怎样把除了一小撮亲日的地主、买办资本家、亲日派和民族叛徒以外的两千万同胞组织起来。我们认为，如果建立起一个高举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全民族的组织，就可以把全体朝鲜人民都联合起来。你也知道，团结就是力量，是不是？只要全民族团结起来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进行斗争，那么，不管它多么强大，也非得滚出我们祖国不可！”

静听着将军充满信心的话，权学植脑子里浮起了这样的想法：过去的这样那样的运动和斗争都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四分五裂的，专搞派系斗争的。而现在，有将军

把我们两千万同胞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可以结束这一段被分裂和派系斗争弄得满身疮痍的旧的民族历史，而重新谱写光荣的新的民族历史了。一想到这里，权学植不禁心花怒放。

“……当我们建立起叫做祖国光复会——我们内部决定用这个名称——的组织的时候，我国的革命形势将会迅速发展，变得更加有利。胜利已经在望。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够用我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去实现我们祖国的光复。因此，也希望先生回家以后永远不要失去信心。”

将军回到桌子对面，望着权学植。权学植站起来郑重地说：

“将军！坦率地说，直到这次离家以前，我还心灰意冷，再也不想参与任何斗争或者运动，打定主意不再出头露面了。但是如今，又产生了信心，也焕发了精神。所以，我已经对姜同志说过，想留在游击队不走了。”

将军神情严肃地听了权学植的话，轻轻地点了点头。

“权先生要重新走上斗争的道路，这一点我已经料到了。但是你要拿枪作战，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请坐，坐下谈。”

将军先让权学植坐下，然后自己也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姜世浩同志，你的想法呢？”

将军转过脸来望着姜世浩。

一直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的姜世浩，仿佛等着问他似的，立刻站起来端正了姿势：

“我看，现在要让权先生改变主意，是很难的。”

“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我看，权先生对我们的工作会有很大帮助的。考虑到将来在司令部下边要设一个出版所，还要搞一些其他工作……比如还可以编写象《社会主义大义》、《列宁主义基础》这类书籍的解说提纲……”

姜世浩还说，成立祖国光复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也可以交给

权学植做。为了满足权学植的参军愿望，他尽量列举了权学植能做的各种工作。谁听了他的话，谁都会认为权学植这样的人是个难得的人材。

将军好象猜到了权学植和姜世浩之间有过什么默契，脸上现出了会意的微笑。

“看来姜世浩同志已经答应了，还要我来表示意见做什么?既然权先生愿意，姜同志也同意，那就这样决定吧。要干革命嘛，还需要什么批准呢？干革命，不是得到了谁的批准，有了什么证书，才干的嘛。我并没有给姜同志发什么证书，批准他干革命。革命不是谁叫干才干的，而是自己愿意干才干的。愿意干的事是阻止不了的。权先生愿意和我们共同战斗，我感到非常高兴。”

隔着一张桌子，将军有力地握住了权学植的手。

当自己的手被将军那表示祝贺的温暖的手攥住的一刹那，权学植感到一股热流直涌心头，禁不住眨巴着眼睛，那被细细的皱纹围住的两眼，扑簌簌地掉下了激动的泪水。泪水淌到开始出现白丝的唇须上凝成了泪珠，又一滴滴地落在衣襟上。

在他泪水模糊的眼前，浮现出了在他见到将军的那一天一同骑马行军的路上，将军听了他讲的经历，对他的心情表示深切的理解和非常高兴的面容。当时，将军是那么高兴，甚至比自己实现了见将军一面的夙愿还要高兴。那时候，他还不明白将军见到象自己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为什么比自己还高兴。现在，只有到了现在，他才解开了当时的这个谜。

“将军之所以那么高兴，是因为他把我这一个要同光明磊落、纯洁高尚、忠诚老实的青年共产主义者排在一起，未免显得污垢太多、中毒太深的人，看做了一个可以牵着手加以引导，共同战斗的革命同志。正因为将军是这样的人，竟把理当由我表示感谢的话反过来讲给我听。”

权学植心潮激荡，怎么也表达不出胸中翻滚着的感激之情，

只是无声地流着眼泪。

“将军，我发誓永远全心全意地跟着您走，决心献出一切为您战斗到底，直到我的生命完全枯竭为止。”

权学植在心中宣誓道。

四

这天晚上，权学植写信告诉姐姐和外甥女，自己已决心参加游击队跟着将军战斗，家里就不必等他回去了。信是交给第二天早晨出发到和龙方面去的游击队工作员，托他转给姐姐的。

第二天，他夹在司令部的队伍里，离开迷魂阵密营，走上了开往抚松方面的行军道路。现在，权学植不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了，他作为直属于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部的一个堂堂的游击队员，正骑着马跟着将军前进。

在这次行军路上第一次休息的时候，他在日记本上写道：

三月××日

迷魂阵密营已经远远地落在后面。曾在那儿度过了四个夜晚的密营，被我们走过的山峰遮住，简直分不清在哪一个方向了。

现在是出发后的第一次休息。

今天早晨稍晚一些时候，我们离开了迷魂阵。临出发的时候，我真没想到我们这一行人会减少这么多。

从密营比我们先走的，是将军亲自带到迷魂阵来的第五团两

个连。他们遵照将军的命令，开到依兰方面去了。将军亲自给流着眼泪依依不舍的人们送行。

接着出发的，是几支小部队，他们是上东满一带去的。还剩不少人，我以为是新调来跟随着将军一块走，保卫将军的。但是，当我们骑上马出发的时候，我不禁大吃一惊：跟着将军一块走的我们这一行人，包括姜世浩团长和我在内，总共才有十五个人。

除了姜世浩团长，就只有十四个人，只带有一挺轻机枪，相当于正规军的一个班。难道带这么一点警卫人员就要闯过随时都有危险的难关到达遥远的白头山麓去吗？

好多指挥员都忧虑将军的安全，一再要求将军多带一些武装警卫人员，哪怕就是多带一个连也好。但是，将军却反复地说服他们，说不要紧的，终于只带了十五个警卫人员就出发了。

对只带为数极少的人员走上不知有多大危险的远路的将军一行，迷魂阵的人们以深切的忧虑和不安，流着惜别的眼泪来送行。当时，脸上浮着笑容的只有将军一个人。

直到昨天夜里，我还以为将军就要率领大军出发了，但是现在，连我在内，才只有十五个人！

准备即将以大部队进军国内的将军，为什么不顾自身的安危，连亲自从北满带来的两个连也都派往相反的方向——遥远的依兰去呢？

我无法理解，并且感到不安，非常的不安！

现在，将军坐在一块积了雪的石头上，聚精会神地在想着什么呢？刚下了休息命令，他就独自一人坐下来急匆匆地写了几行，这会儿又沉思起来了。

黑云低垂，天色阴沉，是不是又要下雪，重新变冷？将军用嘴哈着墨水冻了的自来水笔笔头，又重新开始写起来。写的是什么呢？

在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呢？

第　六　章

一

无论同志们怎样精心护理，崔善琴还是一天天明显地消瘦下去。她不再象几天前那样，一早起来就要自己走路，使得同志们更加难过了，也不再为了安慰忧心忡忡的大家，提出几天后就会好的保证了。这些，仿佛她早已忘了似的。

由于崔善琴的这种变化和不祥的预兆，大家都暗暗地摇头。尤其严重的是，崔善琴本人断定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有一天夜里，崔善琴呻吟了一阵子之后醒来，悲怆地凝视着象河水一样静静流动的柔和的雾霭，怀疑起自己还能不能活着见到将军。从此，便产生了认为没有什么希望的想法。每当浮起这种想法，她全身就不寒而栗，为自己怎么会产生这样软弱可怕的念头而感到惊异。经过极大的苦闷和深深的自责，她又下定了新的决心。

她比受伤以前更加开朗活泼起来了。大家都十分诧异地望着她，但也不由自主地被她的情绪所感染。

有一天，在一个象隆冬天气一样大雪纷飞的晚上，尹七女照例在给崔善琴检查伤口。恰好李京俊和张基岭跟孩子们一道各抱一捆干草回来，也照例地抱着一线希望，察看尹七女的脸色——尽管知道这已经是毫无必要的。而尹七女却打开背囊装作埋头找

混杂在碎布头里的松子。

但是，崔善琴却显得格外轻松愉快。她接过明一和明淑抱来的象鸟窝那么一点儿干草均匀地铺在地上，然后开始帮助尹七女砸松子。

“看到那树上的白雪，就不知怎么的，会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小时候，一下雪，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那么高兴，还挺羡慕男孩子们玩雪橇。因为我是个丫头，谁也不给我做一个雪橇。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根竹棍子，本来是用来抬东西的，只有这么点儿长……”

崔善琴刚要用手比划它有多长，肩膀上的一阵剧痛，使她禁不住皱起了眉头。

“把它往脚下一拴，在雪地上滑得可快了。有好几回，摔了跟头，磕破了膝盖，撕破了裙子。这就惹得妈妈吵着要把竹棍子扔到灶膛里去，还说‘这个坏冬天还不快点儿过去，逼得人快把家底儿给掏光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妈妈为啥那样不喜欢冬天，后来慢慢懂事了，也就明白了。打从我开始操心烧的、穿的和吃的事儿，就明白了……”

崔善琴用舌尖舔舔干裂的嘴唇，使劲睁开那双无力的眼睛。

“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可笑。那时候，我心想，要是没有冬天该多好。可是，我头一次上夜校的时候，你听夜校老师是怎么说的。他在教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时候说，冬天也是一个美丽的季节！他说，世界上有整年是夏日炎炎的国家，也有整年是雪锁冰封的国家。而我们的祖国，四季分明。万物苏生的春天一过，便是百花盛开的夏天，接着是天高气爽、红叶漫山的秋日，过了秋天，就是漫天雪舞，遍地银装的冬季了。所以说我们的国家是一年四季分外妖娆的三千里锦绣河山。当时，我疑心这个夜校老师是个有钱人，便起来反驳，说老师讲得不对。老师听了我的话，笑了笑说，我们为什么说冬天不好呢？那是因为我们在挨饿受冻。

可是，季节本身并没有罪过，我们之所以受冻挨饿，不是因为季节不好，而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和地主资本家在压迫我们，剥削我们，叫我们受苦、受穷。我们不要埋怨冬天，而要去反对敌人，起来战斗。从这以后，我慢慢懂得了一点儿革命道理，还去给妈妈讲了一些。我妈听了，一面称赞我说得对，一面却忧伤地哭了……”

她停了一会儿，才又激动地说：

“我觉得，现在还有很多人仍在埋怨着冬天。应当让他们早一天在我们的锦绣河山里尽情欣赏祖国的美丽，过上好日子。……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着急。”

微风不时地簌簌作响，她凝视着森林中纷纷扬扬的棉絮般的雪花。

“真的，是这样……”

好一会儿，尹七女抖掉落在手背上的雪花，回答说。李京俊和张基岭也象表示同感似地点了点头。然而他们的脸上明显地绽现出了既有同感又觉惊诧的神情。因为，平素寡言少语的崔善琴，在这不寻常的时候突然提起小时候的事情；并且用这样的言谈，表示自己始终是行军路上的女战士，确信自己永远是个战斗员，这一切都令人感到异样。

对这种令人诧异的情况，大家逐渐习以为常了。看到崔善琴想方设法努力减少同志们的忧虑，大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但都被她的崇高的心灵深深感动。不用说张基岭和尹七女，就连她的丈夫李京俊也怀着惊诧和感动的心情看崔善琴了。

从崔善琴的身上，仿佛时刻不停地，不声不响地放射着明亮而美丽的精神之光。

每当天一亮，崔善琴就把孩子们叫醒，尹七女就把刚够一茶缸的烧热的雪水放到明一和明淑面前。崔善琴在担架上或坐或躺，总要把水一点一点地倒在孩子们合并起来的两只手掌里。等

孩子们洗完了脸，她就从背囊里掏出梳子替明淑梳好头，再把明一的衣裳展平，给孩子们拾掇得整整齐齐的。

篝火好象是李京俊一行的忠实伙伴。一到他们宿营的时候，不管在雪地上还是在岩石下，一定有一堆篝火在燃烧着。这天晚上，也照例有一堆熊熊的篝火在燃烧，驱赶着黑暗和寒冷。

熬了点小米粥，大家勉强垫了垫肚子。然后，有的望着篝火，有的凝视着昏暗的天空，都沉浸在冥想之中。尹七女怕弄出声响，只用干草在悄悄地擦拭饭盒。

浓重的沉寂笼罩在篝火四周。这是一到这时候总归要来的沉寂。一个个都在想着紧张的行军中忘却的、又是已经想过几十遍几百遍的心事：想着但愿能丢到九霄云外去的"民生团"案件，想着他们是不是正在朝抚松方面走……诸如此类使人不安的心事。

突然，崔善琴喊她的两个孩子。明一和明淑以为妈妈要把当做被子盖的棉大衣给他们，踮着脚轻轻地走近了妈妈。可是妈妈没有给他们棉大衣，却仔细地端详着她心爱的小兄妹，问道：

"明一和明淑今天都做了哪些好事？"

小兄妹觉得妈妈今天有点儿异样，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惊讶得互相呆看着。

吃惊的不光是他们兄妹俩。那满脸胡子拉碴的李京俊——他正在痴望着篝火，象测验一根柞木枝条究竟能烧多久似的，——也抬起了头；仰脸躺在干草上的张基岭也用胳膊肘慢慢地撑起了上半身。

明一羞涩地咧开嘴一笑，崔善琴脸上立即现出严厉的表情，催促说：

"明一，你先回答。"

明一仿佛想躲避妈妈的目光，垂下眼睛不住地抻着衣角。

"你白天跟着叔叔跑，啥事也没做吗？"

明一这才把脸一抬，朝张基岭叔叔咧嘴一笑，满神气地说：

“我，……叔叔去摘松子儿的时候，我跟着埋掉了脚印。”

“是吗？我们的明一真地做了好事，做得很好。”

崔善琴的眼睛、脸颊、嗓音，无不泛溢着感到幸福和温暖的纯洁的感情的潮水。做爸爸的李京俊，以及张基岭和尹七女，见此情景，也忘了那割不断的愁思，都跟着笑了。明一向妈妈咧嘴一笑，神气十足地走到妈妈身边坐下。

嘴里咬着手指头的明淑，下意识地也迈出一步，想跟着哥哥走去。妈妈说，现在该明淑来回答了。她突地站住，撒娇似地晃开了小膀子，眼里汪满了泪水。

崔善琴似乎可怜起小女儿来了，脸上现出宽厚的微笑，说道：

“明淑，你就唱个歌儿吧。”

这一下，明淑来了劲儿，马上抬起了头。叫她唱歌，她是不怕的，经常听明淑唱歌的这几个大人，都在高兴地等着她唱。

然而出人意外，明淑却拉住妈妈的手，说：

“妈，我要发结——”

她一面说，一面把头伸过来让妈妈看乌黑的头发。她要系上发结才唱歌。崔善琴转脸望望尹七女，迟疑了一会儿，才从背囊里取出粉红色的发结，放到明淑的手里。明淑拿起发结高兴地蹦了蹦，还嫣然一笑；但不知道她想起了什么，突然脸色一沉，把象只蝴蝶一样被微风吹得飘飘忽忽的粉红色发结又送到妈妈面前，说：

“妈，我不系发结了。”

“怎么啦？”

崔善琴从犹犹豫豫的女儿手里接过了发结。

明淑低着头瞅着自己的脚尖踌躇了一会儿，才清脆地回答说：

“这会儿系发结可不行。”

“怎么不行？”

“我要在给将军行礼的时候才系上它。”

“……”

“妈，好不好？”

崔善琴立刻掉过脸去，一面尽量在抑制住快要溢出眼角的泪水，一面声音发颤地说：

“好……好……给将军行礼的时候……再系上吧……”

停了一会儿，崔善琴才把发结整整齐齐地叠好，又重新放回到背囊里。

象做了件了不起的好事似的，明淑忽地抬起头，朝大人们看了一眼。她那清脆悦耳的歌声，终于在篝火旁荡漾起来：

我们到了哪里？我们到了山上。
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南湖头。
到那里去做什么？到那里去找将军。
要跟谁一同去？咱们大家一同去。

这是根据地的儿童团员们最爱唱的一支歌，明淑唱的时候，居然改换了几个唱词，于是歌里充溢着孩子们怀念将军的那种纯洁、诚朴的深情。

明淑唱完歌，闪着亮晶晶的黑眼睛，等待着每唱必有的大人们给她的称赞。然而这一次却出乎意外，竟毫无反应。她圆睁了眼睛，一会儿看看妈妈和爸爸，一会儿望望叔叔和大妈。但是，妈妈和爸爸，叔叔和大妈，好象完全忘掉了给他们尽心唱歌的明淑，一个个都在想着什么。只见妈妈低着头把一只手放在收藏发结的背囊上，那映着火光的瘦削的鼻梁上，滴着露水一样的泪珠；爸爸也低垂着头，用一根柞树枝条心不在焉地扒拉着火灰；从干草上坐起来听唱歌的张基岭叔叔，不知什么时候转过身去背

对着篝火躺在地上，他那抱着头的两条胳膊以及他的肩膀和后背都在无声的抽泣中颤动着；正在擦饭盒的尹大娘慌忙起身离开篝火，在用衣袖抹眼窝。

明淑越发惊慌起来了，她把大人们看了又看，眼里噙着泪花，小嘴一撇一撇地也抽动起来。

“妈，别哭！”

她突然一叫，一头扑在妈妈的怀里，搂住妈妈的脖子，把脸蛋贴在妈妈的泪湿的脸上蹭着，抽抽搭搭地说：

“妈，你们哭，我就更想将军……”

她这话，使好容易没哭出声来的张基岭也忍不住地哭出声来。明一也把嘴一撇，把脸埋在爸爸的背上……

崔善琴凭着她的顽强的意志力战胜了痛苦。尽管肩膀剧痛，浑身发高烧，她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但是，眼圈发黑，眼窝深陷，在独自冥想的时候，嘴角上还现出了向来不曾有过的两条细纹。对她，同志们是那样关怀备至，精心照料，然而谁也没有看出崔善琴已经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同志们几乎忘记了她是重彩号，反而都喜欢听她说话。甚至当她默默地忍受着剧烈疼痛的时候，也以为她在幻想着什么美好的情景，欣喜地微笑。

正因为这样，腰里别着椴树皮的张基岭暗暗地想找个机会，把韩南实的来信给崔善琴看看，征求她的意见。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天休息的时候，张基岭抱着一堆准备铺在崔善琴担架上的松萝回来，一看，这正是个征求她的意见的好机会，便站住了。因为这时崔善琴正支起一条胳膊斜躺在担架上，而同志们和孩子们都不在附近。

“这不是松萝吗？哪儿摘来的？辛苦了。可你站着干什么？快来烤火呀。”

张基岭绕过担架，走到静静地燃烧着的篝火旁坐下，拣了两

根干树枝儿添到火堆里，拿出勇气叫了一声崔善琴。然而声音太低，好象咽下肚子去了似的，未能引起崔善琴的注意。张基岭刚抬头想再叫一声，眼睛就直棱棱地不动了。他看见崔善琴正看着一个小本子，但使他吃惊的不是这个，是崔善琴嘴角上的那两道细细的皱纹。

张基岭顿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觉得战友的痛苦也深深地渗进自己的心里，深悔自己不该想到跟正忍受着痛苦折磨的同志讲那些毫无意义的私事。

“我们的女同志该做的事情真是多极了。”

崔善琴没头没尾地说道。张基岭惊讶地盯着她，只见她两眼热情迸发，刻着两道细纹的嘴角浮起了温和的笑意。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这是三年前的事情。在小汪清马村开了汪清地区妇女会积极分子会议，将军亲自出席，还给我们讲了话呢。”

崔善琴抬起发亮的眼睛，仰望着树林上面的蓝天，朵朵白云在轻轻地飘动。

“将军说：参加这次会议的妇女会积极分子以及根据地的所有妇女会员，都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锋队员，都是女革命家。现在，我们祖国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三重的压迫和剥削下呻吟。你们正是负有给她们争取真正的人的生存权利和自由以及妇女解放的光荣使命的工作者……”

暖洋洋的中午时分，压在落叶松枝头上的雪团，由于树枝已经撑不住它的重量，不时地悄悄滚落下来。每当这时候，落叶松就索索发抖，扬起一片片白蒙蒙的雪雾来了。

崔善琴接着说：

“我们妇女要做的事情真是多极了。祖国一解放，我们妇女应该首先建立妇女会中央。到目前为止，还只建立了村妇女会和区妇女会。靠这些小规模的组织，怎能组织和领导分散在三千里

大地上的一千万妇女呢？妇女会中央的干部，应当都是有教养，有丰富的妇女会工作经验，处处以身作则的模范干部。要是每个妇女会支部有五十名妇女的话，全国就得有二十万个妇女会支部，那么，光是支部负责人就得有二十万人。这么多的干部到哪儿去找啊？可也不能因为缺少干部，就把组织妇女会的工作往后拖吧？光是这一样工作，就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崔善琴把忧心忡忡的脸转向张基岭：

“我看，我们妇女争取解放和权利的斗争，还是需要男同志来帮忙的。要想革命地培养妇女干部，就要象在根据地的时候一样，用办讲习班、办夜校的方法，这就需要男同志们出一把力。那时候，老张，你也该当一个讲师啊，怎么样？”

“是啊……我还……没……”

张基岭不知不觉地被崔善琴的这一番话吸引住了，羞涩地拢着头发，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实际上，他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妇女问题的。

崔善琴朗朗地笑了一阵，说：

“怎么，你还没想到过妇女？你嘴里总说要推翻日本鬼子的野蛮统治，解放两千万同胞，建立新社会，可没想到过在这两千万中占一半的妇女，这可不象个游击队员。”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怎么没想啊。想是想过，就是没想得你说的这么具体。”

张基岭满脸通红，辩解说。听了崔善琴的话，他觉得妇女问题确实是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他终于答应崔善琴说，尽管在祖国解放后，组织和加强民族军队的工作很忙，但是为了妇女，他一定去当一个讲师。不过，一想到解放后要站在黑压压一片的妇女们面前讲话，就吓得心里直打怵。因为，他对学习从不感兴趣，认为政治工作是别人的事情，与己无关。

张基岭迟疑了半天，终于把韩南实的信拿出来放在崔善琴的

面前。

“是给我的信？谁来的？哎哟， 是韩南实来的！那么纯真善良的同志，不知现在在什么地方？……我真想看见她。可是，她有啥事给我写信？”

崔善琴把折叠的信翻过来掉过去看了一阵，诧异地瞅着张基岭。

信上只写着“韩南实”这三个楷体字，并没有收信人的姓名。张基岭满脸飞红搔着后脑勺，说：

“哦……那个……其实……”

他终于拿出勇气，说道：

“请你不要误会，其实， 我也不是不知道在这样困难的时候胡思乱想是一种罪过，不过，实际上……这可不象开机枪一把子弹打出去就完事那样，可以痛痛快快地忘到脑后去……所以，我想争取一下你的帮助……”

崔善琴脸上带着微笑，不声不响地把信还给张基岭。张基岭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愣住了。

“方才我就看出你的眼神有些异样， 我差点儿没闯出大祸来——给别人的信，我怎么能随便看呀，更何况是人家相爱的人来的信。”

张基岭摆着手势否认：

“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俩谁也没说过爱谁，尤其在现在，我的处境又是这样……”

“你这又是什么话？ 你说你怎么样？你是将军的好战士嘛！对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在任何人的面前， 我都敢这么说。给我！要是这样，我倒可以看看。”

张基岭按捺住怦怦跳动的心，扭过头去。片刻之后，响起了崔善琴的柔和而清晰的声音：

张同志，请原谅。因为忙，不能去，只好写这封信托人捎给你。

希望你好好学习，这是我准备见到你时要说的话，是我真心的希望。

作为同志，嘱咐你。

韩 南 实

“这叫个什么信？好象尽是暗语。”

崔善琴愉快地笑了，张基岭也跟着咧嘴笑起来。崔善琴脸上的紧张神情消失了。

“这又何苦呢，真叫我不懂。事情这么明白，何必哑巴闹心病，有嘴说不出，独自烦恼呢？”

崔善琴一面责备他，一面还给他信。

“我得说几句。你说这种时候想南实是一个罪过，这话就不对头。你说这信是只以同志的感情写的吗？你以为她写了这样的信，她就不再理你这个处在这种境地的人吗？你要是这样想，那就不对了。”

张基岭垂下头，觉得崔善琴的话很对。总之，他心里很高兴。他为看见崔善琴精神愉快而高兴，为明白了韩南实的真实感情而高兴。

去摘松子的李京俊带着孩子们回来了。张基岭和崔善琴忙着接明一和明淑，没能把信的问题谈完。

二

从迷魂阵西去，为数很少的司令部一行人，头一天在某一木棚里过了一夜。这是一个座落在覆盖敦化和安图两个县的大森林中的孤零零的木棚。木棚里住着一位远离烦嚣的尘世，孤独过活的银须直垂胸前的老人。

据这位老人讲，前几天有两个寻找司令部的妇女，为了找粮食，曾经来过这里。她们说，她们是从汪清的某地出发，去找远征北满的司令部的，路上听说司令部已经南下了，便又走回头路，继续找司令部去了。

老人又说，那两个妇女走了没多久，就响起了杂乱的枪声。这阵子鬼子们象疯狗一般到处乱窜，他当时以为那两个妇女准是遭了不幸，就到山里去找她们的下落。可是找来找去，只发现了她们的走向远方的脚印，撒落在雪地上的几粒粮食，还有点点血迹和好几处人跌倒过的痕迹。幸亏是傍黑的时候，估计她们一定是把敌人甩掉了。

第二天，司令部一行在继续骑马行军的路上发现了篝火的痕迹和碎布头。这些碎布头显然是从用槲树皮染色的军装布料上剪剩的。篝火旁边可以挡风的石坡下边，在一片没有化的积雪上，留有清晰可辨的小孩子的草鞋脚印和撒落的几颗松子。

司令官同志仔细地察看过这些以后，虽然离天黑还早，却下令停止前进，就地宿营。他一方面抽调几个人做宿营的准备，另一方面命令每三人组成一组，到附近一带寻找那两个身上挂了彩，带着孩子找司令部的汪清根据地来的女队员。然后，他亲自

带领毫无经验的权学植和玄八两个，负责一个方面，也去找人了。姜世浩和李北哲也分别负责一个方面，各带一个小组出发了。

……李北哲没有找到那两个受伤的女队员，最先回到跟他那一小组的人事先约好的大岩石下边，焦躁地踅来踅去。他一面等候着小组的人回来，一面不时地抬起忧虑的眼睛搜索着白雪覆盖的落叶松林。无论是树木摇摆的声音，还是枯枝被风吹断的声音，他都侧耳细听。当他听出这些响声都是风刮的，不是人的动静，就失望地轻轻叹一口气。

突然，从他对面的落叶松林中传来了"砰砰"地敲打树干的声音。先是两下，后来是三下。然而不知怎的，那响声有气无力的，尤其是最后一下，轻得几乎听不见。李北哲马上猜到是朱凤吉回来了，而且完全可以断定，他也没有找到人。不大一会儿，透过粗大的落叶松的间隙，果然看到朱凤吉忽隐忽现地走来。当他看见个子矮敦敦的朱凤吉背着那支枪托几乎挨到雪地上的马枪，从林子里走出来的时候，他仍然不肯放弃那一线希望，注视着朱凤吉的身后，看有没有别的人跟着来。

"连长同志……"

朱凤吉灰心丧气地喊了一声，就扭过脸去不说话了。

李北哲道了一声辛苦，没有再问什么，就亲切地拉着朱凤吉那冰凉的手，来到岩石下，架起预先准备好的木柴，点上了火。榭树枝子嗞嗞地吐着汁液，呼呼地燃烧起来。两个人都不声不响地坐在火旁……

过了半天，树林里又响起了敲打树干的声音。头两声听起来既沉重又缓慢，后三声却清脆响亮，还拖着隐约可闻的余音。

"文龙回来了！"

李北哲腾地站起来叫道。他觉得这是个给人希望的信号，立刻向凤吉递了个眼色。朱凤吉马上会意地拣起一根适中的木棒就

往树干上“砰砰”敲打起来，作为回答信号。

不一会儿，身材高大、膀阔腰粗的文龙，宽宽的脸上带着微笑，往他们面前走来。他一边走还一边掸掉肩头和胸前的雪花。扎着皮带的粗大的腰围上，两颗手榴弹象挂在牛脖子上的铜铃似地晃荡着。李北哲这回也同样抱着希望朝文龙的身后看了看，却仍然不见人影。文龙看出了连长的心思，意味深长地、格外精神地举手敬了个礼，然后向仰着脸两眼直盯着他要张嘴问什么的朱凤吉挤了挤眼睛。

他把呼呼燃烧着的槲树枝子扒拉开，一边烤着冰凉的手，一边详细地讲了一通经过，最后补充说：

“跑了半天，都落了空，我心里直发毛。一想到司令官同志为这事那么操心，我就几乎不想回来了。明知道连长同志和凤吉同志在等我，我还是又翻了一座山去找。正在往山上爬的时候，看见面前有一块儿比这块儿大得多的岩石，简直有房子那么大。岩石下头，是凹进去的，象个木盆，能坐五、六个人，还能挡风。我想，顺便看一看吧，就跑了过去，一看，嘎……”

文龙讲到这里，把话一停，伸手到棉大衣口袋里摸了半天，然后笑嘻嘻地把手摊在连长面前。他手掌上放着十来个黄灿灿的松子壳子。

“这是什么？”

李北哲忙问了一声，然后满脸疑惑地看看松子壳子，又看看文龙的脸。并且不等文龙回答，就一把抓起了松子壳子。

“连长同志，那里还有篝火的残灰。”文龙声音发颤地说道。

仿佛要从那些有淡黄色内皮的松子壳子里发现什么秘密似的，李北哲把它们放在手上，一会儿细细地察看，一会儿小心谨慎地扒拉来扒拉去。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李北哲把松子壳子交给朱凤吉，眼睛里深藏着期待的神情瞅

着文龙。

“我想再发现点什么，在附近又找了半天，可是什么都没找见。”

“凤吉，你怎么看？”

李北哲这么一问，朱凤吉把脑袋一歪，说：

“难说呀，……会是我们的人吗？”

“你们看这个内皮儿，既没干也没烂，可见砸开松子还没过几天。这准是咱们的人。要不是我们的同志，谁会在这么冷的大冬天跑到这深山里来砸松子吃！”

李北哲想再说些什么却没说，看样子他是打定了什么主意了，站起来把滑到后面去的手枪拉到身前。朱凤吉马上会意了，敏捷地站起身来待命。

“走！”

李北哲率先快步走去。

他们互相搀扶着蹚过雪坑，互相帮助着翻过两抱粗的倒木，只用了半个钟头就走完了平时要走一个钟头的路程，来到了那块儿足有游击队圆木房那么大的黑糊糊的大岩石边。

迎接他们的是一片落叶松林，听不到一声鸟鸣，万籁俱寂，无尽的空虚笼罩了他们。李北哲觉得，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这么一线希望，马上就要落空了，不由得浑身无力，登时停步站住了。

“连长同志，就是那儿！”

文龙不知道连长的心事，噌噌地冲到前头去，指着有三棵小桦树的岩石下边说。

“你等一等，文龙！”

李北哲挥手叫住了文龙，好象深怕文龙会把什么珍贵的东西弄坏似的。他要去亲眼察看篝火的痕迹。

“篝火的痕迹由我去看，你们在这儿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李北哲挽起衣袖，小心翼翼地蹚开积雪，走近升过篝火的地

方。他仔细地观察了半天，先看了在升过篝火的雪地上残留下来的四、五块黑木炭，然后把木炭旁边的雪轻轻拨开，露出了烧剩的落叶松和柞木的枝条。他从中拾起一根一拃多长的柞木枝条，放在手上，象发现了什么珍贵的宝贝一样，露出了高兴的微笑。一抖掉冰雪，柞木条上清楚地现出了斧印，这说明有人用斧头砍下了树枝。李北哲把树枝放在一边，用手摸了摸木炭。木炭冰凉。把它撅断了一看，表面虽然潮湿，里头还是干的。再把被雪水和成了泥的灰堆扒开，用手指头挖了几下灰底下的泥土。覆着一层枯叶的地皮还没有上冻。过了一会儿，李北哲在灰堆附近又发现了一条剪得象一根细绳那么细的黄色小布条。

“同志们——”

李北哲边喊边把碎布条高高地举在头顶上。

在形状象个蘑菇的海松树下正在弯腰搜寻的朱凤吉，闻声立即赶来，一把接过连长手里的碎布条，欢声叫起来：

“这布跟刚才在那边发现的一样，一点儿也不错，完全是一样的。”

随后，文龙也跌跌撞撞地跑来，拴在腰带上的手榴弹直晃荡。

“连长同志，这不是那军装布料的碎块儿吗？”

李北哲点了点头。

“连长同志，这跟去年我在汪清领的那套夏季军装的布完全一样，一点也不错。那是我第一次领到军装，记得清清楚楚的。”

文龙还说，这布是去年春天袭击鬼子的运输队缴获来的。

“连长同志，那时候，为了赶做夏季军装，缝纫队的女同志们可辛苦了。崔善琴同志她们都熬了好几夜。”

从这一块碎布条上，李北哲仿佛感觉到了在深沉的夜半，一面替同志们缝补破军装，一面思念司令部的那几个女队员的火热的心情。他感到非常惋惜，要是早一点发现篝火的痕迹，不就可以找到她们，把她们带到司令部去吗？这样一想，心里热辣辣

的，很难受。

他这才明白司令官同志今天特地提前停止行军的意图。

将军在看到雪地上的小孩子脚印和碎布头的一刹那间，立刻想到了李京俊两口子。自从听到李京俊两口子在这奇寒的冬天携儿带女千里迢迢寻找司令部的消息以来，将军一直挂念着他们，时时刻刻都把李京俊、崔善琴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逗人喜爱的小兄妹俩，放在心上。

因为知道将军的这种心情，李北哲更不忍心再空手回去。他绕着灰堆转了三遍，终于用果断的语调说道：

“这些内皮柔软的松子壳和里头还没上冻的木炭，说明她们离开这儿最多不过五、六天的样子。我估计，她们是从这里经过那个木棚，朝刚才发现的那个留下火堆痕迹的方向去的。这个地方不用再找了，还是往西南方向去找找看吧。”

西南方向的树林上空，灰白色的碎云片在徐徐地飘浮着冉冉而去。

不知不觉之间，太阳已经西斜了。那西边的云天下面就是他们将要到达的抚松。

三

李京俊他们一行，不管是受伤的还是没有受伤的，也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大人，都已筋疲力竭，疲惫不堪。崔善琴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一整天才说那么一两句话。就是这样，也还感到非常吃力，勉强才能动一动嘴唇。她那硬装出来的笑容，也看不到了。

崔善琴的脸上显露出任何意志力也遮掩不住的悲哀。时时刻刻蚕食着她的生命的可怕的死神，在她脸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自从妈妈躺上担架以后就没再叫大人背过，完全靠自己走路的孩子们，也走不动了。一直抬着担架，没人替换的李京俊和张基岭，把大家的背囊全包下来背在背上的尹七女，也都常常踩空了脚，打着趔趄。只因为知道一瘫下来就再也无法站起来，就会在这杳无人烟的深山里冻死，他们才这样咬紧牙关拼死拼活地挪动脚步。只要还能动弹，就得往前走。就是爬也要爬到将军的身边，就是死也宁愿死在离司令部更近一些的路上。

他们渴望见到将军的热切的心愿，不会因为精疲力竭而冷却，反而越来越强烈。面对着生命的最后一刻，象烈火般的越来越炽烈的愿望，促使他们下定决心，即使会倒下来，也要倒在离司令部最近的地方。

从汪清开始的这一漫长的行军，终于到了最后一天。就在这最后一天也即将过去的黄昏时分，他们仍在不停息地继续前进。他们的面前终于出现了游击队。

这仿佛是对他们那炽烈的愿望的酬报。

起先，传来了斧子砍树的声音，接着随风飘来了一股烟味。他们想，不管碰到什么人，只要不是敌人，他们就能得救。这种想法，使他们鼓起劲儿来继续往前走去。没走多远，果然看见了一路上从未碰见过的人民革命军队员。

那个队员，后腰上别着一把斧子，正把一棵砍倒的树，从山坡上往下拖。他远远看见李京俊他们，就急忙扔下那棵树，朝他们跑来。跑到能辨认出人的面孔的地方他就站住了，只顾仔细地打量他们，却不肯再往前靠近了。看来，他起初以为是自己人受了伤被抬回来，才跑过来的。仔细一看，还有两个小孩儿，就诧异地站住不动了。

李京俊、张基岭、尹七女一看他的穿戴和举动，就认出了他

是人民革命军队员，虽然他没有带枪。他们以为他不象一般的人民革命军队员，可能是司令部的人。

激动得几乎要哭出来的李京俊，甚至忘记把抬着妻子的担架放下，就大声问道：

“你是游击队员吗？”

“……”

不知怎的，那个人既不回答，也不走下坡来，只是愣愣地站着。他又打量了一阵子，才压低声音小心地反问说：

“你们从哪儿来，来找谁？”

“从汪清来，……找司令部！”

“司令部？司令部不在这儿，……谁告诉你们司令部是在这马鞍山的？”

他反而怀疑起来了。可见，他还不知道司令部已经来到了抚松地区。可以推想，司令部肯定比李京俊他们先到达地面广阔的抚松县了，但住在别的地方，还没有同马鞍山取得联系。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可能：司令部在路上被什么事情耽误了，还没有到达抚松县。

“不管怎么样，请你把我们带到游击队去吧。”

李京俊急不可耐地说。

然而很奇怪，那个人仍然站在原地不动，也不回答，只是迅速地朝四下里扫了一眼。

不知为什么，从那个人的身上，一点儿也看不出革命同志——即使是素不相识的同志——见面时通常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兴和亲热的表情。那个人明明看见担架上躺着病人，也不肯来帮助抬一下；听了李京俊要他带他们到游击队去的要求，也不往前靠近。

李京俊以为那个人在怀疑他们，便央求似地大声说他们也是游击队员，请他放心地靠拢过来。

那个人又左顾右盼地察看了一下四周，才往前迈了几步，但没有走到他们跟前，又站住了。只见他身上的棉军装又破又烂，处处露着棉絮。他面黄肌瘦，脸色忧郁，毫无生气。看去年纪很轻，却显得暮气沉沉。最初的一刹那，他露出既象不安又象高兴的一丝微笑。然而就是在这霎时之间，罩在他脸上的悒郁的阴影也没有消失过。

“看来你们在路上一定吃了不少辛苦了，还带着小孩子……病人病得厉害吗？”

“马上需要设法抢救。”张基岭回答道。

那个人用手指着他刚拖着木头下去的方向，说：

“那边可不要去。那儿有几间大圆木房，可不能到那里去。”

然后指着另一个方向，说：

“往这边走吧。到那矮山脚下，有间幽静的小圆木房。你们就到那间房子去吧。那原是指挥部用的房子，现在有个当政治主任的人在那里。我愿意领你们去，但这是不允许的。你们自己快去吧。”

显然，他是一个很有礼貌，也很亲切热情的人，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就是不肯帮一下忙。象是虽然有意帮助，却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敢随意行动。

李京俊看出他这种由于无法帮忙而焦灼不安的心情，便向他道了一声“谢谢”，然后转身朝他指的方向走去。那个人没精打采地呆呆地站立在原地，用既象是羡慕又象是同情的眼光，久久地目送着李京俊他们。

那个人说的指挥部圆木房，座落在矮山脚下的一片树林里。

在乍看到灯光明亮的窗户时，李京俊他们就象长期在外颠沛流离的人回到久别的家乡时看到了老家窗户上的灯光一样，一个个感慨万端，无比激动。如今，找到了自己人，再不会有饿死、冻死的危险了。病危的崔善琴也可以得救了。当然，也一定会打

听到司令部的消息的，并且不久便可以回到司令官同志的怀抱里去了。

凡是在黑夜里远行的旅人，一遇到有灯光的人家，都会感到十分高兴。李京俊一行，一看到据说有政治主任等人的圆木房的灯光，登时心潮激荡，欣喜若狂。

他们，从那遥远的东满小汪清出发，经过北满的敦化，穿过茫茫的林海雪原，千辛万苦来到这个地方，不正是为了看到这游击队圆木房的灯光吗？是的！这灯光，就是把从遥远的地方回来的亲人搂在温暖的怀抱里的家乡的欢笑的眸子，就是老家的高兴的笑容。

李京俊他们，一个个连连眨巴着眼睛，静静地走进了圆木房的小院子。虽然这是陌生的圆木房，李京俊却觉得如同走进了自己的家园一样，觉得屋里住着的就是自己日夜怀念的亲人。他停下脚步，朝亮着灯光的小窗户望了半天，等心情平静以后，才走到门前，故意先跺跺脚把雪抖掉，弄出响声来，然后朝屋里喊道：

“可以进去吗？”

好半天，屋里才有人用蔫不唧唧的似乎下巴颏被卡住发出来的声音回答了一声：

“进来——”

李京俊开门走了进去。只见热烘烘的屋里，坐着一个小脸盘、尖下颏、小眼睛、眼珠子黑亮的人，他穿着一身象新的一样干净整齐的军装，还披着一件皮领子的大衣。他脸朝火炉子坐在点着蜡烛的桌边，嘴上叼着一支烟，眼睛叫烟熏得眯缝着，正在用小刀剪指甲。也许是他生性如此，做事不肯中途停止吧，他连头也不抬地继续剪他的左手大拇指的指甲。不知道是怎么的，他跟在山上碰见的游击队员不一样，是一副太平无事的样子。

看样子，这屋里除他以外还住着几个人，炕上还铺着好几条

毛毯。

他终于剪下了大拇指的指甲，这才一面用小刀修着指甲边，一面抬起眼皮儿朝站在门口的李京俊瞟了一眼。他似乎是才发现来人不是常见的人，而是陌生的人，于是停止了修指甲，开始留心打量李京俊的胡子拉碴的脸和破烂不堪的军装。

“好象没见过你……你是从哪儿来的?”

他一口吐掉叼在嘴上的烟头，问道。

“听说政治主任同志在这儿，我们是来找他的。”

“你们有什么事情?”

他直起靠在椅子背上的腰，站了起来。

“你就是政治主任同志?——你好?”

李京俊走近他的面前，伸出了两手。而那个人却疑惑不定地踌躇着伸出右手来。李京俊高兴地用两手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我们都是游击队员，从汪清来。”

“哦，是远道来的，辛苦了。来了多少人?”

看了李京俊破烂的衣着和疲惫不堪的脸色，他好象猜到他们的确是吃了很多苦的。

“四个大人，两个小孩儿。都在外面。”

“小孩子？怎么还有小孩子?”

“慢慢再讲吧。小孩儿和伤员还在外面，让我先带他们进来，然后再讲，可以吗?”

“可……可以。”

他觉得让一群毫不了解的人进到屋里来有点儿不放心，现出不高兴的样子，但也不好让辛辛苦苦远路而来的人继续站在寒冷的外边，才无可奈何地答应了。然后，他站到门旁，仔细打量着躺在担架上被抬进来的崔善琴以及张基岭、明一和尹七女。最后，明淑趔趔趄趄地走进来，绊在门坎上差点儿摔倒。他扶了明淑一把，就关上了门。

李京俊和张基岭放下担架，又帮助孩子们和尹七女卸下背囊，领他们到火炉跟前取暖，然后回到点着蜡烛的原木桌前。

政治主任忘了给客人们让坐，他反剪着两手，默不作声，仔细察看着每一个人，等待李京俊的报告。

桌子上的蜡烛旁边儿，放着一个装有烟丝的木盒子和一个用什么树根子做的烟灰碟。烟灰碟里丢满了烟头，装满了烟灰。

闻到一股刺鼻的、已经好久没闻过的烟味儿，李京俊多么想抽它一口啊，但一想到还没有做正式的自我介绍，主人也没有让他抽的意思，就忍住了。他很想坐下来，并且认为这一点是用不着客气的，同时，两腿直打颤，眼前晃晃悠悠的，简直站不住了。

“对不起，我可以坐下来说吗?”

政治主任这才想起自己没有给远道而来的人让坐，确实有点儿不象话，便把眉头一皱，说：

“随便吧。”

李京俊在原木打的长条凳子上坐下，回头示意张基岭叫他也坐下来。尹七女和两个孩子已经坐在火炉旁的地上。只有政治主任仍然站着。

李京俊觉得坐着向站着的主任报告是不够礼貌的，心里很不安，但他相信，对方是会谅解的，于是便把他们为了找司令官同志，从小汪清出发到遥远的敦化，在敦化听到司令部朝抚松方面进发的消息，又折回来到这里的经过，简单地作了报告。

“谁说司令部到这儿来了?”政治主任惊讶地问道。

“敦化密林里有一个木棚，是那个木棚里的老人说的。他说他还做过司令部的向导……”李京俊把老人告诉他的话如实地讲了一遍。

政治主任摇了摇头，说：

“奇怪，司令部根本没有到过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听说司令

部要到这里来，更没听说已经到了这里。”

“那么，是不是半路上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或者耽搁了?”

“那个老人的话，能信得过吗？好吧，先不说这个， 那些小孩子是一开始就带着走的吗?”

“都是我的孩子，从小汪清带来的。”

“那个大嫂呢?”

“是我的爱人，半路上受了伤。”

政治主任默默地瞅了一会儿躺在担架上连眼睛都睁不开的崔善琴和蜷缩在火炉旁边打瞌睡的两个孩子。然后坐了下来，又问李京俊：

“何必在这大冬天带着孩子走那么艰难的路?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就是在雪化以后动身也还难说哩。”

李京俊一下子就把当时非如此不可的令人难过的事情全都想起来了，情不自禁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我们也知道，等到春天再动身要好得多， 可就是因为有迫不得已的情况。——我可以卷支烟抽吗?”

李京俊感到胸口憋闷，不由自主地冲口说出了想要抽烟。

“抽吧。”

李京俊颤着手卷了一支烟，对着烛火点着了。政治主任的眼睛一直盯着李京俊的脸。

李京俊已经好久没抽这种真正的叶子烟了，现在空着肚子突然抽了一口，顿时头晕目眩，神志有些恍惚。他闭上眼睛定了定神，才把烟摁在烟灰碟里熄灭了。

“方才我说到哪儿了?”

政治主任撅起尖尖的下巴， 眯缝着乌亮的小眼睛盯着李京俊：

“你说到有迫不得已的情况，所以等不到春天就上了路。”

“是的。要不是及时离开那个地方， 我们可能早就死掉了。

真叫人冤枉啊，我们被打成了'民生团'。要是留在那里，难免被胡乱扣上什么罪名，当作革命的叛徒叫他们处决了。既然这样，我们干吗要坐在那里白白作不光彩的牺牲品?"

不知怎的，政治主任把放在桌子上叉拢着手指的双手缩回去，把身子往后一仰，拉开了他同对面的李京俊和张基岭的距离，脸上明显地现出了原先一直隐藏不露的戒心。

"是怎样被认定有'民生团'嫌疑的?说得再具体一些。"

这已经不是询问的口气，而是命令的口气了。

李京俊原以为他们在绝路上遇到了能够援救他们的游击队的一个政治干部，于是头一次照实讲出了他们一直无处诉说的冤枉。可是一看到政治主任脸上出现了冷淡的表情，不免有些发慌。但是，转念一想，只要政治主任完全了解了事实的真相，他那冷淡的表情就一定会转化成同志的温暖的体谅的，于是尽可能详细地说明了自己和爱人以及张基岭和尹七女分别受到怀疑的经过。

政治主任始终带着冷淡的表情听着，偶尔追问一两句。这时，他忽然站起来走到门口，从放在门旁的一溜背囊上拿起李京俊的枪，转身问道：

"有几发子弹?"

"只有一发。"

"在弹槽里吗?"

"是。"

"还有别的枪吗?"

"就这一条。"

"等一下。"

他根本不问枪主人的意见，就拉开枪栓退出那一发子弹拿在手里，然后又把枪横放在地上。之后，回到门口对面的后墙角落里，把系在木头墙上的一棵树杈上的绳子拉了几下。看来，那条

绳子是同外面的什么地方连在一起的，是用来打信号的。

“那就是说，你们也是‘民生团’了?”

他回身站在角落里，把两手的大拇指插在别着手枪的皮带上，自言自语似地说了一句。脸色冰冷。

“我不是说过了吗?说我们有‘民生团’嫌疑是冤枉的。”

李京俊本以为，他们从政治主任的脸上会看到一种出自和他们完全一致的感情的愤怒，而不是出自一般的理解或同情的愤怒，却一点儿也没想到会受到如此冷酷无情的怀疑。他惊呆了，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拿什么能证明你们不是‘民生团’?谁做保证?”

政治主任的这种追问，跟在小汪清给李京俊他们扣上‘民生团’帽子的人完全是一个腔调，而且说得竟一字不差。

“你没听见我们刚刚说的话?你信不过我们的话吗?”

一直没吭一声的张基岭，气愤地顶了一句。

“我们忍受着那么可怕的艰难困苦来到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你听了半天还不明白?”

李京俊接着用激愤的声音反问。

政治主任仍然冷冰冰地、无动于衷地用不大的声音说：

“法庭并不承认本人的辩护。强辩自己无罪，是犯罪者普遍的现象。”

“什么?难道我们是犯罪者?是罪人?”

张基岭扶着桌子站起来，但是浑身无力，直打晃，又坐下来了。

“这要进一步调查调查。”

“假如我们没有说我们有‘民生团’嫌疑的事，那你又该怎么办?”

李京俊站起来向前跨了一步。

“要是那样，我们也许少了一桩伤脑筋的麻烦事吧。”

“你说的‘我们’到底是指谁？”

“是受委派的人。这你就无须多问了。”

他暗示有权决定李京俊他们的命运的人不光是他一个。看样子，住在这圆木房的那几个人，就是他所暗示的有权处理他们的人。

“那你们想把我们怎么样？”

“你们既然是有‘民生团’嫌疑的人，我们就不能白白放你们走。象你们这样的嫌疑分子，多一个我们也觉得很讨厌。和你们一样的人，我们这里差不多有一百来个。在未查明以前，你们就得跟他们在一起。”

“你以为我们到这里来，为的是要你们把我们当犯人来处理吗？”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没法子。”

他仍然冷冰冰地说了一句。

张基岭腾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他气愤到了极点，脑门和脖子上的青筋暴起，突突直跳，从干裂的嘴唇里，象喷火一样迸出了一句：

“你这个狗东西！”

他说完这句话，就象一棵被砍倒了的木桩一样“嘭”的一声栽倒在地上了。

恰在这时候，进来了两个带枪的人。政治主任命令说：

“把他们押到嫌疑分子的木房去！”

他说的木房，正是在山上给李京俊他们指路的那个人告诉他们不要去的那个圆木房。李京俊和张基岭当天夜里才知道，那个给他们指路的人，也是被押在这个圆木房里的嫌疑分子。

第　七　章

一

正是开始解冻的时候，金星将军率领的司令部一行终于穿过安图的一大片原始森林和沼泽地，跨进了富尔河岸边的平原。穿越这荒漠的平原，也常常会遇到一些大路。在江边和向阳的山坡上，还偶尔出现些不大的村庄或者分散的农舍。

通过西河沼泽地的时候，忽然送来了春天的气息，好象把深山的积雪全部化掉似的，可是到达迷魂阵的时候，又冷了起来。但是，从开往马鞍山的那一天起，天气好象又要回暖似的，向阳地上的冻土又全都化开了。在通过西北岔沼泽地的时候，马腿直没到脚脖子，叫人受了不少罪。到了富尔河畔的沼泽地，马腿更是连膝盖都给没了。如今，马匹反而成了耽误队伍前进的累赘。恰在这时候，遇到了车厂子根据地解散以后来到这深山里勉强餬口度日，只等春天一到就开荒种田的老百姓，司令部一行便把马匹都送给了他们。

春天似乎已经来到了，然而她象是来到树林的边缘又踌躇不前似的，背阴的地方和高原的森林里仍然堆积着没膝深的厚雪。

保卫着将军的司令部的十五个人，有时在没膝深的沼泽地泥塘里行军，有时整天扒开厚厚的积雪行军，脚不停步地朝着马鞍山前进，前进。

没有马匹，这一行人就显得更加轻便了。

还没有穿上军装的权学植自不消说，就连暗自尽力装出一副堪称游击队员的庄重稳健的风度的朱凤吉，如今也用不安的目光瞅着这听不到马的蹄声和打响鼻声的行军队伍。

他们的不安，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不断出现的大道和村庄，意味着随时有可能遇到敌人。实际上也正是这样，跑到队伍前头充当尖兵的姜世浩不断派人送来了敌情报告，有时是他自己带着紧张的表情跑回来向将军报告敌情。

将军时时打开地图仔细听取敌情报告，然后熟练地、果断地作出处理对策。这种事情越来越频繁了。

姜世浩报告说，在富尔河和大沙河汇合处附近，发现有敌人的"讨伐队"守着路口；要想避开冲突，就得往东绕道一百里左右，否则就无路可走。司令官同志听了报告，有力地扬起一支胳膊，直指南方，用果断的语调向紧张地望着他的姜世浩和李北哲说：

"没有时间绕过去了。要想早一天组织新的师，就必须早一天到达抚松，与第二团会师。敌人守着路口，我们就发动突然袭击，迅速突破，径直前进。既然敌人已经知道我们要开往白头山，想拼命堵截我们，我们也就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正面突破。"

这天，司令官同志一面派姜世浩和机枪手玄八用机枪猛烈扫射大路边的敌军哨所，压住敌人，一面带领队伍眨眼之间就跨过大路进入了密林。

第二天中午，刚穿过了傍着富尔河展开的一片荒野，面前就出现了十分险峻的山岭，山下有一座稀稀落落的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庄。

昨夜在树林中露宿的司令部一行人，走进村庄里，简单地吃过午饭，稍作休息之后，刚要准备动身，哨所里突然响起了报警

的枪声，李北哲抽出手枪一面频频回头，一面飞快地跑过来。

他跑到司令官同志的面前，气喘吁吁，断断续续地说：

“司令官同志，有敌情！”

司令官同志早已打好行装，正在等待三三俩俩地分散在几户人家休息的队员做好行军的准备。这时，回头望着李北哲，问道：

“是怎样的情况？”

“原先说那前山有个流动的山林队，其实那是伪装的鬼子‘讨伐队’。他们发现司令部进了村，就偷偷爬下山来包围了我们。司令官同志，这儿，您放心，请您快上山去吧。”

李北哲脸色惊惧地央求着。

司令官同志看到平素沉着稳重的李北哲颇为着急的样子，立刻意识到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他看了看李北哲的脸，才把目光转向前山。前山的山脉逶迤起伏，南北走向，条条支脉宛如无数的皱纹伸向富尔河畔。其中一条，正傍着这座村庄而过，跟遍地是枯草的荒野连接着。

从前山山坡一直连到村庄的长着稀疏柳树的柴草地一带，已经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那是姜世浩同志？”

司令官同志不慌不忙地紧了紧军用挎包的皮带，用眼睛指着枪响的方向，问道。

“是。团长同志说，他要展开决死战来牵制住敌人，叫我保护司令官同志迅速离开村庄。敌人已经迂回到这面来了。”

“面前正摆着重大的工作，用不着急于去打决死战，而且这股敌人也不是打决死战的对手。叫玄八同志到我这边来。你带着其余的队员去迎击敌人，等到一打开包围圈，你就立刻转到前山脚下，从侧翼打击敌人。”

“是！”

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李北哲来不及细细琢磨将军的意图

了，只抱着一颗保卫将军的赤诚的心，正想飞步跑去。就在这时，玄八提着机枪迎面跑来。

“玄八同志，你要好好保卫司令官同志！”

李北哲简短地嘱咐了一句，然后抱着坚定的决心，向司令官同志敬了个礼，就迎着飞跑而来的战士们跑去。

“玄八同志，你看见那边山腰上的柳树吗？”

将军拉着玄八的一只手臂，给他指了指对面的山坡。

在那一眼望得见的山坡上，醒目的地形地物只有那一棵枝条稀疏瘦弱的柳树，那是一棵任何人都很容易发现的极平常的树。

在姜世浩团长和李北哲连长为保卫将军而决心打决死战的这个危急时刻，将军还如此镇定，泰然自若。玄八不禁惊愕地一会儿看看将军，一会儿望望那棵看来并不见得有什么意义的细瘦的孤零零的柳树，干咽了一口口水。

“看见了。”

因为极度紧张，玄八的声音有些沙嗄。

“好。火速占据那个地方，架好机枪！走吧！”

将军低声而有力地说罢，就迈开了大步。玄八紧跟着将军在一片柴草地中奔跑，心里很纳闷，不理解将军为什么要把机枪架在那个极其显眼的地方。从村子到那棵柳树，直线距离有四百米左右，是保证机枪的命中率再好不过的距离。但是那棵柳树过分显眼，不利于将军的安全，这使玄八感到极大的不安。这时，用清一色的狗皮大衣伪装起来的鬼子“讨伐队”，已经包围了这个不大的村子，开始压过来了。将军好象已经看好了地形，拨开齐腰的柴草，径直跑上了山腰。

与此同时，李北哲想亲眼证实一下司令官同志是不是安全转移了，带着自己指挥的队员跑到方才司令官同志歇过脚的房子，看到将军确实离开了，才朝着向江边压过来的敌人，边打边冲过去。他一面想到只带着几个队员仍然坚持在伸向山里的路口上的

姜世浩，心里非常敬佩，一面语重心长地喊道：

“同志们！我们坚持得越久，司令官同志的安全就越有保障！我们要学习团长同志的榜样，豁出命来打！——权先生！”

李北哲喊了一声权学植。四面八方都是激烈的枪声，权学植显得有些发慌。

“你再拿这颗手榴弹。这种时候，手榴弹也许比你还没有用惯的枪要好一些。如有万一，你就用它把敌人干掉就跑。”

“连长同志。”

出乎意外，权学植镇定自若地说：

“不要为我操心，我也是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战士！”

李北哲打量着权学植，只见他掺着银丝的头发在轻轻飘拂，神态俨然地往枪膛里压着子弹。他分明受到了强烈的震动，然而有一种超越了死亡的沉着浮现在脸上。

枪弹噗噗地啃着土墙，扫得枯草刷刷地倒下来。

“抓活的！”

“向左压过去！”

敌军指挥官的嗥叫声，已经听得很清楚了。

李北哲果断地回过身来，命令队员散开队形，向扑上来的敌人猛烈开火。顿时，一大批敌人栽倒下去了。但是敌人倚仗着人多，还是一个劲儿地扑过来，打死了那么多也不见减少。

不知不觉之间，姜世浩那边的路口上，枪声开始稀疏下来了。

“只要司令官同志安全……”

李北哲一边心中叨唸着，一边不停地扣着扳机，打得枪筒直发烫。他还不时地看看权学植，竭力保护他的安全。

“要沉着！瞄好！一、二、三、扔！”

权学植全身一耸，接着就是“轰隆”一响。霎时，干枯的柴草地上，火光一闪，黑糊糊的狗皮外套和着泥土四下飞溅。

然而敌人仍象蚂蚱似地一蹦一跳地冲上来。

突然响起了“哒哒”的机枪声，李北哲紧紧地趴在地上转脸一看，他这边和敌人那边双方都停止了射击。猝不及防的机枪扫射，准确地区别着敌我双方，专打那挤做一堆的敌人。

敌人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轰雷，都惊慌失措地逡巡着向后退却，机枪子弹紧追不放，象一阵霹雷似地摧打着敌阵。

敌人终于发现了山坡柳树下喷出的火舌。

“那边！”

一个鬼子尖声一喊，敌人的队伍立时象被老鹰追赶的一群麻雀一样，朝山坡上的柳树那边拥去。

“啊，司令官同志！”

李北哲直起上身眼看着敌人的包围圈一下子就被冲散了的情景，重新品味着方才并未完全理解的将军的意图。

“将军在那边！”

权学植摇晃着李北哲的膝盖，哽咽地说。

“北哲，你不保卫司令官同志，在干什么？”

姜世浩一阵风似地跳过坍塌的土墙，喊道。

李北哲哽哽咽咽地把将军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说，理当由我们来保卫司令官同志，可是现在，反而是司令官同志解救了我们。

当他们转到山下准备从侧翼打击敌人的时候，山腰上的机枪声好象被敌人齐射的枪声压住似的，逐渐地稀疏下来了。没过多久，机枪已转移到村子的另一边拦腰截住了敌人。——趁敌人只顾朝山腰上的柳树胡乱开枪冲上去的时候，机枪早已转移了位置。原来是这样的：将军故意把机枪架在显眼的地方引诱敌人，等敌人蜂拥而上的时候，趁机转移，再从侧面打击敌人。姜世浩和李北哲这才完全明白了将军的意图，立即按照将军的命令，带领战士们奔到正对机枪的侧翼，开始攻击敌人。

这样一夹攻，敌人顿时乱了阵，招架不住了，只好朝前山和

土岗之间的沟口逃窜。

就在这时候，响起了司令官同志的震天动地的命令：

“冲啊！”

游击队员们立即端起武器，高呼着万岁，冲向沟口，消灭敌人。

“啊，原来是这样，这就叫神出鬼没吧！”

权学植一边高呼着万岁向前冲去，一边哽咽着，在心里这样呼喊。

* * *

金星将军用灵活的战术把敌人对我的包围变为我对敌人的反包围，一举歼灭了大股敌人。然后就在当天夜晚率领司令部一行来到远离富尔河畔几十里路的树林里，升起篝火，做好宿营的准备。

战士们因为打了一场以痛快的胜利结束的但又非常艰苦的战斗，加上又走了一段比平时远得多的路程，一躺下就都打起呼噜来了。连一直守着篝火的李北哲，到了晌月西斜的时候，也开始频频地揉起眼窝来。只有司令官同志一人还坐在一条朽木上在沉思默想。

随着夜色的深沉，披在将军身上的棉大衣领子上凝起了浓霜。掠过细瘦的树枝吹来的凉飕飕的风，呼啦呼啦地翻动着放在将军膝盖上的本子。那是祖国光复会的纲领草案。篝火旁边用军用挎包压着的一叠稿子是革命话剧《一个自卫团员的遭遇》的脚本，是准备到了白头山地区之后广泛开展群众政治工作的时候用的。

方才，将军正在推敲这个剧本，脑子里忽然浮起一种想法，在祖国光复会纲领的教育条款中，应当进一步突出朝鲜革命的特

点，于是又拿起了纲领草案来。

月亮西斜，天上的星星仿佛更多也更加璀璨明亮了。它们好象是正在呼救的成千上万朝鲜儿童的明亮的眼睛，把将军的思绪引向无边无际的深处。

揪着将军的思绪不放的，又何止是天上的星星。从安图县迷魂阵到抚松县马鞍山的这一段路程，是一条步步使将军联想起种种永世不忘的往事的令人无限感慨的路程。——号召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松江，准备抗日武装斗争的时期停留过一段时间的兴隆村，亲自扮作长工做过地下政治工作的富尔河附近的农村——它就在离中午打过仗的河岸只有一天行程的两江口那一面，带着刚建立的游击队，留下病情越来越重的母亲开往南满的小沙河，从南满到东满去的路上回家看望母亲，但亲爱的母亲已经去世，永不能再见到她的小沙河土器店沟，面前放着一盘冻豆腐和不会喝的一瓶酒，与哲柱弟弟生离死别的两江口……所有这一切都是付出过巨大的代价，迈出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步的足迹。

重新踏上这些阔别了四、五年的地方，将军每走一步，都想起了点点血泪满胸怀的往事。

此外，计划在马鞍山开展的许多工作，也使得将军无法入睡。

首先，需要把有关成立祖国光复会的文件全部准备好，还要把政治工作员派到国内国外各个地方去。而且决定在马鞍山组织的新师的骨干——第二团的情况究竟如何，也使得他非常惦念。第二团是原定把后勤基地和指挥部设在马鞍山，在抚松一带过冬的。但他们没有给迷魂阵会议送过任何报告来，估计可能是通知没有及时送到他们那里去。到底是真的象推测的那样通知没有及时送到，还是他们已经转移了地方？这就只有到了那里才能搞清楚了。

将军把教育条款改得无懈可击，不能再增减一字了，才默默地又读了一遍。这时，他看到朱凤吉的毯子被踢到火边，很危

险，就把毛毯和韩钟三的粗壮的小腿轻轻地挪动了一下，然后起身在凝着寒霜的树林里慢慢踱步。

不管是在艰苦的行军之后，还是在出生入死的激烈战斗之后，金星将军的“作息表”始终一成不变。他每天都让战士们先睡，自己却去照管篝火，把岩石或者朽木当做桌子，把考虑成熟的思想灌注到字里行间去。这一天的夜晚是这样，第二天还是这样，第三天仍然是这样。甚至在经过了残酷血战的夜晚，面临着严重敌情的夜晚，将军的“作息表”也仍然是这样。

二

在马鞍山，最先迎接司令部一行的是一座空无一人的破庙。

瓦垄上立着高高的枯草，柱子、房檐和斗拱上的丹青花纹，有不少已经脱落，没有脱落的也都褪了色，斑斑驳驳的，很不好看。没有一扇门扇，也没有一尊佛象。只见一只肚子干瘪的大老鼠急急忙忙从供桌上跳下来，沿着墙脚转了大半个圈儿，才钻进地板的破窟窿里跑掉了。

灶坑里堆满了风刮进来的雪，覆盖着好久以前烧剩的木块儿和灰烬，雪上有不大的草鞋脚印。同样的脚印，在前院后院都有。不知道是什么人，曾经到这庙里转了一圈儿走掉了。

从行军时下过一阵小雪来判断，这该是两天前的脚印。不过，人民革命军战士大都穿劳动鞋，那么，这穿草鞋的是什么人呢？从这脚印的大小看，不是个小脚的男人，就是个女人。是不是这里的第二团后方医院或缝纫队的哪一个女队员，有事来过这里呢？

将军命令姜世浩带几个警卫员循着脚印去找一下，李北哲带着其余的队员作宿营准备。然后，他自己带着两个传令兵登上庙后的山。

将军找了一块便于瞭望的地方，用望远镜仔细观察远远近近的山峦和峡谷。

四周是一片枝叶繁茂的墨绿的常青树和枝干叶落呈灰黑的落叶树混杂在一起的树林，地上是一堆堆的白雪。好象横暴的冬天已经扼杀了一切生命，既没有飞禽扑打翅膀的声音，也没有走兽的吼叫，一片寂静笼罩着山林。

远远地悬在西边天上的太阳，暗淡无光，广阔的树林上空看不见一丝半缕的炊烟。

将军只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人迹。他从望远镜中发现，在一处向阳坡上的雪地上，有几个黑斑点，分明是沾着泥土的鞋印。不过，距离太远了，看不清是朝那个方向找人去的姜世浩他们的脚印还是别的什么人的脚印。

将军踏着依然没膝深的积雪，回到那座庙里去。一路上见到掉在地上的干树枝，他都一一拾起来抱在怀里。回到庙里，看见李北哲两手沾满湿泥，正在修理灶口。

“姜世浩同志他们没有回来吗？”

“没有。”

李北哲话音刚落，从树林的那一面出现了一个人影，接着出现的是气喘吁吁地奔跑过来的姜世浩。将军立即猜到不是找到了什么人就是出现了什么紧急情况，便把那一抱干树枝放下，迎着姜世浩走去。

姜世浩满脸冒着热气，跑得踉踉跄跄的。他跑到将军面前站住了，却只顾张着嘴喘气，说不出话来，满脸汗津津的，脸色黝黑发亮。

“找到没有？”

将军满怀期望地问道。

姜世浩先抬手指着自己跑来的方向，然后报告说：

“见到了……南实同志。”

将军顺着他指的方向，朝什么也看不见的树林望了一望，吃惊地回头问姜世浩：

“南实？”

“就是那个儿童团辅导员韩南实同志。”

将军不禁惊异地问道：

“怎么会在这儿见到她？她应该在汪清，难道真的来到了这抚松的深山？”

“是的。我们一路搜索前进，在一处向阳坡上发现了有一个姑娘在那儿晃动，走近一看，正是她。她正在用流血的两手攥着木棍子抠冻土挖草根。”

“她在哪里？”

“在后面。她已经走不动了，同志们正扶着她走来。我先跑回来报告……”

话还没有落音，将军就快步走去。姜世浩回身跟在后面，李北哲抓了一把雪擦掉手上的泥，也跟着走去。

将军沿着姜世浩的脚印急匆匆地朝树林里走去，一看见前面有两个队员扶着一个姑娘走来，就突地站住了。

这个筋疲力尽地被人搀扶着走来的姑娘，一下子就认出站在对面的是将军，浑身一抖，也站住了。她轻轻把扶着她的两个队员的手推开，想径直跑过来。

虽然她消瘦了许多，将军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是韩南实。

“韩南实同志！”

将军唤着她的名字，大步向她走近。

“将军！”

韩南实呼唤着日夜想念的将军，刚朝前迈出一步，就打了一

个趔趄。仿佛一直强打精神勉强支撑下来的最后的一点劲儿在这一瞬间完全松弛了，她再也没有力气支撑住摇摇欲坠的身子了。

将军紧走几步，一把扶住了就要倒下去的韩南实。

姜世浩立刻走上去要替将军搀扶她，将军却叫他把棉大衣脱下来铺在地上，然后把韩南实小心地扶坐在大衣上面，再把背囊垫在她身后，让她靠着背囊半躺下来，又把她滑落在雪地上的手抬起来放在她的胸前。然后，将军脸色沉重地察看她那淤了血的夹着泥土的指甲缝，察看她的脸和衣着。她的没有血色的消瘦的两颊上，有一道道被树枝划破的伤痕；已经冻得青紫的嘴唇起了泡，裂开了口；发青的眼眶深深塌陷；衣裳破烂得叫人不忍心看。棉袄只剩了个面儿，穿在身上显得空落落的；裙子破烂不堪，下摆撕成了条条；布袜用各种颜色的布块儿补了又补，草鞋也已经断了好几根鞋帮骨子，用树皮一道道地绑在脚上。

“当你发现她的时候，她正在干什么？”

将军回头问姜世浩。

“正在用木棍子抠冻土，挖草根子。”

姜世浩边说边从一个扶着韩南实来的队员的手里要过一个小布包，递给将军看：

“是这个。”

从旧布包的破窟窿里露出一个沾有冻土的草根来。

将军默默地看了看那一包草根，把目光转向南实的脸上，并拭掉了凝在她的眼角上的泪水。

在将军的手触到她的脸的一瞬间，韩南实似乎有些清醒了，睁开了眼睛。她那令人感到爽气的双眼皮的大眼睛，和碧蓝的天空相映衬，仍然和往常一样，保存着她的美丽。她的双眼，一看到将军的面容，顿时象两条清泉一样汪满了晶莹的泪水。

“将军！”

她的干裂的嘴唇微微一动，传出了低微的呜咽般的声音。那

是一声奇异地使人感到胸口紧缩的哽咽的呼唤。抽咽着的姑娘，从她两边的眼角里涌出一串串的泪水，沾湿了将军的衣裳。

人人都激动得不住地眨巴着眼睛。

将军用泪湿的眼睛凝视着南实，握住了她的手。

“我在这儿。要镇静，打起精神来。”

“将军……”

韩南实抽泣着喊了一声，突然停住，朝四下里环视了一眼，才又仰望着将军。

“你说说吧，你们本来是在汪清的，怎么又到了马鞍山这儿来挖草根呢？”

韩南实哭泣着断断续续地把她不得不带着一群儿童团员离开汪清去找将军的原因，把在漫天风雪的密林里经受的苦难，好不容易才来到马鞍山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将军。在见到了睡梦中也想见到的将军的此时此刻，韩南实来不及想到自己的话会多么刺痛将军的心。

将军不时地用沙嗄的声音催问她“后来呢？”“往下说吧”。他这样一面催她说下去，一面静静地听着，不由自主地使劲儿揪起了手边的枯草。

“后来呢？”

“我们来到马鞍山一看，这里已经来了许多别的地方的孩子。”

“那么说，住在这里的孩子不光是小汪清的孩子啦？”

“不光是他们。还有车厂子游击根据地的孩子。根据地解散以后，这些儿童团员经过奶头山来到这里。此外，也还有从遥远的延吉、和龙这些地方来的儿童团员。”

“他们是怎样到这里来的呢？”

“有些孩子是受到敌人的追击，跑到山上到处躲避，后来碰到了咱们的通讯员，才跟着来的。还有些孩子，他们自动结成伴儿四处漂泊，幸亏也见到了游击队员，才来到了马鞍山。”

“后来呢?”

“可是，这儿的人嫌麻烦，赶他们走，不给他们吃的。明明看着他们在这么冷的冬天还没有衣服穿……也一点儿不照顾他们……那么多的孩子，没人管……让他们受苦……”

韩南实终于忍不住了，用两手捂着脸痛心地哭了起来。泪水从她干瘦皴裂的手指缝里流出来，滴落在补钉摞补钉的黑裙子上。

“你说说是谁赶孩子们走?”

韩南实回答说，就是那个马鞍山的民族排外主义者。她说，这些人把孩子们看做是累赘，说这些儿童团员是游击活动的一个“大包袱”，一点儿都不照顾。还借口儿童团员们在跟前，密营就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硬要把孩子们赶走。可是无依无靠的孩子们一再央求让他们在一起。这么一来，这些人就躲进更深的树林里另盖了密营，不让孩子们靠近。这些人既然一心要把孩子们赶走，就不给孩子们正常地供应粮食，眼看着孩子们在十冬腊月冻得直抖，也不给做件衣裳穿。甚至毫无根据地给小小的儿童团员贴上“民生团”的株连者的标签，歧视和欺负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员们虽然有心要照顾这些孩子们，却因为害怕被扣上“民生团”的罪名而被打死，谁都不敢去帮助他们。

“啊！‘民生团’又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还有人被打成‘民生团’?”

“不但有，而且还很多。光是这里的第二团就有一百多人。对这些人，一条枪只发给三颗子弹，也不让他们参加战斗。”

了解到这里发生的完全没有料到的复杂情况，将军大为震惊。

将军虽然料到“民生团”的问题还会有一点儿余波，但他一直相信，在大荒崴会议和腰营沟会议结束已经过了一年的今天，“民生团”的问题是基本上应该得到解决了的。然而此刻却听说光是第二团就有一百多个所谓有“民生团”嫌疑的人，这就不能不大吃一惊了。

“第二团现在在哪里？”

“团的主要成员都到蛟河方面远征去了，只有‘民生团’的株连者被留在这里。现在，连他们也不在这里了。”

从这里到蛟河，差不多和到南湖头一样远。团的主要成员已经远征去了，连那些不被当作战斗员看待，被留在这里的一百多人也不在。这使将军感到好象心中被抽去一根柱子似的。

“那些有嫌疑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他们因为断了粮食，都不顾拦阻，到临江方面打仗去了。看到这些‘民生团’的株连者都上临江去作战，那些留在这里监视他们的政治主任等人，就认为他们会串通敌人，把敌人引来，于是突然把密营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

不知不觉，将军的身旁积了一小堆弄折揉碎的草茎。

脸色严肃的将军，在默默地沉思着，遥望着天边，下意识地揪着草茎。过了好一会儿，他把弄折了的草茎一扔，毅然站起来，转向队员们，说：

“同志们，停止作宿营的准备，马上出发。”

然后，叫了一声李北哲。李北哲立刻立正站到将军的面前。

“你带两个走得快的队员，马上动身去临江方面找到那些‘民生团’的株连者，把他们领回到原来住的二团圆木房来。”

“是！”

“团长同志！”

将军叫了一声姜世浩，说：

“你去把在这一带躲起来的那个政治主任找出来，叫他立刻派通讯员去通知往蛟河方面远征的主要成员立即返回马鞍山。派我们警卫连的同志去也可以。为了防备万一，你就先带上两个可以做通讯员的同志去吧。然后，把政治主任带回来找我，我现在要到孩子们那边去。”

“是！”

将军带着其余的队员和韩南实，向儿童团员们住的地方走去。

三

将军蹚着没膝深的积雪，越过象马背一样平缓的山梁，走进了一条长满了枞树、罗汉松和冷杉的狭窄山沟。

将军亲自扶着韩南实走到这里，路上一直没说一句话。

透过墨绿色的枞树枝条的空隙，望见了儿童团员们住的圆木房的木头墙。

在一棵枞树下正在朝这边瞭望的应男，最先发现了在落叶松林中忽隐忽现的韩南实，大声地叫了起来：“喂，老师回来了！”孩子们闻声奔向应男，纷纷问他：“在哪儿？在哪儿？”应男抬手一指，孩子们都伸长脖子使尽眼力朝应男指的方向找去。其中一个孩子一下子就看见了，他把手一拍，回身就跑到圆木房去打开房门朝里边喊了声什么，随着，屋里的孩子们呼啦一声拥了出来。

孩子们欢叫着争先恐后地朝这边跑来。他们跑了一阵，突然站住了，朝前边仔细地察看着。——一团疑云裹住了他们。

“是将军！”

不知是哪一个孩子这么小声地喊了一声，于是孩子们顿时象冻在那儿似地僵住不动了。只有那一张张瘦瘦的小脸上显得大大的眼睛，在吃惊地闪闪发亮。

过了一会儿，穿着一条膝盖上破了窟窿的裤子，站在最前头的应男，喊了一声：

“将军！”

喊完就朝前跑去，几乎要扑倒的样子。

“别摔了，慢点儿，慢点儿！”

将军也心急如火，快步迎上去，张开两臂要抱他们。

但是不知道怎么的，应男在隔着将军几步远的地方，又突然站住不动了，还一把扯住了想推开他朝前跑的另一个孩子的衣角。那孩子身上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大人穿的肥大的衣服。他朝应男盯了一眼，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蔫蔫地闪到应男的身后躲起来，用一只破得呼呼地直在飘荡的袖筒遮掩住另一边裸露出来的瘦肩膀。

别的孩子们也都挤在应男的后边，蜷缩着身子。他们的衣裳，尽管补了又补，但还是扯碎、磨破、烧坏，再也不能穿了。只不过是形式上算是穿着衣服，实际上和赤身露体差不多少。

虽然都是小孩子，因为知道自己穿的衣服太破太脏，在这见到日盼夜想的将军的最高兴最激动的时刻，却踌躇着不敢投到将军的怀抱里来。

张开两臂迎上去的将军，一看孩子们突然站住不动，也愕然地停住了脚步，张着两臂半天一动不动。

将军还记得在小汪清每当到儿童团学校去的时候，或者从外地回到根据地的时候，应男和京秀总是满脸象芍药花似地绽开笑容，最先跑到他的面前来，甚至竟忘了行儿童团的敬礼，就一下投到怀里，或者拉住衣角直打坠儿。然而现在，这些理应象一朵朵金达莱花一样笑逐颜开，飞快跑来围住将军的孩子，却象被严霜摧残得蔫不唧的，一个个都没有一丝笑容。看到他们的样子，将军的心象刀绞一样难受。

“快来吧，快……”

将军走近孩子们，一把搂住了象犯了罪似地低着头往拖着破草鞋的光脚背上滴下大颗大颗泪珠的头发蓬乱的应男。

“你们受了多少苦啊，脸都给冻裂成这个样子了。”

将军摩挲着应男颧骨突起、皮肤皴裂的瘦脸，喃喃自语：

“穿着这么破的单衣，又捞不到吃的……”

他用棉大衣把那个穿着大人的破衣服，露着肩膀的孩子裹在怀里，用另一只手一一抚摸身边每个孩子的头。孩子们都低下头垂着眼睛。将军望着手够不着，无法一个个抚摸的这一大群孩子，眼里罩上了一层薄雾。

“孩子们，把头抬起来。你们的衣裳这样破烂，不是你们的过错。”

孩子们当中响起了令人悲泣的宛如琴弦被弹断的声音。随着这一声音，孩子们都出声地哭了。他们，为了不再看到那些杀害了他们的爹妈的敌人，克服了千辛万苦投奔到马鞍山来。原以为会有人亲热地拥抱他们，可完全没想到，竟然受到如此冷酷无情的虐待，过着受冻挨饿的日子。此刻，他们猛然醒悟到，他们现在才投入了慈祥的父亲的怀抱里。

“来，快到屋里去吧，别把孩子们冻坏了。”

将军推着哭声不绝的孩子们，向队员们说道。

孩子们给将军让开了一条路。将军两手各拉着一个最小的孩子的冰冷的小手，刚要迈开步，又发现了一个单个儿站在路边一棵大柞树后抽泣的女孩子。他一看，是顺女，就是那个在根据地斗争得很英勇，后来牺牲了的妇女会长蔡纤的女儿文顺女。她比别的孩子来晚了一步，没能站到前边来，便单个儿站在树后哭泣着。将军转身朝这个可怜的女孩儿走去。

“顺女，是我来了。”

把一只手藏在身后哭泣的顺女，看到将军来到她的面前，就上前一步，不声不响地鞠了一个躬。原来她藏在身后的手里攥着一根扎有五朵纸花的树枝。她自从听韩南实老师说总会有一天能见到将军的话以后，一直牢记着这句话。这是她趁今天韩南实出去挖草根不在的时候，自己做的花。

顺女双手捧着这束纸花，恭敬地献到将军的面前。从笔记本撕下几张纸做的圆圆的金达莱花，随着顺女的抽搐在轻轻颤动。

伸出双手要抱起顺女的将军，意外地看到一束纸花，一时愣住不动了。

“我……不知道你们在这样地受苦……现在我才回来……可你们还给我……献花……”

将军哽咽地说。

顺女用瘦小的两手郑重地捧着这束花，她那仿佛在请求甚至是在央求将军收下这束纸花的大眼睛里，滚出大滴的泪珠，掉在薄薄的纸花上，洇没了。

“顺女！”

将军把手拿纸花的顺女搂在怀里：

“我才回来，你们原谅我吧。”

在孩子们面前从不曾流过眼泪的将军，这会儿终于忍不住流下了滚热的泪水。他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了手绢。

过了一会儿，将军走进了圆木房。

屋里冷气袭人，一片凄惨的景象。几十个闹病的孩子，连一条破棉被都没有，都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服，象虾米似地蜷缩着身子，有的三五一伙地，有的单个儿地躺在破席子上。他们在饥寒交迫之中得了病，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一看到日夜想念的将军走进来，都使尽全身气力挣扎着要起来向将军行礼。

“躺着吧！躺着不要起来！”

将军一个一个地抚摸着想坐起来的孩子们的手和发烫的前额。他走到一个孩子的跟前，拾起了枕头边上的一个口琴。那口琴，音孔都坏了，镀的锡也脱落了，还生了锈。

“还能吹响吗？”

将军回头望着韩南实，轻声问道。

“旧得已经吹不响了，可是孩子们爱不释手，还都想拿它吹

吹。”

“都想吹口琴……”

将军低声重复着，把上了锈的口琴翻来复去地看了又看，然后放回枕头边。

空旷的圆木房里，笼罩着浓重的沉默气氛。从墙上的裂缝里吹进来的寒风，在屋里打旋儿，吹得从棚顶垂下来的沾满灰尘的长长的蛛网在忽忽悠悠地打着摆子。

将军不言不语地把屋里扫了一眼，然后脱下身上的棉大衣。

机伶的朱凤吉一眼就看出了将军脱大衣的意图，也立即卸下自己的背囊，把绑在背囊后边的一卷毛毯解了下来，别的队员也都几乎同时解下了毛毯。

将军把自己的大衣亲手盖在一个孩子的身上。那个黑头发、大眼睛的女孩子躺在冷风直灌的窗户下，咂着泪湿的嘴唇，挣扎着要坐起来。

朱凤吉拿着毛毯走近将军，说：

“不要盖大衣，这儿有毛毯。”

“……”

将军仍然不声不响地把大衣盖好，还把透风的地方掖得严严实实的。这件大衣，是在不久前才好不容易弄来给将军穿的。将军自从把皮大衣送给朱凤吉的父亲以后，就好长时间没穿上大衣了。

“这儿有毛毯。”

朱凤吉用稍大一点的声音又说了一遍，并且放下毛毯，抓住了大衣的一角。

将军抓住了传令兵的手。他回头望着纷纷拿毛毯来的队员和传令兵，声音沙嗄而低沉地说：

“眼看着这些孩子都病倒了，冷得直打战，即使我穿上一百件大衣，我心里能暖和得了吗？”

说完，把朱凤吉手里的毛毯接过来，盖在另一些孩子们的身上。

朱凤吉和权学植以及警卫连的战士们都流着眼泪，给孩子们盖上了毛毯。

跟着将军进到屋里来的韩南实和没有生病的孩子们，也都流下了热泪。

就在这时候，房门一开，走进了姜世浩，还有一个尖嘴猴腮的人也跟着跨过门坎进来。此人身穿一件獾皮领子的厚棉大衣，头戴一顶黑黑的熊皮帽子。他一进来，孩子们都不约而同地浑身打了个寒噤，象受到了什么刺激似的，眼里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恐惧和敌意。

姜世浩因为跑得急了，脸色涨红，卷起帽耳的皮帽沿上直冒热气。他径直走到将军面前，报告说：

“奉司令官同志的命令，已向第二团派去了通讯员，并找来了政治主任同志。”

“派谁去的?”

“派了我带去的司令部警卫连的两个战士，因为他们会更负责地完成任务。”

“辛苦了。”

将军转脸望着姜世浩身旁的那个被称作政治主任的人。

那个政治主任，在尖酸的脸上露出好几道弓形的皱纹——满脸虚假的笑容。他很谦恭地敬了一个举手礼：

“您好，司令官同志！我就是政治主任。”

“……”

将军没给他任何回答，也没有跟他握手。不管是见到指挥员还是普通战士，对初次见面的人，将军从来没有这样正颜厉色过。他用严厉的目光直定定地盯着政治主任，好象要用目光射穿他似的。将军再也按捺不住一直忍在心头的怒火，眼睛里一闪一

闪地射出了象发蓝的闪电一样咄咄逼人的光芒：

“你是政治主任？”

将军又一次上下打量着他。方才他那脸上画出的笑容顿时无影无踪了，脸色象白蜡一样苍白。

“到外面去！”

将军象用力猛扯他似地吐出了这一句，急步朝门口走去，军装的衣角掀起了一股冷森森的风。

四

看到大为愤怒的将军带着那个政治主任出去，姜世浩也毫不迟疑地跟着走出了门。

他比谁都清楚，对于别的过错，将军是可以宽恕的，但对于在照顾孩子们的工作上犯的错误，不管错误多么微小，将军是绝对不容忍的。何况是对这样一个同残酷迫害儿童、驱赶儿童、饿坏了儿童的坏人一起混日子的指挥员，更是不用说了。

姜世浩抱着自己也感到惭愧的心情，和警卫连队员们一起，带着紧张严肃的表情，小心翼翼地跟着将军走去。

这是个阴沉的傍晚。天上愁云密布，黑魆魆的地上，阴郁的薄雾在沉沉地飘动。树大林密的丛林里，暮色越发浓重，昏暗和岑寂笼罩着整个山林。

吧唧唧……吧唧唧……吧唧唧……

沉重的脚步踩碎薄冰的响声，使本来就异常紧张的空气更加紧张了。

吧唧唧……吧唧唧……吧唧唧……

越来越缓慢，越来越尖利刺耳的响声，突然停住了。

突如其来的寂静碰到任何人的耳膜上，似乎都会“呜——”地震出奇异的长长的音响。

沉默，令人窒息的沉默，紧紧地压抑着人们的胸口。

骤然间，将军的严厉的声音打破了沉默，震荡着树林：

“你也是人？”

震撼树林的回音还没有消失，又一句话音轰然而起：

“你也是共产主义者？”

这长长的回响又沉寂下来，恢复了那似乎有奇异音响的寂静，然而听不到答话的声音。

“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干革命的人，眼看着把孩子们害得那么苦，为什么不管？怕什么？”

“……”

政治主任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站着。

“还说这些孩子入了‘民生团’。你说，这些孩子是怎么入‘民生团’的？他们为‘民生团’都干了些什么？”

“……”

摇撼着树林从树顶掠过的风声，填补了这仍然没有回答的沉默的空间。

将军强抑着难以遏制的愤怒感情，难过地、诚恳地说：

“你想想看，他们都是些怎样的孩子？他们的爹妈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牺牲了，他们自己虽然年纪还小，但都有为爹妈报仇，革命到底的决心。游击根据地解散以后，他们坚决不上敌占区去，一直跟着游击队员来到这个地方。对这样的孩子，你们不但不好好地照顾他们，反而毫无根据地说他们是‘民生团’的株连者，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多么严重的罪过！”

那个政治主住，脑袋耷拉得更低了，身子缩得更小了，活象一个密密麻麻地长满了蘑菇的烂木头桩子。

“要是还有一点点儿人性，还有一点点儿革命者的品质，是不会把孩子们害得这样凄惨，叫人目不忍睹的。只要还有一点点儿革命者的情义，是不会把那些和我们在共同的道路上并肩作战、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友们的子女丢开不管的。只要还有一点点儿象个革命者的品德，是不会把这些将接过我们革命的班的孩子们糟踏得不成样子的。由我们开始的革命，如果我们这一代完成不了，就要由他们这一代去完成；如果他们这一代也完成不了，就要由再下一代去完成。是不是这样？我们要想对朝鲜革命事业忠诚到底，这就不仅要我们自己好好地战斗，还要好好培养这些决定革命的未来的孩子们。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已经尽到了革命者的责任。”

将军放下叉在腰上的两手，把话打住了。

政治主任一直耷拉着脑袋，两手抚弄着皮帽子。这时，他才抬起头来，他那吓得苍白的瘦削的脸上露出了深深悔悟的表情。

他先是沉重地叹息了一声，然后才张开了那张象冻僵了的嘴：

“我明白了，司令官同志！”

出人意料之外，他的声音是那么开朗。随着自疚的叹息发出的这一声音，好象真实地表现了他认识了错误的喜悦。

将军重新打量着政治主任：

“你这话是不是说得太早了？”

将军的声音很低，却凛然可畏，令人不寒而栗。

“爱，不能用脑袋去认识，要用心脏去感受。爱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出于脑袋的。”

政治主任的半边脸上似乎起了一阵痉挛。也许因为脸皮太厚了，他那瘦削的脸上起的短暂的痉挛，连站在他身旁的姜世浩看来，也是隐隐约约的，几乎看不出来。

政治主任的脑袋又慢慢垂下去了。开始只垂下了上眼皮，现在是连头也耷拉下来了。这回，他不再抚弄熊皮帽子了，只是一

动也不动地站着。

将军用怜悯的目光俯视着他，接着刚才的话，说道：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你知道吗?你以为是我不了解你，怕你不知道爱护孩子是我们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责任和义务，是革命者对牺牲的战友应当信守不渝的义理，才向你说这些话的吗？这些道理，你不会不知道。你是个聪明人，简直聪明得过分了！你明明知道这都是完全应当做的事，可是你明知故犯，就是不这样做。这使我很气愤，也使我很难过，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些话。割开皮肉，你们也一定会有和我们一样鲜红的血；剖开胸膛，你们也一定会有和我们一样的心脏，可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

将军又象最初见到他的时候那样激怒起来了，眼睛里喷射着怒火。

“你说说看，为什么这样?说说为什么不照顾孩子们，让他们落到这样的地步?”

“……”

政治主任依然低头站着。

“快回答！”

将军的声音震撼着整个树林。政治主任全身抖动了一下，无可奈何地勉强抬起了头，但是嘴唇直发抖，说不出话来。停了半天，才磕磕巴巴地说：

“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和‘民生团’有株连的……”

“有什么根据?”

“从各地领孩子们来的……那些游击队员中……就有‘民生团’的株连者……”

“那就是说，因为这些孩子是‘民生团’株连者带来的，所以他们也就是和‘民生团’有株连的了?”

“是。”

“还有什么根据?”

“他们大都是被处决的‘民生团’株连者的子女……”

“孩子们自己承认了吗?”

“这倒没有，只是那些人……”

政治主任含糊其词地把民族排外主义者说成是“那些人”。

“那么说，没有确凿的根据了?”

“是……哦……可以这样说。”

“那么，说那些带孩子们来马鞍山的游击队员中有‘民生团’株连者，是有根据的了?”

“是，都有档案材料。”

“你看过那些材料吗?”

“看过，是我保管的。到我住的密营，就能看到。”

“一百多人的材料，都在你那儿吗?”

“是。”

咔嚓一声将军踩碎了一块冰块，慢慢地转过身来，沉重地抬起脚来迈步。

将军沉浸在痛苦之中，低着头信步走去。一遇到这种情况，姜世浩和警卫连的队员就都不知道怎样才好。这回，也是一样。只是焦灼地听着他的脚步声，都象不会走动的树桩一样，钉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缓慢的脚步声，慢慢向树林深处远去，一会儿又由远而近。将军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低声而严厉地说道：

“以后，我要直接去查看那些材料。说那些大人是‘民生团’嫌疑分子，就算是这样吧，既然有材料作证，那就看过材料再定案好了。不过，那些跟着大人来的孩子，并不知道大人是不是‘民生团’，怎么也就成了和‘民生团’有株连的呢? 单凭他们是跟着嫌疑分子一起来的这一个事实，就能断定他们也是什么株连者吗?”

将军直定定地盯着眼睛刚抬起来又垂下去的政治主任，松开反背着的手，断然地说：

“不能的！”

他两手紧紧地攥着拳头：

“给我们的孩子们扣上‘民生团’的帽子，是因为嫌孩子们累赘麻烦，才造出来的一种借口。是因为不愿照顾我们的孩子，怕麻烦，才耍出来的鬼花招。这是对我们的革命背信弃义的行为！”

将军挥着攥得紧紧的右手，激忿地说道。他的声音，犹如怒吼的雷声，震天动地，震撼着整个树林。

他并不专对哪一个人，声音激昂地说：

“我们不知道这里存在着如此严重的情况，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可是，我们来到这里所得到的，难道就是这些所谓坏透了的、成了问题的一百多个人和他们的一大堆‘民生团’材料吗？就是那些因不愿给以照顾而被丢开的那些孩子们吗？”

将军用炯炯的喷出火来的目光环视低头流泪的警卫连的每一个队员，从姜世浩、韩钟三、斗七、朱凤吉、玄八……直到最后的一个人权学植，他看过了每一个人以后，对他们说：

“同志们，把头抬起来！”

将军又一次环视了直眨巴着眼睛的警卫连战士们，说：

“把眼泪擦干！

“尽管我们所得到的只有一堆我们不希望得到的废纸，但我们的朝鲜革命，是必然会胜利前进的！毁谤朝鲜革命的分子，已经在南湖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他们在我们革命的道路上设置的障碍，现在只不过还剩下这么一点点儿罢了。

“同志们，要下定决心，不要气馁，不要丧失信心，要扫除残余的障碍，勇敢地前进，去开辟我们朝鲜革命的光明的康庄大道，顽强地开辟掀起朝鲜革命的大高潮的康庄大道！”

姜世浩昂起头来仰望着金星将军，所有的队员都昂首挺胸，

仰视着将军，下定新的决心。

五

李北哲连长和两个队员在龙岗山一带的一处森林中，一面同黑暗、寒冷和泥泞搏斗，一面四处搜索，找寻道路。他们原来打算至迟要在午夜以前进入临江地区的。但是，在距离临江二十里的地方，意外地遇到了一场雨雪和烂泥塘，弄得浑身湿漉漉的，象落汤鸡似的。他们迷了路在黑暗中彷徨，尽管谁也没说出口，可心里都是一个想法：现在只好停止前进，蹲在树下躲过这场雨雪，等天亮再走。然而腿脚却仍然习惯地往前挪动着。

走在前边的李北哲，陷在没膝深的水坑里，好不容易才拔出腿来，朝后边摆了摆手。两个队员浑身被雨雪打湿，沉甸甸的湿棉衣动一下就嚓嚓作响。他们停住脚步仔细一看，原以为是一片还没有全化的积雪，哪知道竟是一片水洼。三个人都停下来，开始研究情况。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只要把路线记一遍，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准确辨认道路的李北哲连长，和在临江土生土长，对这一带了如指掌的文龙，都在这缠磨人的黑暗和雨雪面前，束手无策了。黑暗把一切都吞没了。尤其是那雨雪造成的“洪水”，把一切都给搅乱了。

李北哲他们三人连滚带爬，走了好久，才绕过了水洼，爬上了山脊。

随着李北哲指引的信号，两个队员艰难地往前走去。冻得象牛皮一样硬邦邦的棉大衣在嚓嚓作响。这时，李北哲心想，要是现在就地休息，等天亮以后再加快速度前进，反而会更快一些

的。但是，一想到将军彻夜不眠地等着他们，等着得到那一百多个“民生团”嫌疑分子的消息，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决心继续往前走，宁可走它一个通宵，也不休息片刻。

这天傍晚，他们在一个只有四户火田民住的地方打听到前天有一百多名游击队员从这里向临江蚂蚁河方向开走的消息。从当地群众反映的他们的行装和队伍的组成情况来推断，他们正是那些有“民生团”嫌疑的人。为此，李北哲他们就连夜上了路。

天空仍然被笼罩在令人可怕的黑暗之中。

后面的文龙叫了一声李北哲，等李北哲站住，他说：

“连长同志，临江应当在西南方向，可是我们好象在朝东北走。”

“你说什么？”

李北哲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参加游击斗争以来，他这还是头一次。文龙抬手指了一下树梢。不知是因为着了雨雪还是因为结了冰，树梢在黑暗中还呈现出灰白的颜色。

“你看，我们走的方向，是不是跟树枝长得茂盛的方向正相反哪？”

李北哲瞪大眼睛往树梢上一看，果然，文龙的话是对的。他茫然地站着，原先记在脑子里的标志已经毫不起作用了。

象丢掉了罗盘的船长，以悲壮的心情下定决心开船一样，李北哲凭着树梢的模样，估摸着方向，转向了西南方。现在，就是碰上水洼，也不能绕过去了，一绕，就会绕糊涂，分不出哪儿是东，哪儿是西了。

六

夜。象沙子一样坚硬的冰凉的雪糁和大风都已经停下来了，烧得很旺的篝火已经微弱了。据说这时候只要侧耳细听就能听到的野兽的凄厉的叫声，也听不到了。警卫连的战士们快步走去换岗的脚步声和咳嗽声，响得格外清晰。

司令官同志没有进帐篷去。司令部的帐篷就搭在孩子们住的圆木房旁边，但司令官同志还没有进去过，他一直在院子里围着一堆火势微弱的篝火慢慢地踱着。雪地上躺着枞树黑影的林子里，响着轻微的斧声。听那很轻的斧声，估计那边正劈烧篝火用的空心朽木。紧接着在一阵撅断干树枝的声音之后，又恢复了寂静。

司令官同志的视线转向了儿童团员们睡觉的圆木房。屋里的营火是不是灭了？孩子们是不是踢开了毛毯？应男那孩子准是连脑袋早就滚下了枕头都不知道，仍在呼呼地酣睡。而顺女，则仍然嘴角上挂着微笑，象要把披着补了又补的小袄的肩膀遮住似的，把手搭在肩膀上，静静地沉睡吧。——司令官同志仍在思忖——应当首先尽快地给孩子们做棉衣服穿！然而哪里有布和棉花？又从哪里去搞到钱呢？他越想越觉得茫然。

想到这里，司令官同志突然停住了脚步，把手揣进军装上衣贴心的兜里，立刻触到一个被体温暖热了的东西。这是用油纸包了两三层，再用布包起来的二十块钱。母亲给他留下的这唯一的珍贵遗物，是她带病替人做针线活儿，浆洗衣服，一点儿一点儿积攒下来的，里面渗浸着崇高的母亲的爱。正因为这样，金星同志一直把它珍藏在军装上贴心的兜里。尽管在艰苦的革命道路上经

受了无数次的艰难困苦，也始终把它珍藏在怀里没有花掉。

司令官同志不由得想起了一段往事：一九三二年初夏，他在带领刚刚建立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远征南满之前，曾回到小沙河土器店沟看望母亲。

……在他离家回部队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又把那一套军装拿起来，那是她天天坐在昏暗的油灯下熬夜缝制的一套再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动手加工的军装。

金星同志躺在母亲的身边。虽然不是第二天非走不可，但是不知怎的，母亲却忙着为他准备行装，说不要拖延，明天就应该动身。金星同志考虑到家里的困难，尤其是考虑到母亲的健康，本来打算多住一两天，帮助母亲做些事情。但是看到母亲有这样崇高的意愿，也就决定第二天动身了。

夜已很深，院子的角落里，草虫在不停地唧唧鸣叫。跟着哥哥到山上打了一天柴禾，流了一身汗的哲柱弟弟早已酣睡。映在纸窗上的月光也已消失，屋里更加昏暗起来。母亲坐在炕上做针线活儿的影子依然投在墙上。她以为儿子已经睡着了，要不然，就是盼着儿子早点入睡，所以连咳嗽也尽量做到不出声，剪刀也小心翼翼地轻轻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尽量不弄出声响来。她把军装上衣的线缝重新锁好，扣眼儿也查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又查看了垫肩。

这天晚上，金星同志悲切地感到，母亲比岁月走得快——未老先衰了。去年，母亲的眼圈儿和嘴角上还只有那么一点儿隐约可见的细纹，而现在，皱纹已经很深了，指甲也厚了，手也粗糙了，拿根针都不方便了。本来就瘦弱的肩膀好象耷拉得更厉害了，去年穿的白色土布小袄都显得肥大了。金星同志热切地希望能够让母亲在晚年过上平安的日子。诚然，离开了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的祖国，来到这异国土地上干革命的母亲，是不可能盼到过上舒服日子的。金星同志明知道这是无法实现的愿望，只

因为深知母亲在那难以熬煎的穷苦生活中，受尽了苦难，深藏着痛苦，为了革命事业从没有歇息过一天，因而才产生了要为母亲尽一点儿心意的愿望，才起了那样的念头的。假如万景台和七谷就在附近，亲人就在身边能够照顾母亲的话，他心里也许还好受一些，然而这里是没有亲人来安慰母亲的。

灯光越来越暗。母亲加了一点儿豆油，把灯芯挑了一下。灯芯嗞嗞地爆出了几颗火星，灯光忽然大亮起来。

“妈，别再干了，休息吧。”

金星同志恳求说。母亲闪着柔和温暖的目光，轻声问道：

“你还没睡？要走远路了，该好好睡一觉。”

“妈，晚上干的活儿多，得换个煤油灯了，豆油灯太暗，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因为看不清针脚，母亲眯细了眼睛。

“我们这样的日子，要那煤油灯做什么。”

“听说安图城里有卖煤油灯的，就叫哲柱去买一盏来吧。不管煤油多贵，一定要点上煤油灯。”

金星同志想，为了母亲的健康，本该劝她不做夜活儿才对。但是，母亲是不会听的，只要能听他的话，点上煤油灯，也就可以使他减少一分心事了。

“世界这样漆黑一团，光叫灯火发亮有啥用？要能看到亮堂堂的世界，没有灯也能活着哩。”

金星同志半天没有说什么。他看出母亲仍然跟过去一样，对自身的健康毫不在意。她始终只为革命着想，从不把苦当做苦来看的崇高精神，仍然跟从前没有两样。

“妈，为了建立亮堂堂的世界，您也该更长久地做革命工作呀。”

母亲不声不响地微笑着，用裂了口子的指甲尖轻轻地摁着针脚。

“干革命还能盼顺当?有时黑更半夜里要做工作，有时闹病也要做工作，所以才叫干革命嘛。你别为我操心。人活在世上，谁还能没病没灾，一病就治不好的?”

金星同志再没有说什么。在他和母亲一起度过的这几天中，金星同志深深地感受到，他能够为母亲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把革命进行到底，实现祖国的光复。除了干革命以外，母亲是不允许他做任何别的事情的。

“哎，你得睡一觉了，一会儿就要鸡叫了。”

母亲为儿子操心，说道。

“妈，睡不着啊。”

“咳，你说什么呀。”

母亲微笑道。看到母亲微笑，金星同志非常高兴。母亲没有再催儿子去睡觉，反倒暗暗希望和儿子喁喁长谈来度过这一夜。母亲的话句句包含着深厚的爱意。

她放下针线，把军装拿起来前前后后地看了一遍。

“穿一下看看。新换了垫肩，下摆也放长一些了。针线活儿这玩意儿，要想做得好，可没有个头啊。”

司令官同志穿上了军装上衣。母亲细心地摁了几下肩膀，还看了看下摆，然后把扣子一个一个地扣好。她似乎还有些不放心，又摸了摸后背。司令官同志感受着母亲的温暖的抚爱，连声说衣服做得很合身。

母亲好象也感到很满意，眼角上挂着微笑。这回，她不看军装了，只用充满了爱的目光端详着英姿飒爽的儿子。

从凌晨起，母亲就开始做早饭。睡得死死的哲柱，一听到碗碟相碰的响声，就腾地起来蹦到灶屋，朝哥哥咧嘴一笑，拿起了水桶。他每天早晨都要替病弱的母亲提着水桶去打水，这已经成了一个习惯。可是今天，母亲不让他去了，她自己拿着水罐走出了门。两个儿子一起跑过去劝阻她，她却说，今天早晨一定要自

己亲自去打水，好在井也不远，自己慢慢儿去打一罐。没过多久，母亲顶着水罐回来了，可水还不到半罐。她要用自己亲手打来的清澈的泉水，亲手给儿子做一顿早饭。

司令官同志把背囊收拾好，刚要穿上军装上衣，发觉贴心的兜里好象有什么东西，便用手一摸，发出了一叠硬纸的嘎嘎响声。掏出来一看，是一个用纸做的小封套。分明是母亲塞在兜里的。

儿子问母亲是什么东西，她回答说，不是什么希罕东西，就那么带着好了。金星同志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一叠钱，而且是二十块，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金星同志把钱放在母亲的面前，说：

“妈，您别这样。您不是常说，干革命的人只要有干革命的思想和枪杆子就行了吗？”

母亲象规劝似地说：

“这是妈给你带去为革命用的，不要为私事花掉它。收下吧。”

“妈妈！”

金星同志低下了头。从家里的景况和母亲的健康情况来看，这二十块钱，的确是很大的一笔钱。为了一点儿一点儿地积攒这些钱，母亲该受了多大的苦啊！他喉咙哽塞，眼眶发热。这笔钱饱含着母亲的崇高意愿，不能不收下了。

母亲收拾了一阵碗碟之后，擦着湿手，说：

“人没有无钱就活不了的道理。钱这个东西，是有一阵没一阵，没一阵又有一阵的玩意儿。你父亲常说，干革命的人要随身带着点儿急用的钱。所以，我才积攒了这一点儿。你就带去为革命事业用吧。”

金星同志虽然深深地领会了母亲的崇高情意，但是一想到家境很困难，母亲又重病，脚步就抬不起来，好象感到了藏在贴心口袋里的钱的无比沉重。但是，他终于毅然地辞别了母亲。假如

当时知道这就是永别，他是不会这样只留下一句告别的话就走的，一定会回身多看一眼久久地站在门外送行的母亲……

从对面的树林中传来了拉枪栓的响声和踩踏冰雪的脚步声。

司令官同志一边抚摩着军装上的口袋，一边想，应该把这笔钱用在眼前这些儿童团员、革命后代的身上。如果母亲知道，也会高兴的。这样一想，他就不再犹豫了。

司令官同志把目光投向对面的山脚，慢慢地往前走了几步，似乎要走到那边去。是的，在那边的天空下面，就是抚松城，抚松的夜空就在眼前。这使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带着一捆《塞纳尔》报跟母亲一起走过野地的一个夜晚。尽管家境那么困难，假期他一回到家里，母亲总是想方设法给多做一道菜；他一动身回学校去，母亲就一直送到松花江边，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嘱咐他在外要多注意身体……

在那荒凉的山后的向阳村，还有他常常带着小弟弟们一起去祭扫的父亲的坟墓，现在想必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吧。已经很久没有祭扫父亲的墓了。

父亲去世得那么早，母亲也是那么早就去世了，连哲柱弟弟也在革命战争中倒了下去……革命要求司令官同志经受的悲痛和考验是这样的多哟！

忽然，篝火中迸溅出无数火花，犹如纷烂的花纸屑，飞向了高高的天空。

司令官同志回头一看，姜世浩正在弯着腰把劈柴添到篝火上。要是往常，司令官同志一定会叫他回去休息的，可是今天，好象希望他在身旁似的，反而帮他一起加木柴。过了一会儿，火势又旺了起来。司令官同志在结了冰的树林里踱来踱去。姜世浩默默地跟在后面。

司令官同志沉默了半天，突然一转身，等到姜世浩走近了，说道：

“今天晚上，我要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这个任务很重要，需要认真去执行，所以，必须由你亲自来完成。明天一早，你到抚松城里去一趟。那里有个名叫朴文弼的人，你先了解一下他现在生活情况如何，表现怎样，然后买一些给孩子们做衣裳的布匹回来。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司令官同志拉着姜世浩的手，朝原路往回走去。

姜世浩听到一向对钱毫无兴趣，更不把钱带在身上的司令官同志已经准备好了钱，不禁愣住了。姜世浩知道，他们这一行人谁也没有钱。不过，不管怎么样，能够给衣不蔽体的儿童团员们做衣服穿，能够减少司令官同志的忧虑，总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一想到自己接受了这个任务，就尤其感到激动、高兴，象参军后第一次参加战斗时那样。

半天以后，司令官同志把那用油纸包的二十块钱拿了出来。

姜世浩吃惊地往后退了一步。这是用油纸包了好几层的二十块钱！这二十块钱的来历，姜世浩听说过。那还是在远征北满的路上，司令官同志患了伤寒，在老爷岭一家孤零零的木棚里停留几天的时候。那时候，病得一连几天昏迷不醒的司令官同志，苏醒后的某一天，用手摸索着那个油纸包，给姜世浩讲过这笔钱的来历。

“不行，司令官同志，绝不能用掉这笔钱。”

“快收下，不要多讲了，只管收下吧。”

姜世浩又往后退了一步，声音嘶哑地说：

“司令官同志，那么点儿布还没办法弄到吗？ 母亲留下来的这笔钱说什么也不能花掉呀！”

司令官同志很为难地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才抓住姜世浩的两只手臂，诚恳地嘱咐说：

“姜同志，不要再让我难过了。要是真心为我着想， 你就收下这笔钱吧。这是为衣不蔽体的孩子们，为革命的后代，为革命

而花的，要是我母亲能知道这钱是这样花的，她也会高兴的。”

“……”

“你收下这笔钱，我也就睡得着了。”

“司令官同志……”

姜世浩的眼睛噙满了泪水。

司令官同志把那二十块钱塞到姜世浩的手里，还不住地摩挲着他的手背。

七

大约有一个联队的鬼子军队从抚松城的西门开进了城中心。

前头，在长途行军中疲惫不堪的一队鬼子兵，脚上拖着沾满了烂泥的沉重的皮鞋，仿佛被什么东西牵着似地向前走去。这些“讨伐队”的鬼子，一个个把脑袋缩在狗皮大衣的领子里，连脖子都懒得动弹一下，只有那一对冰块一般冷冰冰的眼珠子从皮领子上一瞥一瞥地朝外斜视着。

后边，一串浑身冒汗的军马，拉着笨重的山炮，仿佛向如此驱赶它们的命运表示抗拒似的，摇着头，晃晃荡荡地走着。

谁都不希望来的“讨伐队”的出现，给这个县城带来了阴森可怖的气氛。

朝鲜人民革命军进入抚松地区，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大惊失色，惶恐不安。他们早就料到了朝鲜人民革命军会向国内进军的，便把大批军队和警察部署在东满和南满以及国境沿线。但他们原以为，朝鲜人民革命军进入抚松境内，至少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因此也就没有急于采取什么对策。这时，他们才急忙宣布

抚松地区为阻止朝鲜人民革命军向国内进军的第一线，命令集安、通化、临江、长白、濛江、辉南、柳河等地的各部队立即进入警戒状态，并从关东军和伪满军警中挑选精锐的部队开进抚松县城。

警察急促地吹起警笛，驱赶着行人。

全城笼罩着阴森森的恐怖气氛。即便这样，人们的生活也还是依然如故。马路两旁鳞次栉比的各色小饭馆里，客人还是络绎不绝。来赶集的乡下妇女和脚夫们毫无惧色地一面嚼着煎饼或者馒头，一面瞅着日军"讨伐队"的行列。

身穿白色土布衣裳，头戴狗皮帽子的姜世浩，肩上挎着个装有豆油瓶子的网袋，慢悠悠地经过大街，走进了机器隆隆轰响的碾米厂旁边的一家小布店。他在摆着一溜棉布、土布和绸缎等各色各样布匹的柜台前来回走了一阵。胖敦敦的老板娘用同情的目光望着这个只能摸摸看看，问问价钱的豆油贩子。

姜世浩走出布店，经过自行车修理店，在一个小杂货铺前面站住了。扁鼻子上架着一副无边眼镜的老板，一看这个人对纸张感兴趣，便把白报纸、笔记本、带花纹的糊壁纸全都拿出来给他看。这是因为姜世浩心里惦记着那些儿童团员们，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个笔记本。

马路上，"讨伐队"的军马扬起四蹄，迸溅着掺雪的烂泥，横冲直撞地跑过去。老板怒气冲冲地用眼朝鬼子们瞪了一阵，又拿起掸子，一边掸着溅在货摊上的泥雪，一边叱了一句："这鬼子的凶样，得啥时候才看不到啊……"

聚在货摊前的脚夫和行商，伸长脖子朝小铺里望。

"鬼子们干吗这样乱折腾？"一个噙着长烟袋，颇有点儿风度的老人，并不专对什么人，这样问了一声。

"他们又该折腾一阵了。"

扁鼻子上架着眼镜的小铺子老板，警惕地滴溜溜地转着眼珠

子往四周瞅了一下，装出了知道底细的样子。

“怎么，出了什么事吗？”

一个颈上围着一条麻布手巾，把背架挎在一只肩上的壮实的年轻人，盯着小铺子老板的脸，问道。

“哈哈，你还蒙在鼓里哪。”

老板用掸子扑打扑打地掸着货物上的灰尘，等鬼子们全过去了，才把眼镜摘下来，小声地说道：

“听说金星将军带着革命大军开进了抚松县啦！”

周围的人都圆睁着眼睛互相望着。

“将军来了？是真的？”

“没听说将军是多会儿来的？”

“现在在什么地方？”

“咳，这样挤还行吗？别着急，一个个慢慢儿地说嘛。”

不知是谁，这样劝说道。但是人们依然往小铺子里挤。连过路的行人都以为有什么热闹可看，也朝小铺里头挤。这一下，小铺子的老板可着了慌了，挥着手臂，说：

“大家快走吧，那儿有警察来啦。”

真的，一个穿一身黑制服，腰挎一柄长刀的细高个子的警察，滴溜着眼珠子，一面四下张望，一面慢悠悠地正朝这边儿走来。

“来就来呗，怕什么？”

那个把背架子的一条腿攥在手里的小伙子这么一说，小铺子老板便慌忙地跑进了屋里。聚在货摊前的人们，也只好一个个走开了。

姜世浩抱着激动的心情，尽量装出一副傻里傻气的乡下佬的样子，好奇地骨碌着眼睛，走到了小铺子对面人声嘈杂的邮局门前。那里，有三个脚冻得通红，只穿着草鞋的孩子，一手抱着一捆报纸，一手把一张报纸高举在头顶上，用清脆的声音不停地喊

着“号外”、“特刊”。一群学生，还有一些戴礼帽的阔人、年轻人、老年人，都买了一份报纸拿在手里，眼神紧张地看着报。

在一根电线杆子下边，有一个穿戴整齐的中年人正打开报纸在看。姜世浩从他的背后偷眼看了一下。只见报上醒目地登出了金星将军开进抚松县境的消息。真不知道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这样快就打听到了这个消息。不过，报纸并不是什么“号外”，也不是什么“特刊”，只是因为报上登了金星将军的消息，报童们才这样喊的。

姜世浩很想买一份报，但一想到自己现在是个豆油贩子，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咳，真糟糕，怎么办？”

不知是什么人，这样嘟囔着，唉声叹气的。姜世浩回头一看，是一个胡子长长直垂到胸前的老人，也正在抬起眼睛有所期待地瞅着他。这位老人，一手拄着手杖，一手提着看样子象是他自己打的五、六双草鞋。老人一看姜世浩是个油贩子，带着惋惜的微笑，说道：

“是个卖油的，八成也不会识字吧……”

姜世浩很有礼貌地给老人让开路，说：

“所以才干这个赔本的买卖嘛。——您有什么事吗？”

老人用拳头捶了几下腰，从裤腰里抽出一张报纸递给姜世浩，说：

“我生平头一次买了这么一张报纸。听说报上有金星将军的消息，我就用卖了一双草鞋的钱买了一张……可我是个睁眼瞎，不会看……”

姜世浩下意识地接过了老人的报纸。他带着老人走到一条僻静的小胡同里，打开报纸小声地念那一条消息。

“唔……”老人咧开胡子蓬乱的嘴，微笑着，心满意足地咕哝道：

“将军来了的消息，果然不是谎话了……哦……下面呢?快往下念呀!”

“老大爷，都念完啦。”

“啊?都念完啦？那么一大张，芝麻大的小字密密麻麻的，这么快你就都念完啦?”

“老大爷，报上登的将军的消息就是这么些了，其余的都是别的事儿。”

“咳，这消息哪能就这么短！你可不是撒谎吧?”

消息这么短，老人大为不满。姜世浩不得不向他解释了半天，说日本鬼子检查得很严，恐怕报纸很难登出更详细的消息。

“那就没法子啦。对不起，劳你驾，再给我念一遍，慢慢儿念，我耳朵有点儿背……”

姜世浩只好照老人的要求一字一板地再念了一遍。老人仿佛要把这一条希罕的消息永远刻在心里似的，也咕哝咕哝地跟着念，还不住地点着头。

“谢谢你啦。说不定我这一辈子还能见到咱的将军哩……”

老人十分小心地把报纸折叠起来，敞开上衣的前襟，深深地藏到怀里去。

“咱的将军来了，这个坏世道也快完蛋啦。”

看这位老人还可靠，姜世浩便问他知道不知道抚松县城一带有个有名的财主叫朴中健的?

“朴中健?是那个新开了碾米厂的朴中健吗?”

“是不是新开了碾米厂，这我不知道，我只听说他过去是种地的。”

“那就对啦。是不是他有两个儿子，闹得象仇人一样?”

“这个我倒不清楚，只听说老大过去上日本留过学。老二名叫朴文弼，你或许认识他吧?”

“他儿子的名字，我一个也不知道，光知道那个老二开了一

个照相馆。叫什么金刚照相馆吧……对了，对了，是叫这个名字……”

“那个金刚照相馆在什么地方?”

老人抬手指着邮局拐角说，从那儿往上走不远就是。他还补加了一句说，那家掌柜的为人很厚道，会多付给你油钱的。恰好老人也朝那边走，姜世浩毫不费力就找到了金刚照相馆。

照相馆是间铺了洋铁屋顶的木造房子。经过日晒雨淋，板墙和洋铁屋顶都已褪色，窗框上的绿色油漆也有几处已经剥落，露出了木头来。照相馆的后面还有一座木造的二层楼房。

姜世浩抬眼看了看那块挂在洋铁屋檐下，写着“金刚照相馆”五个大字的牌匾，然后往牌匾下边的照片橱窗看。玻璃橱窗里贴着好多照片，有金刚山的九龙瀑布，有丛石亭的日出，有妙香山的秋景……大都是朝鲜的名胜照片。姜世浩心想，照相馆的老板肯定是个非常怀念祖国的人。

这时，从狭窄的马路上跑过一辆双驾马车来，到照相馆前面，两匹肥壮的马打了一阵响鼻，站住了。车轮子吱嘎吱嘎作响，前后晃了几下。两匹马伸长脖子凄凉地嘶鸣着想使性子，马车夫老头儿立刻熟练地把它们稳住了。

车座上的黑布帘一掀，一个身穿水獭大衣、头戴水獭帽、身体肥胖的年轻人探出上身，然后下到雪地上。随着，布帘又掀起一条缝儿，露出了一个脖子上围着狐狸皮的艳装女人的小脸儿。她狠狠地盯着那个汉子，刻毒地尖叫起来：

“你到底干吗老往他家跑?”

“进去暖和暖和……”

“哼，冻死好啦，我干吗要进那个穷娘们儿家去，讨饭的娘们儿……”

那女人把脸缩回去，“啪”的一声，放下了布帘。

“那你就坐着吧。”

那个汉子看来象她的丈夫，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皮手套套在手上，回头朝马车瞧了一眼，才蹒蹒跚跚地向照相馆的玻璃门走去。

这时候，卖草鞋的老人，一面把一串草鞋搭在肩上，一面悄声告诉姜世浩：

“他就是那个朴中健的大儿子，也就是这家照相馆老板的哥哥。等他出来，你再跟他打听吧。我得走啦。年轻人，咱们还能见到吧?我每半个月来赶一趟集……今天，虽说草鞋没卖掉，可心里挺痛快，谢谢你给我读了长久盼望听到的将军的消息。”

老人弯腰打了个招呼，回身走了。他的驼背上，那没有卖掉的五双草鞋在左右打晃。

听见一阵敲打玻璃门的声响，姜世浩回头一看，正是那个下了马车的汉子在敲打着玻璃门，喊主人。门上的大玻璃在不住地震动。

过了一会儿，门轻轻打开了，走出了一个穿着白棉布小袄和裙子的身段苗条的年轻女人。这大概就是照相馆的女主人了。她一看到那个汉子，就恭敬地低下头行了个礼。那个汉子冷冷地问道：

“文弼不在吗?”

“出去了，说很快就回来。”是女主人清晰而沉着的声音。

“世道这么乱哄哄的，干吗老往外跑？守在家里算计发财之道，那有多好！真不懂事，不懂事啊。你也该好好地看着他嘛。”

“……”

年轻女人一直没有看大伯子一眼，微低着头不声不响。

“也该知道自己现在不是个单身汉子了，已经有了老婆，还有父母和哥哥。要知道，他一个出了差错，全家都要遭殃的。你告诉他，叫他就在这几天之内把家搬到父亲那边去。哼，文弼不在家?……唔……”

那汉子故意提高嗓门粗声粗气地说了一通，又把照相馆环视了一遍，连招呼也不打就朝马车走去。

女主人仍然不声不响，也没有招呼一声。

那个汉子一坐上车，马车就发出咿咿呀呀的响声，车轮在冰冻的路上滚动，慢慢地消失在小胡同里。

姜世浩走进照相馆附近的一家自行车修理店，从那里了解到照相馆的主人朴文弼跟他哥哥长期不和，而且和他哥哥又不同。他为人清廉，不贪图荣华富贵，日子过得也很俭朴。姜世浩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又回到刚才看中的那家布店，买了二十块钱的布，走出了县城。

在返回马鞍山的一条小路上，姜世浩意外地受到了反日部队士兵的袭击。他就孤单一个人对他们好些人顽强应战。他起初以为这是些土匪，便一下子打倒了两个。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反日部队，于是一面打空枪进行威胁，一面大声喊话，告诉他们自己是朝鲜人民革命军，厉声叫他们退走。反日部队的士兵一开始就被他的弹无虚发的枪法吓住了，不敢继续再打，都悄悄地跑掉了。这样，姜世浩就背着没有一点儿弹痕的布，悠然自得地返回来。在路上，他还碰上了司令官同志派来接应他的警卫连的几个战士。

第 八 章

一

将军的工作非常紧张繁忙。

等姜世浩一回来，就得尽快地给孩子们做衣服。为此，就要先到缝纫队去摸摸情况，找出办法。兵工厂和医院也需要去看看。为了解决“民生团”嫌疑分子的问题，也需要抽出时间去做调查研究。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建立并且早已开始筹备的全民族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纲领和章程以及成立宣言，也要尽快完成。一件件复杂繁多刻不容缓的工作，都在要求将军进行不间断的思考和精力充沛的活动。

听了安全返回的姜世浩的报告之后，将军向他道了辛苦，表示满意。当姜世浩谈到反日部队的士兵的行动时，将军说，那很可能是分散在抚松一带的反顺部队；将军还强调说，为了孤立日本帝国主义，必须特别注意做好反日部队的工作。为这个问题，将军的表情变得很严肃，一直到姜世浩打开那一大包布料，他的脸上才现出了和悦的气色。他把布料铺开，摸一摸，拉一拉，看看结实不结实，还把布料贴在衣袖上比了比。最后，把布料连同包裹一起推到姜世浩的面前，说：

“你得再辛苦一趟，到他们这儿的缝纫队去了解了解情况，把给孩子们做衣服的任务交给她们。还要同韩南实同志商量一

下，衣服的式样最好是和根据地儿童团员的衣服一样。缝纫队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如果人手不够，警卫连的人也可以调一些去帮助做。这做衣服的工作，你要负责到底，负责到这工作全部结束。我很想直接到缝纫队去了解一下情况，跟缝纫队队员们见见面，但是，要在有'民生团'嫌疑的同志们回来以前，无论如何也得先把他们的材料翻看一下。我已经告诉了李北哲同志，一旦找到他们，就把他们带到二团营房去。我估计不出今明两天，他们就会回来的。我现在就要到二团营房去，顺路到医院看看。”

将军叫姜世浩去缝纫队之后，也就动身上医院去了。

和迷魂阵一样，马鞍山的密营也是相隔十里、二十里，分散在各个山谷里的。医院设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从儿童团员们住的圆木房去，要走两个钟头左右才能到。

医院是一幢长条形的圆木房。它隐蔽在密密的枞树林中，即使走到了跟前，也很难发现。

医院的负责人金章道坐在离病房不远的路边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上，正在做一付给伤员练习走路用的拐杖。他最先发现了将军，急忙跑去迎接。

将军也一眼就认出了金章道。三年前的一个秋天，将军在小汪清见过他一面。那时候，将军制订好了打罗子沟的战斗计划，命令在外活动的各个游击连队到小汪清马村集合。有个连队接到命令迟了一点儿，战斗结束以后才赶到马村，其中有一个年岁较大一点儿的队员，就是这个金章道。

他从前学过点儿扎针，会开几付东药处方，参军以后就当了军医。在这个医院里，他一人总管治疗、护理以至后勤的各种工作。

在这个医院里养病的本来有二十多个人，多半是第二团的主要成员出发远征蛟河时留下来的。其中已经恢复健康可以回战斗部队去的有十五个人，他们一方面为重返远征的团队作准备，一

方面为留在医院的伤病员准备一些粮食和后勤物资，已经出发去打一场小规模的袭击战去了。现在，医院里只剩下六、七个伤病员了。

听了金章道简短的报告以后，将军先到男队员的病房去看望，然后又到女队员的病房去。当他正要转到后院去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小女孩儿蹲在房角里打瞌睡。看样子，她象是刚开始打盹，小脑袋一会儿往这边儿倒，一会儿往那边儿倒。脑袋一顿，眼睛就吃惊地睁开一条缝儿，然后又慢慢合上，睡着了。她那没有血色的两颊上，还沾着眼泪。

将军把那女孩儿仔细地瞅了一会儿，吃惊地回头问金章道：

“这孩子是不是叫明淑？”

“是，是叫明淑。”

金章道不知道将军怎么会认识这个女孩儿，不禁露出了疑惑不解的神色。

将军一直打听不到李京俊和他一家人的情况，心里一直在焦急不安，没想到竟然在这里碰见了李京俊的女儿，的确吃了一惊。

“这孩子怎么来到这个医院的呢？”

“是因为她妈妈几天前住进了医院。”

“崔善琴同志住进了这个医院？”

“是。”

“这么说，在路上发现的那些碎布头，就是崔善琴同志他们走到这里来留下的痕迹了。京俊同志也在这儿吗？就是这孩子的爸爸？”

“不在这儿，只是把病人和两个孩子送了来，他自己好象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听孩子们说，有人把他们的爸爸和一个叫张叔叔的人，还有一个叫大妈的人，一起带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还没向崔善琴同志问过这事，因为……”

将军看了看金章道的神色，估计到崔善琴的病情一定很严重。他又重新仔细地看了看明淑的衣裳。只见这女孩儿穿的衣裳实在太破烂了，简直叫人不敢相信她就是那个很会过日子，非常勤快，针线手艺很高的崔善琴的女儿。女孩儿的白色土布小棉袄，脏得不象样子，只絮了一层薄薄的棉花，胳膊肘、肩膀、袖口都打了好几块补钉。最近挂破的、磨烂的口子都还没有补上，全露出棉絮来了。裹着瘦瘦的膝盖的裙子，也有没有补上的破口子，小布袜更是破烂得不象样子。小棉袄上打着补钉的布，大都是和司令部一行从迷魂阵到马鞍山的路上，在一处灰堆上发现的碎布头同一个颜色、同一种纹路的军装布片。

看了明淑的衣裳，将军料到崔善琴他们在投奔马鞍山的路上一定受了很大的苦，料到崔善琴现在的病情一定很重，已经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了。

“男孩子在哪里？”

“明一他跟着女伤病员摘松子去了。他听大人们说，松子粥对恢复他妈妈的健康有好处，就跟着去了……”

金章道回答说。

这么说，明淑肯定是因为哥哥没有带她一块儿去，埋怨哥哥，哭闹了一阵，哭累了才睡着的。

将军回过头来叫朱凤吉把明淑抱到屋里去，然后走进了女病房。

崔善琴身上盖着一条毯子，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炕头上。眼睛紧闭，脸色苍白。两只手无力地摊在炕上。她那双做针线活儿那么快、使用缝纫机那么熟练的手，好象再也不会动弹了似的。深陷的没有血色的两颊上，沾着一缕从额头垂下来的发丝。上下睫毛合在一起的眼圈儿上，现出甚至在睡梦中也不能消除的忧愁。干裂的嘴唇微微地张开着。

将军坐在崔善琴的枕头旁边，脸色阴郁地看了半天，拉起崔

善琴的一只手——曾经那么敏捷地使用缝纫机、做针线活儿、现在却无力地摊在炕上的手，小心翼翼地诊了诊脉，把目光投向了天棚。面对着连一丝呻吟都没有的崔善琴，将军感到无比的痛苦和难过，简直不忍心再看下去了。

权学植和警卫连的战士们，都屏住呼吸，一会儿看看将军，一会儿又看看崔善琴。

金章道看到崔善琴毫无知觉，连司令官同志坐在身边给她诊脉都不知道，心中非常焦急，忍不住弯下腰来对着她的耳朵呼唤：

“善琴同志！司令官同志来了，司令官同志来了……”

将军摇头示意，叫他别惊动她。金章道没理会，索性轻轻地摇着崔善琴的肩膀，焦灼地喊她：

“善琴同志，善琴同志！”

崔善琴依然毫无反应。就在这时候，不知什么时候醒来的明淑，不顾一切地甩开朱凤吉，几乎要扑倒似地跑过来一头扑在妈妈身上：

“妈，我要发结——叔叔说将军来啦，快拿发结，我要系上发结给将军行礼！快起来呀！”

崔善琴的一动也不动的眼皮泛出了一丝红晕，接着，粘在一起似乎永远不再分开的睫毛开始了轻微的颤动。崔善琴终于睁开了眼睛，但那对呆痴无神的眼睛，只是无精打采地凝望着天棚上的椽木。

金章道高兴地叫了一声“崔同志！”然而不知道她听见了没有，仍然毫无反应。好一阵子，她的眼珠子才开始转动，朝屋里搜索起来。搜索了半天，终于接触到了将军的身影。

她的朦胧的眼睛里，顿时迸出了火花，眼眶也扩大了，眼睛象平时一样，炯炯有神。

“……！”

崔善琴仰望着将军，张开了嘴，却听不见她发出什么声音。

然而将军听见了她的无声的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唤："啊，将军！"将军紧握着崔善琴的手，用深情的目光和轻轻的点头，回答了崔善琴的呼唤。

崔善琴吃力地转动着身子，想把那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的手抬起来。将军看出她要坐起来，便劝阻说：

"躺着吧！你不能起来。"

将军把她的手放在她的胸前，关照她说：

"可不要起来呀！"

崔善琴听任将军握着自己的手，不住地向将军望了又望。她那不住仰望着将军的目光，慢慢转向将军的军装，一触到那个补得很细的补钉，眼光就象钉在那儿似地一动也不动了。即使在病得这样不能动弹的时候，崔善琴仍然没有改变过去的习惯，总是比谁都深切地关心着将军的军装。

将军已经看出崔善琴的目光和脸色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变化，不由得拿衣角去遮掩那军装上的补钉，说：

"善琴同志，不要紧的，放心好了……"

金章道默默地低着头瞅着自己的膝盖，屏住了呼吸。

司令官同志换了一下坐势，把崔善琴的手轻轻地放在毯子上。他想应该走了，便向金章道又问了些医院的情况。

崔善琴一看将军要走，一面向金章道使眼色，央求他一定扶她坐起来，一面想使劲儿地抬起头来。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有什么重要的要求呢？还是因为想对将军道一声祝愿呢？善琴的嘴唇不住地在颤动。司令官同志刚要劝阻她，却从她的眼神中发现她似乎有某种淤结在胸口上的痛苦的心事。

将军转脸瞅瞅金章道，金章道现出一副慌张的神色。

崔善琴的嘴唇里流出了一声"将军……我……"，下面的话就一点儿也听不清楚了。

司令官同志俯下上身，把耳朵紧靠在崔善琴的唇边，听了一会儿，突然吃惊地直起上身来：

“这是什么话？你……你有那种嫌疑？”

司令官同志的眼睛登时喷射着怒火。

“金章道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崔善琴同志有‘民生团’嫌疑？”

金章道垂下了眼皮。

司令官同志又拉起崔善琴的手，神色严肃，铿锵有力地说：

“善琴同志，这是不可能的。不，你是一个革命者！”

崔善琴抽噎着。

司令官同志一边起身走到外面，一边想着：“把这么好的人打成‘民生团’？他们怀着一颗纯洁的心，为了干革命，跟着我们，克服了千难万苦来找司令部。这样的人，怎能把他们打成‘民生团’呢？”

为了抑制住心中的愤怒，将军在外面站了半天。乌云低压的天空，不知什么时候下起雨雪来了。将军好象忘记了戴军帽，把军帽攥在手里，两手反剪在背后，久久地凝望着落叶松林那边的遥远的天际。他的眼里噙着泪珠，透过泪珠喷射着冷若寒霜的蓝白色的光芒。

又粘又湿的雪花和又凉又大的雨点儿噗噗地落在将军的身上，打湿了他的头发、军装和帽子。

雨雪仿佛要把整个天地变成一片水泊似的，用它那飘飘忽忽的特有的帘幕遮住了远处的山峦和丛林，下得越来越大了。将军好象不知道雨雪已经把他的衣服打得精湿，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金章道院长心情焦灼地瞅了半天，终于向他走近一步，轻轻地说：

“司令官同志，请到屋里去吧。”

“不！”

将军断然地回答他。又回过头去，向警卫连的战士们说：

“同志们，准备出发！”

金章道十分慌张，立刻睁大眼泪汪汪的眼睛望着将军，断断续续地说：

“司令官同志，等雨雪停了以后再走吧……雨雪不停，您不能走……天也快黑了……”

“不，一秒钟也迟延不得。”

将军厉声说道。他吩咐院长，等治好了病的同志们一回来就马上派人来报告，然后一刻也不停留地离开了医院。

二

李北哲终于在临江蚂蚁河一带找到了那些“民生团”的嫌疑分子。他命令同去的警卫连的那两个队员把以排为单位分散在各地的人们集合起来，迅速撤回。然后，他自己立刻动身，先回去向司令官同志报告情况。当他昼夜不停地赶到第二团指挥部圆木房的时候，司令官同志已经从医院回来了。

他一进屋，就看见司令官同志正坐在烛火摇曳不定的原木桌前，在看这里的政治主任所保存的那些“民生团”嫌疑分子的档案材料。材料堆满了一桌子，连桌子旁边的长椅子上也放着一堆堆的。李北哲简短地报告了去临江的情况，司令官同志向他道了一声辛苦，就叫他回去好好休息。看到司令官同志的脸神是那么阴沉，李北哲不禁吃了一惊。屋里升起的烤火早已熄灭，木柴也被雨雪浇得湿漉漉的。

李北哲把熄灭了的烤火重新升起来。司令官同志再三叫他回

去休息，他只是嘴里答应着，可并不走开。等到烤火重新燃烧起来，他才悄悄地往外走去。

刚走到门口，在火光的映照中，他看到司令官同志的高大的身影整整占了一堵墙，令人感到隐藏着一种深深的忧虑。他不禁心中一惊，停住脚步，回头看时，只见将军胳膊肘支在桌上，两手托着前额。桌上堆满了材料，将军却一动也不动。只有一星灯火在忽明忽暗地摇曳着，好象更加重了充满屋子的忧虑。

李北哲想走近司令官同志，但转念一想，又轻轻地推开门出去了。

凤吉和钟三还在外面等候着，李北哲叫他们放心回去。在他看来，吸足了水分的黑沉沉的树枝，泥水搅混的雪堆，以及又开始下起来的雨雪，都叫人感到悒郁沉闷。

李北哲升火时满脸冒汗，现在一触到雨雪，就觉得冰凉瘆人。在司令官同志休息以前，他是无心休息的。他抱着郁闷的心情，在圆木房周围徘徊。

又过了好长时间，李北哲怕烤火熄灭了，又走进屋子里。果然不出所料，烤火已经熄灭，只有长了节子的木块上还剩一点余火，这点儿余火也快要灭了。李北哲又小心翼翼地撅断一些树枝，架成了三角形。为了不妨碍司令官同志，他轻手轻脚地朝门口走去。这一回，他又看到遮满整堵墙的司令官同志的身影，心中禁不住翻腾起来了。他又回头一看，只见司令官同志依然和刚才一样，胳膊肘支着桌子，两手托着前额，一动也不动。只有身上的热气在火光下象游丝一样地浮动着。这是司令官同志的湿衣服上冒出来的水气。李北哲心里一阵阵难过，忍不住要冲到外面去。

就在这时候，他听见司令官同志的声音：

“警卫连里有烟吧……”

司令官同志自言自语似地说。

这是出乎意料的。司令官同志不仅自己从不抽烟，而且还劝大家戒烟，说抽烟对健康有害，也不利于保证游击队的隐蔽活动。然而现在，司令官同志却要烟了。

李北哲感到很纳闷，但也不便去问忧心忡忡的司令官同志，就径直拿烟去了。

当他拿了烟回来的时候，司令官同志正手臂搭手臂在屋里踱步。桌上的一大堆材料已经摊开，小油灯燃得很明亮。

一见到李北哲，司令官同志就站住了，问道：

“叫你去休息，怎么还不休息？”

“……”

李北哲感到诧异，只顾摸着那用纸包着的烟。碰到这种情况，他还是头一次。

司令官同志的目光接触到李北哲的手：

“你手里拿的什么？烟？……既然拿来了，就抽一支试试。”

“……”

司令官同志剪下纸片卷了一支烟，又从烤火堆里拣了一根有火的枝条。他刚要往烟上点火，又抬起头来，目光显得更加明亮了。

“对了，你该知道，吧呀湖那个村子有个姓金的少年吧？”

“是，有的。”李北哲心神畅快地回答说。

那个姓金的少年，是司令官同志在一九三三年初夏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到达嘎呀河附近吧呀湖村子以后认识的。当时，他受到村里的妇女们的怀疑，差点儿被加上“民生团”爪牙的可耻罪名。那时，有一部分游击队员吃了油腻的东西泻肚子，妇女们怀疑这是因为吃了那个少年放了毒药的井水。由于妇女们一个劲儿地逼他，他也就承认下来了。李北哲记得清清楚楚，当时那个少年被叫到司令官同志面前，竟毫不踌躇，坦然自若地承认自己撒了毒药。但是，司令官同志以父亲般的爱护和关怀，查明了这少年是

清白无罪的，并向老乡们公开宣布他无罪，宣布吸收他参加游击队。司令官同志的这种伟大的胸怀，感动了大家，别说姓金的少年和他的母亲，连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感动得哭了。

李北哲回忆着当时受到的感动，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嗓门：

“他在宁安的团里作战，他们那个团缴获的三挺机枪中，就有一挺是他缴获的。”

“好啊，了不起！他已经显出本事来了。那时候，不但是妇女这么看，连他本人也承认撒了毒药。”

说完，司令官同志把烟和有火的枝条放在桌子边儿上，象刚才一样搭起了手臂。

“那时候，要是我们相信了她们的话，不去管他，会出现什么事儿啊！他怎么能站到革命队伍里来，怎么能去打日本鬼子！过去车东范同志的第一连的老许同志也一样。他在北满作战时英勇牺牲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曾被怀疑为有‘民生团’嫌疑的人。有几个愚蠢的人想给他加上这可耻的罪名，企图把他从战斗队伍中排斥出去，叫我们给制止了。我们不仅制止了，而且还让他参加了更有意义的战斗，使他在同志们当中受到了检验，立下了战功。

“当听到老许同志在英勇牺牲时从心坎儿里发出的‘朝鲜革命万岁’这一喊声，谁能说他是‘民生团’？这是我们，我们的朝鲜革命所不能容许的。”

司令官同志的眼睛象闪电一样闪射出光芒。他的话，也就是对放在桌子上的这一堆堆的“供词”、“调查书”、“证据”等等“民生团”材料的严正判决。

有个叫高明昌的同志，是司令官同志在一次路过根据地兵工厂时见过一面的。有关他的材料是说，他为了在游击队内部搞破坏，故意往炸药里倒水，搞出了“哑吧炸弹”来。证据是：在小汪清防御战斗中，出现了三颗未爆的炸弹，这就是他的破坏行为造

成的后果。其实，高明昌是带着一支猎枪投奔到游击区来的。为了搞到铁丝，他曾经冒着危险到县城附近剪下电线，拿回来制造炸弹。当时，炸药如果保管不好，是很容易发潮的。只要一考虑到这种种情况，就可以断定高明昌的材料是完全不可靠的了。所谓材料，多半都是这类的东西。

然而，这些材料里都附有本人的坦白书。就拿高明昌的材料来说，他的坦白书上，甚至连时间都写得很清楚：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夜出去执行巡逻任务时，遇见一个姓白的密探，接受了任务。因此，本人的供词，好象也是不能无视的。

然而，还有与此相反的材料：本人拒不承认这个罪名。但所谓的那些材料以及旁证，却断言他毫无疑问是叛徒。

“到底谁敢否认崔善琴同志为革命献出的赤胆忠心？ 谁敢说老许同志不是朝鲜的革命者？”

外面响起了人声，接着有人敲了敲门。司令官同志刚说了一声“进来”， 就走进一个被雨雪浇得精湿的人， 这就是文龙。显然，他是按着李北哲的命令，把“民生团”嫌疑分子都集合起来之后，刚刚回到这儿来的。

“都来啦？”

司令官同志迎着急步走来的文龙，问道。

“都来了。都在对面的营房里。几百里路， 一口气儿就跑来了。”

“一口气儿跑了几百里路？”

卷好的烟依然放在桌边儿上，枝条上的一星火花闪了一下，剩下一缕纤细的青烟，熄灭了。外面，天已经开始蒙蒙发亮。

三

大家不怕道远，从临江蚂蚁河飞奔而来的一路上企望着的历史性时刻，突然到来了。

天亮以后，营房的门轻轻一开，司令官同志走了进来。因为出乎人们的意料，所有有"民生团"嫌疑的人们一时都愣住了，惊愕地望着司令官同志。片刻之后，营房里荡起了无比激动、无比欢悦的波浪。啊，是多么想念，多么盼望见到的司令官同志啊！大家仰望着司令官同志，象小孩子一样，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然而，这只是开头那一瞬之间的事情，过后一个个又都为深深的自咎和羞愧低下了头。——他们从司令官同志严肃的神情中看出，司令官同志已经为他们的问题而沉浸在深重的忧虑之中。

他们忽然意识到，司令官同志正肩负着领导整个朝鲜革命的重任。一想到这一点，说也奇怪，曾经那样地使他们痛苦的"民生团"问题，就竟然成了不值一提的小事了；曾经那样地使他们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漫漫长夜中辗转反侧、痛苦难熬的问题，顿时变成了与革命的根本问题关系很远的私人琐事了。他们感到惭愧，感到郁积在心中的、似乎讲一百天也讲不完的冤枉，顿时烟消云散了。

房内笼罩着一片沉寂。晨风掠过树梢，呼呼作响。它停一阵响一阵，响一阵又停一阵。当树梢的响声静下来的时候，房内响起了司令官同志的亲切而低沉的话音：

"同志们，大家辛苦了。"

大家猛吃一惊，浑身发颤。——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司令官同志会向他们这些毫无作为，只给司令官同志增加忧虑的人，表示如此亲切的问候。这时，窗户纸呼啦呼啦作响，映现出了摇曳不定的树影。外面刮起了晨风，猛烈地激荡着树木。只是房内却象刮过台风后一样寂静无声。

“同志们受苦了。”

司令官同志有力地重复道。

“关于你们的调查材料，以及你们自己写的‘供词’、‘坦白书’，我全都看过了。这些材料就在这里。”

他指着朱凤吉拿来放在桌子上的文书背囊和大包袱说道。接着又说：

“看是看了，得不出任何结论。再说，即使这些材料都是确凿的，但它能比直接见到你们更可靠吗？所以，我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料想大家一定有很多淤结在心里的话要说，现在就谈谈吧。”

女同志当中，先响起了抽泣声。这唯恐妨碍司令官同志说话，极力忍住不哭出声来的抽泣声，立刻带着惊人的力量传染开来了。

司令官同志脸色沉郁地把啜泣的同志们望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同志们，谈谈吧。这里不存在需要由别人来证明，希望别人来作证的问题。只需要同志们自己去进行斗争。日本鬼子懂得光用武力不行，便阴谋在我们内部撒下不和的种子，而我们在一年前就已经彻底粉碎了他们的这个阴谋。但是，尽管除掉了这不和的种子，但它的余毒还在，仍然在折磨着大家。这不是靠一两个人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我们应当把力量联合起来，清除掉这最后的余毒。”

司令官同志一再反复地启发大家说话，但是大家依然沉默无

言，没有一个人开口。只有掠过树梢的风声又在呼呼作响。

树影象被什么东西追赶着似地直往窗上扑来。这时，响起了司令官同志充满信心的脚步声，他从大家让开的空当里走过，目光扫着大家轻轻抖动的肩膀和攥在手里的帽子，一直扫到门口才停在一个头发剪得短短的年纪较大的队员身上。

“你不是高明昌同志吗?”

高明昌肩膀一抖，刚把头抬起来马上又低了下去。大家的视线都转向了司令官同志。

“是老高同志嘛。你一定有很多话要说的，快说吧。”

“……”

从高明昌的胸腔里发出了一声长叹。这一声意外的叹息，使他自己也吃了一惊。他好象要否认这声叹息似地摇了摇头。

“你说你自己跟‘民生团’有关系， 可是我怎么也没法相信。你说，这是真的吗?”

高明昌说不出话来， 只顾摆弄攥在手里的帽子。 过了一会儿，他倏地抬起头来，只见他那粗黑的眉毛低垂着，满脸惆怅的表情，仿佛马上要哭出来的样子。他紧闭着眼睛，嘴里喃喃地说道：

“司令官同志，我是‘民生团’。”

窗户上映出了被吹弯了的树枝忽地直起身来的影子，看去犹如一大群麻雀呼的一声飞来，又呼的一声飞走似的。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司令官同志的严厉的话音震动着整个房间：

“你是‘民生团’？那么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了？要是入了‘民生团’，你就该到日本鬼子那儿去， 何必在这山上忍饥挨饿受这份苦罪？要不，你回家去睡热乎乎的暖炕，开田种地，也可以过个平安日子嘛，干吗跑到这山上来吃苦？四、五年来，你饱尝千辛万苦，跟日本鬼子作战，为的是什么？你回答一下看!”

高明昌低着头答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象下定了什

么决心，把攥得发皱的帽子紧贴在胸口上，抬起了头。但他眼泪汪汪地只顾望着将军，还是说不出话来。

司令官同志平静地说：

“当初，我还以为，到这里来就可以和大家一起驰骋在白头山一带，展开游击斗争了；也可以把你们派到国内去搞地下政治工作。为了向狼林山脉扩大游击斗争，在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发动全民族展开轰轰烈烈的斗争，所以我们才不远千里从南湖头赶来找你们……可是，你却说你是‘民生团’……”

司令官同志提起了高明昌的手。高明昌茫然地听任他提起来。

“同志们，你们看看老高同志的手。”

大家都抬起了头，但都莫名其妙地只顾望着司令官同志的严肃的神色，并不去看高明昌的手。

“他的五个指头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难看？不正是因为在兵工厂里为了制造炸弹，修理武器，成天拿锉刀锉铁，把手都锉成了这个样子吗？你造出来的炸弹炸死了多少日本鬼子啊！你造的第一颗炸弹爆炸的时候，你是多么的高兴啊！假如你是敌人一边的，怎么会那么高兴呢？你说，你的这只手握过敌人的手，这是真的吗？为什么不说话呀？”

高明昌仍然默默地望着司令官同志的脸，只有那似乎想说什么微微翕动着的嘴唇和抖动不已的肩膀，在说明他的心灵深处发生了某种变化。

“你说说看，你真的用这只手握过日本鬼子的手吗？”

“没，没有。我……我怎么会……”

“那你为什么说你是‘民生团’？”

“那是……那是……假坦白。……因为不住地逼问、折磨……心软了……连自己的清白都没办法保住，还有什么资格做革命者。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在强权面前下跪了……象我这号人，倒不

如被扣上'民生团'的帽子死掉了事。”

高明昌又一次深深地埋下了头。

“真是一点儿也不象过去的高明昌了……”

司令官同志俯视着高明昌，目光里充满着怜悯的感情。

在刚见到司令官同志的时候，尹七女完全忘记了自己，仍然象从前做好行军准备后接受司令官同志检查时一样，习惯地把手伸到背后去，摸摸总是拴在背囊后面的军用饭盒，看看拴得牢不牢。她甚至忘记了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这里为什么会聚集了这么多的人。当司令官同志的脚步声在她的面前停住，大家屏声静气地瞅着她的时候，尹七女全身一颤，才意识到司令官同志来到了自己的面前。她激动得浑身一抖，理着头发，正想找句话打招呼，司令官同志却先开口说道：

“是七女大娘，受了很多苦吧，头发也更稀了。”

司令官同志带着沉痛的表情瞧了一阵尹七女的头发稀疏，露出头皮来的头顶，难过地别转了脸。这时候，尹七女才想起应当把自己从汪清出发，经过遥远的敦化的密林和临江的蚂蚁河奔到这里来的心情告诉将军。她刚把头抬起来，司令官同志已经从她的面前走开了。她一看司令官同志不询问自己的情况就走过去了，很想招呼一声，甚至还抬起了攥着帽子的手；但不知道为什么，又迟疑起来，没有开口。她望着将军的背影，默默地流下了大滴大滴的泪珠。这是她为了感谢司令官同志一如既往地用“大娘”这一最亲切的称呼对自己表示巨大的信任而淌出的感激的眼泪，高兴的眼泪。她一面流着眼泪，一面望着司令官同志的衣服上越干越显眼的泥点子，感到揪心的疼痛。

司令官同志从张基岭面前走过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了张基岭。他立即站住了，那激越的声音震荡着房间：

“这不是张基岭同志吗？你怎么在这儿？”

大家都紧张地望着司令官同志，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司令官

同志为一个队员如此发怒过。张基岭只是低着头，笔直地站着不动。

“你是个见到革命同志有了不幸就会不远千里跑来向我报告的这样的人，不是吗？可是，你怎么丢下了机枪，空手呆在这儿呢？你没有了机枪，还算什么张基岭？你竟然丢下机枪跑到这里来了？”

“……”

“你到底是哪一边的？是真的不想干革命了吗？你真的同‘民生团’有关系？你是不会放弃革命的……你说，你跟‘民生团’有关系吗？”

张基岭双目紧闭，被风吹日晒得黝黑的粗脖颈上，暴起了手指头一样粗的青筋。

“到底是哪一边的？”

司令官同志又催促着说。张基岭浑身一抖，抬起了头，但他又把头低了下去，嗫嚅道：

“司令官同志，我……我绝不是‘民生团’。”

“那么，现在打算不干革命了？”

司令官同志声色俱厉。张基岭的黝黑的脖颈上，又暴起了手指头一般粗的青筋。他终于象从前向司令官同志报告时那样，毅然地抬起了头。

“司令官同志，我犯了比‘民生团’更严重的错误。由于我的过错，有一个宝贵的革命同志被打成了‘民生团’，牺牲了。”

“你说什么？”

“因为我处事不妥当，吴万福同志……”

张基岭说不下去了。眼前浮现出吴万福睁着既象恳切地嘱托什么，又象呼救似的大眼睛泪汪汪地走过库房的样子。他想拂掉这令人痛苦的吴万福的影象，把头摇了摇。这时，他忽然听到司令官同志的出乎他意外的话，愣住了：

“你说吴万福同志牺牲了？不对。吴万福同志很健康，战斗得很好。现在，他正在北满的反日部队里做重要的工作。”

“啊？！”

张基岭完全被弄糊涂了，搞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痴呆呆地瞅着将军。

司令官同志又走了几步，看见一个低头弓背的人，觉得这个人的身影非常眼熟，仔细一看，原来是李京俊。

“李京俊同志，你怎么也在这儿？你这个人，既然动身来找我，为什么又不来找我，到这儿来呆着？也不去照顾受伤的善琴同志，呆在这儿干什么？”

李京俊缩着两肩，一声不响。

司令官同志环视着大家：

“从汪清来的同志，都得到过善琴同志的帮助。你们身上穿的军装，都是善琴同志做的，我也穿过她做的军装。为了给我们大家做军装，她是那样不眠不休，尽心尽力，可是却给她……”

司令官同志不忍说出“扣上了罪名”这后半句话，打住话头，环顾着每个队员。队员们个个都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崔善琴的笑容。

“我们大家的骄傲——崔善琴同志，现在身上受了重伤，躺在密营的医院里。优秀的女革命家崔善琴同志的纯洁的心灵，是任何人都玷污不了的，我们不允许这样！”

说完，司令官同志转身朝房间的一头走去。这些所谓“民生团”嫌疑分子，都象受检阅一样，一个个抬起头来雄赳赳地显示出了自己的清白，直到司令官同志走到房间的尽头。

司令官同志站在桌子前，望着大家：

“今天很难给同志们下个结论说谁是‘民生团’，谁不是‘民生团’。那是为什么呢？因为谁也不能证明这个事实。但是，今天我要向你们宣布，今天在座的同志们没有一个是‘民生团’。这是

因为你们都说自己不是'民生团'。我相信同志们的话。就是参加过'民生团'的人，只要象没有参加过的人一样，从今天起重新做人就行了；没有参加过的人，因为本来就和'民生团'没有关系，只是平白无辜地受到了怀疑，也就更用不着去多说了。不管是从前参加过的还是没有参加过的，从今天起，都算是白纸一张。要知道，从现在起同志们都要从头开始。所以，过去的事情，就再也不算什么问题了。

"我不想再抠这些材料了。难道不去干革命，光去翻这些材料吗？我不相信什么'供词'呀，'调查书'呀，'证据'呀等等这一大堆材料，我更相信你们愿在革命道路上斗争到底的决心。

"不相信人的人，是不可能为维护人而斗争的。声称维护自己所不能相信的东西，是不合逻辑的。

"这一大堆材料，使人们互不信任，叫人无理地去残害你们，损坏了你们作为革命者的、作为人的尊严，这对我们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同志们，我宣布，从现在起，曾经那样地使你们痛苦的'民生团'嫌疑完全消除了！"

霎时，全屋子里都响起了抽泣的声音。这哭声，是他们决心对司令官同志忠诚到底的誓言，是一度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对太阳的热烈的欢呼。

放在院子里的档案材料，堆成一座小山。司令官同志亲自给这一大堆吓人的材料点上了火。

材料堆，登时变成一团烈火。

大家流着热泪，久久地凝视着这一团仿佛把罩在自己心胸上的黑幕永远烧掉的烈火。

鲜艳的晨曦照在他们泪湿的脸上，泪珠晶莹，闪着光亮。

太阳升起来了。

四

炊事场上，雾气袅袅。尹七女挽起军装衣袖，蹲在地上把落叶松的干树枝撅断，扔到当锅用的脸盆下边。坐在她对面的一个长得挺清秀的女队员，正在一块木板上和面。

“七女大娘，你看能打到几只狍子？”

“是啊……去的都是有名的神枪手嘛，打它个五、六只是没有问题的。张基岭同志和高明昌同志，都是能打落松子的神枪手。”

“要是用狍子肉做馅，包一顿饺子多好！”

“光包饺子还行？还要做片儿汤哩。”

七女揭开了盖在脸盆上的木板儿，一阵香气直扑鼻子。她把用盐水煎过的大豆分装在两个军用饭盒里，然后看了看悬在当空的太阳，急急忙忙站起来，说：

“我得上警卫连去一下。”

她捋下衣袖，整了整服装。那个和面的女队员也看了一下太阳，说：

“喔唷，日头都这么高了，司令官同志连早饭还没有吃呢……”

那个女队员站起来掸掉了落在七女肩膀上的草叶。

七女离开了炊事场。由于得到了司令官同志的巨大信任，她不仅洗清了冤枉的罪名，而且荣幸地承担了给司令官同志做饭的工作。她为此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开完会之后，司令官同志为了扭转那些曾经冤枉地受人怀疑

的队员们的情绪，亲自带领他们打猎去了。已经快到中午了，司令官同志还没有回来。

直到日头偏西了，这些“猎人”们才热热闹闹地返回来。

高明昌走在最前头，他那黑黝黝的脸上，总是那么乐呵呵的。他拿出过去当猎人的本事，今天当了赶围的头头。尽管打猎已经收场了，他还象刚才奔跑在山山沟沟里追赶野兽时那样，兴致勃勃，不时地回头看看，咧着嘴笑。他的后面，大家用长木杠抬着狍子大步走来。木杠被压得弯弯的，象一张弓，发出咿咿呀呀象是要断折的声音。狍子的脑袋朝下坠着，几乎要碰到地面，象钟摆一样左右摇晃。

女队员们从密营的各个角落里跑出来，一窝蜂似地围住了这支“猎人”队伍。

“同志们辛苦了！”

“打了几只？”

“……”

“什么，打了七只？是真的吗？”

“让开点！让我看看！”

“同志们，了不起，真了不起！”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用手摸摸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狍子的毛皮，有的“啪啪”地敲敲那肥胖的屁股。有的女队员还把弯得象弓一样的木杠接过来扛在肩上。

“高猎人真有两下子！”围着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人这么一说，高明昌就爽朗地回答道：

“不对，这是神枪手张基岭同志的本事。”

尹七女来晚了一步。高明昌一见到七女，就高兴地挥着手说：

“给，七女大娘，收下吧！不多，才七只。”

“真有七只！这么多，怎么处理啊？”

七女起初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接着不知所措地直搓手。她原是希望“猎手”们多打一些狍子来的，现在一看真的打了这许多，倒反而发起愁来，不知该怎么办好了。

“放心吧，七女大娘，要吃的人有的是，医院里的病人、儿童团员，就不给他们吃了？要是吃不完，就装在背囊里慢慢儿吃呗。”

高明昌大声说完，呵呵地笑了。

司令官同志走在后面，正听着李北哲在说什么，满意地点点头，他那温和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些“猎手”。

尹七女撇开狍子，径直跑到司令官同志面前：

“司令官同志，午饭早就准备好了，这会儿已经到了开晚饭的时候……可您连早饭都还没吃……”

“不，七女大娘，你看看他们，山珍海味能比得上他们的欢笑吗？”

树林里，笑声不绝。这也难怪，因为这些被怀疑的人们，几个月来第一次，而且是在司令官同志的温暖的怀抱里，消除了郁闷，露出了笑容。

不知不觉间，美丽的晚霞裹住了树林的边缘。

已经是晚上了，司令官同志才归里包准地把晚饭当早饭和午饭吃了。

日落以后，开始了愉快的联欢。

已经好久没有唱过歌跳过舞的人们，这天晚上都唱哑了嗓子，跳酸了大腿，一个个都拿出浑身的本领把大家逗乐了，让大家尽情地笑了个痛快。是的，怎么能不高高兴兴地唱啊，跳啊！他们洗清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革命的叛徒、变节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重新获得了作一个纯洁清白的人的资格和革命者的巨大骄傲，当然要情不自禁地幸福地放声歌唱，欢乐地尽情起舞。

这天夜晚，把一切忧愁都揽在自己身上的司令官同志，给大

家准备了如此愉快的联欢，而自己却回到司令部圆木房里，为今后的工作在深思熟虑。

日本鬼子已经知道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司令部来到了抚松县，正准备来"讨伐"。然而司令部所带的人员只有一百多。应当成为司令部直属部队的骨干和支柱的这一百多人，因为都是一度被打击迫害的人，所以都没有象样的武器，弹药尤其缺少。今天出去打猎，试过他们的枪，大部分都是准星偏差很大的破枪。他们原来一个人就只有三发子弹，这次到临江去用掉了一部分，今天打猎又消耗了一些，子弹也就几乎全部用光了。而警卫连只有十五个队员和一挺机枪。而且军装都破得不象样子，粮食也已经断了。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在对敌斗争中争取到主动权，怎样才能在短时间内用这些人建立起一支在朝鲜人民革命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呢？再说，向白头山麓转移，尽管时间可以推迟一点儿，却是非去不可的，那么多的儿童团员又应当怎样安置呢？此外，至今不知音讯的、到蛟河方面远征的第二团的问题，伤病员的治疗问题，为建立白头山根据地派先遣队的问题，派工作员去筹建祖国光复会的问题，这好些问题，一个个都需要司令官同志去筹划，去想办法，去解决。

在大家拂掉一切忧愁和悒郁，尽情欢乐的夜半，司令官同志正兜着一堆数不尽的象一团乱麻似的错纵复杂的问题，沉浸在深深的思虑之中。

五

姜世浩带着将军四、五年来一直珍藏在怀里的宝贵的二十块

钱动身上抚松买布去的时候，心里就打定一个对谁也没有流露过，只藏在自己心里的主意：要趁这次为衣不蔽体的马鞍山儿童团员购买衣料的机会，给至今仍然穿着打有补钉的军装的金星将军做一套新的军装。

正因为有这样的打算，姜世浩才把那渗透着康盘石母亲的崇高的爱、令人心跳手颤，不敢收下随便花掉的二十块钱，勉强地接在手里，没有再推让。

他收下这笔钱，并不是因为再没有别的办法马上给受冻的孩子们做衣服穿。假如他没有这样一个打算，那就不管几乎赤身露体的孩子们是多么令人心疼，也不管将军要尽快给孩子们做衣服的心情多么急切，他还是不会轻易收下这笔钱的；即使收下了，也不会毫不踌躇地用这笔钱来买下布匹的。他一定会想出别的办法来，比如，坦率地向孩子们说出这笔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花掉的、有深远意义的钱的来历，希望他们再忍受几天；要不，就是他自己豁出命来去袭击敌人的运输队。

姜世浩心想，既然将军执意要用这笔钱去买布，并且还有种种不得已的理由非用这笔钱不可，那么也就只好趁机给将军做一套衣服，让母亲的温暖的爱护能留在将军身上，让将军能时时刻刻感受到母亲的爱护。这就是姜世浩当时的心情。

他认为，这样做，正是他们把将军的母亲的遗志恪守到底的不可推诿的义理。

直到如今仍然让将军穿着打了补钉的旧军装，这件事使姜世浩深深感到自己的无能，在别人面前总觉得脸上发烫，抬不起头来。正因为这样，这回他就照自己的决心去做了。

他到抚松购买孩子们的衣料时，挑了又挑，剪下了够做一套军装的布。这时候，他才感到了却了一桩心事。他立刻往回走，象长了翅膀似地赶回了马鞍山。

司令官同志指示他到缝纫队去了解一下情况，设法立即给儿

童团员们做衣服。于是，姜世浩就奉命到缝纫队去，先了解了情况，然后叫缝纫队首先把男女儿童团员的衣服各做一套样装，最后拿出那块他悄悄带去的衣料，跟缝纫队一块儿商量了给将军做军装的问题。这时候，他又一次认识到，曾经指责过李北哲在保卫司令官同志的工作中有不少漏洞的自己，也有着并不少于李北哲的很多漏洞——现在要给将军做军装了，可自己还不知道衣服的尺寸。他想，自己跟随将军的时间要比李北哲长得多，现在却连将军要穿多大尺寸的衣服都不知道，是多么令人寒心啊！他惭愧地责备自己不称职。

将军的军装是不能凭估算的尺寸做的。无论是第一次荣幸地为无限爱戴的司令官同志做军装的马鞍山缝纫队员，还是姜世浩，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要为将军做一套完全合身的军装。

姜世浩苦苦地思量着怎样才能弄到准确的尺寸，想来想去，终于想起了崔善琴，便立刻跑到医院去找她。

崔善琴在汪清曾多次做过司令官同志的军装，至今还令人吃惊地记着一切必要的尺寸，诸如，衣袖多长，帽沿多大……样样尺寸都记得非常准确。

姜世浩得到了尺寸就飞也似地一口气跑完了从医院到缝纫队的一段不算近的路程。他一回到全由女同志组成的缝纫队，就一面找一些需要男同志做的活儿干，一面等着把将军的衣服和男女儿童团员的两套样装赶制出来。

缝纫队员们看他象个小孩子似的，总是不断地来到她们身边焦躁地看着活儿的进展情况，就都拿出全部心意，使出全部力量，连夜不停地赶制服装。缝纫队的圆木房里，缝纫机转动的声音彻夜未停。

等到将军的军装和男女儿童团员的样装全做好了，姜世浩就把它们精心地折叠好，装在背囊里，立即奔向第二团的营房，因为司令官同志已经到那里去了。

按照缝纫队员给指点的路，姜世浩翻过了两个很陡的岗坡，又绕过了一个山角，来到了第二团营房所在的峡谷。这时，他听见一声低微而高兴的呼唤："团长同志！"随后，从一棵枞树下的岩石后面，露出了戴着狗皮帽子的警卫连战士斗七的脸，只见他仰着叫冷风吹得发红的蒜头鼻子，咧开嘴笑着。

"在那儿干什么？放哨吗？"

"是。"斗七想从岩石后面钻出来。

"别出来。"

姜世浩看四周没有什么情况，才向他靠近，说：

"天冷，把帽耳放下来吧。"

斗七的卷着帽耳的皮帽上沾着好些尖尖的枞树叶子。

"没关系，放下帽耳就听不见了。"

斗七显然在学着有名的"耳朵灵"警卫连长李北哲的样子。为了经常保持耳朵灵，李北哲从来都是把帽耳卷在帽顶上的，不管多么冷的天气也从不放下来。斗七学习他这负责的榜样，是件好事情。姜世浩感到很高兴，觉得这个小伙子越来越叫人喜欢了。于是他把一个窍门告诉给斗七说：

"把两只帽耳轮流放下来就好啦，听说，你们的连长也是用这个办法锻炼出来的。"

其实，这并不是李北哲的经验，而是姜世浩自己的经验。他过去负责护卫司令官同志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办法来锻炼了耳朵的。

"往帽子上套一条胶皮绳或是别的什么绳子，就可以把一只帽耳单个儿卷上去。"

"知道了，我一定这样做。——您快进去吧，司令官同志会等您的。是从缝纫队回来的吧？"

"对，从缝纫队回来。司令官同志等了很久了吗？"

"没听说他找您，不过，我觉着他在等您，因为人数增加了

很多嘛。”

“人数增加了很多？”

“没听说那些个‘民生团’嫌疑分子都回来了吗？”

这可是姜世浩头一次才听说。

“他们回来了？来了多少？”

“足有一百人。是我们的警卫连长同志去临江蚂蚁河把他们找回来的。——这样看来，团长同志，您还不知道司令官同志烧掉‘民生团’材料的事吧？”

“你说什么？”

听了斗七说的这一连串新闻，姜世浩简直给弄糊涂了。

“司令官同志检查了那些‘证据’，还亲自同有‘民生团’嫌疑的人谈过话，这之后，就在昨天早晨向他们宣布，那一堆材料对我们朝鲜革命有百害而无一利，并且亲手点火烧掉了‘民生团’的材料。这一下，大家都哭了。那个场面，真叫人感动。司令官同志宣布说，过去的事情都算白纸一张，从现在起，大家都从头开始。然后，又亲自带领他们出去打猎，让他们愉快地度过了昨天一天。光是狍子，就打了七只。晚饭，包的狍子肉馅饺子，吃了个痛快，还搞了一场联欢，玩得可欢了，真热闹极了。”

斗七兴致勃勃地讲开了昨天亲眼所见的令人痛快激动的场面。姜世浩因为没能看到这些动人场面，暗暗地感到惋惜，甚至非常羡慕起斗七来了。

“司令官同志在哪里？”

姜世浩越听越着急，看来这个斗七如果任他说下去，就会滔滔不绝、没完没了，只好趁他说话停顿的机会插问了一句。

“到营房院子去看看吧。刚才，司令官同志就在那个院子里给那些有‘民生团’嫌疑的人编排临时队伍来着。”

“提高警惕，好好站岗。敌人已经知道我们人民革命军司令部到了抚松，说不定什么时候会闯到这里来的。”

姜世浩嘱咐完了就离开斗七，快步朝峡谷的上头走去。

前面传来了嗡嗡说话的声音，随后看见有十几个人在结了冰的河边草地上晃动。他们都穿着又破又旧的军装，一个个脸色都很开朗愉快。好象在准备过什么节日似的，快活地说笑着。有的用剪刀在剪着乱蓬蓬的头发，有的对着架在树干的节子上的破镜片在刮胡子。有一个队员拿着一把剑刃磨得很锋利的短剑，一下一下地刮着下巴和脖子上的黑糊糊的胡子。有的破开冰窟窿，哈哧哈哧地吸着气在用冷水洗头发。有两个队员刚洗完，正用毛巾擦脸，红扑扑的脸上直冒热气。

小河沟对面的山脚下，也有好些人坐在向阳地上闲谈，其中有一个身材敦实、脖子短粗的人不时地挥着拳头，热情地讲着什么。

做营房用的圆木房前面的不大的院子里，有两批人排成队伍，带队人分别查看着每个人的装束，好象在检查行军的准备情况。在院子的另一边，有的人正在擦拭武器，有的在整理背囊，或者缝衬领，打裹腿，修补鞋子。

司令官同志不在这里，不知去什么地方了。

姜世浩正想问问站在院子一边整理服装，擦拭武器的那些人，这时，传令兵朱凤吉恰好从冷杉树林的小径上跑出来看见了他，就站住了向他敬礼。

“司令官同志在哪里？”

“在指挥部圆木房里。顺这条路走，过了那个坡，就是那个小圆木房。”

在朱凤吉告诉他的那个圆木房的前面，在一块平坦的大岩石上，李北哲和玄八正把机枪拆卸开来，忙着擦油。权学植在旁边一面帮忙，一面听李北哲讲解机枪的作用和原理。

一看见姜世浩，三个人都站起来了。

“辛苦了，连长同志！把他们找回来，可不容易啊。”

几天没见的李北哲要举手敬礼，姜世浩却向他伸出了手。

“我的手沾着油，脏啊。”李北哲把右手藏到身后去。

“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

姜世浩略带嗔怪地仍旧伸着手。

“别把手弄脏了，你还要去见司令官同志呢。”

看李北哲一直躲闪着不肯伸出手来，姜世浩很感动。

“听说你到缝纫队去了，是从那儿回来的吗？”

“是从那儿回来的。听说‘民生团’的材料都烧成灰了？”

“已经听说了？那真够壮观哩。”

“是刚才在路上听斗七说的。路上看见他们个个容光焕发，象准备过节一样地热闹……听说已经编了队了？”

“方才，司令官同志把他们这些曾经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分成了几批，临时编成几个排。这自然也考虑到了武器的平均分配。他们的武器可真不象样子。能用的枪只有几条，其余的连子弹都打不出去。子弹也没有几颗。所以，司令官同志已经做了指示，要首先计划和准备打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以解决武器和弹药问题。即将新建的部队里，可靠的武器目前只有这么一挺机枪。刚才，临时编好队以后，司令官同志向他们详细说明了当前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还热情地号召他们说，现在我们只有一挺机枪，我们用这挺机枪狠揍敌人的时候，大家就趁势冲上去夺取武器和弹药，即使打一场肉搏战，也要把武器和弹药夺过来。听司令官同志这么一说，他们就都高声欢呼起来，争先恐后地表示决心，宁愿变成一颗肉弹去射杀敌人，也要把武器和弹药夺过来武装自己。”

姜世浩这才完全理解了这些曾被诬陷为有“民生团”嫌疑的人们为参加战斗象过节一样做好一切准备的心情。

“你到缝纫队去，事情办得怎么样？”

权学植问道。

“先把样装各带了一套来。”

姜世浩回答了一声，又回头问李北哲：

“司令官同志在吗？”

“在，快进去吧。”

姜世浩一走进圆木房，司令官同志就高兴地说：

“辛苦了。怎么样？孩子们的衣服做得怎样了？做了几套？”

“先带来了男女儿童团员的样装。”

“样装？看看。”

姜世浩从背囊中拿出样装来，放在原木打成的桌子上。司令官同志把衣服都展开来，拿起来仔细看了一遍。

“样子挺好看，做得也很细，很好。儿童团员们穿上了它，该多高兴啊！不过，怎么才做了两套？难道缝纫队有什么困难？”

“缝纫队一共只有三个队员，两架缝纫机。其中一架，梭子还坏了，不能用。所以，那条裙子和上衣，是用手针缝的。”

“手针缝的？那么说，这个缝纫队里也有象崔善琴同志那样手艺高明的人了？这个样装很称心，跟游击根据地里做的儿童团服装一样。不用说，儿童团员们也一定会满意的。都照这个样子做吧。要是缝纫机不够用，人手少，就向这里的炊事员和女队员们号召一下，叫她们就是用手针缝也要先给没衣服穿的孩子们做好穿上。要是有必要的话，男同志也可以动员一下。就是做得不大漂亮，我们的孩子们也不会挑剔的。孩子们是能够领会游击队员们的心意的。不过，总得尽可能做得合身才好。要叫韩南实同志尽先把急需衣服穿的孩子们的衣服尺寸量好，连同布料一块儿送到这边来，交给女队员们去做吧。”

司令官同志一边亲手把男孩子的样装叠好，一边说道。

“是。”

姜世浩也叠好了裙子和上衣。

“有件事还要你去办一下。”

司令官同志把叠好的衣服交给姜世浩，说：

“可不可以先做两套七岁男孩儿的衣服和五岁女孩儿的衣服送给我？这两套太大，恐怕不合身……”

“好，一定照办。”

姜世浩不知道司令官同志要给谁穿，心里很纳闷，但他怕有失礼貌，没敢再问。据他了解，马鞍山的儿童团员中，七岁的男孩儿倒有几个，五岁的女孩儿却没有见。

“那么，明天晚上，你就亲自拿到我这里来吧。因为有件事情非你来不可，所以你一定要在明天晚上亲自把衣服拿来。”

司令官同志似乎已经说完了，等着姜世浩把孩子们的衣服装进背囊里。但是，姜世浩却把叠好的衣服放在背囊的旁边，迟疑着不走。

“怎么，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司令官同志问道。

“是。”姜世浩端正了姿势，回答说。

“那就说嘛，还踌躇什么？”

司令官同志嗔怪似地说着，亲切地笑了。

姜世浩将收紧的背囊口子打开，拿出了一套新做的司令官同志的军装。他郑重其事地捧起军装，小心翼翼地放在惊异地瞅着自己和那套军装的司令官同志面前：

“给司令官同志做了一套新的军装。”

司令官同志把放在桌子上的军装看了看，带着诧异的目光盯着姜世浩，说：

“哪来的布？”

“从那二十块钱里拿出一部分钱买的。”

姜世浩很想再说些什么，却没有说下去。他的眼光不由自主地转向了司令官同志穿着的那条旧军裤的补钉上。

司令官同志非常理解姜世浩做这一套军装的心意，完全懂得

他是想把母亲的崇高的爱珍藏在这套军装上的心愿。

“我不会忘记的。要是我母亲知道我和这么好的同志们在一起，也一定会很高兴的。”

司令官同志摩挲着桌子上的军装，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正好。我也正想着能不能尽快做一套军装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今天车东范同志出院回来了，他正在等着你，你快去看看吧。”

六

姜世浩很快就见到了从迷魂阵医院硬跑出来，到马鞍山来找司令部的车东范。

原来，当姜世浩和人数很少的司令部一行从迷魂阵开拔的时候，车东范就想跟大家一起上路，一道保卫司令官同志的；但那时候他的身体实在不行，无法动身，就只好留在迷魂阵医院里了。当时他心想，要是拖着病躯跟着只有十六个人的司令部一行上路的话，对司令官同志不仅不会有什么帮助，反而会使司令官同志更加操心，给司令官同志增加劳累和负担。于是他悄悄地向姜世浩说：一旦健康有所恢复，就是硬从医院里跑出来，也要来抚松追上司令部。如今，真象他说的那样来到了马鞍山。

两个人抱成一团转了半天，才走到阳光灿烂的地方。他们互相亲热地拍打着肩膀，高声地谈笑着。

“脑袋上的绷带怎么解掉了？绷带妨碍你逃出医院啦？”

姜世浩瞅着车东范半边脸，问道。车东范尽管把军帽一直扣到浓黑的眉毛上，也还没能遮住太阳穴上的那块儿伤疤。

他敞开棉大衣的前襟，边走边挤了一下眼睛，笑道：

“嘎，你这个见面礼可真有点厉害哩。你呀，啥时候都需要直观教育。怎么，只有看一眼才能放心吗？给你看看。”

车东范把帽子一摘，冷不防地把坚硬黝黑的脑门伸到姜世浩的面前。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得姜世浩后退了一步。当他要看的时候，车东范又迅速地戴上了帽子。尽管这样，姜世浩还是瞥见了车东范脑门上那个铜钱大的伤疤。他心疼地装作没有看见，并且若无其事地打趣说：

“嘿，我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实在，真够坦率的哩。”

车东范抖着结实的肩膀笑了笑，然后朝姜世浩的后背擂了一拳，说：

“我说，老伙计，我也是这才知道你是一个这么细心的家伙。告诉你，爱操心的人容易未老先衰呀。”

姜世浩把垂在面前的树枝拨到一边儿，极力使跟在后面的车东范不会碰到什么障碍。白杨树的枝条虽然有些干瘦，但比起坚硬粗糙的落叶松的枝条来，要柔软而有弹力，容易拨到一边去。在这类事情上，姜世浩毕竟比急性子的车东范要细心得多。

他们一面叙谈着别后的往事，一面走到了一块长着好几排笔直的白桦树的平地，车东范突然压低声音叫道：“慢着，慢着！”他拉住姜世浩的手把肩膀一压，眼角上露出了天真的微笑。姜世浩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往后退了一步，并且朝车东范指的一棵分了两杈的白桦树望去。他的目光从白桦树的顶梢慢慢移向枝条搜寻了半天，可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转脸用眼睛问车东范到底是怎么回事。车东范往前走了几步又站住了，朝白桦树下边指了一指。果然，树下有一只深灰色的兔子背对着这面，正弓着背，忽扇着两只长耳朵在玩耍。不一会儿，不知它为了什么，敏捷地把屁股一掉，转过身来，象显摆似地把脑袋往后一仰，嚼起干枯的白桦树叶来了。

“怎么办？要逮住它——”

车东范眨巴着眼睛叫姜世浩绕到侧面去堵。姜世浩点点头，轻手轻脚地朝那兔子可能跑掉的地方迅速走去，眼睛一直紧张地死盯着那只兔子。

车东范把短粗的脖子缩在两肩之间，张开两臂，往下巴颏使着劲，做出猛扑的架势，象要掩饰住自己的锋利的目光似地眯缝着眼睛，又象过独木桥似地一步一步往前挪。不料，干枯的树枝勾住了他身上的白色伪装布，往前一走，树枝就“咔嚓”一声被扯断了。在对面摆好堵截架势的姜世浩，生气地瞪了他一眼，甚至挥了一下拳头。车东范咧着嘴把眼睛一眨，就算道了歉。

这时，兔子不再嚼树叶了，抬起沾了雪的嘴巴，把两只耳朵竖得象两把剑一样。它的发亮的眼睛直瞪瞪地瞅着前方，两只耳朵又前后左右地摆动了一阵，最后朝一个方向直竖起来。然后，身子一转，正对着姜世浩。这时候，姜世浩已经走到一片空地上，来不及隐蔽了。车东范着急地一面挥手叫他趴下，一面朝兔子的背后扑去。然而那只兔子毫不惊慌，把身子一缩，钻了个空子，噌地一下溜掉了。

“喔——喔——喔——”

“喔——喔——喔——”

两个团长一前一后地拼命追赶兔子。兔子照直跑了一阵，忽然掉转方向，划着半圆跑去。它象是满有把握似地连头都不回一下，箭也似地跑了一段，突然向右一转，径直朝着姜世浩张开两臂堵截的方向跑来，一下子钻进了灌木丛中，不见了。两个团长还愣怔怔地朝黑魆魆的灌木丛里望着，仿佛兔子跟他们约好了还要重新跳出来似的。瞅了半天，车东范先直起了腰：

“咳，白搭了。”他惋惜地拍了拍手，但是眼睛里却流露出满意的微笑。

“嘿，淌了一身汗。”姜世浩背对着车东范，好象不怪兔子，

只怪车东范似的，啪啪地拍着并没有沾上雪的衣裳。车东范呵呵一笑，朝姜世浩的后背捅了一拳。他们脸对脸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愉快地笑着，开始在林中漫步。由于兔子的出现，两个人的情绪更加愉快了。

“你挂花以后，司令官同志一直很惦记你。”

“挂了个没用的花……脑袋一缠上绷带，不管谁见了谁就问候一声——烦透了。我怕司令官同志看了又要操心，干脆就把绷带拿掉了。”

手里拿着一根光溜溜的椴木枝条的姜世浩，点了点头：

“我晓得你会这样做的。”

“这些日子，你一个人可够辛苦的了。你还去过一趟抚松吧……听说，回来的路上，差点儿让人把布料给抢走？”

“你这是从哪儿听说的？”

“司令官同志告诉我的。我这次见到了司令官同志，又一次深深地认识到，你我都得到了他多么深切的关怀和爱护。他很惦念你的安全，说经常让你单独去执行任务……”

姜世浩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同时也感到非常焦急。

“我真希望司令官同志少为我们操点儿心，哪怕就是少了为我一个人的操心也好。”

车东范叹息道：

“咳，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独当一面啊！我们这些人，理应减轻司令官同志忧虑的，反倒总是让他操心……真是惭愧极了。”

车东范抬起结实的下巴，用锐利的目光望着碧蓝的天空，声音沙哑地说着。这种声音，是姜世浩近来没有听到过的。尽管声音很高，姜世浩还是侧耳静听，仿佛想要听到车东范的热血沸腾的心脏在怦怦跳动的声响。他已经习惯于领会车东范那不大表现出来的感情，就是车东范不说，他也知道。

他们的话题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怎样更好地保卫司令官

同志的问题上来，这是指挥员们碰到一起的时候，总要反复谈论的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他们认真地交换了意见，他们商定好，将来正式编队的时候，要从今天早晨临时编了队的、摘掉了“民生团”帽子的人当中，多选拔一些人到警卫连去，并且还要从各自的团里挑选最优秀的队员送到李北哲的连队去。

他们都互相表示了决心，要好好地帮助和培养那些洗清了冤枉罪名的同志们，使司令官同志对他们的巨大信任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来。

和车东范分享了短暂重逢的喜悦之后，姜世浩为了儿童团员的衣服问题，先到缝纫队去了一趟，随后就找韩南实去了。

第　九　章

一

远处林边的上空，一朵朵新棉似的白云在轻轻地飘动，那一片低矮的松林中，成群的野鸟在婉转鸣叫。这一切，在张基岭看来，都很有意思，很亲切。

一只雌野鸡，好象是被人的脚步声吓惊了，拼命地扑打着翅膀飞出矮松林，“咯——咯——”地惊叫着朝落叶松林那边飞去。

张基岭站住脚，久久地望着向远处飞去的雌野鸡，乐呵呵地笑了。在搭着空背囊的肩膀上，一块白色伪装布就象他那飘忽不定的心神一样忽啦忽啦地飘荡着。他身后，是穿着新军装、脸色红扑扑的新战士仁泽。仁泽就象被他牵着似地跟在后面，还随着张基岭的情绪的变化，一会儿笑，一会儿惊叹。他们正在去炊事场做行军准备。

根据司令官同志的命令，张基岭的这个排就要去参加一场战斗，以解决武器和弹药的问题。

因为是午饭过后，总是热热闹闹的炊事场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了，更听不到近来尤其响亮的菜刀敲案板的响声。张基岭以为伙房棚里也许有人，但朝里面一看，也没有，只有擦洗得干干净净，摆得整整齐齐的盆子和军用饭盒，在阳光下显得特别亮。张基岭正想到落叶松林里的炊事队帐篷去找人，突然，不知道从什

么地方传来了女队员们一阵清脆的笑声。他循声走去一看，女队员们聚在伙房棚后面的海松树下，正抱着肚子大笑。不知道她们在笑些什么，连张基岭他们走到跟前都没有发觉。

一个切菜飞快，被誉为"闪电手"的小个子女队员，正从覆盖着雪的柴草地上捡起一片木片，朝后退了一步。她屏住呼吸，眨了眨眼睛，仰脸盯着那高高的海松树梢，好象就要飞上去似地挥了几下手臂，然后把上身往前一倾，使劲把木片掷向了树梢。木片打着旋儿飞了上去，却没碰上树枝，嗖地一声擦过去了，"闪电手"也噗地一声扑倒在地上。接着，响起了一阵笑声。"闪电手"不服气地说：

"看别人的觉着不起眼，真的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不容易了。"

显然，她们是在比赛打松子。

这回，另一个身体结实有劲儿的女队员——她在游击根据地的时候，曾经把一颗炸弹投进敌人的篝火堆里，一下子炸死了十个鬼子，因此得了一个绰号叫"十号炸弹"的战士——满有把握地把腰弯了一弯，又伸了一伸，然后使劲儿把木片扔了出去。木片有力地直冲树梢飞去，但是出乎意外，它也没打着松子，却朝女队员们的头顶直落下来。这一下，她们都笑着叫着慌忙四下躲开了。

"你们才来？等了你们好久啦。"

女队员们这才发现了张基岭和仁泽，高兴地跟他们招呼。

"你披上伪装布这么一出现，真有点认不出来了。"

"这块伪装布啊，还是为了到你们这儿来，才特意洗好了披上的哩。"

张基岭说完一哈腰，逗得女队员们又大笑起来。

张基岭同女队员们一一握手打过招呼之后，把搭在肩膀上的空背囊拿下来交给了仁泽。

"你们的伙食倒办得很不错，打松子嘛，你们可还是一年级，

要我来帮一下忙吧?”

这时，捡起木片走回来的那个“闪电手”，把嘴一撇，朝张基岭白了一眼：

“哼，吹牛……别随便小看女队员！ 你以为男的就什么都能干？你以为打松子也跟打机枪一样吗?”

“嘿，你太瞧不起人了，真有点儿冤枉人哩。”

“不瞧不起你，还能怎么着？射击，打松子， 你们男同志哪一个比得上我们女队员?”

“嘎，既然这样， 就是为了我们男队员的名誉也非让你们瞧瞧我们的本事不可了。”

张基岭解下伪装布，叠得方方正正的，放在雪堆上，然后跨步上前，挽起了袖口。

“我看算了吧，丢了丑怎么办?”

机伶的仁泽不放心地说道。

张基岭挑了几根适中的柞木棍子堆在一旁，然后用手遮住脑门儿，朝参天的海松树顶望去，只见树梢上的五颗松球被蔚蓝的天空映衬着，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地摆动。

张基岭朝那些饱满的松球瞅了半天，把脑袋一歪，装出了没有把握的样子。

“你别光拿架子，赶快扔呀。松球都在瞅着你发笑呢。”

“没把握……”

张基岭故意胆怯气馁似地咕哝着。但不知什么时候，他手里的木棍子早已飞向空中，象风车儿似地飞转着，啪的一声，可响了，正打中了最上头的枝头。随即，宛如一群受惊的麻雀呼啦一声四下飞散开似的，几颗肥硕的松球往上一蹿，象石头一样坠落下来。同时，那沉甸甸地压着枝条的白雪，也扬起一阵白蒙蒙的雪雾，轻轻飘落下来。灿烂的阳光把雪雾一照，无数亮晶晶的雪珠儿在条条树枝上织出了七彩缤纷的彩虹。

“看那松子！”

“噢——”

女队员们望着天空拍手叫好，张基岭不断地朝海松树梢投出了木棍子。

一时被冬日的彩虹弄得眼花缭乱的女队员们，登时跑来跑去，象捕捉藏在雪堆里的野鸟，抢着捡起那些掉在地上的松球。眨眼之间，松球就装满了一个背囊。

女队员们跟在张基岭的身后，连声地赞叹不已：

“你这本事真了不起啊。”

“我以为你尽是吹牛，今天才知道你打松子的确有两下子，是真的了。”

“听七女大娘说，你打机枪也打得那么棒？”

“可是，老张，你可别太骄傲，打松子的比赛现在才开了头。今天嘛，我们的心情有点儿飘忽忽的，犯了点毛躁。”

张基岭把肩膀一耸：

“其实，我想的倒不是打松子，我更想听到的是你们的笑声。所以，才扯了几句打趣的话。说真的，有一个时期，我是多么想听到你们的开朗的笑声啊。”

他说这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声音有些沙哑。了解他曾经被扣上冤枉罪名的女队员们，都没有再说什么。

回到炊事场来的女队员们，把她们准备好的食物一样一样装在张基岭和仁泽的背囊里。烤干的狍子肉干、放在锅里炒得焦黄的玉米、用盐水腌过的黄豆……这些都是炊事员女同志们自己忍着饥饿不吃，专为别人准备的特等食品。张基岭盯着这些食物，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张基岭和仁泽背着装满食物的背囊循着林中小径往回走，在路过女队员的营房时，听到营房里突然爆发一阵哄堂大笑，都愣怔怔地站住了。

一扇用圆木打的房门虚掩着，可以看得见女队员们一个个咯咯大笑的样子。

“这可不是笑着玩的，别笑啦，还是提提意见吧，提一句也行，大家都来提。”

这声音，犹如山间的小溪在淙淙流淌的响声，清脆悦耳，拖着隐约可闻的余音；这语调抑扬顿挫，咬字也那么清楚柔和，说不出是怎么的，还带着点儿娇气。一听到这个声音，张基岭就顿时满脸发烫，忍不住用充满怀念的目光朝那整洁雅致的屋子里窥探。是的，那无疑是韩南实的声音。然而张基岭惋惜地摇了摇头。他想，韩南实带着儿童团员住在离这儿有二十多里远的地方，是不可能到这里来的。

这时响起了另一个声音：

“我啥时候做过孩子们的衣裳啊。依我看，只要做得又厚又结实，抗冷耐穿就好，样式可能不怎么漂亮……”

“管它什么漂亮不漂亮，在这山沟里，还要给人看是怎么的？”

这回，又响起了那个清脆悦耳又似乎带点儿娇气的声音：

“本来没有本事，自然不能一下子拿出本事来的。但是，只要心里记着将军要尽快给孩子们做衣服穿的心意，大家尽心尽意地去做，就能做得好的。缝纫队的人手不够，不可能把那么多孩子的衣裳一下子都做出来……”

往下，声音变得象耳语一样微弱，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了。

“张基岭同志，咱们走吧。”

仁泽不知道张基岭为什么站在雪地上一动都不动，只好自个儿兜着圈子在那儿等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催促了一声。

“哦，等一下……”

好象有谁拉了他一把似的，张基岭身不由己地朝那发出声音的圆木房跨前一步，并且叫仁泽再等他一下。

“日头都快要下山了。”

“咳，等一小会儿……”

他舍不得就这么走开，但又不能在这里久停，正迟疑不决的时候，营房的门不声不响地打开了。张基岭下意识地往旁边一闪，躲在一棵落叶松的后边。从营房里，一个高个子的女队员边朝屋里说着什么，边跨出了门。随后，又有一个身材苗条的女队员好象怕在门楣上碰了头似的，微低着头出来，跟着高个子的女队员走了几步。她俩亲热地一面做手势一面小声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一起轻声地笑着握了握手。看来那个身材苗条的女队员是送那个高个子女队员走的。不一会儿，高个子女队员隐没在树林里不见了，身材苗条的女队员却依然久久地站在那里，最后还抬起右手轻轻地挥了几下。

不知怎的，张基岭的眼前又浮现了韩南实的面容。每当他从根据地的儿童团学校回去的时候，韩南实就是这样久久地挥着手目送他……

身材苗条的女队员走回来了。她仿佛沉浸在某种冥想之中，微低着头，慢慢儿地迈着步子。这也许是因为还没有讨论出令人满意的办法来吧。……当她向这一边抬起头来的那一刹那间，张基岭差一点儿没喊出声来。——那个女队员正是韩南实。

过去，张基岭看见韩南实是一直穿着民族服装的，现在头一次看到穿上了军装的韩南实，觉得好象换了另外一个人。她穿的厚厚的军装，虽然褪了点色，却使她显得更加稳重；紧束在腰间的皮带，显出她身材苗条，干净利落。不知道为什么，韩南实在眺望遥远的天边时，一对迷人的明亮的眼睛里现出了微笑。

落叶松的梢头上响起了轻轻地扑打翅膀的声音。张基岭抬头一看，一只斑鸠直向碧蓝的高空飞去，在空中盘旋飞翔。韩南实正是望着这只斑鸠在微笑。

当张基岭用眼睛瞟着仁泽迟疑了片刻，刚要从树后走出来的

时候，韩南实带着惋惜的目光朝着向远方悠然而逝的斑鸠凝望了一会儿，就走进了营房。

张基岭仿佛立刻要喊韩南实并跟进营房似地往前跨出两步，但又克制住自己，突然站住了。他早就听说司令官同志为衣衫褴褛的马鞍山儿童团员操心，拿出渗透着母亲的深情厚意的钱叫人到抚松去买来了布匹。他想，韩南实一定是带着这布匹要尽快地给那些孩子做衣服的紧急任务到这里来找女队员们想办法的。要是这样，把一个身上有紧急任务的人喊出来谈个人的私事，心里是过意不去的，于是打消了想见她一面的念头。再说，当着许多女队员的面，在还不知内情的仁泽的充满好奇的目光下，同心爱的姑娘见面，也是很难为情的。更何况，他是多么愿意重新扛上机枪，英姿飒爽地出现在心爱的姑娘面前啊！

“慢慢儿再见面吧。好在地址也知道了。”他这样打定了主意，扭过了头去。

“她是谁？怎么没见过呢？”显然，仁泽也注意到了韩南实。

“啊？……呃，她呀，我也不知道。”

张基岭朝圆木房又望了一眼，然后把仁泽的手拉了一下。

“你去会会她吧，还有时间呢。”

张基岭摇了摇头，有点儿气恼地说：

“快走，队里等着咱们呢。”

张基岭恨自己一时让仁泽看出了自己脸上的阴影，气呼呼地迈开大步走了。

二

紧跟着别的排，李京俊的这一排也接到为解决武器和弹药去进行小规模战斗的命令，出发了。

李京俊的这一排里没有几条好枪，其中算最好的一条是他自己的那一条。因此，他料到打起仗来一定少不了他，事先就做好了准备。可是出乎他的意料，排长偏偏叫他一个人留下来，并且把一些干不干都无所谓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当做任务交给他做。所谓任务，就是让他把堆在房后的劈柴挪到只有三、四米以外的另一边去，再把房子周围拾掇一下。李京俊简直猜不透为什么要把劈柴堆换一个地方。再说，房子周围早已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不需要再拾掇什么了。他认为，这纯粹是因为没有事情给他做才故意找出来的活儿。他越这样想，越觉得奇怪。

“为什么偏偏不让我参加战斗，故意找出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来，叫我留在密营里呢?”

他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可是左思右想，怎么想也找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

还没到一个钟头，他就把劈柴堆挪到了另一个地方，接着在本来就拾掇得很好，打扫得很干净的房前屋后跑来跑去，硬找出一些活儿来。他除净了积雪，刨开了冻土，修了一条排水沟。

当他做着这些活儿，无聊地消磨着时间，身上开始冒汗的时候，司令部传令兵朱凤吉跑来通知他，司令官同志叫他去。

李京俊立刻抓起一把叫灰土弄脏了的湿漉漉的雪把手擦洗了一下，就跟着朱凤吉走了。这时他才恍然大悟，排长把他留在密

营里，并不是排长的意思，而是司令部的指示。他急切地想知道司令官同志找他会有什么事情。

在通往指挥部圆木房的小路旁边的林中空地里，司令官同志正在和姜世浩团长谈话。

空地上四面挡风，阳光直射，温暖而宁静。那冷杉树林的略微带点儿麻辣的气味，那落叶腐烂的甜丝丝的香味，和那积雪融化的清新湿润的气息，显得尤其浓郁。

“李京俊同志来了。”

司令官同志走上前去高兴地握住了李京俊的手。尽管不是多日不见，司令官同志却如此热情地握他的手，李京俊感到更加亲切温暖，预感到司令官同志就要交给他很重要的任务。

“没有参加到战斗队伍里去，有点儿难过吧?”

司令官同志转脸望着姜世浩，笑着问道。

姜世浩习惯地摸着一向刮得干干净净的下巴，向李京俊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

李京俊不知道应该向十分了解自己的心思的司令官同志说什么才好，正在踌躇的时候，姜世浩看出了他的心意，也笑着说道：

“现在可不是难过的样子。”

将军似乎同意似地点点头，瞅着李京俊说：

“其实，是为了交给你一项需要单独执行的、比战斗任务更重要的任务，才把你留下来的。”

李京俊的预感没有错。此刻，他为自己能够接受司令官同志直接交给的任务而激动，甚至忘记了在这种时候应该取立正姿势的守则。

将军似乎不愿意用那种郑重其事的方式，而是愿意用个别托付的方式，把新的重要任务交给李京俊。他亲切地拉着李京俊的手臂，说：

“我相信你通过最近的学习，已经能了解到，现在，我们不仅需要组织新的部队，并迅速壮大它的力量，而且还需要把全朝鲜各阶层人民团结到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里来。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紧迫的情况。这两项工作，无须谈论有没有轻重之别，都是一样的重要，而且又都是非常迫切的。我想，这是用不着多讲的。

“根据南湖头会议的决定，我们已经开始了组建新的部队的工作。当然，这个工作也不过是刚刚在开始。现在，要组建新的部队，就感到我们现有的人手太少了。当前，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更为迫切需要的是革命同志。我们所缺少的是人，最宝贵的也是人。”

将军同李京俊一道，一面漫步，一面讲述当前部队的情况，交代李京俊今后要做的工作。

“要组建新的部队，就需要有为数相当多的人。因为我们一方面要组建新的部队，另一方面还要尽快建立祖国光复会，所以，每一个队员都象金子一样宝贵。但是，为了这些工作，不能不把这些经受过斗争锻炼的游击队员调出去。我们从迷魂阵只带十五个人开拔的时候，也正是为了这些工作，向东满各地派去了工作员。”

听了将军谈的建立祖国光复会的准备工作情况，李京俊感到在这之前他还模糊不清的全民族的组织，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了。

“将来由祖国光复会提出的纲领已经基本上准备好了，其他的准备工作也都在按计划进行。但是，光有这些准备，还不能建立祖国光复会。在做这些准备的同时，还需要做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就是说，要把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等各阶层的爱国人民，更广泛地吸收到将成为祖国光复会的基层组织的各地反日会、反日青年会、反帝同盟等统一战线组织里来，并且派

他们的代表有准备地参加祖国光复会成立大会。这个成立大会，必须有能够代表全体朝鲜人民的各阶层人民的代表都来参加。要把他们集合在一起成立光复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又不能因此就只由我们人民革命军的代表聚在一起来宣布祖国光复会的成立。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需要尽可能地选拔足以代表各阶层人民的人来参加成立大会……”

在汪清游击根据地的时候，李京俊也曾带着地下工作的任务到半游击区做过工作。当时，在执行这种需要具有高度警惕性的危险的革命任务方面，李京俊是毫无经验的，因此，接受任务的时候，心中不免有过畏惧和不安，生怕自己做不好这个工作。但是今天，他不仅丝毫没有这种畏惧和不安，反而有了一定能够圆满完成任务的信心。这使李京俊自己也有些惊讶。

他，不久以前还是一个被当做不可靠的分子受打击的人，而现在却得到了只有那些最可信赖的人、即使被派到不知什么时候会遇到何等严峻考验的地方去也绝不会叛变的人、即令落到敌人手里也能把革命气节坚持到底的人才能得到的重大任务和最深厚的信任，而且这是司令官同志亲自给予他的。这样一想，他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他曾决心永远忘掉的那些往事。他眼前先是浮现出在汪清的时候，宗派分子们把他们两口子和孩子说成是“民生团”，连推带踢地赶出了队伍的情景；接着想起了带着病弱的妻子和孩子，和愤愤不平地长吁短叹的尹七女和张基岭一道，穿过风雪呼啸的密林，长途跋涉的情景；还记起了当他们走进这里的指挥部圆木房的时候，政治主任冷冰冰地听他们说完他们的令人痛心的经过，没收了他们的枪支，把他们当犯人对待的那一副冷酷无情的嘴脸。这都不是多久以前的事，就是几天前的事。

然而如今，将军亲自把他叫到身边来，对他表示了世上最大

的信任。

“你到抚松去，要在那个地区建立些将成为祖国光复会基层组织的反日青年会、反日会、反帝同盟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在抚松地区建立这些强有力的革命组织，这在保证我们人民革命军暂时在这一地区迅速开展的军事政治活动方面，也是极其需要的紧急任务。”

司令官同志想了一会儿，接着说：

“抚松城里有个金刚照相馆。照相馆的主人名叫朴文弼。你就去找他。他在学生时代跟我在一个学校里念过书，后来曾参加过革命斗争。上次姜世浩同志为了买布去抚松的时候，了解到他仍然凭着良心生活。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出身，却是一个有良心的青年知识分子。我相信他仍然保持着革命的气节。……”

将军接着详细地告诉他，朴文弼的哥哥也在抚松，思想倾向很坏，所以，要做一个全面的了解，然后再开展工作。

将军还说，他要给朴文弼写一封信，只要带着这封信去，在那里站住脚就会容易得多。然后吩咐姜世浩详细地把抚松城里的地形和金刚照相馆的地址告诉给李京俊。

将军走出空地，沉浸在默想之中。

姜世浩和李京俊都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无意间随着将军的目光都把视线投向一片海松林后面设有密营医院的地方。

这时，响起了将军的充满热情的话音：

“最近因为事情忙一些，没有机会和李京俊同志、崔善琴同志在一起好好聊聊，叙谈叙谈过去的事情。京俊同志，临走以前，最好抽点儿时间去看看孩子们。听说崔善琴同志的病已经好多了，也应当去看看，也代我们向她问候。明一和明淑一定会非常想念你的。等到召开祖国光复会成立大会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参加。……”

姜世浩已经拉起了李京俊的手，他那流露着深厚友情的眼睛

绽出了高兴的微笑。

三

今天，崔善琴在孩子们的搀扶下头一次走到外面来。虽然迈起步来两腿还直打战，眼睛发晕，但她却很高兴，高兴自己终于能够起来迈步了。尽管这是个阴天，但她一看到天空，心就象展翅飞翔一般地轻松愉快。

孩子们也因为跟着妈妈一块儿出来玩，都高兴得欢蹦乱跳起来，一会儿拉着妈妈的手，一会儿又伸出冻得通红的手去把碍着妈妈的脚的冰雪搬开，总是在妈妈身边象陀螺似的打转转。崔善琴眯着眼睛听任孩子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她看到孩子们欢喜若狂的样子，比看到自己的康复还要痛快，还要感到高兴和幸福，以至忘记了走路的艰难。是的，自从她躺倒以后，孩子们脸上的沉郁的阴影就一天也没有消失过。而今天，孩子们高兴得很象是领着妈妈去春游一般。

她这样走了很长时间，才走到了医院后面的一座矮山坡上的海松林里。这点儿路程，要在平时她是一口气儿就能走完的，可是今天，却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走走歇歇，走了好半天。她吃力地走到海松林里一块石崖下边向阳的地方，要和孩子们一块儿坐下来歇一会儿。孩子们立刻跑来跑去地弄来一些干柴草，象大人似地把草铺在地上让妈妈坐，然后都紧靠着妈妈坐下来。

崔善琴把两个孩子搂抱在怀里，象生平头一次见到海松的人一样，深情地朝葱绿繁茂的海松望了半天。

那葱绿的海松，使她又一次意识到自己获得了重生，并且已

经去掉那骇人听闻的耻辱的冤枉罪名，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正因为这样，那广阔的天空，葱绿的海松林，以及那从前连看一眼都觉得可怕的白皑皑的积雪，都使她感到亲切和新鲜。

常言说，久卧病床最易感伤。然而崔善琴则完全相反。她现在的心情，要用幸福与重生的喜悦这样的词语来表现，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即使处在那么危险的休克状态中，崔善琴所渴望的也并不仅仅是生存。

此刻，她用充满爱抚的目光望着青翠的海松，看着两个想方设法让妈妈高兴的孩子，又一次领略着自己回到革命者的队伍里来，成了其中的堂堂的一员的这一无可限量的喜悦。回想起来，自己躺在担架上穿过风雪狂啸的林海雪原的路上，所以能够战胜死亡坚持下来，就是因为心中抱定了不见到司令官同志决不死去的坚定信念。

她现在还记得自己处在昏迷状态时那突然震响在耳边的司令官同志的平静而有力的声音。自从听到了日夜怀念的将军的声音，看到了将军的容颜以后，她再也不愿躺在病床上迎接将军了。为了早一天离开病床，她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崔善琴斜倚在孩子们抱来的干草堆上，仰望天上轻轻地飘着的薄薄云彩，让人感到柔软、舒适。她想，薄云一过，就会出现蔚蓝色的天空，就会有一道道明亮的阳光照进树林里来。

在拨开没膝深的积雪的行军路上，在后来又辗转于担架上，找将军的期间，已经过去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残暴的冬天终于低下头来。

崔善琴感慨万端，望着天空出神，过了很长时间，嘴角上才露出了笑容。

去给妈妈打松子的孩子们叽叽喳喳说话的声音，从近处的树丛中清晰地传过来。对面的一棵海松的枝头上，一只叫不出名字的鸟在啼叫："嗞噜噜——叽叽——"，叫得很响，但是当崔善琴

把手遮在眼眉上寻找它的时候，它仿佛怕惊动崔善琴似的，叫声低下来了。

人们说，鸟也恋人，喜欢住在村庄的近边。这只鸟莫非是失了群，才孤独地徘徊在这人烟稀少的深山密林之中吗？

鸟不住地鸣叫，可又仿佛在歌唱欢乐，给人们报什么新的好消息。

崔善琴看见一只有小孩子的拳头那么大的小鸟从头顶上一闪而过。这只鸟儿腹部浅黄，发出银铃般的啼声，飞过了这块儿不大的空地。

这是哪里来的鸟？莫非是来催醒还在冰雪之下沉睡着的万物，歌唱着姗姗而来的春天？

崔善琴用羡慕的眼光朝那只小鸟飞去的海松林望去。飞鸟已经看不见了，只有那逐渐远去的鸣声还依稀可闻。不知怎的，崔善琴觉得那声音仿佛在催促她“快起来，快起来”，又象亲切地对她耳语：“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崔善琴想，就是为了这只可爱的令人感激的小鸟，也该早日起来自己走动了。然而，这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要站起来，腿还发战，不敢迈步。她不过是刚刚进入恢复期啊。

太阳把遮住它的薄云从当中劈开，洒下了温暖的光晖。叫太阳这么一晒，崔善琴就浑身酥软无力，她一边听着银铃般的鸟鸣，一边透过云隙望着蔚蓝的天空，在不知不觉中甜蜜地睡着了。

在短促的小睡中，她梦见自己已经回到了国内，在向数不尽的群众发表讲话。讲着讲着，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又和丈夫碰在一起，一道去找司令官同志。在休息的时候，她躺在担架上，丈夫忧心忡忡地俯身看着她。她一看大家为她一个人耽误了走路，心中非常难过，就抬起没有受伤的那只手，叫大家快走。她的丈夫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

“明一他爹，干吗老停下来呢？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快走吧。”

她着急地小声说，然而不知怎的，话总在嘴里打转，就是说不出来。

“善琴！”

听了李京俊这一声呼唤，崔善琴才醒过来。她发现这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分明是自己丈夫的声音。她好半天说不出话来，象着了魔似地直盯着丈夫的忧虑的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叫丈夫扶着坐了起来：

“怎么又来了？”

崔善琴没想到在烧毁“民生团”材料的那天来过的丈夫没过几天又来看她。她虽然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丈夫，但一看见他又来到了面前，就一方面既高兴又感激，另一方面也不免有些担心，怕他过分沉溺于私情。

“怎么在外面？”

李京俊并不回答她的话，反问道。

“想出来走走，在外面吹吹风……”

“得了感冒怎么办？”

“不要紧的，这回我可活下来了，放心吧。现在，我心里不知道有多么高兴呢。虽然叫孩子们扶了一把，我几乎是自己走到这儿来的。”

李京俊似乎不敢相信，曾经病成那个样子的妻子，没过几天就已经好到可以自己走路了。他只是用惊诧的目光把妻子的脸色瞅了又瞅。

“司令官同志好吗？”

“好。他很为你操心。”

“现在我不要紧了，都好了。你回去告诉司令官同志，我已经可以散步了，请他不要再为我操心了。”

“司令官同志要是知道你的病几天工夫就好得这么快，一定会很高兴的。——孩子们都上哪儿去了？”

“上那边海松林里去了，说是要给妈妈打松子。”

崔善琴刚说完，孩子们就回来了：

“爸爸！”

“爸爸！”

孩子们一见到爸爸，就争相欢叫着投到爸爸的怀里。

“嗄，我们的明一、明淑，几天不见，又长这么高了。——为妈妈担过心吧？”

明淑微微地摇了摇头，明一只是抿着嘴笑。

“爸爸，你看！”

明淑突然向爸爸拿出一颗有大马铃薯那么大的松球来。

“噢，是松子。我们的明淑真乖，是谁打的？”

李京俊抚摸着女儿的头。

“哥哥。”

“明一打的？真了不起！”

“哥哥要学张基岭叔叔，天天早上扔木棍，练打松球呢。”

明一接过明淑的话说：

“明淑说，我打下了松球，她就拣起来，拿去熬粥，给妈妈和伤病员叔叔吃。张基岭叔叔不来吗？”

“张基岭叔叔有事，不能来。他去打鬼子去了，他要从鬼子手里夺一挺机枪回来。”

“太好啦。真想看看张基岭叔叔打机枪呢。”

“爸爸，你要和我们在一起吗？”

明淑突然问道。

“爸爸也要打鬼子去，要奉将军的命令去打仗啊。怎么，你要爸爸和你在一起才好吗？”

明淑默默地点了点头。

“看样子你是不高兴爸爸走了？可是，我给明淑和明一带来了叫你们高兴的礼物。”

“呀——”

孩子们欢叫着扑向李京俊解下来的背囊。

“爸，是真的?”

“爸，是什么礼物?”

孩子们高兴得连打开背囊都等不及了，一迭连声地问。

“慢着点儿，别着急呀。”

崔善琴这样哄着两个孩子，心里却嫌丈夫手笨，打开背囊的口子打得太慢了。

“哎呀，衣裳!”

从打开的背囊口子里，明一最先看见了有钮扣的黑上衣，欢叫起来。

李京俊把上衣和裤子拿出来给了明一。

“爸，我的衣裳呢?……”

明淑以为没有自己的了，眼里立时汪满了泪水。随后，又“呀——”的一声欢笑起来，拍起了小手。李京俊拿出一件白棉布小袄和一条在根据地时穿的那种下摆上打了两道白条条的黑裙子给了明淑。

孩子们也不问问这是怎么来的，光顾着高兴。明一脱掉身上那件破上衣，呼哧呼哧地试着把新衣服穿上。明淑则把衣裳贴在身上比试着左看右看，好象舍不得穿似的，又精心地叠了起来。

崔善琴怀疑自己是不是仍在做梦，惊奇地望着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的两个孩子和给孩子们穿上新衣服的丈夫，望着空地一边的那棵青翠苍劲的海松。这一切，如果也要看做是一场梦，那就未免显得太清晰了。

“明一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正好，做得正合身。”

李京俊前前后后地仔细端详着穿上新衣服乐得笑不拢嘴的明一，把衣服的肥瘦和长短打量了一番，把线头也一根一根地摘掉

了，接着又把穿上了新装的明淑端详了一阵，然后才回答说：

“是将军为了给咱们的孩子们穿上新衣服，亲自叫人做的。”

“什么？”崔善琴还没有听明白。

“将军？”

“对了。”

李京俊说明了新衣服的来历。连不懂事的、只顾高兴的明一和明淑，这会儿也面带严肃的表情静静地听着，眼里噙满了泪水。

“将军一面把这些衣服交给我，一面说：‘妈妈闹病，爸爸又不在身边，理当最先给你们的孩子穿上，这样，我心里才会轻松一些’。我听了真想哭……你看，将军给咱们的孩子做了新衣服，他自己却仍然穿着那身旧军装……”

李京俊的眼睛潮湿了。

崔善琴紧紧地抱着把脸埋在自己怀里抽泣着的两个孩子，热泪扑簌簌地滚落到孩子们的头上。

前几天，司令官同志亲自来看望她的时候，崔善琴看到将军穿的是褪了色的旧军装，心里不知有多么难受。此刻，她恨自己一直不知道将军为孩子们的衣服那么费心劳神；恨自己连给孩子们穿的衣服都没有动手做，竟然安安逸逸地躺在炕上，把种种忧愁和负担全都推给了将军。

“就是做不上孩子们的衣服，也该先给将军做套新的军装才对……明知道将军穿着补缀过的衣服……上回姜世浩同志来问我将军衣服的尺寸，我还以为要给将军做新的军装呢，可是，怎么能……怎么能……”

崔善琴埋怨着她的丈夫，断断续续地说着，说到这里终于掩面哭起来。

“妈！”

“妈！”

明淑和明一更紧地搂着妈妈，也跟着哭了起来。

“姜世浩同志比你比我想得都深，早给将军准备了一套新的军装了。他不忍心把将军的母亲留下来的那么宝贵的钱全都花在孩子们身上，想把母亲的深意和热爱衍在军装里，保存在将军的身上。可是司令官同志把这一身新军装送给那个在迷魂阵入伍的、咱游击队里年纪最大的，叫‘烟斗老头’的队员穿上了。姜世浩同志和李北哲连长都一再请求司令官同志收下，那个‘烟斗老头’知道了这情况，也再三推让着不要，可是司令官同志说：年纪大的人穿上新军装才显得年轻，青年人穿新军装的机会往后还多着哩。他就这样硬是叫‘烟斗老头’穿上了。看‘烟斗老头’穿了军装，司令官同志是那么高兴……”

司令官同志一向不为自己打算，把一切的欢乐——哪怕就是一点点儿欢乐，也都让给手下人；把一切忧愁都揽在自己身上，想方设法把一切喜悦全都让给手下人。

对将军的这种无与伦比的深切爱护，崔善琴越发感恩不尽，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

“象我们的司令官同志这样的人……世上哪里还有啊！”

李京俊也说不出话来，半天以后才说：

“的确是这样。司令官同志始终费心劳神，尽量给所有的游击队员、给我们每一个人多一分高兴、多一分好处。就拿今天的事来说，也是这样。司令官同志为了让我在临走以前一定来看看你和孩子，还亲自把给咱们孩子做好的衣裳留着，等我去见他的时候又亲自交给我。”

崔善琴沉浸在幸福之中，止不住眼泪簌簌滚落。

她心中想：要说幸福，哪里还有比现在我们一家人更幸福的人！凡是游击队员，谁没有领受过将军的深情厚恩，然而，恐怕再也没有象我们一家人这样领受如此深厚的恩情、得到如此巨大的幸福的人吧！

崔善琴感到无比的惭愧和焦灼：

“怎样才能报答这一恩情啊？ 我还在这样养病，孩子们还这样小……不仅不能为革命做出什么贡献，反而给革命增加了负担和麻烦……”

“所以说，你一定要早日恢复健康。你早一天恢复健康， 不就可以早一天减轻将军的操心了吗？”

崔善琴一声不响地紧紧握住丈夫的手，用比言语更清楚地表达她的心意的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丈夫：

“我一定早日恢复健康，希望你也放心地去把工作做好。”

回到医院之后，李京俊把自己奉司令官同志的命令将要到抚松去工作一个时期的事， 告诉了崔善琴。 他还向妻子简要地说明了南湖头会议提出的关于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建立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新方针，以及这一组织在掀起整个朝鲜革命的高潮方面所起的作用和意义；说明了司令官同志为此而作出的努力，他的设想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准备工作。还告诉她说，为不久即将实现的祖国光复会的成立作准备，正在大力开展地下政治工作，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为此而被派到各地去。

临走的时候，李京俊嘱咐妻子说：

“善琴，有件事要托付给你。 咱们给将军准备一套新的军装好不好？我到了工作地点，就设法弄些料子送回来，你无论如何都要亲手给将军缝制一套军装。只要说那是你恢复健康以后抽空儿缝制的，将军就不会再推让了。”

“知道了，那你就一定送来吧。这事，就是你不说， 我也想说来着。”

“那好，咱们就这样说定了。”

临别时，他们两口子这样地互相嘱咐，互相勉励。明一和明淑也向爸爸道了别， 争着表示一定要好好听妈妈的话， 照顾妈妈，让妈妈早日恢复健康。明一方才听爸爸说“烟斗老头”曾托他

弄一架照相机送回来，这会儿忽然想起这事儿，就对爸爸说，爸爸回来以后，要和妈妈、大妈、张基岭叔叔一块儿照一张相。

“嗯，照吧。成立祖国光复会的大好日子里，咱们一起照个相做纪念吧。”

李京俊向孩子们许下了诺言。然后在妻子和孩子们的热情欢送下，踏上了新的征途。

四

夜幕降临的时分，李京俊来到抚松城大南门街，找到了金刚照相馆。正如姜世浩说的那样，图片橱窗里挂的全是朝鲜的优美风景的照片，使人很容易就看出来主人的为人和爱国的感情。

看着这些照片，李京俊一方面对这家主人朴文弼产生了好感，另一方面，凭着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的敏锐的感觉，想到了为今后的工作应当改变一下图片橱窗的陈列。

他敲了几下门，屋里既没有人应声，也听不见有人出来的动静，他又敲起大玻璃门来，用低沉的声音叫了几声主人。这时候，屋里才有个女人应了一声，随后，有人拖着鞋子快步走到门口，透过玻璃窗朝外张望。他一看，是个年纪轻轻的、温和而柔弱的妇女。

这女人把李京俊从头脸到衣着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然后拉开门闩，把门打开一条缝儿。透过门缝儿，李京俊一眼看出，她是个一身朝鲜装束的朴素谦逊的女人。

“已经关门了吗？”

“哎，家里有点事儿，今天早些关门。”

李京俊朝街里扫了一眼，然后问她朴先生在不在家。

“从哪儿来？”

“从远道来，请你告诉主人一声，来了个非见他一面不可的客人。”

年轻女人叫他稍候一下，就转身回去了。大约过了抽一支烟的工夫，里面出来了一个戴眼镜的青年男人。这人身材修长，相貌清瘦，刚要伸手抓门把，却又退后一步，带着戒备的眼神打量着李京俊的行色。

“这么晚还找上门来打搅您，很对不起。您就是朴文弼先生？”

“是我，您有什么事？”

李京俊等过路的人走远了以后，才小声地告诉朴文弼说，他是从山上来，有要事需要到屋里去谈。

朴文弼这才开了门，等李京俊一闪进去，就又把门紧紧关上。然后稍微迟疑了一下，才带着他走过一道昏暗的走廊，拐进了一间不大的看样子是当会客室用的房间。这屋里也挂着几个大相框，墙脚下放着两把长条椅子。主人指着其中的一把请客人坐下。李京俊觉得，在这间行人可以透过玻璃窗看到的屋里谈话有些不方便，露出了迟疑的表情。主人不再让坐了，边留心察看李京俊的装束，边问道：

“是什么事情？”

李京俊立刻看出他是想先了解一下客人的真实身分，为了使他放心，就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

“我是朝鲜人民革命军派来的。”

主人也许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激动，闭上眼镜后面的眼睛稍停了一会儿，才说了一声“请吧”，随即转身向走廊走去。

李京俊跟着主人再次穿过那狭窄的走廊，走进了后院。院子不大，院子里还有一幢雅致的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可见刚刚穿过的那幢房子是专做照相馆用的。主人把李京俊领进了那幢楼房。

李京俊跟在朴文弼的后边，踏着吱吱嘎嘎作响的木板楼梯上了二楼，走进了一间面朝大街有一扇窗户的小屋。昏暗的屋里已经点上了煤油灯。地板上铺着苇席，当中放着一张矮炕桌，桌上堆着报纸和新出的书刊。墙上糊的纸已经发黄，使屋里显得昏暗。墙下立着书架和睡床。

屋里放出异彩、引人注目的是挂在墙上的一幅朝鲜画。画上的竹子，苍劲挺拔，仿佛在一场骤雨之后，枝叶更加青翠，越发繁茂了。

主人把一个坐垫放在苇席上，请客人坐下。然后拉上了窗帘，又把一个铝制水壶放在火盆上，把火盆端到客人的面前，再把桌上的烟盒拿过来摆在炕上。打开的烟盒里装满了香烟。

李京俊向主人轻轻点了点头表示了谢意，就点起了一支烟。朴文弼不象是要抽烟的样子，把李京俊的脸又重新打量了一阵，好象发现了什么可以信赖的特点，眼神显得柔和多了，但他仍然只是耐心地等着客人先把来意说出来。

李京俊把烟一掐，直截了当地说：

“我是受金星将军的特别命令前来拜访朴先生的。”

朴文弼刚要从火盆里提起水壶，听到这句话，手就在半空中僵住了，眼镜片里闪出了吃惊的眼神。但这只是一霎之间的事，朴文弼立刻恢复了坦然的神态，沉着冷静地盯着李京俊。

“听说朴先生在吉林读过中学？”

“是的，因为抚松没有中学。”

李京俊记起了将军把给朴文弼的信交给他的时候谈到的学生时代的事情。

“将军曾深情地谈起学生时代同朴先生一起，在学校的操场周围种过树的往事……”

朴文弼往前一欠身，握住了李京俊的手：

“那么说，……金星同志已经来到了抚松，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现在就在离城不很远的山上。”

“他还记着我……”朴文弼说不下去了，颤动着嘴唇，更有力地攥紧了李京俊的手。镜片后面的眼眶里，汪满了滚热的泪水。

李京俊通过朴文弼那攥得紧紧的、发颤的手，清楚地感觉到了在朴文弼的胸中翻滚着的激情。这种心情，他不久以前就亲身体验过，所以能够充分理解长期深切地怀念将军，盼望见到将军的朴文弼此刻的心情。

“将军的身体可好？”

半天以后，朴文弼用手帕擦着泪湿的眼睛和眼镜片，用发红的眼睛望着李京俊，问道。

“好，很健康。”

“是吗？太高兴了。”

他又握住了李京俊的手：

“老实说，自从在报纸上看到金星将军已经来到抚松的消息以后，几天来我一直睡不着觉，心里只是想着将军，想着无论如何也要打听到将军的住处，去见他一面。昨天夜里，甚至还梦见了和将军一起度过的学生时代。看来，这场梦，就是应了今天的这一件喜事才做的。”

朴文弼眼里噙着泪水，开朗地笑了。

“有针吗？”

李京俊一面脱掉制服上衣，一面问朴文弼。朴文弼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把手一伸，说：

“要有缝缝补补的，给我吧，交给我家里的好了。”

“不，不是要缝什么。有锥子也行。”

“锥子倒有。”

朴文弼从桌上的笔盒里取出一把锥子交给了李京俊。

李京俊翻过来制服上衣，用锥子把胳肢窝里子上缝的线头挑开，把藏在前胸衬垫里的信抽了出来。

“这是将军给你的信……”

“啊?!”

因为太出乎意外，朴文弼大吃一惊，愣怔怔地只顾反复地看看李京俊，又看看他手里的那封信。

过了半天，朴文弼才起身郑重地接过信来，把上面没有任何字迹的信封瞅了又瞅，那拿着信的手在微微发颤。

“还记着我这个毫无作为的庸人，这样写信给我……”

他抬头望着李京俊，哽咽地嘟哝道。

“打开看吧。”

李京俊看到朴文弼拿着信不知怎么才好，这样劝了一句，就坐到火盆旁边去了。

朴文弼坐到桌前，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打开，跃然纸上的是遒劲大方的字体。他的眼睛钉在头一行字上久久不动。他读着以朴文弼同志这样的称呼开头的信，为将军亲切地称他为同志的巨大信任和爱护感动得心潮翻滚，热泪盈眶，不住地擦着眼泪，一连读了三遍。——看来，朴文弼内心里倒是个感情丰富的人，跟他的外表显然不同。

“收到将军的信，真象做梦一样，感慨万端。这些年来头一次看到将军的眼熟的字迹，实在是思潮起伏，无法平静啊。老实说，假如没有将军的引导，我恐怕至今仍然还在黑暗中挣扎。

“我是富农家的孩子，所以在念书的时候，没有象多数学生那样因为交不起学费或伙食费而从学校或房东家里被赶出来。学生服和学习用品也都比别的学生优越，口袋里也从没断过足够我花的零用钱。再加上我天生就是个不够随和的人，因此受到大部分穷苦学生的孤立。当时，在学生中秘密传阅着左翼书籍，还有秘密的读书会。我也很想参加到他们当中去，但他们全都尽可能地躲着我，不让我靠拢他们。就在这时候，有一天，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举行了市内各学校的体育运动大会。”

在这一天的体育运动大会上，最引起各校学生关心的项目是长途赛跑。朴文弼也参加了这一个项目。有个个子足有九尺高的体育教员——他是亲日分子——警告准备到起跑线上去的朴文弼和其他运动员说，你们不要逞能，冠军要让给日本学生。他一看运动员们神色不对，就又威胁说，这是主持这次体育运动大会的市督学的主意。

但是，朴文弼怀着满腔的民族义愤和正义感，拼出全部力气把日本学生抛在后面，第一个跑到终点，赢得了冠军。为了这件事，朴文弼被那个体育教员传了去，挨了木剑（日本人练击剑用的木制或竹制的长剑——译者注）的毒打，差点儿要被学校开除了。只是由于广大学生奋起反对，才没有被开除。事后，朴文弼才知道，当他要被学校开除的时候，发动全校师生奋起反对的正是金星同志。

在这难忘的体育运动大会之后，没过几天，在学校操场周围植树的时候，朴文弼第一次见到了学校图书馆的负责人金星同志。

其实他早就听说过，金星同志来吉林读中学以前就在独立运动者们和各校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大街上也见过几次金星同志，但没有机会而且也不敢和他结识。他来到这个学校以后，看到金星同志就在高年级学习，才知道自己已经和金星同志在同一个学校里读书了，对此，他感到很骄傲。但是他根本不敢企望在全校学生中，甚至教员当中受到尊敬的金星同志会看得起他。然而这一天，金星同志亲自来到他的身边，要和他一起植树，并且真地跟他一道干了一整天。

金星同志待他宽宏大量，诚恳坦率，称赞他在那天的体育运动大会上做得很对。金星同志说，那天的体育运动大会，并不是单纯的比赛，而是民族精神和斗志的对抗和斗争，然后又告诫和鼓励他说，往后，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不要丧失民族自豪感和民族的骄傲，要抱着民族的义愤，为社会的正义而斗争。最后，还

向他详细地了解了那个体育教员施加于他的粗暴行为。

过了几天，为驱逐那个体育教员，全校举行了罢课。不久，那个体育教员便被赶出了学校。

在这以后，有一天，金星同志邀他到图书馆来参观。当时，正是警察队搜查学校的时候，气氛非常紧张，然而金星同志却依然若无其事，满脸笑容。金星同志看到朴文弼，非常高兴，跟他讲了很多话。

从这时起，朴文弼对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着的美丽的祖国河山，对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呻吟流血的同胞们的痛苦，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在学校里学不到的朝鲜的灿烂的民族文化和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也有了新的认识。

金星同志把高尔基的《母亲》作为礼物送给了朴文弼。后来又送给他一部《共产党宣言》和一部马克思的《资本论》。

朴文弼通宵达旦聚精会神地阅读着这些书籍，读完了就去找金星同志谈读后感。

在金星同志的教导下，朴文弼开始认识到，自己是失去了祖国而颠沛流离的朝鲜民族的儿子；认识到在这个社会上存在着势不两立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正在持续着。

金星同志在他的面前展示出了他不曾知道的新奇的世界。

在假期，朴文弼回到抚松家里，第一次到小南门街金星同志的家里去拜访，金星同志也去过他的家一两次。每当金星同志来的时候，朴文弼就因为比金星同志的家富裕得多的自己的家庭而感到惭愧，从而对自己的家庭产生了厌恶的感情。甚至对没有任何崇高的志向，只顾贪财图利的父亲也产生了怨恨。不过，他的父亲还有一点儿民族意识，对金星同志的出众的人品和他的感化力深为敬佩，因此，对待金星同志就不象对待儿子的朋友那样，甚至有些敬畏的样子。

从这个假期以后，朴文弼在金星同志的指导下参加了秘密读

书会，投身于青年学生运动。……

朴文弼轻轻叹了一口气，似乎忘记了正在和李京俊说话，自言自语似地接着说：

“记得一九二九年夏天，金星同志被敌人逮捕入狱。那时候，老实说，我真的惊慌失措了。忽然失掉了领导人，就象忽然变成了孤儿似的……再加上，学校里的组织又劝我暂时隐蔽……”

当时，他家里也认为，非把他从吉林召回来，转送到外地去不可了。

他父亲本来打算让留学日本的大儿子朴五弼继承自己的为数可观的土地和财产的，但这个儿子名为去日本留学，实则只顾吃喝玩乐，挥金如土，变成一个败家子，终于半途而废地回来了。回家以后，从第一天起就做出种种丑事，直往他父亲的脸上抹灰。从此，他父亲对其长子大失所望，就转而把希望都寄托在老实聪明的二儿子朴文弼身上了。后来，他父亲听说吉林市里学生起来闹事，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和骨干被捕入狱，就想到自己的儿子也可能被牵连进去，于是立即把儿子从吉林叫了回来，然后又送到哈尔滨去了。

“在金星同志的身边经常得到他指导的时候，我还能多少克服掉由我自己的处境造成的局限性，汇合到同志们的斗争队伍里去。但是到了哈尔滨以后，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到革命斗争的边缘上了，却没敢下定决心退出学校，大胆地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洪流里去。再说，那个地方的学生群众的气势，也还没有高涨到足以使我这样一个不够坚定的人也卷进斗争的激流里去。——唉，光顾着说话，水开了都不知道。”

朴文弼倒了茶，敬给李京俊一杯，自己也呷了一口。

“这样过了一个时期，我开始反躬自问。这是敌人刺激了我的结果。我多次受到日本鬼子的凌辱，这是亡国的民族所蒙受的即使进了坟墓也忘记不了的奇耻大辱。从此以后，我的脑子里重

新浮起了金星同志教给我的真理。怎么说好呢，这也算是闹了一场疹子吧。自从精神上经过了这一场热病以后，我的世界观——我这样说，未免有点儿自我吹嘘了——好象也形成了骨架。我就打定主意要到金星同志进行斗争的东满去。可是，事与愿违，我真地患了场严重的热病，躺倒起不来了。这一下子可把我急死了。要是没闹这场病，我是不会这样孤零零地独自生活的。”

他一想起过去，仿佛现在还觉得心里焦灼难受，嗓子冒烟似的，忍不住喝了一口已经快放凉了的茶。

“金星同志在信里说，他相信我仍然和过去一样在进行斗争，而我却这样两手空空地来接受他的巨大信任，实在惭愧极了。在他组织了人民革命军，和许多同志一道同敌人展开血战的几年里，我一直是无所作为，虚度了年华。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啊？正如方才京俊同志你也说到过的那样，我是一个早在中学时代就荣幸地受金星同志的教诲的人，是个受到特殊恩典的人。然而我并没有很好地报答他的信任，没有象他所期待的那样生活。后来——虽然晚了一些——我才认识到自己这样地生活下去是不对的，于是抱着重新投入斗争的决心，开始做一点儿事，才勉强争取到几个同志，建立了一个类似同志会的组织……”

“这个组织现在有哪些活动？”

李京俊趁朴文弼停顿的时候，问了一句。

“还没有搞什么可以称得上活动的事情。因为，一方面这个组织才成立不久，另一方面，大家都决心一旦同人民革命军取得联系就去直接参加人民革命军了，所以，只订了一个筹备武器和弹药的计划。”

“这太好了，司令官同志听到这个报告，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想，信里已经做了说明，将军希望在抚松城里多建立一些即将成立的祖国光复会的基层组织。他派我来的时候，指示我了解一下朴文弼同志你过去的情况，然后一起讨论讨论建立祖国光复会

的准备工作。”

接着，李京俊对将军所设想的祖国光复会这个组织做了说明。

“对，信里也是这样说的。”

“所以，现有的组织，应当加以改组和扩大，使它能够转为祖国光复会的基层组织。”

他们光顾着说话，没想到时间已经很晚了。只是在听了女主人在院子里轻轻咳嗽的声音，暗自为李京俊的安全担心的朴文弼掀开窗帘朝外看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街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夜色已经深沉了。

云中的朦胧的月亮洒下了稀薄的光。院子里，矮围墙附近，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了。然而朴文弼好象还不放心，轻轻地踏着吱嘎作响的楼梯走下去。片刻之后，李京俊看见大门口闪出一个人影朝院子当中走来，同刚从楼梯下去走到院子里的朴文弼面对面地站住了。李京俊猜想，那人一定就是最先迎接他的那个女主人，她无疑是在大门口附近望风的。

朴文弼回到楼上来，颇为抱歉地说：

“请原谅，好久以来这是头一次听到让人热血沸腾的话，高兴得甚至连招待你吃晚饭都忘记了。走了这么远的路，准是饿坏了吧……”

“不，我也没想到天这么晚了。”

李京俊摇了一下头，接着问朴文弼夫人是否也参加了组织？朴文弼难为情地一笑：

“她还不够水平，我的工作对她还是保密的。她的觉悟水平还低得很哪。”

“我还以为她也是组织里的人了呢。”

朴文弼毫不掩饰地讲了他爱人的事：

“我们家都嫌我爱人是穷人家的女儿，对我们俩结婚很不满意。”

他说，他的哥哥和嫂子露骨地欺负他的爱人哲淑，什么坏话都说得出口，但他爱人既不正面顶撞他们，也不拿他们的无礼行为向丈夫诉苦。她自从知道丈夫为他那不当做哥哥看待的哥哥而生气，对他哥哥有遏制不住的不满情绪以后，只要一谈起家庭问题，她怕叫丈夫难过，就啥话也不说了。

据朴文弼讲，哲淑过门没几天，他的嫂子就找上门来，当面骂哲淑说，小叔子朴文弼叫你这个穷根子给迷住了，害了他一辈子。听了这话，哲淑气哭了。刚从外面回来的朴文弼看见爱人流着眼泪，非常难过。从此以后，哲淑仿佛是下定了决心，决不再为自己的小事让干革命的丈夫操心了。

“朴同志，依我看，应当把你的夫人吸收到组织里来才对，你看怎样？”李京俊劝说道。

“其实，我也不是没有这个想法。所以，近来我常给她讲述将军的故事，给她讲些能够启发她对革命有所认识的事。我想再锻炼她一个时期，然后正式吸收她加入组织。现在，恐怕还太早了些……”

“即使现在还差一点儿，也可以先把她吸收到组织里来，通过工作来锻炼和培养她，你看怎么样？方才我已经说过，将军准备不久就要建立的祖国光复会是吸收广大的反日群众参加的统一战线组织，因此不要只吸收那些经受过锻炼的共产主义革命者，而应当按照吸收广大群众参加的方针来开展工作。”

“懂了。老实说，我至今有个错误的想法，怕一扩大组织，把很多人吸收到组织里来，难免其中会有一些缺乏锻炼的人，他们要是守不住组织的秘密怎么办？因此，与其这样，倒不如不扩大组织，宁可用少数可靠的人，把组织搞得纯一些，扎实一些。”

李京俊顺带把他刚想起来的，朴文弼还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提了一下：

“还有，把橱窗里的照片换一换，你看好不好？现在的那些照

片，你不觉得太显眼了吗？人们一看到那些照片，就会一下子想起那远离久别的祖国山河和家乡的。大概你的用意也就在这儿吧。但是，一看到那些照片，谁都会一眼就看得出照相馆的主人是个爱国心特别强的人。你以为日本鬼子和密探就看不出这一点吗？我想，做地下工作，应当考虑到这个问题。将军告诉我们说，在地下工作中，一点点儿的疏忽也会带来想象不到的后果的。”

朴文弼这才脸一红，笑了。——这确实是他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尽挑那些照片贴出去的。这么看来，人的思想好象是掩饰不了的。请，快到下面去吃晚饭吧，太晚了。”

两个人一同吃过哲淑精心准备的晚饭之后，又坐在一起讨论了今后要做的工作。

第 十 章

一

从马鞍山的峡谷里流下来汇入二道松花江的条条小溪，都已经解冻了。顽固地盘踞在背阴的岩石下边的冰块，从支棱着枯草茎叶的地方出现了小窟窿，也开始融化了。被白皑皑的厚雪压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林中的泥土露出了乌黑的颜色。在漫长的岁月里，积了一层又一层的落叶的下边，也渗出了混浊的雪水。

暴涨的春汛震撼着马鞍山的峡谷，奔腾而下。

汹涌澎湃的桃花水，顶着大大小小冰块向大海滚滚流去。

犹如滔滔奔流的桃花水穿流过无边的密林，滋润着广阔的大地一样，金星将军来到马鞍山，一把火烧掉了几年来一直折磨着许多人的"民生团"材料——散布不信任的，诬陷人的所谓档案材料的令人惊喜的消息，立即传遍了东西南北各个地方。

那些愚昧无知、狭隘无比的分子借口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抱着排斥朝鲜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提出超革命的口号，把反对"民生团"的斗争引上了极左的邪路，给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抗日武装斗争带来了残暴的冬天。它冻结了热血沸腾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心脏，用厚厚的冰雪盖没了朝气蓬勃的朝鲜抗日革命斗争。尽管一九三五年在大荒崴和腰营沟曾经连续地响起了宣告它末日的春雷，但这个令人诅咒的冬天，依然留下了尚未融化的冰块。

但是，这顽固的冬天的最后的一块冰块，终于被将军以空前大胆的决策烧掉“民生团”材料的伟大而炽热的爱的火焰融化掉了。

这是历史性的春汛。

这融化了由罪恶、背叛、不信任所凝成的冰块的历史性的春汛，同大自然的春汛一道，漫向各地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心田，从而融化、冲跑了冻结在他们心田里的冰块，使朝鲜革命的鲜红血液在一度收缩僵化了的心脏里和血管里重新流动和沸腾起来。

这消息一传到各个地方，人们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高兴得跳起了舞来。并且从各地纷纷走向白头山麓，走向马鞍山，投奔将军来了。

投奔到马鞍山来的无数大大小小的人流中，也夹着在蛟河接到通知后赶来的第二团。

这样，在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和大自然的春汛同时来临的历史性的春汛期间，作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部的直属部队建立起来的新的师，就象猛涨的春汛一样有了惊人的发展和壮大。

金星将军把那些随来随编的临时队伍重新加以整顿，正式编成了部队。同时，为了使新编的部队作为不仅引导抗日武装斗争，而且引导整个朝鲜革命前进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骨干；为了圆满地履行自己的重大的使命，还设立了直属司令部的秘书处和属于秘书处的出版所，并且委派权学植担任出版所的负责人。

这一时期，将军主动地把空前庞杂、令人费心的工作都承担在自己身上，度过了比任何时期都紧张繁忙的日日夜夜。这个时期，他最关心的，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和精力的工作，一个是组织新的部队的工作，另一个是建立祖国光复会的准备工作。

在处理集中到人民革命军司令部来的所有大大小小事务，一一走访分散在马鞍山各地的相隔数十里的密营、医院、缝纫队、兵工厂、儿童团，照看那些过去“有问题”的人、伤病员、老弱残

废、女队员、兵工厂的人和儿童团员，一一会见前来求见的人的繁忙中，将军终于把一直在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祖国光复会纲领草案归纳成十项写好了，祖国光复会的章程和成立宣言的草案也起草好了。他还组成了祖国光复会的筹备委员会，全面促进了建立祖国光复会的准备工作，并且亲自主持了提交成立大会的报告等文件的起草工作。

做好这些工作以后，正准备带领新建的部队离开马鞍山的时候，司令部收到了李京俊第二次送来的信。信是藏在朴文弼送给将军做礼物的一架新型照相机里送来的。

将军仔细地反复看过信以后，沉思了好久，才叫传令兵朱凤吉去把西间岛一带的地图拿来，并通知姜世浩和权学植立即到司令部来。

朱凤吉把西间岛一带的地图拿来在原木桌子上铺好以后就出去了，他一出去，司令官同志就开始看地图。看了一会儿，他又陷入沉思之中，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炉火烧得正旺，屋里又闷又热。将军掀起小窗，用窗台上的小棍儿支住窗扇，一面让外面的凉风吹进来，一面凝视着枝条细瘦的小榆树。

这棵榆树下，昨天还有一点点儿白雪，现在才过了一天，雪就已经完全化得无影无踪了。也许是因为吮吸了雪水，也许是因为叫雪水打湿了，小榆树的枝条不再那么干巴枯瘦，变得柔软而湿润了。

树木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吸取地里的水分和养分，准备返青——顽固而乖戾的冬天跑掉了。没有雪的季节，万物苏醒的季节来到了。人民革命军大力开展活动的时机也到来了。

怀抱着美好的设想盼望今年的春天早日到来的将军，已经制

定好了从马鞍山向东岗方面挺进的作战计划。

随着敲门声，一向整齐严肃的姜世浩团长走了进来。

“突然把你叫了来，不影响团的工作吗？”

将军从小窗户那边转过身来，向正给他敬礼的姜世浩问道。

“不会的，司令官同志，刚才向新编进来的同志们传达了南湖头会议的精神。”

“噢，我妨碍了你们的学习了。”

姜世浩回答说：

“没有，学习恰好结束了。”

从将军不时地朝春意盎然的窗外凝望的深情的目光中，从他抚摸着腰间的匣枪的手上，以及他的笑声中，姜世浩预感到将要有什么好消息了。

“那就好。因为有事情需要马上讨论采取对策，所以才叫你来的。来，到这边来坐下。”

将军指着桌子前面的椅子让了坐，然后自己也坐到椅子上。

姜世浩眼睛滴溜溜地瞅着桌上打开的地图和那架闪闪发亮的照相机。

“京俊同志送来了新的报告。他到抚松还不久，就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他把朴文弼同志的照相馆作为据点，在朴文弼同志的积极帮助下，已经开始把抚松城内的不少人吸收到地下组织里来了。朴文弼同志的夫人也加入了地下组织。可是他说，在原以为比城市容易扩大组织的附近的农村地区，反而遇到了困难。别的地方，象原来估计的那样，还算比较顺利，就是南江村和它附近一带很难插手。你看看这个。”

将军把压在照相机下边的纸条子交给姜世浩。

姜世浩看过纸条后，说：

“是不是因为有那个三宅部队？”

“就是。”

将军把纸条放在地图的一边，说：

“看来那个臭名昭著的三宅部队猖獗得很。他们驻在南江集团部落，甚至不准老百姓之间有往来，稍不如意就野蛮地进行残杀，弄得老百姓连口大气都不敢喘。敌人的残酷镇压，使得人们对加入组织的问题想都不敢想。敌人不仅在南江村这样，在他们控制的所有的农村，扬言要一律并村，以建立集团部落。分散的村子已经被他们全部烧毁了，甚至对走不动路的老年人也都随便开枪打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怎么会不担惊受怕？甚至在这一带活动的反顺部队也怕他们，失魂落魄地被撵来撵去，最后落到了沦为土匪的地步。可见，京俊同志写信告诉我们在南江村和它的附近地区要初步开展建立组织的活动都很困难，流露出他的焦灼的心情，我想并不是偶然的。”

将军接着说，因此，如果不把这个三宅部队消灭掉，南江村和它附近一带的人民群众就挺不起腰杆来，我们就无法阻止理当和我们携手共同抗日的救国军部队的分崩离析和沦为土匪，朝鲜人民革命军在抚松一带的活动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和阻碍，尤其是不可能大力地促进在这一带壮大和加强反日群众组织，以便将来把他们吸收到祖国光复会里来这个工作。

将军轻轻地踱着步，继续说：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停留在马鞍山了。因为预定在马鞍山进行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应当转入积极的军事攻势，继续向国境地区挺进。为了提高在马鞍山新建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战斗力，为了创造有利于建立白头山根据地的条件，为了建立祖国光复会，现在迫切地需要早一天展开更积极的、更富于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来配合这一切工作。所以，我已经打算离开马鞍山。现在看了京俊同志的报告，觉得这就更加迫切了。”

将军停在桌前，把地图翘起来的那一角轻轻一摁，说：

“根据当前的这种新的军事、政治形势的需要，我决心离开

马鞍山，带领司令部直属部队向漫江方面进发。”

说到这里，将军用手指着地图上的马鞍山和漫江，把这两个地方连成一线，然后接着说：

“中途把这个盘踞在南江村的三宅部队消灭掉。就在这个地方。”

将军用手指往地图上用四方块标示着居民点的南江村戳了一下。姜世浩认真地注视着将军指的地点。

“你的团要派出一个侦察队到南江村去。这个侦察队是要兼做尖兵的，因此应该选派最能干的队员去才好。”

姜世浩把腰一挺，神态严肃地接受了命令。他的宽宽的额头下，一对眼睛闪着隐隐约约的笑意。——他并不是为自己接受了这一光荣的任务而高兴，而是为自己能够减轻司令官同志的忧虑而感到高兴和激动。

“现在就开始做准备，吃过午饭立即出发。命令你团其余的人准备明天凌晨出发。”

“是！”

姜世浩有力地回答了一声，接着把半边鼻翅一扇，毫不犹豫地说：

“我可以提个要求吗？”

将军把折叠地图的手停下来，点着头说：

“提吧。”

“请允许我直接带侦察队吧。”

将军打量着姜世浩的沉着的目光和一遇到这种时候就显得有点儿固执的嘴唇，看出他已经下定决心，不肯改变主意了。

“那么，你的团交给谁来指挥？”

“归到基本队伍里一起行动，是不会有问题的。”

“这倒是……”

“因为侦察队兼做直属部队的尖兵，请您一定让我负责带队

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就快去准备出发吧。”

当姜世浩喜出望外地走出司令部的时候，刚来到司令部的权学植看见他用手把着匣枪走出去的背影，惊异地想：准是又出了什么事儿？

权学植一走进司令部，就听到这惊人的消息，愣住了。

将军把朴文弼送来的礼物——照相机、胶卷以及冲洗用的其他材料都交给了他。

将军把姜世浩带的侦察队打发走之后，当天下午就召集指挥员下达了整个部队准备离开马鞍山的命令。同时，又给一部分人交代了到大金仓去建立新的后方密营的任务。这一方面是为了便于暂时在抚松县南部地区进行重要的军事政治活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把留在马鞍山的儿童团员、医院、兵工厂和缝纫队尽快地转移到新的更为安全的地方而采取的措施。

第二天早晨，将军带着那些硬是不肯留下来的儿童团员，率队离开了马鞍山。因病不能带走的孩子都留下来交给韩南实了。病还没有痊愈的崔善琴和她的两个孩子也继续留在马鞍山后方医院。此外，还有一个排的武装人员留下来保护这些人。

从马鞍山开拔的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穿过了被一夜春雨打湿了的丛林，向南江村方面流动。

瘦嶙嶙的灰色阔叶树树林，夜里经过一场春雨的洗浴，泛出一层淡绿色，显得清新有生气了。

这是一九三六年下了头一场春雨的一天。

二

离开马鞍山的第二天，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在距离南江村大约十五里的树林里安了营。

先来执行侦察任务的姜世浩，带着侦察队员，早已盖好了一幢供司令部用的圆木房和另一幢给儿童团员们住的圆木房，正在等候部队的来到。

原以为要径直开往东岗的人们，到这里看到正在等待基本部队到来的侦察队，才知道这个地方将有某种重要的事情要发生，才知道这一趟直插南江村的行军是在离开马鞍山以前就已经计划好了的、将要进行某种重要工作的行军。

此刻，在司令部的圆木房里，奉司令官同志之命来到的各部指挥员，一面闲谈着，一面等着去看孩子们的圆木房的司令官同志回来。

姜世浩也一面同身旁的权学植说话，一面频频回头望着门口，看司令官同志是不是回来了。他左思右想，怎么也猜不透这次为什么要召集各部指挥员来开会。

在司令官同志刚到这里的时候，姜世浩就到司令部去准备报告南江村的侦察情况。他满以为司令官同志一听完报告，就会立刻提出作战方针以及具体的打法，但是，出乎他的意料，司令官同志却说：

“等一等，也让别的指挥员同志都来一起听好了。你准备做报告吧。”

姜世浩始终不明白司令官同志为什么要和指挥员们一起听侦

察报告。

过了一会儿，司令官同志进来了。指挥员们都站起来迎接。司令官同志一面用手示意叫大家都坐下，一面走到桌旁，脱下军帽，满意地说儿童团员住的圆木房盖得很好。这么一来，大家就都向姜世浩递眼色，赞扬他在指挥侦察队的繁忙工作中，还能抽出时间来把儿童团员住的圆木房盖好，使司令官同志感到高兴。

司令官同志坐在圆木凳子上，了解了各部队的行军情况和宿营准备之后，就要大家一块儿讨论打击南江村三宅部队的战斗计划。

他先简要地说明了即将打响的南江村战斗对加强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和对更加有效地促进建立祖国光复会的准备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性，然后说明了为什么决定在南江村进行这次战斗的理由。

“现在，听听姜世浩同志的侦察报告。”

将军说完，向姜世浩递了个眼色。

姜世浩从圆木凳子上站起来，打开手里的小本子，但他并不看那个本子，只是冷静而从容地介绍南江村这个集团部落的地形特点、居民成分和敌人的兵力部署：

“……南江村驻有三宅部队三百多人。其中两个小队已经开到漫江方面‘讨伐’救国军部队去了。在敌人的武器装备方面，值得考虑的是两门迫击炮和九挺机枪。其中四挺机枪分别部署在集团部落四角上的炮楼里。敌人的主要兵力集中在村中央的兵营里。兵营四周有土城围着，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警戒森严。土城外围有一条又宽又深的水壕。土城上处处有监视孔。城头上还架设着很高的铁丝网……”

司令官同志仰起上身，认真地听着报告，时而望望姜世浩的沉着镇定的表情，时而环视着聚精会神地听姜世浩讲话陷在深思中的指挥员们。

他向姜世浩点点头，让他继续说下去。

姜世浩详细地报告了南江村敌人的武器装备情况和部署情况，然后又说明了敌人的邻近部队的情况：

“然而敌人是极端孤立的。他们要想得到邻近部队的增援，至少要等四、五个钟头。近处再没有可以增援他们的兵力。要从抚松方面来增援，最快也要五个钟头。鉴于这种情况，我想，在这次战斗中，截击组只要派几个执行监视任务的人员就够了。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攻击目标就是盘踞在南江村的敌军主力。只要消灭了这个主力，分散在四周的敌人就失去了指挥，要消灭他们是比较容易的。”

姜世浩的报告就这样结束了。等他把小本子合上装进了口袋里，将军才问他：

“再没有别的敌情了吗？”

姜世浩默默地想了一下，压低声音说：

“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讲的情况了。要说还有参考价值的，那就是有关三宅部队长的笑话。听老百姓说，这个家伙有点儿怪。一听说来了朝鲜人民革命军，他就怕得浑身发抖，但是一听说来了反顺部队，他就拼命穷追猛打。好象这家伙打枪还有两下子似的，一看到反顺部队的士兵，他就提着手枪带头追，不管十里二十里的，一直穷追下去。”

屋子里响起了圆木凳子吱吱嘎嘎的响声和轻轻咳嗽的声音，紧张的气氛缓和了许多。

姜世浩以为有关三宅部队长的笑话是不能算做什么重要情报的。

然而司令官同志对此却很感兴趣，他从圆木凳子上站起来，一边踱步一边详细地询问三宅的情况。姜世浩猜想，将军一定又有了什么好的主意了。

司令官同志向指挥员们环视了一周，说：

“同志们，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怎样去组织战斗，都提提意见吧。”

屋里异常寂静，连外面屋檐水滴到地上的声音都听得见。指挥员们有的望着司令官同志，有的歪着头同身旁的人小声地交换着意见。

在寂静的沉默中，司令官同志静静地绕着桌子踱步，仿佛不是等待指挥员们提出意见，而是希望他们都能深思熟虑。

第一次参加作战会议的权学植，同姜世浩并排地坐在一条圆木凳子上，用充满好奇的目光扫视着全屋。他那为了做记录而带来的笔记本和自来水笔，依然放在大腿上没有动。无论是看司令官同志象辅导队员们学习讨论时一样温和的目光也好，还是看身旁的姜世浩同平时一样亲切柔和的目光也好，这屋里的气氛是那样地平静和悦，全然不象在组织一场面对几百个敌人的拼死拼活的战斗。

当权学植转眼朝别的指挥员看的时候，坐在他身后的身材高大、脸色黝黑、鼻梁高耸的八团三连长，站起来说：

“我来发表意见。既然敌人盘踞在集团部落里面，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我看打一般的袭击战是不行的。要是在村子里面打起仗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就会受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应当把敌人的主力引到集团部落外面来。只要把敌人能引到村外来消灭掉，敌人构筑的坚固的防御工事，也就不起什么作用了。”

这时，个子比三连长矮，脸有些圆胖，眼睛明亮，显得机智的七团一连长，从一个角落里站起来：

“我也认为应该把敌人引到村外来打。可是怎样才能把敌人诱到村外来揍呢？问题就在这里。他们狡猾得很，我看不会轻易上我们的这种战术的当。既然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他们就无论如何也要守在村子里，进行顽抗，这是明摆着的事。因此我想，”他

象征求同意似地朝姜世浩瞅了一眼，才满有把握地接着说：

“是不是可以用大部队联合作战的办法，把敌人长时间地围困起来，威迫他们无条件投降。我看，只要用一个团就足够了。”

权学植凭自己的肤浅见解也认为一连长的意见很好，便点头表示肯定，并且看了姜世浩一眼。姜世浩撅着刚刮过胡子有些发青的下巴，漠然地坐着不动。从他的神色，看不出他对一连长的意见持什么态度。过一会儿，身材修长的八团二连长站起来说，包围的时间一长，敌人就会要求增援，反而使我们陷入不利的地位。听了这话，权学植深悔自己过早地对一连长的话表示了同意。他又觉得二连长的话是对的。

一直带着和蔼的目光听着指挥员们发表意见的司令官同志，先让大家重温了一下姜世浩的侦察报告，然后说道：

“正如我们所经常强调的，在讨论作战的时候，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打击敌人，要做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我们的同志都不受损失。尤其是在面临着建立全体人民的统一战线组织的伟大事业的今天，最大限度地显示朝鲜人民革命军的人民性，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从这一原则上看，要把敌人引诱到村外来打，这个意见是对的。那么，用什么方法，怎样把敌人引到村外来呢？”

小窗外面，小海松树枝叶上的水珠，在夕阳照射下晶莹闪亮，一滴滴地往下掉。屋子里，圆木凳子在吱吱地作响，有人轻声咳嗽。

过了一会儿，响起了司令官同志的宏亮的声音：

“我看，可以利用敌人的弱点，采用诱骗敌人的战术是会有效果的。方才姜世浩同志也报告了这个情报……”

司令官同志好象已经下定了决心，用肯定而有力的语调说：

“这么办：诱敌小组扮做反顺部队的士兵，到村边去袭击敌人的一个哨所，要虚张声势，学一番反顺部队士兵的样子。这

样，敌人就不会呆着不动，一定会追出来的。我们就把敌人一直引诱到老鹰谷前面的山沟里消灭掉。在南江村这一带，老鹰谷前面的山沟是最有利于把敌人圈在里边消灭掉的地方。要想把三宅部队长和他的主力引诱出来，诱敌小组人数就要多一些才好。好在有几套黑衣服就可以，不用花什么本钱。因为他们的枪法好，我们还需要有相应的对策。”

夕阳已经从小窗户上消失了。但是权学植仍然觉得屋里很明亮。一度情绪紧张的指挥员们，脸上都绽出了笑容，看去个个表情都显得那么开朗。权学植一面环顾场内的人，一面把将军的话一句不漏地铭记在心里。

“要在我们的同志打埋伏的地方布置一些伪装的东西和伪装的阵地，等到把敌人一直引诱到枪口前，然后从敌人的左右两翼和背后集中射击。大家看怎么样？姜世浩同志有没有别的意见？”

“明白了，司令官同志！”姜世浩露出了少有的笑容，回答说。连长们从他那比平时更有力，好象还有点发颤的声音中，看出他有些兴奋，也都跟着咧开嘴笑了。

这是多么明智的决策啊！对军事一无所知的权学植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好象现在不是在战前开会，而是在打了胜仗以后举行愉快的集会。

权学植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参加这次战斗。

司令官同志从从容容地把放在桌子一边的军用地图打开，然后望着指挥员们，说：

“来，订个具体的战斗计划。”

指挥员们象是就在等这句话似的，都马上向桌子靠拢过来。

参加人员如此广泛的作战会议是从来未曾有过的，姜世浩敬佩地望着司令官同志，迟疑了一下，一时没有动。他这时才明白，是为了培养这些随着部队的新建和壮大而新任命的连长等指挥员，司令官同志才亲自召集了今天这样的作战会议。

三

游击队员们埋伏在老鹰谷的狭窄山沟里。山沟两边，坡度很大的山峦连绵起伏。

晌午时分，三宅亲自带领一个多中队的兵力拥进了山沟。几个身穿黑衣服的诱敌小组的游击队员，牵着敌人迅速地向山沟里深入。敌人象被牵着鼻子似地尾追而来。

在一棵杜松勉强扎根生长的大岩石上，张基岭把枪架在石头缝里，不耐烦地朝天空望了一阵，又好奇地睁大眼睛俯瞰着沟底。

长脖短腰，机智敏捷，善于爬树，绰号叫"松鼠"的老吴，落在诱敌小组的最后边，正在往山沟里跑来。他一会儿沿着山脚跑，一会儿躲到树后，一会儿又把身子一闪，朝敌人开几枪，然后又藏到树林里去，活象在捉迷藏。

这伙计在哪儿学会了这么一手？张基岭满心羡慕地俯瞰着老吴，微笑起来。只见诱敌小组一爬到设下了伪装的半山腰，朝敌人齐射了一阵，就迅速地隐蔽起来。半山腰上只有一些披着黑衣服的稻草人在支棱着脑袋俯视着敌人。

带着步枪、机枪的敌人气急败坏地一面射击一面紧紧地追赶着。领头的一个家伙，披着件黄色斗篷，穿着双发亮的皮靴，挎着一把大战刀，骑在一匹白马上很是威风。看来，他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部队长三宅了。

诱敌小组在半山腰一消失，这个披着斗篷的家伙就把上身往后一仰，装模作样地把挂在胸前的望远镜凑到眼睛上去。瞧他那个样子，与其说是观察前方，不如说是在摆架子、耍威风。片刻之

后，他那戴着白色丝绸手套的左手往头上一举，他的喽罗们就马上散开了队形。他也即刻拔出手枪，抬手就朝一个稻草人一连打了几枪。一根细细的枝条象是被惊吓了似的蹦起一柞多高又落了下来，稻草人的帽子嗖地一声被打飞了。那匹白马惊跳着，抬起前蹄嘶叫。当白马又一次嘶叫着蹦跳起来的时候，那家伙拔出大战刀，举在头顶上乱舞了一阵子，战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敌人的散兵线，拥塞着狭窄的山谷，迅速地向设有伪装的半山腰移动。半山腰的林子里疏落地传出几声枪响，这是隐蔽在那里的游击队员代替稻草人打响的枪。敌人开始胡乱射击，披着斗篷的那个家伙一声嗥叫，敌人"噢——噢——"地喊叫着向又窄又深的山沟冲过来。

张基岭眼看这些哩哩啦啦的敌人拖着长长的黄大衣，端着大枪，气喘吁吁地过去，不由得想起了机枪，想得甚至叹起气来。他看着敌人从眼前走过，有一个落在最后边勉强跟着爬的胖鬼子，好象发现了什么动静似的，睁大了狗皮帽子下边的眼睛，滴溜滴溜地转着眼珠子朝张基岭埋伏着的岩石上看。张基岭立刻抓一把湿雪，捏成团团朝下一滚，那个胖鬼子真地上了当，看了一眼就过去了。

就在这时候，张基岭听见了姜世浩从敌人的正前方发出的信号枪声，接着，正前方开始了猛烈的齐射，响起了一片手榴弹的爆炸声。

敌人遭到这突然的打击，立刻象雪崩似地朝山下逃窜。那个披着斗篷盯着前方的家伙，这才明白自己上了当，但已经无可挽回了。为了阻止仓皇逃窜的士兵，他声嘶力竭地嗥叫着，直朝丧魂落魄的士兵们的脸上晃着手枪。但不知怎么搞的，喽罗们仍然不顾一切地直朝他这边拥来。最后，他也连人带马都被卷进了这股人流里，来不及施展一下威风就被推到了谷底。

张基岭一看，这正是从背后打击敌人的好时机，刚举起枪朝

敌人麇集的地方瞄准，旁边就响起了低声的“准备射击”的口令。这时，张基岭忍不住又想起了过去经常扛在肩上的机枪，也想起了那些硬说他故意用点射放跑了许多敌人，给他扣上“民生团”帽子的人们的丑恶嘴脸。那以后的冤枉、痛苦，以及由于将军的信任而重新拿起了枪时的激动，一起涌上了心头，使他眼睛模糊起来，枪尖象罩在雾里似的，看不真切。

他用手背把眼睛擦了一下，把枪托紧贴在肩胛骨上，轻轻地咬住了嘴唇，一听见射击口令，就屏住呼吸扣动了扳机。霎时，一个跑得丢掉了狗皮帽子，狡猾地钻进树丛中晃着一条大枪逃命的鬼子，应声倒地了。这时，左右两翼也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人一看退路已被切断，同伙们又成批成批地倒下去，都陷入了绝望和仓皇之中，拼命向我方射击。三宅骑在马上，连身子也不低一下，挥舞着战刀，驱赶他的喽罗们向张基岭埋伏的地方冲去，试图发起反冲锋；但是那些喽罗们只顾往谷底跑，不肯向山脚靠拢。

张基岭一看这个披着斗篷的家伙离他还相当远，而且又躲在枝条茂密的海松林里，很难一枪打中。但他还是屏住呼吸对准那个家伙开了一枪。但听得“乒”的一声枪响，那家伙就猛地从马背上跳起来，扔掉战刀，象要把天空抱住似地张开两臂，用戴着白丝绸手套的手在空中划拉了一下，终于象一个木桩子一样栽到马蹄下。那匹白马，背上挂住了斗篷，踏着主人，在原地上跺着蹄子。这时，一个戴着金色肩章的家伙跑过来要救三宅。张基岭又瞄着他的后腰开了一枪。那家伙猛一转身，朝张基岭这边举起了手枪，但他的手已经哆哆嗦嗦把不住枪了，不一会儿，就象下跪磕头似地扑倒在地上不动了。

当残余的敌人狼狈逃窜，钻进岩石缝和灌木丛里躲藏的时候，嘹亮的冲锋号声压倒了杂乱的枪声。

顿时，杀声震天，埋伏着的游击队员们一跃而起，以排山倒

海之势直冲谷底。敌人魂飞魄散，来不及抵抗，跌跌撞撞地狼狈逃窜。游击队员们箭也似地追上去消灭了敌人。只有两个鬼子侥幸活命，从谷口跑上了通向南江村的大道。张基岭远远地在后边追着，一看他们把狗皮帽子、大衣和步枪通通扔掉，魂不附体地逃跑，便就地一站，举枪瞄准其中的一个。

“别打，别打！”

突然，身后响起了姜世浩沙哑的喊声。张基岭把枪托从肩胛上拿开，诧异地望着姜世浩汗津津的脸：

“干吗让他们活着，团长同志？”

“这是司令官同志的命令！”

姜世浩挥手叫他把枪放下，命令他立刻去搜索战场。

张基岭因为放跑了两个鬼子，心情沮丧地提着步枪向着敌人尸体狼藉的地方走去。游击队员们在敌人的尸堆里走来走去，捡起了一抱抱的枪支和弹药。

诱敌小组里的神速敏捷的老吴，肩上扛着一挺乌亮的机枪，出现在张基岭面前。张基岭的眼睛倏地一亮，才想起自己完全忘掉了原先打定主意要缴获一挺机枪的事。

老吴乐呵呵地把张基岭的肩膀一拍：

“老张，辛苦了，到底是个神枪手！看着那个叫三宅的鬼子挨了你的一枪栽下马来，真象看电影一样。”

张基岭苦笑着晃了晃脑袋。

“伙计，怎么突然愁眉苦脸得这个样子？打死了三宅还不过瘾？”

张基岭仍然在嘴角上挂着苦笑，无精打采地向前走去。

打扫战场之后，姜世浩急忙整顿好队伍。他的宽宽的前额，被硝烟熏黑了，他那沉着的眼睛正环视着队伍。他身上的军装仍象刚熨过一样，笔挺整齐，他的驳壳枪匣子，随着他的身子一摇一晃的，显得非常神气。

“立即转移埋伏阵地，出发！”

姜世浩拨开灌木丛，带头走在前面。队伍跟着他移动，迅速离开了刚刚打过仗的战场，向距离南江村更近的谷口转移。

游击队员们呼哧呼哧地喘息着向前跑去，带动着干枯的草木沙沙作响。队伍里不时传着耳语一般的低而短促的口令。

队伍走到一眼看得见南江村的路口，就隐蔽地整顿了服装和武器装备。

路的两旁，斜躺着从老鹰谷里延伸下来的山峦。大路犹如沿着峡谷流淌过来的一条河流，在两条平行的山梁当中穿过。

在长满了落叶松、白桦树、水杨柳的山脚下，姜世浩俯瞰着近得伸手可及的南江村。他的旁边，一个高个子连长正弯着腰往手枪弹槽里压子弹，另一个宽肩膀的矮个子连长在掸掉打仗时落在身上的灰土，束紧皮带。姜世浩对他们说，按照司令官同志的战斗部署，把队伍迅速地移动到这里来，是为了打一场更大的仗。

高耸在南江村四角上的炮楼，仿佛已经做好了随时喷射火舌的准备，俯视着四周。围着兵营的土城和城头上那象蜘蛛网一样交织着的铁丝网，清晰可见。

姜世浩刚刚命令各连长把队员们部署在埋伏地点，就碰见了从右侧水杨柳丛司令官同志那里提着军号跑来的传令兵朱凤吉。这个神情显得有些紧张，眼睛有点儿发直的朱凤吉通知姜世浩说，准备攻打炮楼的袭击组已经到达村庄附近，司令官同志命令他迅速报告侦察情报，立刻做好战斗准备，并且特别强调要把刚缴获的机枪配置好。

姜世浩立刻把张基岭叫了来，把刚刚缴获的那挺乌黑的机枪交给了他。张基岭看看姜世浩，又看看机枪，一时愣住了。

“对你张基岭同志来说，扛上机枪要比扛步枪更合适、更带劲儿。你快去准备战斗，机枪要听我的命令！”

姜世浩说完，就把机枪直放在张基岭的肩上。因为他看见张

基岭不知为什么总是翕动着嘴角，好象拿不稳这挺机枪似的。

当张基岭在稀稀拉拉地立着几棵柞木的坡坎上架好了机枪，压好了子弹的时候，南江村的城门口出现了一串黄色队伍。长长的队伍，枪刺闪着寒光，直向这边儿冲来。

张基岭一眼就认出走在队伍前头的那两个鬼子，一个头上缠着绷带，一个用绷带吊着一条胳膊，正是方才那一场战斗中姜世浩命令不准打的那两个鬼子兵。

“给他们留下两条狗命，是为了叫他们回去带路的！”

张基岭把机枪一拍，呵呵笑了。

这些鬼子兵，和方才不同，脸上都充满着杀气。军官们也都已拔出战刀挥舞着，是一副凶狠的要替那个被打死的三宅报仇的架势。

姜世浩紧盯着敌人的队伍，向张基岭挥了一下手——这是命令他射击的信号。

张基岭的机枪随即喷出了一道道火舌，同时，手榴弹也在敌人的队伍后尾开了花。敌人成群成群地倒下去，连张基岭看了，都觉得稀奇。他倒没感觉到他自己的机枪射击是如此准确的。

“打！打！一连切断退路！”响起了姜世浩震天的吼声。

敌人纷纷向路两旁的开阔的艾蒿地里退却。一连长把手枪一挥，那边枪声突起，敌人发出一阵阵惨叫，纷纷倒下。连拾起掉在地上的膏药旗仓皇逃遁的那个鬼子也被消灭了。与此同时，南江村的四个炮楼顿时升起了冲天的火柱。

游击队员们踏着呼呼燃烧，冒着青烟的膏药旗，向前跑去。当他们在一片枯草地上站好了队的时候，响起了姜世浩的宏亮有力的声音：

“立正！向右看——齐！”

司令官同志径直地向队伍走来。相隔四、五步，李北哲跟在他的身后，在李北哲的左侧，朱凤吉手里提着军号，眼睛望着远

处的青天，神气十足地跟着走来。因为见他的举动有些天真，李北哲朝他使了个眼色，可朱凤吉没有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还故意使军号迎着阳光闪亮。李北哲的后面，是满面笑容的权学植，他一手握着沉甸甸地老往下坠的手枪，一手提着刚刚缴获的一支马枪，快步跟上。

全体指战员的充满喜悦和幸福的目光一齐投向了司令官同志。姜世浩正步走上前去，挺起胸脯说了一声"报告"。

"同志们，打得好！"

司令官同志的话音刚落，"万岁"的欢呼声就震撼着山谷，激情的波浪忽而由前向后，忽而由后向前地激荡着。

司令官同志凝视着每一个队员的脸。游击队员们也都仰望着司令官同志，在心中默默地向司令官同志做战斗报告。这是游击队员、带枪的战士们最幸福的时刻。他们为在司令官同志的直接指挥下打了胜仗而感到无比高兴，心潮澎湃。

司令官同志缓步走到张基岭面前。张基岭马上立正，向司令官同志敬礼。司令官同志微笑着把目光投向身后的姜世浩，说：

"张基岭同志的机枪声，有一年没有听到了。打得真漂亮！"

"司令官同志！"

在那杂乱的枪声、手榴弹爆炸的响声和敌人的惨叫声响成一片，搅和在一起的战斗中，连张基岭自己也没有听出哪些是自己的机枪声，而且现在也无法回忆起自己那消灭敌人的机枪声了。

"我没有听错，分明是张基岭同志的机枪声……"

司令官同志豪放地笑道。瞬间，张基岭激动得低下了热泪纵横的脸，姜世浩也用沉思的目光凝望着司令官同志，权学植惊异地在心中热烈地呼唤着："啊，将军！……"

四

转眼之间就消灭了三宅部队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要进村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飞向村里的各个角落。老乡们都纷纷从他们藏身的地窖里或柴堆里跑出来。他们一听说传奇式的英雄金星将军亲自率领队伍开进村子里来，都争先恐后，你推我挤地抢着到最前面去看看日夜怀念的金星将军。

“金星将军万岁！”

老乡们向走在队伍前面，和普通游击队员一样穿着朴素的军装，容光焕发，亲切地向群众挥手致意的金星将军，热情地欢呼着。男女老少都向将军拥去。银须飘飘的老年人，挤到路边上来，向将军鞠躬。将军一再劝阻他们不要行礼，但老人们仍不断从四面八方拥来，无法一个个劝阻。

在空前的欢乐和激动的气氛中，黄昏降临到南江村了。家家户户灯光明亮，烟囱里冒着浓烟，仿佛要把烟囱口撑破了似的。全村都在忙着压冷面，烙煎饼，热热闹闹地准备招待游击队。手拿着烧土豆、高粱饼或者小米锅巴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地东奔西跑，拥来拥去凑热闹。

天上悬着一轮明月。

权学植心花怒放。这是他头一次参加战斗，想到自己打出去的子弹先后撂倒了两个敌人，忍不住要把满腔的欢乐向什么人倾吐一番。

在驻了警卫连的一家草房的院子里，李北哲正光着膀子呼哧呼哧地抡着斧头劈一棵大原木。司令部的炊事员尹七女挽起袖

口，在忙着收拾房东家的锅台。

权学植本想上前跟他们聊聊，但一转念，就到下村去了。

井旁的一座雅致的草房，敞着厨房门，妇女们叽叽喳喳地出出进进，屋子里也不停地响起了妇女们的欢笑声。

权学植在路过这一家的门前时，停住了脚步。只见厨房的灶膛里毕毕剥剥地烧着劈柴，大锅里冒着雾腾腾的热气，几个妇女正挤在一起使劲儿地压着压面机的杠子。

挽着袖口的房东老太太，在用荆条编的笊篱捞起面条倒在木盆的冷水里，她一面熟练地搅着，一面说面条粗呀细呀的，说个没完。在灶口前，秃顶的房东老头儿在烧火。

“老头子，你可真叫人心烦，得挑干柴来烧嘛，水不开，还能做好冷面？”

“嘎，今晚咋这么罗唆！”房东老头儿狡黠地眯起那双灰色小眼睛，连连地咂着嘴。

“这还能叫人不罗唆？你叫人碰伤了脑门子，还好意思说话？”

老太太把布满皱纹的脑门儿伸给老头儿看。只见脑门儿上有一块铜钱大的伤口。——这是在土豆窖里叫横梁给碰伤的。

“真是，这怎么怪到我头上来啦？”

“哎哟，叫人听着真害臊……你说，死抓着人家的手脖子硬往土豆窖里拉的是谁？还不是因为跟着你这个胆子只有绿豆大的老头子过活，我才受这份罪……啧啧……”

“咳，你呢？枪声一响，就象中了风似的，一个劲儿发抖的是谁？”

“我发抖啦？你才发抖呢。”

“哼，你比我抖得厉害多啦。”

这一下，妇女们都咯咯咯地大笑起来。老两口也笑了。过了半天，老头儿并不专对什么人似地说道：

“就算有胆大包天的人，还敢在这么大的战争中不动声色？要

有，那准是个疯子！”

“我们都带着东西逃到后山上去了，以为这么一打，村子要全完了。”

一个身板结实，脸膛宽宽的中年妇女压着压面机的杠子，说道。

接着，妇女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起来，说谁跑到哪个山沟去，谁又藏到家中的地窖里，……几乎一个个都说了个遍。

“不管怎么说，反正是托了老头子你的福，赚了这么大一块伤疤。”

老太太一边用手摸着脑门上的伤口，一边数落着。

“你怕个啥呀，你这老太太还想再找人怎么着？”

老头儿这么一说，妇女们又都捂着嘴哧哧地笑起来。

权学植走进厨房，打了一声招呼：

“老乡们辛苦啊！”

因为满屋子都是白蒙蒙的蒸气，老头儿和妇女们一时没看出是谁来了。权学植脱下帽子又点了点头。灶口里的火光和墙上的两盏油灯，模模糊糊地照出了权学植的掺着白丝的头发。

“哎呀，请吧，您这么大的长官，还到咱这样的寒舍里来……”

老头儿端详着权学植身上穿的用上等布做的新军装，露出了既高兴又不安的神色。

“不，我是个普通的游击队员。”

房东老头儿上上下下打量着权学植，朝后退了一步。

“怎么，我不象一个普通的游击队员吗？”

“哦哦，看您的年纪那么大，穿戴也和别人不同……”

“我是个普通队员，只因为年纪大了一点儿，才受到这种优待的。”

房东老头点着头，在滚热的锅台边上给权学植让了个坐的地方，又从挂在柱子上舍不得抽的一捆烟叶里抽出两片黄灿灿的烟

叶来，放在权学植的面前。

权学植在老人让出的地方坐下。

“没伤着什么地方吗？”

“哪里的话，还能伤着哪儿呀？村里连一颗枪子儿都没掉下。”

正拿着笊篱从锅里捞面条的那个房东老太太，转脸瞅着权学植，顺口插了一句：

“我这个老太婆可伤着了，叫那个老头子给弄的，我这块儿……”

老太太一边指着眉头上的伤，一边向老头儿瞥了一眼。

“噢，差点儿没出大事儿。”

“我这个没出息的老头子心疼老伴儿，一把拉着她直往地窖里钻，结果……”

老头儿脸一红，妇女们又笑了起来。

“那会儿大家都打起包裹背着、扛着往山里跑，乱得一塌糊涂。”

宽脸膛的妇女熟练地把和好的面装进压面筒里，插了这么一句。

权学植点着头问道：

“都以为要出大事儿了？”

“可别提啦，现在想起来，还象做梦一样呢。真没想到，那些凶神恶煞似的日本鬼子，一眨眼之间就全部完蛋了，这可真是老天爷才知道的事。游击队大人，这一仗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我可见识过几场战争。日本鬼子跟俄罗斯打仗那会儿，日本鬼子一过村子，村子就全完了，可真是鸡犬不留，家当给抢个精光，村子只剩下一堆灰土。可今天这个战争，头顶上响起了象天塌下来的响声，村子却还是这么好好的。这样的战争，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从前，独立军偶尔路过，村子里也往往要受不少损

失呢。”

权学植呵呵笑了，他说：

“今天这个仗，是为人民而战的我们人民革命军打的仗，金星将军又亲自关照过，不要叫老百姓受到一点点儿损失。”

房东老头儿和所有的妇女，都放下了手里的活计，听权学植说话。

“将军说，要是在村里打仗，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就会受到损失，因此，要把鬼子们引到村外去打。可是，鬼子们盘踞在村子里，怎样才能把他们引出去呢？大家都想不出办法来，心里直着急。只有将军提出了一条妙计……”

权学植兴致勃勃地讲了战斗的经过。

“果真是名将！”

房东老头儿听完，惊叹不已地把大腿一拍，接着说：

“乍一见面，我就看出来了，他确实是受天意降生的名将。将军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想出了那样的妙计，使我们没受到一点儿损失，倒叫鬼子们全都送了狗命。我一听说三宅那个坏蛋被打死了，好象胃里积滞了十年的东西一家伙消下去了似的，心里痛快极了。我受他们的欺负啊，真是说也说不完，一想到那会儿他们并村搞什么集团部落的事情……”

房东老头儿把那时候受的罪，对鬼子们刻骨的仇恨诉说了半天，最后说，天下的百姓没有不恨他们的，他们不受天罚才怪呢。

“金星将军就是为了给老百姓解恨，让老百姓挺起腰杆过日子，这次才打掉了盘踞在这个集团部落里为非作歹的三宅部队的。”

听了权学植的话，老人连连点头。

“真是多么叫人感激的将军啊！我们一直受着鬼子的欺负，连口大气都不敢喘，心里一直盼着将军到我们村里来。前不久，

我们听说将军到了抚松地方，大家每凑到一块儿，就谈论将军的事儿。”

房东老头儿还说：前不久听到一种传闻，说我们朝鲜的祖山白头山上响起了震天动地的春雷，老人们都说，这是今年春天我们国家要交好运的好兆头。

权学植照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到的，给老乡们讲开了将军的为人。

夜深了，权学植才离开这一家。

村里依然是一片皎洁的月光。权学植同老乡们聊了一阵天，又受到了盛情的招待，吃了一顿好久没吃过的冷面，心里十分惬意，高兴得直想哼哼歌子。他心旷神怡地走了一会儿，忽然听到青年们的歌声，于是循声走去。来到一个打了秫秸篱笆的草房院子里一看，只见村里的小伙子们正在跟游击队员们学唱革命歌曲。他刚走进院子，张基岭就跟着跑进来，大声地说：

“同志们，将军马上就要发表讲话啦，大家快到兵营的操场上去吧。”

青年们呼啦一声，象一股洪流似地一涌而去。

敌兵营的大操场上，篝火在熊熊燃烧。穿着白衣裳的人们从各条胡同里络绎不绝地涌来。操场上顿时挤满了人，小伙子们聚在篝火旁边高声唱着刚学会的《游击队进行曲》。

张基岭同权学植一道向操场走去。

“老张，真辛苦啊，白天打仗，晚上还这样忙……”

“今天打的这一仗是多么痛快的仗啊！今天晚上又是个多好的晚上啊！”

张基岭说得多好啊。

“金星将军万岁！”操场上已经响起了欢呼声。张基岭拉着权学植的手赶紧跑过去。人们早已把会场围得水泄不通了，一群小鬼还直往大人们的腋下钻，都想挤到离将军最近的地方去。

等到群众的欢呼声平息下来，将军开始讲话了：

“亲爱的南江村的同胞们！今天晚上，能和我们想念的同胞们聚在一起，感到非常高兴。”

屏声静气地听着讲话的老乡们，哗哗地鼓开了掌。把前排让给老乡们，站到后排去的人民革命军战士们也跟着一起鼓起掌来。

将军也轻轻地鼓掌答礼，然后接着说道：

“老乡们，大家都受苦了。为了寻找活路，你们离开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霸占的祖国，来到这个人地生疏的地方，却仍然在受苦受难。我们听了几位老人说的话，也完全可以想到大家的苦难和悲痛有多么大。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战士们，早就知道南江村的老乡们跟日本鬼子有血海深仇……”

深知老乡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所受的痛苦的将军，接着举了几个例子来做说明。

静静地倾听着讲话的老乡们，低声地抽泣起来了。这些不管有多大的苦难，有多大的冤枉，也无处诉说、无人怜悯的人们，看见将军这样地关心他们的疾苦，这样地为他们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而难过，心中都激起了一股热流。

将军继续讲下去。他指出，我们失去了祖国的同胞们，为了寻找活路才来到这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但却仍然免不了这样的吃苦受难，这完全是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霸占了我们的祖国所造成的。接着，将军又详细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白发苍苍的老人们听着将军的讲话，频频点头。

“为了早日摆脱这样的处境，我们应当怎么办？”

将军环视着把操场挤得满满的群众，停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

“我们两千万同胞应当团结起来，抱成一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两千万同胞要拧成一股绳，坚决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他们的走狗地主、资本家，光复我们祖国的美丽的三千里江山……”

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

将军接着指出，朝鲜人民革命军拿起武器，浴血奋战，其目的就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祖国，从剥削和压迫下永远解放我们的人民。他热烈地号召大家积极投入抗日武装斗争。

将军的讲话，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高喊万岁的欢呼声。

村里的几十个青年当场就志愿报名参加了游击队。

操场上呈现出一派热烈的景象：这一边，在忙着登记志愿人伍的青年；那一边，游击队员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又是唱，又是跳，欢度着愉快的夜晚。

夜深以后，集会散了。但是，迎接了将军的南江村，大街小巷，家家户户，处处都是笑语盈盈，热热闹闹，唱革命歌曲的歌声彻夜荡漾不停。

第十一章

一

抚松城内春色正浓。走出北门不远就看得见的二道松花江和一出西门就展现在眼前的松花江的江面上早已看不到浮冰。背胡同里的流着混浊污水的水沟的边上，已有荠菜吐出淡绿的嫩芽。城内稀疏的垂柳枝也都已脱掉干涩的污垢，开始返青。连翘篱笆上蓓蕾满枝，呈现出淡黄的颜色。

春色越浓，金刚照相馆的生意也就越兴隆，青年男女成群结伙地找上门来。

这并不全是因为心情浮动的顾客多了，而是自从朴文弼从哈尔滨聘请了一位挺斯文的摄影师做帮手以来，前来光顾的人就多起来了。

来到朴文弼的家里，只花几天功夫就学会了照相技术的李京俊，顶着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有利于做地下工作的摄影师的名义，开始在朴文弼的照相馆里做起"生意"来。

今天，李京俊又是从一早就守着那架三条腿的照相机，应接不暇地招呼着络绎不绝的顾客。快到晌午的时候，他看天下起小雨来，估摸着下午该不会有多少顾客来了。

的确，因为下雨，下午来的顾客显著地减少了；不过，还是稀稀拉拉不断地来，并没有使李京俊有多少空闲。

一个不带雨伞只撑一把花阳伞的妖艳的年轻女人走进照相馆来，他让她坐在照相机前，准备给这个故作媚态，想拍一张漂亮照片的虚荣的影子拍过照以后，再抽一口辣烟来冲一冲不知为什么直想作呕的喉咙。可是他刚要拍照，却听见又一个顾客走进来的脚步声。

那个女顾客刚一站起，才进来的一个高个子男顾客便占了那个位置。这个人穿着朝鲜褂裤，外罩一件黑坎肩，全身被雨淋得湿漉漉的，裤脚尽是泥点子，显然是冒雨走远路而来的。

“好不容易进一趟城，给照张相吧。先拍照，后付钱。”

这个象是农村青年的顾客乐呵呵地笑着，把滴着雨水的鸭舌帽攥在手里，往椅子上一坐，椅子发出了吱吱的响声。

李京俊觉得这声音很熟，通过透镜一看，那张映在镜片上的小小的、倒立着的，显得脾气好、身板也好的脸，立刻觉得很眼熟，跟张基岭一模一样。但他想，张基岭是不可能到这里来的。他一面想着天下果真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一面对好了镜头。没想到映在镜头上的那个人咧开嘴笑的样子，也非常象张基岭，他忍不住掀开遮光布，抬起头来，想用肉眼而不是通过透镜看一看那个坐得端端正正而不是倒立着的人。这一看，他越发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了。——坐在面前的不是和张基岭相象的人，而正是张基岭本人！

仿佛背后有一股什么力量推着他似的，李京俊恨不得一步跳过去拥抱住张基岭，但是，他忍住了。

张基岭也象要站起来似地抬了一下屁股，但马上又坐回椅子上，只用眼睛打了个招呼。因为接上了头，他高兴得明显地咧开嘴笑了。

李京俊一看，在张基岭之后进来的顾客们正在轮番地望着自己，又看看张基岭。为了掩饰自己兴奋的表情，又急忙重新蒙上了遮光布。他边蒙遮光布，边对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劲儿，一直

笑得合不拢嘴的张基岭搭话说：

“客人好象是冒雨走了远路来的，八成有什么喜事吧？”

“是啊，我哥哥今天娶亲，我是来请摄影师先生的。”

话刚出口，张基岭一想，自己这个说是来请摄影师的人竟坐下来要拍照，太不合情理了，便赶紧辩白说：

“拍照这个玩意儿，我这个乡下人光听人说过，没见识过。今天冒雨跑来，头一次进照相馆，能不拍一张就回去吗？”

“头一次嘛，谁都会这样的，何况又挨了浇。也该捞张照片嘛。好，马上给你照一张，照完再跟主人商量一下。”

李京俊借口有急事要跟主人商量，向那些等着拍照的顾客们道了歉，领着张基岭进屋去了。过了一会儿，照相馆的主人朴文弼就出现在照相机旁。

这时候，李京俊和张基岭已经面对面地坐在二楼的一间小屋里，这是李京俊住的当秘密据点用的屋子。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开玩笑？要是我一时弄出差错来，怎么办？”

“我是想告诉你，是我来了，也想看看你拍照的手艺。”

张基岭搔着后脑勺，张开嘴笑道。

“我乍听到你装成一个摄影师搞地下工作，心里还直怕你做不来哩。可亲眼一看，还真象那么回事儿——确是一个地道的摄影师。你真地给我拍了照吗？”

“没有，只做了个拍照的样子。我真没想到你会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吧？”

这一阵同李京俊联系的通讯员本来是老宋。

“老宋有别的重要任务，好象要到国内去了。我也没想到我会到这儿来。前两天，司令官同志把我叫到司令部去，说让我到你这儿来一趟。司令官同志说，京俊同志离开部队，一个人单独到敌后去工作，一定会非常想念战友的。这次你去，京俊同志见

到你，一定会比见到别人更高兴的。”

李京俊想到司令官同志这样深切地体念他怀念战友的心情，选派了曾经和他共患难的最亲密的战友张基岭来看他，心里就象在司令官同志身边时一样感到司令官同志的无微不至的温暖的关怀，激动得喉咙哽塞，两眼模糊。

“老张，司令官同志身体还那样很健康吧？”

“是的，很健康，也很忙。我来的时候，司令官同志叫我一定要先到大金仓密营去看看善琴大嫂和明一、明淑，先把你家属的情况告诉给你。所以，我就先到大金仓去了一趟。看见大嫂已经养好了伤，脸色也很好，几乎认不出是她了。她身体好得已经可以自己做饭，也能帮着缝纫队做一些活儿了。孩子们也都很健康，很快活。他们一见到我，就高兴得把我抱住不放……明淑那孩子，看来非常想念爸爸，头一句话就问我，爸爸怎么不来？什么时候来？我就给她张开十个手指头，告诉她说，睡十个晚上就能看到爸爸……”

李京俊听着张基岭的话，心里一次又一次地默默地说：

“司令官同志，谢谢您。”

张基岭转达了司令官同志对李京俊和朴文弼等地下革命组织的成员的问候，也告诉他部队的一些情况：南江村战斗以后，部队又吸收了许多新队员，增加了好几百人；在南江村战斗中，他亲自打死了三宅部队长，重新领到了机枪；这次战斗以后，司令官同志还把崭新的口琴，把笔记本等学习用品之类送给了从马鞍山搬到大金仓来的儿童团员们；目前部队已开拔到漫江村一带；此外，还告诉了他一些新的消息。

贪婪地听着消息的李京俊，不满意地问道：

“关于韩南实同志，怎么你一句也不提？”

一提到韩南实，张基岭立刻涨红了脸。他叹息了一声，又干咳了几下，用压低的嗓音结结巴巴地说：

“有啥可说的。听说她过得挺好。”

“听说？那么说，你还没见到她？”

“嗯，还没有……”

“没有见到？你们没见面有多久了？”

“什么多久不多久，在汪清分手以后压根儿就没见过面。”

“这是怎么搞的？”

“巧得很，每次都是碰不到……”

的确是这样的。部队离开马鞍山那一天，儿童团员们听说将军要带领部队离开马鞍山，便一窝蜂似地跑到密营去，要求跟将军一块儿走。韩南实随即也赶到了密营。这时，属于先头部队一员的张基岭已经动身离开了那里。

这一回也凑巧得很。张基岭按照司令官同志要他一定先去看望李京俊家属的吩咐到大金仓去的时候，满以为这一回准可以见到韩南实了，心里早就怦怦地直跳。可是到了大金仓一看，韩南实又不在，她已经同医院院长一道带着儿童团员们，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采刚刚发芽的草药去了。张基岭不好白白地耽误时间去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的韩南实，只好在同李京俊的家属见过面之后就走了。

“咳，你这个人，就说耽误吧，又能耽误多久？去采草药，又能走多远？你就不能跑去找她？幸亏韩南实同志心地好，要是别的女同志，绝不会爱你这么一个薄情的人，一点儿也不会爱你的。”

对这个在敌后久别重逢的好战友，李京俊责备了半天。张基岭并不怎么介意，只微微低着头听着，半天，才笑嘻嘻地说：

“不久就会见面的，别再剋我了，快谈工作吧。”

窗外仍然在下雨，雨柱已变粗了，低垂在窗外的柳枝，沐浴着春雨，显得更加翠绿，更有生气了。

李京俊平静地讲述着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里的工作情况。

自从游击队消灭了盘踞在南江村的三宅部队以后，这一带的农村里，群众的革命热情大大高涨，各村都建立了反日会、反帝同盟和妇女会，而且吸收了很多人。抚松城里的反日会、反日青年会等组织也吸收了许多工人、教员、学生，在群众中广泛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反日宣传。

“你真辛苦了，要是司令官同志听到了抚松地区的工作情况，一定会很高兴的。”

张基岭望着李京俊，眼里流露出一种无法掩饰的尊敬并为之骄傲的感情。

“要说有一点成绩，那完全是因为司令官同志把南江村的敌人消灭了，为我们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又对我这个远离他身边的战士，经常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正确的指导；也因为朴文弼同志等地下革命组织的所有同志遵照司令官同志的意志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是朴文弼同志，他起了比谁都大的作用。”

“正是因为这样，司令官同志才特别关心朴文弼同志。这一次，对他又表示了极大的关怀。”

李京俊一时不知道张基岭说的是什么意思，只是诧异地盯着他。张基岭改换了一下坐的姿势，挺直身子，表情严肃地说：

“司令官同志命令我向你转达这样的指示：建立祖国光复会的时机已经成熟，李京俊同志务须带着朴文弼同志在月底以前赶到东岗密营。这样，抚松地区地下革命组织的代表就能出席在五月初召开的祖国光复会成立大会。”

张基岭接着告诉了他专门为会议而新建的东岗密营的地址。

听了这个指示，李京俊激动得禁不住要冲口喊出声来：“到底来了！”他高兴得脑子都要发晕了。他一直是怀着深沉的忧虑，在需要小心又小心的紧张的斗争中度过每一秒钟的。现在，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陌生的城镇里所作出的辛勤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又一次感到了斗争的意义。

“展现在眼前的是多么伟大的事业啊！ 你给带来了这么好的消息，真该谢谢你了。”

李京俊握住张基岭的手，说：

“原来是为了这个，你才告诉我的明淑说， 爸爸很快就回来了。刚才我还在暗暗埋怨你跟孩子们说了些没准儿的话哩。”

“老实说，这话我本不想说的，可是见了明淑， 就想说句叫她高兴的话。到那时候，善琴大嫂和孩子们也都要到东岗来的。”

“那么韩南实同志也到东岗来吧？”

“可能……是这样吧。”

祖国光复会即将在那里诞生的东岗密营，相互怀念着的人们即将在那里团聚的东岗，李京俊觉得，它就是举行欢乐大庆典的场所。等到大家在那里团聚的时候，不用说他自己，就是妻子和孩子们，张基岭和韩南实，以及所有的战友和代表，都将沉浸在大节日的欢乐之中。

一想到不久就要到来的那一天，李京俊的心潮就忍不住激荡起来。

“在月底以前，……明白了。还有什么？”

“司令官同志的再一个指示， 就是叫你弄一部油印机送去。在召开祖国光复会成立大会的时候，需要大量地印发纲领和成立宣言等重要文件， 可是你也知道， 司令部到现在还没有油印机……”

油印机是已经弄到一部了，那是为了印发传单不久前从一个学校里弄来的。自从三宅部队被消灭以后，南江村一带反而成了安全区，因此，李京俊就把油印机藏在那儿，用它来印传单，传单一部分撒在城里，一部分发到别的地方去。李京俊打算把这部油印机先送到司令部去。

“油印机有是有了一部，可是怎样才能送去呢？”

“只要有，还怕送不去吗？我带走好啦。 只要带到大金仓密

营，就可以转送到东岗去。”

“那么，你现在就跟我到那个藏油印机的村子去，怎么样？既然你哥哥要娶亲，就该去给他拍一张照片嘛，你特意冒雨来请，还能让你空着手回去？你稍等一下。”

李京俊板着面孔郑重其事地这么一说，张基岭就嘻嘻地笑了起来。

李京俊从二楼下来，告诉朴文弼说，为了让张基岭把油印机带走，他要亲自到村里去一趟。接着还向朴文弼交代了他不在的时候必须做的事和应当注意的事项，以及有意外情况发生时应当怎样应付等等问题。他本来还想告诉朴文弼，将同他一道到东岗密营去参加祖国光复会成立大会，后来转念一想，觉得到更适当的时候再讲要更好一些，也就没有说。

他跟朴文弼要了一架便于随身携带的小型照相机，上楼的时候，又对着楼梯旁的头一间屋子叫了声哲淑，哲淑知道司令部来了通讯员，正在这屋子里望风。

京俊对开门来看他的哲淑小声地说：

“有件托你好好保管的东西吧？现在该给我了。”

“……？”

因为精神过度紧张，哲淑一时没听明白，只是呆呆地瞅着李京俊发愣。

“就是上回我买来托你保管的那件。”

“啊，那件……请你等一会儿。”

哲淑这才想起来，退到衣柜前打开锁，小心翼翼地取出了照李京俊的吩咐藏得很密的一个包裹来。这是可以做一套军装的高级料子。不过，哲淑并不知道这是怎样弄来的，准备用在哪里。

“我要到农村拍照去，明天可以回来，请你多加小心，要是有什么情况，就照已经说好的去办。跟你爱人，我已经说过了。”

“请路上小心。”

哲淑把他送到门口，打了招呼。李京俊回到自己住的二楼那间小屋里：

“这个包由你带着好了。”他把料子交给了张基岭。

“这是什么？”

“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是在布店里买的， 是村里的人托你买的。”

“是布吗？”

“对。好了，走吧。”

“要把它带到哪儿去？”

“带到大金仓交给明一他妈好啦，你带着它要特别小心， 要认真负责。这是我个人托你的，要格外费心……”

张基岭似乎有所揣测，直愣愣地望了李京俊好一阵子，才意味深长地说：

“这个……是不是军装料子？”

李京俊望着机伶的张基岭，微笑着亲切地拉住了他的手：

“善琴都知道，你带去交给她就行。”

他俩下了楼梯。

哲淑仍在楼梯旁的屋子里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外面。

李京俊和张基岭用眼睛向哲淑打过招呼，走出了门。

“下雨天，该辛苦了。”

在会客室里等着他们的朴文弼也跟到大门前，给他们送行。

李京俊和张基岭合打一把油纸伞，上了路。

第二天，李京俊在村里送走了张基岭，回到城里来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是出人意外的不幸的消息：朴文弼被捕了。

二

从铁窗外透进一线稀薄柔和的阳光。朴文弼吃力地拖着象一团火一样发着高烧的身子，向窗户爬去。被拷打受了伤的右腿，又痛又麻，脑子也嗡嗡直响，幸亏两只脚还能勉强地一步一步往前蹭。他两颊凹陷，前额上暴出了青筋，只有那两只眼睛仍然在眼镜后面炯炯发光。折了一条腿的眼镜，勉强架在鼻梁上。他心里充满了对外面的憧憬。铁窗外面，是一片蓝蓝的天空。就在那一片蓝天上，有一群飞鸟低空掠过。霎时间，他那瘦削的脸上浮起了一丝微笑。

……那天，朴文弼冒雨到郊外去找那个事先约好碰头的某一个农村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那是个在城里的一个小学当教员的组织员，就住在郊外的一座小草房里。

傍晚，按约好的时间，朴文弼来到这一家的篱笆外，看见院子里并没有晾着什么白衣服。他看看很安全，又注意观察了一下四周，便放心地走进排子门，低声地呼唤着主人。屋里没有人应声。已经是擦黑的时候了，屋里也还没有点灯。他又叫了一声主人，仍然没有回答。这一家是从来没有在约好的时间里空过屋子没人的。他刚靠近房门，就觉得有些蹊跷，预感到好象出了什么不祥的事，转身就往外走。就在这时候，从烟筒后面和库房后面冲出两个警察来，还有一个便衣警官也从屋里踢开房门冲了出来，都直扑朴文弼。屋里，被捆绑着的教员已经失去了知觉，他的妻子也被关在后屋里。朴文弼这才看出已经出了事。

朴文弼被押到警察署，当即受到审问。一个三角眼，腮帮肌

肉松弛，连小唇须上都擦了发油的特务警察，一开始就逼他供出同教员的关系、组织的分布情况、与金星将军游击队的联系。他看朴文弼回答说什么都不知道，那肌肉松弛的腮帮就乱颤了起来，用象刀尖一样的尖头皮鞋，照准朴文弼的膝盖、大腿骨狠狠地踢起来。他踢了半天还嫌不过瘾，又挥起又宽又厚的皮鞭劈头盖脑地抽打起来。他恨不得一口撕碎朴文弼，凝结着大颗大颗汗珠的小鼻胡子瑟瑟打战，牙齿咬得喀嘣喀嘣直响。朴文弼却只是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

在不断的审问和拷打的过程中，朴文弼知道了那个教员被捕的原因：近来，由于出现了种种使敌人心惊胆战的不寻常的事件，特别是由于抚松城内不断出现了传单，敌人对他们早就认为有嫌疑的那个教员进行了秘密监视。后来，他们发现有一张传单褶了一半，内容也只印了一半，从这张传单的一角上，发现了教员的沾有油墨的指纹。

从学校里弄走油印机的确实就是这个教员。因为丢了油印机和开始散发传单几乎是同一个时间里发生的事情，敌人就怀疑是这个教员偷走了油印机，对他加强了严密的监视。这是朴文弼也没有料到的。

朴文弼还了解到自己被捕的原因：正是敌人来逮捕那个教员的时候，教员的妻子要把洗好的白衣服晾到院子里去，这举动与春雨濛濛的天气是那么不相称，致使敌人看出了破绽，断定准会有与教员进行联系的什么人来，于是敌人就隐蔽起来等待着。正是这时候，朴文弼走进了院子。

朴文弼确信敌人对地下组织还一无所知。这是因为，敌人尽管逼他供出组织的分布情况，但所提的问题都和朴文弼本人或者他的组织的活动毫无关系。可见敌人除了他在令人怀疑的时刻出现在教员的家里这一事实以外，并没有抓到任何线索。

看来，敌人是深信象朴文弼这样一个有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

子是容易对付的，搞得好，说不定还能弄到一些意外的材料。随着敌人拷打的时间越来越长，拷打的法子越来越残酷，朴文弼也就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

朴文弼忍受着连续不断的鞭打，为了不失去越来越模糊不清的意识，咬紧了牙关。

“把你的组织交出来！快说！”

特务警察一把揪住朴文弼的头发，呼哧呼哧地喘着大气逼问。

“那个教员都招了，他承认自己是跟你有联系的组织员。你为什么到他家去，我们也已经全知道了。我们是为了救你，才给你这么一个自己坦白的机会。油印机藏在什么地方，跟传单有关的人都是谁，这些我们也都知道了，这只不过想考查一下你到底老实不老实。”

“你从学生时代起就同金星将军有联系。金星将军现在就在抚松境内，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可是你连这个都想瞒着不说。自从金星将军来到抚松以后，这一带就不断地发生骚乱。难道这些就跟你这个同金星将军有联系而进行活动的人毫无关系吗？”

他们对摄影师也发生怀疑，盘问了不少问题。朴文弼照着同李京俊事先编好的一套话，讲了李京俊过去的生活情况和从哈尔滨到金刚照相馆来的经过。

敌人还问他摄影师到什么地方去了。敌人这么一问，朴文弼倒知道了李京俊已经脱险，心中很是高兴。于是回答说，摄影师有事到哈尔滨找他哥哥去了。这也是同李京俊和哲淑预先约好碰到这种意外情况时该说的话。

在忍受着肉体上的痛苦的情况下，朴文弼的心情倒异常的平静，这甚至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些惊奇。

“京俊同志没有出事，组织也完好，那个教员没有招认。看来他也会和我一样挺得住的，京俊同志和我们的组织也就会平安

无事了。”朴文弼正在心中这样叨咕着。这时，特务警察又用皮鞋踢了他一脚，他便倒在血迹斑斑的地板上，瘦削的脸颊往地板上一碰，就昏过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被上了锈的牢门的吱嘎作响的声音惊醒，扭过头来一看，一个长着连鬓胡子的警察抓着门把手站在门口，用呆痴无神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过了好久，他才扭过头去往走廊一指，叫他快起来跟上。

这一瞬间，朴文弼全身紧张起来了，右边的脸颊扑扑直跳。这个连鬓胡子一来，除了拷问以外，是不会有别的事的。

朴文弼仿佛正在等着似的，不动声色地站起来，嘴角上挂着冷笑，走出了牢房。他想，一场严重的较量又要开始了。他把同拷打作斗争，看成是较量。在这个较量中，他是始终抱有胜利信心的。

原以为那个连鬓胡子是朝走廊尽头的刑讯室去的，可他忽然向左一拐，打开上了栗色油漆、把手锃亮的第三个屋子的房门。这房间足有普通办公室的三倍大。

一进屋，朴文弼的视线就被正对门口的一张又高又大的办公桌子吸引住了。屋里的陈设只有靠墙的几把椅子，使得这本来就已经够空荡荡的屋子显得更加空荡荡的了，也使得那张又高又大的办公桌子更加显眼，它仿佛默默地威吓着进来的人，叫他们都得低下头来。

朴文弼的视线刚刚移到把文件堆得象一座小山似的桌子那面，眼睛就直愣愣地僵住不动了。原来，他是从文件堆里发现了一颗银白色的闪光的南瓜脑袋。这颗脑袋，顶部象熟透了的南瓜一样闪亮，边缘有又粗又硬的白头发画了一道圈圈儿。这一切，一方面说明此人官阶之显赫，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的每一根又粗又硬的白头发不是白白地变白了的。

朴文弼立时感到事情有些棘手，好不容易才抑制住了急促起

来的喘息。——这个南瓜脑袋，就是特务科的主任。

突然，南瓜脑袋一抬，凸脑门下面一对冷冰冰的眼睛闪了一下，然后，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南瓜脑袋象被什么东西牵拉着似地又慢慢陷到文件堆里去了。

连鬓胡子好象等得发急了，在原地跺了一阵脚，就搓着两只手向那威严的办公桌走去。当他正要弯腰鞠躬的时候，南瓜脑袋倏地抬了起来，对那连鬓胡子连睬都不睬，只管握着笔杆直看着朴文弼，那眼光仿佛在怀疑他的房子里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一个人？又象是在打量、试探。他那显得老态的眼睛已经失去光彩，朴文弼无法看透他肚子里装的什么鬼。

特务科主任用笔杆打拍子似地往桌上嗒嗒地敲了几下，又用鼻子"吭吭"的哼了一声。

"噢，是朴先生，我认识你的。"

停了一会儿，不知他想起了什么点子，这样嘲讽地说道，还指了指靠墙的椅子。

"朴先生，对不起，因为这是我的职责……希望你多谅解。"

他甚至咧开嘴笑着，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但他那灰色的眼睛始终直勾勾地死盯着朴文弼不放。朴文弼刚往靠墙的第二把椅子坐下，房门就吱呀一声打开了。这时特务科主任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故作亲热地迎接进屋来的人：

"朴五弼君，好久没见。朴先生，令兄来了。"

朴文弼转脸朝门口看去，只见门口站着身穿藏青色哔叽西装，系着黑地白道领带的朴五弼。

朴五弼一碰到朴文弼的目光，眼睛和嘴角上就都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他向特务科主任点了一下头。

朴文弼是头一次看到朴五弼如此谦恭。他这时候才模模糊糊地看出象狐狸一样狡猾的特务科主任怀的什么鬼胎。

朴五弼踮着脚尖轻轻地走到特务科主任的身旁坐下，仿佛要

显示自己和弟弟毫无关系似的，特意把上身往后一仰，尽量同朴文弼隔得远一点儿，然后眯着眼睛露出谄媚的奸笑，向特务科主任说：

“主任先生，劳您费心了，深感有罪。 这都怪我这个当哥哥的没尽到责任……”

朴五弼还撅起屁股欠了欠身。

特务科主任往高大的办公桌上一坐，皱着眉头，说：

“令弟的事，的确很令人感到遗憾。要是我在， 这案子还不至于这样处理……恰好我到下面的警察分署视察去了，才搞成这个样子……”

他那肥胖的腮帮子上现出了一道道横肉，灰色的眼睛里闪着凶狠的杀气。

“朴五弼君，你也清楚，近来， 我们管辖的地区不很平静。抚松地区有些乱哄哄的。想必你们也看了报纸，共军……”

他的夹着香烟的手指头在索索发抖，但他竭力装出坦然的样子，说：

“这是机密，不过，对你们二位，却又不是不可以讲的。”

说到这里，他把灰色的眼睛转向了朴文弼。他用“你们二位”这样的字眼，企图以此表示他和他们都是同属于一个族系的。

“抚松城内，民心也不稳。我们已经得到情报， 证明有人私通金星共军。二位朴君都知道，最近，抚松城里有不少粮食和布匹转到金星共军游击队的手里去了。自从游击队在抚松地方出现以来，到处都有很不吉利的流言蜚语，尤其是最近，不稳传单骤然增多，人心惶惶。我们的军队和警察只要有一点儿动静，早就有人秘密报告游击队，因而也就无一例外地遭到游击队的伏击。前几天，游击队的大军出现在南江村，把忠于我们帝国的三宅部队几乎全部吃掉了。时局如此不稳，我们警察都变得神经极度紧张。我希望你们二位要了解到这一点。”

朴文弼的眼睛，从眼镜后面射出了锐利的光。

“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减轻主任先生的重担，反而给年迈的主任先生您增加了负担，实在没脸见您。”

朴五弼露出黄灿灿的金牙，做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哈了一下腰，然后又慢慢地直起上身，小心地把视线转向朴文弼，想看看弟弟有什么反应。他一碰到朴文弼嘲笑的目光，就慌忙地别转了脸。

“在这方面，朴先生也不是没有过错的。”

主任神色严肃地转向了朴五弼。

“当然，当然。”

朴五弼说完，拿眼睛瞅着朴文弼，似乎是叫他赶快起身向主任谢罪。

朴文弼连根眉毛都一动不动，怒视着朴五弼。

朴五弼一会儿看看朴文弼的怒火燃烧的眼睛，一会儿瞅瞅特务科主任的脸色，急得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而特务科主任看到朴文弼那目光炯炯的眼睛，就失望地盯着朴五弼直摇头。这么一来，朴五弼马上露出狰狞的面目来了，一面松领带，一面恶声恶气地吼道：

“你为什么把我这个哥哥当仇人一样看待？啊？”

他好象马上要跳起来似的，撅着屁股大叫：

“你知道你惹了什么祸吗？ 你知道为你一个人全家都落到什么地步吗？”

朴文弼心想，这一下，特务科主任的鬼点子终于露了馅了。

特务科主任遗憾地摇了摇脑袋，站起来踱步。朴五弼焦灼不安，两只手一会儿握着，一会儿又松开，眼睛一个劲儿地偷偷瞟着特务科主任的一举一动。

朴文弼被捕的消息， 朴五弼很快就知道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吓得面如土色。这倒不是怕朴文弼有个三长两短，而是

考虑到了弟弟被捕会牵连到他自己。对这种后果，他害怕极了，再也挺不住了。幸亏他和特务科主任是老相识，有着老交情。于是，他马上往特务科主任的家里送去了象木枕头那么大的两大包钞票。他们两个人商量决定趁这个机会让朴文弼回心转意，改变立场。特务科主任还向他提出保证，叫他放心，所以朴五弼也就以为可以大大地放心了。

“我过去恨你，是事实。现在回想起来，我作为哥哥，未免有些过分了。当然，你还年轻，不知天高地厚，胡闹一气，也是不足为怪的。不过，现在你也到了该清醒的时候了，是该清醒了！共产主义思想给了你什么？你连一根毫毛都没有得到，可是你失去的，却是多么多啊！你说你得到的是全世界？你没有象工人一样的脚镣手铐，没有什么可丢的。可是，再看看，现在你得到的是什么呢？难道是全世界吗？”

朴五弼瞟了一眼不动声色的朴文弼，用规劝的口气低声说：

“如今，你也已经成家了，你的妻子在哭呢，跟单身汉的时候不一样了。”

一提起妻子，朴文弼不由自主地浑身一颤，这是连朴文弼自己也没有想过的事。他想起跟妻子虽然婚后一同生活了好长时间，但是一到两口子面对面地坐下来说话的时候，她仍然是羞怯而拘谨地把眼皮垂下来。他一想到这样的妻子现在该多么提心吊胆，感到多么孤单，心里就象火烤一样的难过。但是他把头一摇，很快就甩掉了这纷乱的幻影。

“妻子在流泪？她虽是个淳朴的女人，却不会因为我的被捕而伤感流泪，她不是这种人，不是个软弱的妻子。”

朴文弼在心里这样想着。

特务科主任皱起了眉头，嘴角一撇一撇的。他背向朴文弼闭着眼睛站了一会儿，忽然哗啦一声打开了桌旁的保险柜，从黑森森的保险柜的最上一格的文件堆里抽出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哗哗

地翻起来。他那狰狞的面孔上，两个腮帮子一抽一抽的。他压着粗暴的嗓门开口说：

“朴文弼，你仗着什么这样硬？你的命运操在我手里。还记得一九二八年的秋天吧？在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骚乱中，你夹在暴徒中间，向我们的皇国警察投掷了石子。只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处死你。当时，骚乱的领导人就是现在共党游击队的司令官。从那时起，你就同他有联系。而今，在这抚松县，你又同共党游击队的司令官接上了关系。”

特务科主任把文件夹又翻了一翻，从中把一张纸抽出来举在头顶，说：

“你记得这个东西吧？”

那是反日传单。特务科主任把它乱晃起来：

“这张传单，是一九二九年春天在你和金星将军一起读书的那个学校里发现的，这上面有你的指纹！”

主任把文件夹啪的一声摔在桌上。

“主任先生，那个时候，他还不懂事，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请多多宽恕吧。”

“在这方面，我们大日本帝国是宽大过分了的。因为宽大，我们反而常常吃苦头。不过，请你们别打算利用我们的宽恕，因为忍耐是有限度的。”

主任把两手一张，不慌不忙地点上一支烟。沉默一时笼罩着屋里。主任背着朴五弼，不言不语地抽着烟，过了好长时间，才回头瞅着朴五弼说：

“不过对你，我们的宽容又是超过限度的，但我一点儿也不想得到什么好处。如果是别人，你的弟弟这会儿就不会这样地坐在这里了。”

主任慢条斯理地说着，朴五弼嘴里的金牙又亮了一下。

主任合抱着两只胳膊来回走了一阵，终于在朴文弼对面的一

张沙发上坐下，盯着朴文弼，说：

“朴先生，我看你也该到了放弃这种危险把戏的年纪了。你是迟早得放弃它的，既然这样，不如及早放弃为妙。今天，我想给你讲一个司以引以为戒的故事。

“一九二七年，我在汉城钟路警察署任职的时候，一个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青年被抓了进来，由我来审理他的案件。他是个有文化、有头脑的人，又是个大富翁的儿子。他公然反对我们大日本帝国。他声称，‘我和你们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我要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为劳苦大众战斗不息’。他就是这样坚持自己的信念，大吼大叫。开始审问时，他更是气势汹汹。于是，我为他着想，给他来了两下辣乎乎的拷打。他这才有点儿醒悟的样子，但还是不服。且不说他的肉体，他的意志简直象条老黄牛。我的同事都主张继续用刑，给我制止住了。何必要继续用刑啊？动刑，为着试验，来一两次是可以的，单凭它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尤其他是个富翁的儿子……挺可惜的青年。后来，我跟麻浦警察署联系，送这个青年去参观监狱，让他参观了四十多天。他既看了刑场，也看了政治犯的单人牢房。然后，没开口讲一句话就把他释放了。当时，我还年轻，我的上司，上了年纪的警察署长，对我的做法颇为不满，但是，资历老的特务警察们却支持我。他们看出了我的手腕……。那个青年回家去休息了一些时候，就在某个金融组合里当了个秘书。我每月一次把他带去看绞首架和刑讯室，然后照例一言不发地打发他回去……”

那个家伙连抽了几口烟，又接着说：

“一九三二年初，在罗南，偶然碰见了那个青年。啊，他姓李，这回他是穿了一身警察制服。他先认出了我，跑过来跟我打招呼。这真是一次有意义的会面。我问他马克思主义者怎么穿上了警察制服了，他红了脸，要我别再提过去的事了，说那时候因为年轻，血气方刚，才闹了一阵，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寒心。于是

我对他说了一句：李君，现在你算是走上了正路了。日前，他给我来信说，他将调到满洲什么地方去工作。这位姓李的警察的故事，对我们确有很大的教益啊。”

朴五弼连连点头，三角眼一眨一眨地闪亮。

“主任先生，请您相信， 将来总有一天您会拿我的弟弟作例子讲这种故事的。”他说完，朝朴文弼瞟了一眼。

不知起了什么念头，主任把刚点上的香烟往烟灰碟里一掐，快步走近朴文弼：

“朴先生！”

他试探性地用右手大拇指轻轻地碰了碰朴文弼的肩膀，嘴角上掠过一丝冷笑。他把秃脑门紧贴到朴文弼的眼镜上，小声地说起来。朴文弼觉得心里仿佛有一团烈火要喷出来，可是他必须把这一团火压在心里，只气得全身哆嗦。

“喂，朴先生，放心吧。为了不伤你的体面， 我们绝对地替你保密。你是有产阶级出身，是我们一边的人嘛！”

朴文弼记起了李京俊常常告诫他的话：搞地下工作不允许有片刻不理智的行动。

他紧闭嘴唇低下了头。

“干吗这样发抖？”主任问他：“是害怕吗？”

“……”

“是害怕了吧？”

从南瓜脑袋的语调里，明显地流露出一种自我陶醉的味道，显然，他是认为自己的手段奏了效了。

“用不着害怕。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老老实实、 毫无隐瞒地坦白交代，我们不仅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也保证你能得到美满的生活和高官厚禄。这一点，我可以用我的花白头发做保。你说怎么样？”

朴文弼意识到，这个南瓜脑袋因为还没有拿到他的可靠的证

据，非常焦灼不安。因此他认为，只要自己坚持住，还有希望回到革命队伍里继续战斗。

朴文弼强压怒火，说：

“对我的逮捕，和你那夸不绝口的警察官衔是这样的矛盾，这一点，你自己也该承认吧？毫无证据就逮捕人，这不有损于你的名声吗？我希望首先把逮捕我的证据拿出来。”

这么一来，主任摇着头，朝朴五弼说：

“朴君，我在百忙中特意为此事抽出了时间，可是他对我这个老人竟然是这样的态度。你弟弟，暂时由我来照料吧。”

朴文弼听出主任的最后一句话有些发颤，预感到事情是不会简单了结的。

三

朴文弼和教员被捕的消息是秘密组织的成员、电工金泰俊告诉李京俊的。

城里的组织一接到朴文弼和教员被捕押往警察署的报告，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派人到农村去通知李京俊，叫他马上隐蔽。组织上还估计到李京俊也许接不到通知，依然径直赶回城里来，于是又派了几个人分头到李京俊可能路过的三个路口去截他。其中的一个，就是电工金泰俊。他到从向阳村通往城里东门的路口，爬到电线杆上装做换电瓷瓶、接线的样子，终于把李京俊截住了。他把情况告诉了李京俊，并且叫他到郊外一个组织员的家里去隐蔽。

为了防备万一，李京俊事先已经告诉了朴文弼遇到意外情况

时应注意的事项，也商量好了对付种种情况的办法。即便如此，刚接到通知的时候，还不免有些惊慌。最使他不安的，是无从知道这一事故发生的原因和线索。告诉他这件事的电工，也仅仅知道朴文弼他们被捕了，别的都一无所知。

在这样极大的不安中，他感到多少可以放心的，是除了那个教员和朴文弼以外，没有其他的组织员被捕。由此可见，他们的被捕并不是因为有知道组织的活动情况和线索的人叛变告密，完全是因为教员没有觉察到敌人的监视，疏忽大意而造成的。

李京俊一方面采取万无一失的措施使组织不受更大损失，一方面注意观察事态的发展。

敌人只搜查了教员和朴文弼的家。他们向哲淑问了摄影师李京俊跟朴文弼的关系。他们听了哲淑事先跟京俊商量好的回话，再看了在李京俊的屋里发现的、证明摄影师在哈尔滨流浪谋生的影集（这是李京俊为了进行伪装特意准备的），才半信半疑地走了。

敌人在搜查的时候，还盘问过哲淑：你的当家的有没有把油印机带回家里藏起来，或者送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在搜查教员家里的时候，也盘问过同样的问题。

由此可以推断，敌人正在处心积虑地想抓住散发传单的确凿可靠的线索。

李京俊识破了这一点，便大胆果断地采取措施，决心使朴文弼和教员无罪获释。在即将召开祖国光复会成立大会的今天，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朴文弼——受将军的召唤，作为抚松地区地下革命组织的代表去出席祖国光复会成立大会的这样一个同志，留在铁牢里，而自己一个人回去见将军。

他再也不能只顾躲躲藏藏观望事态的发展了。他下定了决心，即使自己去坐牢，也要把朴文弼营救出来。于是派组织员到城外去寻找油印机。他想，朴文弼和教员被捕以后，如果不再出现

传单的话，敌人就一定会断定，丢掉的油印机就在朴文弼和教员的手里，断定正是他们用油印机印发了传单。再说，油印机送往游击队和两个人的被捕，在时间上几乎是一致的。因此，如果不迅速弄到另一部油印机，继续印发传单的话，毫无疑问，敌人就会更加怀疑朴文弼和教员。所以，立即搞到一部油印机，便是早日把朴文弼和教员搭救出来的最好的办法。只要这样，没有被抓住任何证据的朴文弼，就尤其更有可能早日获释。

他四处打听，了解到好些地方有油印机，其中最容易搞到手的，是林场附近制材厂办公室的那台油印机。

他制定了周密细致的行动计划，准备先把油印机偷偷地搬出来，然后在办公室和制材厂放一把火，制造自然失火的假象，叫敌人注意不到油印机上面来。计划定好了之后，他发动这一带地下组织的成员去执行这一任务，并亲自到现场去指挥了这一工作。

头靠在水泥墙上昏了过去的朴文弼，朦朦胧胧地觉得好象有一只小狗用湿漉漉的舌头舔他的脸颊，他想把小狗赶开，用手一挥，就睁开了眼睛。

他定睛一看，并没有什么小狗，只有一个高高的小气窗，正往里灌着冷飕飕的风。透过安了铁栅的小气窗，看得见天上闪烁的繁星。那些星星，当他工作到深夜，拖着疲惫的身子，倚在窗口向外凝望的时候，总是那么欣喜地照着他；当他为了给人们的心田播下将军的意志的种子，而星夜赶路的时候，总是在他的头顶上，象自己的理想一样，给他洒下银辉。

他想把身子活动活动，但不知怎的，胳膊腿都不听使唤了。想坐起来也不行，浑身象利剑刺骨一样疼痛，一动也不能动。他慢慢地环顾四周，眼睛渐渐习惯了四周的黑暗，黑森森的水泥墙和关得紧紧的铁门，在黑暗中逐渐清楚地显现出来。他这才想

起这里是牢房，想起自己是受了严刑拷打，被拖到牢房里昏过去了。

他想念同志们，尤其想念李京俊。从敌人每天进行严刑拷打，气急败坏地逼他供出同游击队联系的线索和地下组织的情况来看，他断定组织是安然无恙的，但他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他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整夜不能合眼。对同志们的怀念不时地袭上心头，使他甚至忘记了肉体上的疼痛，忘记了透骨的寒冷。

第二天早晨，他收到一个从狱外送进来的小包裹。他的母亲曾经送过几次，他以为这回也是母亲送进来的。不过这回送来的东西，有点儿不同。因为母亲送来的包裹，不是用绸布就是用洁白的雪连纸包的，这一回，却是用廉价的包装纸拼凑起来包的。

朴文弼用手捧着包裹，象看一个什么新奇的东西似地瞅了半天，才鼓起勇气小心地打开来。是什么？谁送来的？他一面打着一面在想。打开一看，是精心包好的三个饭团，还有点儿热气呢，分明是刚刚做好就送来的。除了饭团，还有一个似乎被警察们翻看过的用纸卷起来的东西。朴文弼小心地把它拿起来，放在膝盖上，慢慢打开。一看，是一根掐掉了根子的新鲜大葱和用油纸包着的一点儿辣椒酱。

辣椒酱和大葱，是朴文弼一向最爱吃的东西。他喜欢把新鲜的大葱蘸着辣椒酱吃。医生曾经劝他不要吃辣的，但他早把这话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而哲淑是知道朴文弼这一嗜好的，也就常常给他准备新鲜的大葱和辣椒酱。

熟知朴文弼有这种嗜好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哲淑。可见，这是她送来的了。

牢房里飘散着大葱的香味。

朴文弼摊开纸包，撅下一根大葱的嫩叶，蘸上辣椒酱，咬了一

口。顿时，精神一振，清醒多了。对温柔善良的妻子的怀念从心里油然而生。他又拿起根大葱从当腰一撅，愣住了。没想到大葱里掉出一个小纸卷来。朴文弼立刻警惕地朝牢门瞥了一眼，然后捡起纸卷打开。这张小小的纸条上，出现了用铅笔写着芝麻粒儿那么大的字迹。

因为看不清字迹，他习惯地把手举到眼角上，但说也奇怪，摸不到一直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了。他这才想起，昨天在刑讯室里，眼镜啪嚓一声掉在地上摔碎了。他觉得非常可惜。

他只好映着阳光，念字条：

“山河依旧，山上致意。”

“山”指的是工作员，“河”指的是组织。

“组织安全，同志们也安然无事！”

朴文弼的苍白的脸上浮起了一丝欣喜的微笑。他吃力地站起来挪动着疼痛的两腿，把两只手好不容易才握在一起，摇晃道：

“京俊同志，同志们，好极了，高兴极了！”

他趔趄着，勉强倚靠在湿淋淋的墙上，打起精神来想再挪一挪脚。在这个接到日盼夜想的同志们的消息的时刻，他不愿坐着，无论如何也要站起来向同志们致意，并且以此证明自己并没有倒下。他把脸转向窗口，露出了笑容。他那没戴眼镜，显得愈加深陷的眼睛，噙满了泪水。

然而，朴文弼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第二天早晨，虽然不是探监的日子，朴文弼却在牢房里见到了他的父亲。他早就料到父亲总有一天要来看他的，但没想到父亲会在这一天来看他。他一见到变得苍老得多的父亲，就难过得禁不住心口阵阵剧痛。

老人走进牢房，看到儿子憔悴瘦削的模样，眼睛里就流露出

既大为吃惊，又深感悲伤的神情，立时汪满了泪水。

“把个好好的人折磨成这个样子了！”

老人回头看了看打开的牢门，颤抖着的两手抚摸着儿子的渗了血的肩膀，然后沉重地叹了一声。

“你妈也要来，我好不容易才把她拦住了。这儿不是女人家来的地方。这些日子，你妈一直吃不下一口饭，躺在炕上起不来。”

老人掏出手绢拭去眼角上的泪水。

朴文弼望着父亲那没有血色的、蜡黄的、布满皱纹的脸。

“文弼，你们兄弟不够仨，只有俩，可是你哥哥，早就没人味儿了，算不了人啦。如今，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了。我和你妈，只指望着你一个过活。可你怎么就抛下我们，到这种地方来受苦。你快把他们要听的话都痛痛快快地抖搂抖搂，回家去吧。”

老人抓着儿子的手，焦灼地说。可是儿子把父亲的手轻轻一推，摇了摇头。

“爸爸！”

朴文弼意味深长地叫了一声。老人眼泪汪汪地等着儿子往下说。

“直到如今，对于失掉祖国的我们朝鲜人所遭受的不幸和痛苦，您仍然是视而不见，这不能不叫人感到痛苦和惭愧。即使是现在，如果您能为朝鲜民族着想，为正义的救国事业出力，爸爸，我对您也就很感激了。”

老人用手绢揿着潮湿的眼角。

“孩子，这话，回家去再慢慢儿说吧。我问你，现在你还信仰那个叫马克思的人吗？”

这时候，特务科主任嘴边挂着冷笑，晃着南瓜脑袋走进牢房里来。

“父子这样相逢，未免太凄凉点儿了，有没有要我们效劳的？”

“做父亲的，心里当然是很难受的，但是，看到儿子不放弃正义的气概，反而更觉得儿子可爱了。你们到底有什么理由，把我这无罪的儿子给打成这个样子？”

老人收藏起手绢，转过身去，把背朝向了特务科主任。

“这就得叫你的儿子自己来回答了。我希望你们多方努力，不要使以后父子相逢变得更加凄凉。”

特务科主任讥讽地说道。也许是他感到再待下去会更加尴尬，转身溜走了。

“谢谢，爸爸！”

朴文弼紧紧握住了父亲的手，好久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我信仰的人是金星将军。爸爸，我决心遵照将军的意志度过我的一生。”

老人大吃一惊，重新打量着儿子。

“哦，原来如此！”

老人重重地点着头。他为小儿子的命运，一直在提心吊胆，脸上总是罩着不安的阴影。然而此刻，他的脸上却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平静。

“你要是这样，我也就放心了。常言说，有出息的人，从小就不同。早在你念中学的时候，我见了学生时代的将军，心里就断定他将来一定是个领导正直的人们的卓越人物。你跟定他走，我相信你绝不会走上邪路的。你记着，我再也不做叫你失望的事了。”

老人说过这些话之后，欣喜地回去了。

持续不断的拷打突然中断了。那些不断进出牢门的巡警和特务警察们也不露面了。甚至象猎犬一样凶狠的连鬓胡子也乖乖地听朴文弼的话了。真猜不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人来过的第二天，连鬓胡子走来，大声告诉他，有人来探

监。

会面的地方是一间低矮的房子，中间打了一道板墙，板墙上有小窗口。两边的人通过窗口，勉强能够看到对方的面孔。房子狭窄而昏暗。那盏吊在天棚上的电灯，活象个高粱饼，暗淡无光。门边坐着一个值班的警察。

穿过打了铁栅栏的小窗口，一道强烈的阳光射了进来。朴文弼感到眼睛发花，赶紧避开阳光。

过了好一会儿，朴文弼把一只手贴在苍白的额头上挡着阳光，眯缝着他那戴过眼镜的印痕还清晰可见的眼睛，透过铁窗朝外看去。铁窗外似乎有个什么影子闪了一下，接着，就听见有人高兴地急促走近的脚步声。

在仿佛灰蒙蒙的雾霭罩住了一切的模模糊糊的昏暗中，清晰地出现了一个人的发缝笔直、乌黑发亮的头发和白净的额头。是一张非常熟悉的脸孔。朴文弼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看出眼前出现的是他的妻子哲淑。

哲淑满含着高兴和怀念的情意看了看丈夫，就很快地垂下了眼皮。

朴文弼看出她那眼睛里罩着阴影，不过，这阴影一闪就消失了。妻子又重新看着丈夫，她那眼睛仍然带着微笑。那微笑似乎流露出她安慰丈夫，叫丈夫放心的情意，而对朴文弼，这倒反而使他感到心疼。那微笑，连同眼角上开始出现的、过去不曾见过的一条细纹，以及苍白憔悴的脸凝在一起，刺痛了朴文弼的心。

“是你来了。”

朴文弼抑制不住那涌上心头的激情，不由自主地把两手伸过铁栅栏去，摸索着握住了妻子的冰冷发颤的手。他们这样地握手，婚后还是头一次。

妻子的手是这样冰冷，朴文弼仿佛要把她的手捂暖似的，握得紧紧的。

“你放心吧，样样事情……都很顺利。”

哲淑低声说着，犹如耳语一般，还回过头来看了看在门旁打哈欠的值班警察，然后轻轻地叹息着，象是还有什么要紧的话要说的样子。

“咱们的照相馆现在不开了吧？”

朴文弼这样问道，暗中生怕妻子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其实这话是问李京俊是不是安全。出乎他意料之外，哲淑眼光一闪，摇摇头：

“不，顾客跟过去一样多，现在我也帮着做事了。”

朴文弼明白，这是说组织仍然在继续工作，妻子也正在帮助组织做工作。他又一次热情地紧握着妻子的手，向她投过去感谢的目光。

这时，响起了警察的拉长了的声音：“停——止——会——面——”

两个人面面相觑，哲淑的眼睛里迸溅着火花。

哲淑好象下了什么决心似的，毅然地把朴文弼的手往自己这边一拉，朴文弼立刻觉出有个小纸卷儿塞到了自己的手里。

哲淑用小声急促地说：

“家里的事，你一点也别操心，要多保重，保重……”

话音还没落，门板咚的一声落了下来，他们被隔开了。警察借口时间到了，关上了门板。

隔着门板，朴文弼听见了哲淑的喘息声。他连一声“再见”都没来得及说。他久久地站在那里不走，隔着门板又听见了妻子的微弱的抽泣声。

回到牢房以后，他倚墙而坐，好久好久，好象什么都不想似的，一动也不动。妻子的形象总是在眼前晃动，不肯消逝。

过了好半天，他才想起妻子塞在他手里的那个小纸卷儿，打开来一看：

“不要丧失信心。传单又开始贴出去了。
你获得了无上的光荣。”

薄薄的小纸和铅笔写的字，都跟前些日子从大葱里掉出来的完全一样。他这才知道都是妻子写的。他觉得自己这样晚了才知道，很对不起她。

他十分清楚，传单重新散发，意味着什么。他推测到，这是李京俊为了证明油印机和传单跟他无关而采取的紧急措施。

至于说自己获得了无上的光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却是想了一夜也没弄明白。他做梦也没想到，是自己受到将军的召唤，将要到东岗的密营去；也不知道，那天晚上，轻率地把他逮捕起来进行拷问的警察署鬼子们，被他们的上司臭骂了一顿，并定出了怎样一种新的阴谋诡计。

四

一辆马车，正沿着从三道庙岭到东岗的一条人迹罕到的路，穿过高原上茫茫无边的大森林。这一条路，窄得只能勉强错过两部牛车或者爬犁，但它却是从抚松到长白去的唯一的通道。

过去，越过鸭绿江，翻过龙岗山脉来的无数流浪者，就是通过这条路，开始了亡国奴流落在他乡异域的生活的。

在这条无数流浪者的叹息声化成了永不停息的密林的风声，怨恨的血泪凝成了永不干枯的草上的露珠的路上，在这条为寻找活路而颠沛流离的人们死于非命，弃骨在路边的树下，成了无人

祭扫的无主孤魂，留下一堆堆长满杂草、灌木以至乔木的荒冢的路上，一辆马车正发出轻快的马蹄声和轮子声，向着南方，向着离祖国更近的地方滚动。

马车上没有一点儿这个世上比比皆是的穷困的模样、郁闷的阴影和绝望的叹息。马车上坐着三个人——一个是上了年纪的车把式，另一个行商打扮的人，再一个是戴眼镜的年轻人，满载着充满希望的欢笑和喜悦。这正是李京俊和朴文弼听从将军的召唤，为参加祖国光复会成立大会，正在赶往东岗密营。

朴文弼是昨天早晨才出狱的。

为了争取朴文弼获释；李京俊多次组织了散发传单的工作，再加上朴文弼自己又坚决顽强地据理力争，进行反抗，终于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敌人从朴文弼的嘴里，没有抓到可以把他继续关押在警察署里的确凿证据，而且，逮捕了朴文弼和教员以后，仍有传单在不断散发，使他们陷入了混乱和被动。同时，他们又被省里来的诡计多端的特务警察部长臭骂一顿，训斥他们不该轻率地动手抓人。

这个特务警察部长，象对待毛孩子一样，指责那个县警察署特务科主任南瓜脑袋，奚落他没有把朴文弼的案件处理好，命令他立刻向朴文弼赔礼道歉，并予以释放，然后布置盯梢，严密监视朴文弼的一举一动。

省特务警察部长了解到朴文弼的特别有意义的历史以后，原来是打算把朴文弼释放出去，让他随便活动的。他认为只要这样，朴文弼就会同驻在抚松县境内的游击队司令部取得联系。可是，南瓜脑袋中间插了一手，破坏了他的妙计。他越想越恨这个南瓜脑袋，但是他认为现在还为时不晚，于是就厉声命令特务科主任，把朴文弼释放出去，以便通过他去探明游击队司令部的去向，然后制定对游击队司令部进行突然袭击的作战计划。那个南

瓜脑袋的白秃子这才后悔自己轻率失策，下了新的决心，开始了对朴文弼的新的工作。

李京俊虽然不完全知道敌人的这种恶毒心计，但对敌人的阴险狡猾的本性，始终抱有高度的警惕性。因此，为摆脱敌人的可能的监视和盯梢，做了一番周密细致的安排。他从三个方面作了考虑：第一，朴文弼出狱晚，要赶到东岗去的时间就更加紧迫了；第二，路程遥远，靠徒步走路无论如何也不能按时赶到的；第三，敌人可能盯梢。于是，他和朴文弼约好，两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分头出发，朝与东岗方向相反的地方走一段路，然后再折回来，到一个通往东岗的路边的村子，乘坐农村地下革命组织预先给准备好的马车。他把马车伪装成做买卖的，连军需物资也一起装上，然后扬鞭策马赶路。

他们务必早一天赶到，而且也渴望着早一天赶到。

李京俊是离开司令部以后隔了一个月，是的，整整隔了一个月，才回司令部去的。他到抚松来的时候，树林里还有斑斑驳驳的白雪；如今，当他回去的时候，已换上了春装，树林也披上了绿衣了。他想，恢复了健康的善琴，大概也已经把将军的新军装做好了吧……。

天上有一朵好似他那翻滚的心潮一般美的彩云，跟着飞驰的马车一道飘浮而去。新鲜的空气充满了绿色的空间，清新的草香沁人心脾，使人感到了醉人的春意。

这里，大自然任你纵目四望，无须小心警惕；大气任你放心开怀，自由呼吸。

这里，已经看不见敌人，而同志们可能就在不远的树林里。一到东岗的密林里，就能见到早已聚集在那里的想念已久的同志们。

在马鞍山密林送他一直送得很远，嘱咐他胜利完成任务之后安全回队的司令官同志，详细地告诉他走哪一条路、到哪一条街

去找金刚照相馆的姜世浩团长，把饭团塞在他手里、叮咛他多加保重的七女大娘，到抚松来看望过他的张基岭，在汪清分手以后好久没见到的清秀文雅的韩南实，恢复了健康的亲爱的妻子，等爸爸回来一块照相的可爱的孩子们，料想都已聚集在那里，掰着手指头算日子，等待着他早日来到吧。

当马车走到轻缓的坡路上时，坐在前面的车把式朝李京俊和朴文弼瞟了一眼，会心地举起了颤悠悠的鞭子。皮鞭嗖地一声划过空间，有力地向肥胖的马屁股上抽去。当鞭子刚刚一扬，那马就已经知道是催它快跑，不等鞭子落下来，就把车子使劲往前一拉，小跑起来了。

马车在轻缓的山坡上隆隆向下跑去，上了厚厚的油的车轴发出均匀的响声。到了坡下，又趁势跑上了迎面而来的上坡路。马车扬起了一阵阵灰蒙蒙的尘土，奔驰在春意盎然的高原丛林中蜿蜒远去的车道上。

“离东岗村还剩十五里了。”

过了两个岭以后，车把式把缰绳一拉，放慢了速度，说道：

“不远就有一条小路，顺着小路一直往前走，就会看到两股岔道，你们沿着右边的道走，就能走进夹在一条河和东岗村当间的密林里去了。”

这位扮做车把式的地下组织员，过去跟着那些在白头山打猛兽的猎人跑过这条路，对这一带的地理比较熟悉。

他们原定的计划是这样的：一到小路上，就把马和车子藏在附近，李京俊和朴文弼径直上密营，车把式则守着军需物资，等游击队员来接收。

但是，当马缓过一口气又小跑起来的时候，后面有两匹坐骑和一辆马车远远地尾随而来，跟李京俊他们的速度一个样，时而小跑，时而缓辔而行。过了好久才发现这一情况的李京俊，当机立断，马上改变了当初的计划。

“到了那条小路，我们就下车，大伯就径直奔东岗村去，到那儿住在客栈里等我们来联系。”

听了李京俊这突如其来的吩咐，车把式诧异地摇头道：

“跟在后面的人，也许和我们一样，是到密营去的吧？是不是他们也晚了，才那样策马赶路的？”

这也说不定。不过，李京俊比谁都清楚，从抚松地区来的人，除了他们，再不会有别的人了。不管怎样，必须采取最安全的措施，这是作地下工作的准则。

“那条小路还有多远？”

“过了前面那道山梁就是。”

一过山梁，看不见后面的人的时候，李京俊叫马车停住了。

“还早，到山下才有小路。”

“要在这儿下车。快把手枪拿出来。”

李京俊把朴文弼扶下车来。车把式钻到车底下把藏在车板下面用油纸和布包了好几层的手枪拿出来，交给了他们两个人。

“好了……你辛苦了，到客栈里等着吧。我尽可能找大伯去。快走吧。”

“可要小心，别迷了路……”

马车立刻飞奔而去。

李京俊和朴文弼跨过小河沟钻进了落叶松林。刚开始长出绿叶的树林，还不够茂盛，不能帮助他们隐蔽起来。李京俊明知道朴文弼很难跟上他，但还是一个劲儿地紧催着朴文弼往树林深处跑。

当他们离开车道有相当一段距离的时候，从车道那边传来的急促的马蹄声、滚动的车轮声、车板颠簸的响声和车轴发出的吱哑声越来越小了。随后，又传来了新的、听起来是好几匹马奔跑的声音。这声音仿佛在紧紧地追赶那已经远去的马车，响得很急促，也渐渐地远去了。

“歇一会儿吧。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反正都过去了。走路吃力吧？”

李京俊转脸瞅着朴文弼，歉然一笑，问道。气喘吁吁的朴文弼颓然地瘫在松软的落叶层上，用握着手枪的那只手的手背抹着沁出了满是汗珠的苍白的前额。他舒了几口气，才把眼镜摘下来，用手绢擦去脸上的汗，接着便揉搓起被拷打受伤的脚脖子来。

他们歇了一会儿就又走了。当他们拐进一条给猎人和打鱼的人们踩实了的、很难看出来的林中小路的时候，李京俊直觉地感到后面好象有人跟着他们，于是回头望了一眼。

丛林里万籁俱寂，毫无声响，眼前是一片挺拔高耸的落叶松。

李京俊想：这也许是自己过分紧张的缘故吧。跟踪的坐骑和马车早已过去了，而且这里又是不会有任何人的密林。再往前走一段，就会出现两股岔道，朝右边的一股小路走去，就可以看到一条源于白头山脚的，也许还漂浮着几块冰块的河。要是朝另一股小路走，说不定还能走到张基岭曾经让他去的那个新的密营，说不定他所想念的人们就聚集在那里。再往前走一段，也许有一股不冒烟的烟味和煮食物的香味从密营里随着微风吹来，刺激着那么想着、那么想闻到那种气味的李京俊的嗅觉。在空气如此清新的密林里，只要有一点点儿不同的气味，就能马上闻出来的。在如此岑寂的丛林里，摆弄枪械的声音和低微的口令声，也都很容易就听得出来。不久以后，或许就能听到那凡是有游击队员的地方，就必然要荡漾不息的雄壮的歌声吧。

啊！——到了密营，我要放心开怀地纵情歌唱，唱我愿意唱的歌。要是举行晚会的话，司令官同志准会又要叫我们两口子唱男女声二重唱的，他是多么喜欢听我们两口子的二重唱啊！妻子恢复了健康，回到了队伍；我也完成了任务，回到了部队。司令官同志想听我们两口子一起唱二重唱的话，我们当然要高高兴兴地

唱给他听，唱一支司令官同志最喜欢的《思乡歌》……

李京俊终于找到了那两股岔道。他刚要抬脚跨上右边的小路，心中突然又产生了一种似乎有人跟踪的感觉。他迅速地朝后面瞥了一眼。刹那间，他全身不寒而栗，头发几乎都直竖了起来。

"叫敌人盯住了！"

脑子里闪过了一声轰雷。他瞥见了闪到树后去的人影。

他的心怦怦直跳，全身冒出汗来。

他径直朝那条通向河边的小路走去。他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觉到的样子，泰然自若，边走边低声地对朴文弼说：

"朴同志，听我的话，既不要吃惊，也不要朝后看，只管跟着我走。告诉你，后边有人盯上了。"

"你是不是看错了？"

朴文弼似乎受了惊，声音有些发颤。

"没有，没有看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京俊回想起从抚松动身以来的每一步。当敌人释放朴文弼的时候，李京俊就估计到敌人会暗中监视他的，因此他们俩分头在最适当的不同的时间里选择了不同的路，绕路走了很远才走出抚松城，然后又朝与东岗相反的方向走了一程，再从另一条路上折了回来，才坐上了马车的。那时候，并没有发现有人盯梢。那么，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叫敌人盯上的呢？

敌人是狡猾的。根据特务警察部长的指令，敌人把朴文弼释放了，但从释放的那一刻起，就布置了万无一失的监视。可是敌人还是不放心，甚至把密探都派到抚松和东岗周围通往密林的每条路口上，命令他们对地下工作员和游击队员的活动进行监视。

李京俊按照自己的周密的行动计划，带着朴文弼，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了抚松城，并且安全地来到了东岗密营的附近。直到

那个时候，抚松城里的敌人还没有摸清他们的去向。

李京俊他们是在从大道拐上山道的岔路口上被敌人发觉盯上了梢的。埋伏在岔路口上的密探们，发现这些坐马车赶路的人形迹有些可疑，才开始跟踪。这些密探当时并不知道李京俊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只是觉得形迹可疑，才决定跟踪的。

李京俊不知道也无从知道敌人跟踪的经过，而且也没有时间去推测。不管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现在，他正紧张地考虑的，是怎样才能摆脱掉这个危险的局面。如果任敌人尾随而来，密营的位置就会暴露，聚集在东岗的司令部和所有的革命同志就会陷于危险之中。因此必须把敌人甩掉，并且宁可自己不回去，也一定要保证代表抚松地区的组织和群众的朴文弼参加会议。

李京俊装作腿酸了，一面停下来用拳头捶膝盖，一面让朴文弼走到前边去。在树林里躲躲闪闪地跟着来的三个敌人，似乎仍然以为前面的人还没有发觉他们在盯梢，在李京俊弯腰捶腿的时候，都躲到树后去了。李京俊紧跟着走在前面的朴文弼的身后，小声地说道：

“记住我的话：待一会儿我要蹲下去装作系鞋带，你就不要再等我，只管径直向前走，我一开枪，你就跑。我牵制住敌人，你拼命往前跑，跑到敌人看不见你的时候，就往右拐，然后照直跑，就会找到我们刚才想走的那条小路。顺着那条小路朝白头山的方向，向南跑，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密营。”

“这怎么能行，不行！”朴文弼踌躇着要回过头来。

“不要站住，不要回头！现在还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他们。”

朴文弼无可奈何，既不能站住，又不能回头，只得照直走，然而他还是激动地低声说：

“我留下，你回去。”

“不行，不准再说别的。记住我的话，一定要找到密营。”

“我不认识山路，又跑不动。应当让我这个跑不动的人留下。你摆脱敌人能比我快十倍，不是吗？”

“不要再固执了。你不能把三个敌人都消灭掉。只要跑掉一个，司令部和整个密营就会被敌人包围，全民族的代表们就要陷入危险。司令官同志呕尽心血准备的成立大会就不能按期召开。”

“恳求你，相信我，我决不让一个敌人逃掉……”

“不，你一定要去。出席成立大会的抚松地区的代表只有你朴文弼同志一个人。现在，我们不能考虑个人。你放心走吧，我会很快就跟上你的。要拼命跑，千万不要回头，现在就加快速度！”

按照李京俊的吩咐，朴文弼不好再坚持了，只瞥了李京俊一眼，咬紧了嘴唇。

“不要难过，好，要泰然自若地加快脚步走。”

李京俊微笑着用眼睛催他快走。但朴文弼却迈不开脚步。

“别回头，快走！枪一响，就往前跑，再向右拐，找那条旁支的小路，照直跑！”

李京俊目送着低下头勉强迈步往前走去的朴文弼的背影，再三叮嘱道。然后，他停住脚步，装作系鞋带。跟踪的三个敌人，立刻分别躲到冷杉树后面，藏了起来。

李京俊坐在刚刚长出新叶的黑豆树丛的后边，故意磨磨蹭蹭，敌人似乎等不及了，躲在树后滴溜着眼珠子，伸出了枪口。但又怕叫李京俊发现，又把枪口缩了回去。

李京俊从敌人无法完全掩藏的帽檐和衣角，很容易地看出了敌人借以隐蔽的那几棵树。

李京俊从黑豆树丛中站起来，若无其事地朝前走了几步。当他估计敌人已经从树后走出来的时候，冷不防地一转身，朝最先映入眼帘的那个敌人打了一枪。

随着震动耳膜的清脆的枪声，听见了敌人的一声惨叫。一股

火药味儿直冲鼻子。李京俊看见，刚从树后跳出来的穿一身灰色西服的敌人，两手抱住冷杉树，挣扎着，往下出溜。

另一个敌人朝他打来了一枪，子弹嗖地擦过他的耳边，发出刺耳的啸声。

李京俊弯着腰顺着小路跑了一会儿，一把搂住了路边的一棵冷杉树，隐蔽起来。就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他还朝朴文弼那边望了一眼。不知道朴文弼是什么时候躲开的，已经没影儿了。他立刻感到心里轻松了许多。他曾经担心朴文弼不照他的话做，现在看来，朴文弼是真地照他的吩咐做了，他感到非常高兴。

"谢谢你，老朴！愿你一定平安到达！"

李京俊看了看敌人的动静，迅速地朝另一棵树后跑去。他还没跑到那棵树，又一颗子弹擦破树皮飞了过去。他倚着树身回过头来，看见一个敌人被黑豆树丛绊倒了正在爬起来，便立刻给那家伙吃了一颗枪弹。那个两手撑着地正要爬起来的敌人，看样子是脑门儿上挨了枪子儿，来不及惨叫一声，就噗地一声扑在地上不动了。

李京俊痛快得简直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还能逃出我的手心儿？要知道，我这个枪法是谁教的！剩下的最后一个，你也休想在我的眼前逃出这个密林！"

在急剧转变成一对一的情势下，最后剩下的一个敌人躲在树后，再也不敢跟上来了。李京俊知道，只要让这个敌人跑掉，方才一枪撂倒一个敌人的痛快，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只要这个敌人一跑掉，就会把大批敌人引回来。要想不暴露密营的位置，保证司令官同志计划的伟大事业能够顺利进行，就必须把这个敌人干掉，决不能让他逃走。

这个敌人藏在对面一棵落叶松的后面，正在探头探脑地窥伺着这边的动静。李京俊一看这家伙的恐惧的样子，就断定他正要伺机逃跑。当敌人瞅空飞身逃窜的时候，李京俊的手枪"叭"地发

出了清脆的响声。

李京俊从那个被打死的敌人手里取下手枪，刚要站起来，突然中了一颗枪弹。他身子一扭，差点倒了下去。他吃力地回身一看，只见他开头打倒的那个穿灰色西装的敌人，斜躺在地上，一手撑着地，一手举起手枪，又瞄着他。

李京俊想举起手枪来，但是手已经不听使唤了。他吃力地勉强举起手枪，刚要扣动扳机，右边的胸部又震动了一下。但他终于扣动了扳机，并且在逐渐昏迷过去的状态中，隐隐约约地听见了那个向他又开了一枪的西装汉子象野兽一样惨叫的声音。他倒在开始泛绿的草地上……

他在昏迷中，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有人在使劲摇晃着他的身体，大声地呼叫着。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抬起了沉重的眼皮。最先映入他眼帘的，是浮在冷杉树枝上的一小片火红的天空，和同样火红的两个圆玻璃片。那两个圆玻璃片下边，凝结着两串晶莹闪亮的红色珍珠，那珍珠又一滴一滴地拖着尾巴往下掉落。

过了一会儿，李京俊才意识到那是朴文弼的眼镜，意识到朴文弼不知为什么把他抱在怀里在哭泣。霎时，眼前清清楚楚地浮现出被敌人盯梢以来的全部经过。

“你怎么在这儿？”

“……”

朴文弼咬着泪湿的嘴唇，没有回答。

“没找到密营？”

“……”

朴文弼摇头表示还没去密营。

“天为什么那么红？”

“是晚霞……”朴文弼抽咽着勉强地回答。

“哦，已经是傍晚了……趁天还没黑，你快走……别管我……”

李京俊声音越来越微弱，呼吸越来越急促，他吃力地嘟哝了

几句，接着光是嘴唇在微微翕动，说不出话音来了。

“司令官同志……”

他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快就没力气说话了，最后想说的那么多的心里话，他连一句也说不出来。他焦灼地想张开口，但是嘴唇似乎已经永远僵住了，怎么也张不开。

啊，方才还能张开口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最要紧的话先说出来呀！

他觉得身子老是往下沉，沉，一小片火红的天空越来越暗淡。

映在李京俊两眼里的晚霞，霎时消失了。李京俊永远闭上了眼睛。

天上的晚霞慢慢消失，深沉的暮色罩住了整个丛林。

“京俊同志！”

只有朴文弼的悲切的呼唤声在撕裂着浓重的暮霭和可怕的寂静，在广漠的夜空中回响着。

第十二章

一

从白头山西北角上冒出的两股水流，不知道是发源于从浮石缝里渗出来的天池水，还是由直到盛夏仍然覆盖在山顶上的积雪形成了常年不断的水源，都势不可当地朝西北奔腾而下，汇成了二道松花江。

离这个汇合处有十几里的地方，有一个俗称白头山下第一村的东岗村。它是坐落在绵延几百里的白头山西北坡上最高处的村子。它离白头山顶有一百里地，但因沉浸在白头山密林的原始的岑寂之中，传说静得连老虎在白头山顶咆哮的声音都能听到。

不久以前，也就是二道松花江上的冰排即将消融的时候，从白头山上传来了自有东岗村以来从未听说过的壮严而神秘的、拖着长长余音的雷鸣——震天动地的巨响。

在这一声震撼着大地的隆隆巨响传来之前，头上顶着耀眼的白雪直穿青天的白头山，突然隐没在腾空而起的白茫茫的云雾之中。

雷声响过好长时间以后，在那几乎已经看不到冰排的二道松花江的支流的春汛泛滥的水面上，却又开始漂下来大如冰山的厚冰，既未融化也未破碎的大雪团以及浮石。漂在水面上的那些被掀翻了的大冰块上，都有冻在上面的浮石。

白头山山脊下的巨大的冰块和雪堆，裂开缝坍塌下来，引起了一场东岗村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可怕的冰崩。

自从白头山上最后一次火山爆发以来，如此惊天动地的雷鸣，还是第一次。

东岗村的人们说，这是天下大变的朕兆。他们说，这是向天下宣告我国的祖山上诞生了光复祖国的大军的雷鸣。这支大军就要象冰崩一样，向三千里祖国大地倾泻而下，彻底荡涤从那个岛国来的倭贼。

冰崩之后不久，在春光烂漫的东岗丛林里，出现了一支长长的、由一面格外鲜红的旗帜打头的队伍。这是一支人人都头戴红五角星帽子，身穿既无肩章又无领章的黄色军装，扛着枪、背着背囊的队伍。队伍中还夹杂着一群领子上系着红领巾的特别引人注目的男女儿童。

从这一天起，人迹罕至、静寂无声的东岗密林开始沸腾起来了。斧子声、锯子声、口令声、笑声以及孩子们的歌声，此起彼伏。处处升起了蓝烟。

每天都有人向这里聚拢。转战在各地的部队，派到各地去活动的工作员，来自各地的贵宾，天天接踵而来。东岗密林犹如节日一般热闹。

哨所上繁忙不迭地接待着络绎不绝的来人。

“哪个部队?从哪儿来?”

这边的哨兵刚一问，那边就传来了高兴的回答。

“从安图来。大家都好啊?”

“站住，谁?”

“是在南湖头分手的，不认得我们了?”

别的哨所也都传来了大声的问话和乐呵呵的回答。这些时断时续的一问一答，和久别重逢的人们热情的拥抱，使得山上呈现出一片欢腾的景象。

是春天了，完全是春天了。

尽管白头山巅依然白雪皑皑，发源于白头山的江水，依然搂着浮石的冰排滚滚流泻而下，然而白头山脚下拔海一千八百米的高原，东岗的森林，都已经披上了春装。

枯瘦而赤裸的落叶松，长出了不刺疼人，可触到了就发痒的、柔嫩短小的针叶。被雪水泡得湿漉漉的落叶层中冒出来的草叶，早已长得修长修长的，在和煦的春风吹拂下轻轻摇摆，散发出阵阵馨香。

清新的草香代替了丛林中腐烂落叶的那种似甜非甜似苦非苦的霉臭味儿。

春风习习，吹拂着绿色的嫩叶，催促着含羞地低着头的丰满的蓓蕾快点儿开放，摩挲着辛勤地营巢垒窝的鸟雀们的羽毛。

丛林正在忙着换上草绿色的新装。

东岗的森林，今春仿佛苏醒得格外早。

韩南实在丛林里走着。她穿一身新军装，紧束的腰上别着支小巧的手枪，脚上套着新皮靴。

她折下一朵淡紫色的白头翁和一朵燕子花拿在手里，时而深情地凝视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浅绿色的新叶，时而倾听着鸟雀吐出的宛转的清音，脚步轻盈地走去。

她刚刚把养好了病的儿童团员们安置在这个东岗密林里新盖的圆木房里，现在正上司令部去汇报。在部队作战的期间，儿童团员们在大金仓后方密营恢复了健康，并且进行了学习和军事训练。今天受到将军的召唤，刚刚来到东岗。

将军要是听到孩子们没有一个闹病的，个个身体都好、学习也好，朝气蓬勃，一定会很高兴的。

在宽阔的山坳里，处处搭起了宿营的帐篷。树林里不断地传来斧子声、锯子声和欢乐的笑声。

在韩南实看来，密营从来没有过象现在这样充满欢乐的时

候。

在对面的柞木林里，游击队员们正在盖一幢长方形的圆木房，一边安窗框，一边用桦树皮铺屋顶。再走过一块空地，又有五幢圆木房，都正在砌墙。

游击队员们，有的扛着修得很好的木料，有的拿着锯子或者斧子，匆匆忙忙地从韩南实的身旁走过，眼睛还不时一瞟一瞟地瞅着她。

韩南实绕过那一片柞木林，转向炊事队住的地方走去。

在围着帐幕的炊事场上，额头沁出了汗珠的女队员们刚吃过午饭，又忙着准备做晚饭了。有的去打泉水，有的淘米，有的洗刷铝制器皿，个个都在紧张地忙碌着。架在两条平行的圆木上的好几个铝盆，冒着升腾的热气。帐幕外面，游击队员们正在说说笑笑地择着刚抱来的一堆野菜。韩南实看到男同志们蹲在地上，笨手笨脚地择那柔嫩的野菜，忍不住要笑起来，赶紧捂着嘴转过身子去。这时，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有人高兴地喊她："南实同志！"

韩南实立刻听出这是尹七女大娘的声音，便用眼睛搜索帐幕对面的柞树丛。只见柞树枝下没戴军帽的尹七女，正抬起头发稀疏的头，微笑着向她招手。

"尹七女大娘！"

韩南实飞也似地跑过去。

尹七女正在木臼里舂着泡过的大豆。不知是因为什么，韩南实觉得尹七女好象年轻了许多。木臼旁还站着一个她不认识的女队员。她穿着一身新军装。那一张圆脸，很讨人喜欢。她用眼睛向韩南实打了个招呼。

"噢，你不认识她吧？她是新来的。"

尹七女转过脸来对着木臼旁的新队员，说：

"恩德同志，认识认识吧，她是儿童团的负责人。"

韩南实象个老队员似地伸出手去亲热地握住恩德的手，说：

“咱们一起携手干吧。你是在什么地方参军的?”

“在南江村。”

“是吗?参军的女同志多吗?”

“男同志多，女同志只有三个。”

这时候，车东范团长正好从这里走过，腰上的手枪在一摇一晃。他一认出是韩南实，便使劲儿握住她的手，高兴地说：

“好久没见到你了。怎么样？儿童团员都安全来到了？我一定要到孩子们那儿去一趟，真想看看他们哩。南实同志，孩子们的事，要有需要我帮忙的，随时来找我好啦。——你们这是在做什么，这样高兴？哎呀，这不是在做我最喜欢吃的小豆腐吗？哈哈，托七女大娘的福，我要过生日了。”

车东范朝臼里看了看，笑道。

“听说车团长要来，特意给你准备的。”

尹七女把木臼一歪，故意给车东范看看。

“尹七女同志最好，谁也比不上你。”

接着，木杵一上一下地舂起来，笑声也随着更高了。

车东范又一摇一摆地晃着手枪，走了。

这几个女队员一起举起木杵舂大豆。开头怕大豆蹦出臼外去，先轻轻地舂了一阵，然后逐渐使劲儿把木杵舂下去。她们这样一边舂，一边喁喁交谈。

“车东范团长情绪满高哩。”

“大家都象过节一样愉快。最近，简直天天都象过节一样。天天有新参军的，有久别重逢的，有从地方组织来的……好久以来，第一次来到将军的身边，自然要象小孩子那样高兴……”

“有这么多人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是不是要开什么大会呀?”

木杵子不停地一上一下地舂着。

“将军正准备召开一个大会。所以，车东范团长也那样兴高采烈地甩开膀子走路了。”

恩德一边用手围着臼口，不让大豆蹦出去，一边蛮有兴致地瞅着尹七女和韩南实她们俩娓娓而谈的那个样子。

“开什么会？”

“都说是要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负责干部都要来参加的。所以，炊事队才忙成这个样哩。听‘烟斗老头’说，这次会议是朝鲜革命中的一件大事，出版所天天熬夜，正在准备什么文件呢。”

“这么说，我们儿童团也应该准备歌舞节目了，总不能白白地呆着吧。咱们有能唱歌的文顺女，有会吹口琴的应男，应准备一场盛大的文艺演出，你看好不好，七女大娘？”

“好极了，你真想出了个好主意。看了儿童团员的演出，游击队员自然不用说，那些来宾该多高兴啊！”

韩南实也觉得自己这个主意非常好。

“要是儿童团有演出，您可一定带我去看呐。”恩德恳切地说。

“好，一定带你去。”

尹七女一边答应着，一边把木臼一歪，把舂好的豆子舀出来，装在发亮的铝盆里。恩德抢过韩南实手里拿着的木杵，擦洗起来。韩南实站在一旁，把木臼打量了一下，说：

“这个木臼做得挺好，往后老带着它用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七女把头一抬，妩媚地瞟了南实一眼，说：

“有一回，我提了一下要个木臼，张基岭同志就给做了一个，也不知道啥时候做的，看，他的手艺有多好……”

一听这话，韩南实不由自主地涨红了脸。其实，她早就想打听张基岭的消息，只因为害臊，才没敢打听。

“哎哟，他那么一个愣头儿青，还能做出这么个玩意儿来？”

“你呀，你还不了解张基岭同志。”

“张基岭同志真能打仗，又很关心人。”

恩德突然插进来替张基岭辩护，这把韩南实给闹糊涂了。

尹七女一眼看出韩南实的心事，亲切地笑着说：

“南实同志，恩德同志就是经张基岭同志介绍参军的。你一问张基岭同志认得不认得有个叫‘厨房女’的就知道了。”

七女还说，“厨房女”这个名字，还是在参加游击队以后才改掉的，改为恩德了。

这都是韩南实第一次听到的消息。

“你也许还不知道吧。上回在南江村打的那一仗，张基岭同志打得真漂亮。你知道打死那个三宅部队长的是谁吗？就是张基岭同志。那天，他还大大显示了机枪神枪手的本领，他一个人就消灭了敌人一个排。将军一听机枪声，就认定那是张基岭同志的打法。做战斗总结的时候，将军还表扬了张基岭同志，把战斗中缴获的一挺机枪发给他了。”

在微风吹拂下，树枝在轻轻摇曳。

韩南实离开尹七女她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步履轻盈地走在树林中。她觉得眼见耳闻的这一切都充满着欢快。

二

森林的春天虽然来得晚一些，但一来就很快地萌发出浓郁的春意来。丛林里已经看不到冬天的痕迹。同样，从韩南实整洁的军装上，从她那清秀而富于朝气的脸上，也看不到一点儿她带着儿童团员们经受了千难万苦的考验的痕迹。如今，已经再没有人谈起过去的那些事情。天天和幸福的孩子们在一起的韩南实也早就把这些完全忘掉了。

她折下一根长了一串象婴儿的小手一样丰满的柳花的树枝，轻快地走在稀稀拉拉地立着几棵合抱粗的落叶松的空地上，一会儿摸摸垂到头顶上的象新棉花一样柔软的松萝，一会儿掐一根顶开落叶层冒出来的野菜嫩芽贴在嘴唇上。她一路走着，一路哼着歌。

她用柳花挠着脸颊走了一阵，觉得鞋子有点儿湿了，往下一看，眼前是一片堆满腐烂的落叶、积满了雨水的泥沼地。她不想绕远过去，就拾起一根适中的树枝当做拐棍，踩着躺在湿地上的一条长长的倒木走去。后来，又选那缠绕在一起的草根形成的小土堆，象踩着河床里的迈石似地过去。

“唉，真糟。”

她想找另一个土堆子。离她三、四步远倒有一个大土堆，可是太远了，迈不过去。要是这会儿有谁给放一个独木桥多好……

她想起在游击根据地的时候，有一回，就是和张基岭一起走过这样的泥沼地。那时候，张基岭看她不敢走，就往她的脚下放了一根长朽木。她还记得那片泥沼地是很深很深的……

她发觉自己不知不觉地怀念起张基岭来了，便哼了一声，垂下眼皮，咕嘟起嘴巴来。奇怪，今天怎么样样事情都勾起她对张基岭的思念呢？

“我这是怎么啦？他摆那么大的架子，也不来看我一下，我倒想起他？……”

她因为自己想念张基岭，不由得生起自己的气来。她又望着离得挺远的那个土堆，犹豫了半天，终于把树枝往地上深深地一拄，撑着它飞身跳了过去。她真没想到自己居然能跳这么远，这在过去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他有啥资格摆架子，作战比他强的同志多着呢！”

她仍咕嘟着嘴在察看前面的路。眼前仍然是积着雨水的泥沼地，但比方才好走一些，既有放倒了的朽木，又有不费什么力就

可以绕过去的地方，看来不弄脏皮靴也能过去了。

突然，从落叶松林中传来了马嘶声和皮鞭的啸声。那声音越来越近，还传来了人们喧哗的声音。不一会儿，韩南实透过树枝的缝隙看见了忽隐忽现的一溜马爬犁。爬犁上都装满了米袋。那些游击队员们一会儿把直晃脑袋的马往前拉，一会儿拨开挡路的灌木丛，还要躲开水坑走，好个忙活。但是爽朗的笑声始终不断。

“嗨，你这家伙，载着人民的诚意走，还这样地溅我一身泥，怎么行？”

“前头磨蹭什么，快点赶哪！”

“是泥塘，泥塘！”

随着宏亮的声音，响起了鞭子的啸声和马蹄踩踏泥水的声音。

韩南实一面望着仍在落叶松林里流动的爬犁队，一面朝前走去。这时，最后一架爬犁走过去了，看去数它拉得最吃力。真的，货装得比别的爬犁要多一倍，可是那匹马，不知道是从哪儿挑来的，却是匹使不上劲儿的瘦马。那个赶爬犁的身强力壮的游击队员，一看爬犁陷在泥里拉不动了，就哄着那匹马：

“哎哎，给我使点劲儿，啊？”

他一会儿给马松松轭，一会儿从后面推推，走得很慢很慢。没走多远，就又停住不动了。

那个游击队员踩着泥地探了探路，重新又吆喝起来。但是那爬犁只晃了晃，还是一动不动。

韩南实担心地望了一阵。看那上面装得满满的货，就知道那个游击队员是个贪得无厌的人。因为爬犁乱晃，拴在货上的一个军用饭盒正在滑下来，左右摇摆着。饭盒里不知装的什么，要是晃掉了盖子，就会全都洒掉的。

韩南实眼盯着那只快要掉下来的饭盒，拔腿就往爬犁跑去，皮靴都变成一团烂泥她也顾不得了。一跑近爬犁就接住了就要晃

翻的饭盒，然后使劲儿推着开始动弹的爬犁，喊道：

“同志，快拉吧。——装太多了。”

在前头的那个游击队员大大方方地答应道：

“驾驾！同志，谢谢你了。——你嫌我装太多了吗？ 要是把天上的星星给我摘下来，我还要往上装哩。”

这话说得真是叫人无可奈何。听他这话，就知道他是个性格直爽，胸襟开阔的好同志。韩南实微笑着使出全身力气推着爬犁。

“谁给你摘……星星啊，真是异想……天开！”

因为在使劲儿推爬犁，韩南实的声音显得有些嘶哑，话也不很连贯。

从前头传来的那个游击队员的声音， 也同样断断续续听不清：

“呵呵……驾驾， 往右……对了……我怎能知道谁给我摘星星啊，说不定就是你给我摘哩。”

韩南实听着他这有点儿黏黏糊糊的口气和嗓音，觉得耳熟，正要回想是在哪儿听到过的，却猛地看见爬犁一转弯，货物要往一边倾倒了，便急忙去扶，也就没顾得多想。不管怎么说，现在无言以对的是韩南实，她恨不得狠狠地回击他一句，可是一时又找不出恰当的话来。她正在搜索枯肠，爬犁已经勉强拖出了泥沼地。

韩南实把军用饭盒牢牢地拴好，就从爬犁后面走开了。那个游击队员一点儿都没有觉察到，只顾一边拨开挡路的草丛和杂灌木，一边赶着爬犁往前走去。因为树林茂密，爬犁和人很快就隐没在树林里看不见了。

韩南实后悔自己不该向辛辛苦苦的同志说那些刻薄话，于是转身朝那个渐渐远去的游击队员的背影，大声招呼说：

“同志——你辛苦了——”

不知怎的，那个贪得无厌的游击队员竟没有回答一声，这使

韩南实感到失望。她觉得那个游击队员的声音很耳熟，侧着耳朵想再听一声，可是回答她的却是一声长长的马嘶。她带着不知为什么有些烦乱的心情，转身沿着爬犁走过的路，朝原来的方向走去。没走多远她又回头望了一阵子。树林里一片寂静，只有野鸟不知在什么地方凄凄地鸣叫着。

她用柳花摩挲着脸颊，又迈开了脚步。

这时，突然从背后传来了喊声："同志——"

又一次听到这耳熟的声音的刹那间，韩南实的心立刻就突突地跳了起来。现在，她用不着回头去看，已经清清楚楚地辨出了这是谁的声音。她象僵了似的，把柳花紧贴在胸脯上，一动也不动。

"南实同志！"

那个游击队员一看这边没有回答，声音沙哑地又叫了一声：

"南实同志，是我，是张基岭！"

韩南实这才回身望着他，一对眼睛已经湿润了。她看见张基岭虽然没有在游击根据地的时候那样敦实，但好象比那时更高大、更魁梧了；脸色依然是那么黝黑，但说不出是哪一点，显得比过去更加老成持重了。她听任张基岭摇动着她的手，却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

张基岭也不象是非听韩南实说话不可的样子。他固然愿意听到她的声音，但更愿意多看几眼她那变得几乎认不出来的面容。他看到韩南实穿着一套合身的草绿色军装，腰上紧束着皮带，佩着小巧的手枪，显得格外苗条而英俊。垂在军帽下边的一绺头发叫汗水打湿了。温和而又倔强的眼睛，如今也变得娴静而清澈，她显得更加出众了。

"南实同志，真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

张基岭又摇动着韩南实的手，倾吐着心中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高兴和激动。

韩南实又惊又喜，忍不住心中的高兴，但她却不愿意表露出自己的心情，故意向停着爬犁的树林那边张望。

“不要紧，前边没有泥沼地，爬犁可以走得快些了，放心吧。”

张基岭看看韩南实的新皮靴，觉得是自己才使她弄脏了皮靴的，歉疚地摇了摇头。

“南实同志，你怎么情绪不好了？到爬犁那边走走吧。——你这是上哪儿去？”

张基岭一边走，一边忙不迭地把挡在韩南实眼前的草叶和树枝拨开、折断，却总不见韩南实回答，不免有些诧异地睁大了眼睛，但他没朝韩南实的脸看，却低着头只顾看她那双沾满了烂泥的皮靴。

“怎么样，没闹过病吧？”

“……”

“儿童团员都好吗？……往这儿走，那儿有水坑……”

张基岭指着眼前的水坑，伸出手来想去拉韩南实的手。然而韩南实不仅不把手伸给他，而且也不绕开水坑，径直蹚了过去。张基岭吃惊地眨巴着眼睛，韩南实却装作没看见。好长时间，他们都没说话，默默地走着。张基岭还是那样走在前面，为韩南实折断碍路的树枝，多余地去察看有没有水坑。

到了爬犁跟前，韩南实看见刚才她给拴好了的军用饭盒又滑落了下来，盖子也晃开了一条缝，淌出红红的辣椒酱油来。韩南实立刻伸手去把饭盒捧住了。张基岭愣了一会儿，才伸出他那两只大手，要接住韩南实手里的饭盒。韩南实却提着饭盒，倔强地说：

“快去赶马。”

尽管这样，张基岭反倒觉得这声音很温和，很亲切，心中很是感激。

“我一看东西装得这么满，这么贪多，就知道一定是你，连天上的星星……”

“……”

这回是张基岭哑口无言了。他不情愿地走到前头去，哄住了使性子的马，然后向后看去。这时，韩南实正弯着腰在拴饭盒，只看得见她的手枪套和皮靴。

韩南实一看前头没有动静，又喊了一声：

“你要等天上的星星出来还是怎么的？”

张基岭这才鼓着嘴巴瓮声瓮气地说：

“南实同志，你怎么能这样？你明明知道是我，还能那样就走开？可能没认出是我来吧……”

“我还能认不出你来？”

韩南实直起腰盯着吃惊的张基岭。

“要是这样，这事就得交给你的良心去判断了。”

这回是张基岭背过身去了。

“良心？我看你倒要检查检查你自己的良心吧。”

“对旁人，我说不上，但是对韩南实同志你，我的良心是纯洁的。”

张基岭猛地转过身来，哗啦一声敞开了领扣。

“你的良心既然那么纯洁，怎么也不看看我就跑掉了？你到大金仓医院来，为什么就那么跑了？”

“南实同志，那是……”

韩南实背过脸，但她感觉到张基岭正在大步向她走来了。

“南实同志，老实说，我是想去看你的，也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但是我到大金仓医院的那回，实在没有时间去找你。院长说你采草药去了，叫我等你一会儿。于是我就等着你，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你回来。那时候，我正在执行一件非常紧急的任务——要到抚松去把司令部的指示转达给李京俊同志。我说的这

些，是真是假，等李京俊同志回来你问他好了。他一两天之内就会回来的。还有，我还去过炊事队。那时候，你正在那里讨论孩子们的衣服式样，后来，从圆木房里出来，在门口站了一阵。我都看见了，不过我躲开了。为什么要躲开，连我也说不清。我是很想见到你的，可是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见你。我想，等我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再去找你，也好让你高兴高兴。要是我这个想法不对头，那就请你原谅好了……”

张基岭低垂着头，一手拿着缰绳，一手抚摸着深褐色的马鬃，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韩南实也一直低头凝视着仍然拿在手里的那枝柳花。张基岭的话如此震动着她的心，这还是头一次。

马又不耐烦地使起性子来了，拴在挂勾上的绳子又松了。韩南实立刻帮张基岭把绳子拉紧拴好，然后不约而同地并排坐在一棵躺在爬犁跟前的倒木上。两个人又是好半天默默不语。

还是张基岭先开了口，低声地说：

“南实同志，因为你给我的那一封口气生硬的信，我着实闹了一场心病。”

“我啥时候给你写了信？”

韩南实诧异地望着张基岭。

“那简直不是信，是一封电报：‘张同志，请原谅。因为忙，不能去，只好写这封信托人捎给你。希望你好好学习，这是我准备见到你时要说的话，是我真心的希望。作为同志，嘱咐你。韩南实。’”

这是韩南实匆匆忙忙写的一张条子，因为内容不很重要，又已经过了好长时间，韩南实早把这事给忘掉了。可是张基岭却把信照原样一字不差地给背了出来。

“是我这样写的？真的吗？……”韩南实这样嘟哝着，她的清澈明亮的眼睛里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幸福感，那美丽的嘴边浮现出轻

微的笑纹。她这目光，这微笑，正是张基岭所渴望看到的，然而他没有看到，因为他沉浸在自己的冥想之中，在凝望着远处的山峰。

“是一封口气生硬的信……”仿佛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似的，张基岭轻轻地摇了摇头，说：

“那封信，在最困难的时候，一直和我在一起，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安慰。老实说，高兴的时候，欢乐的时候，我总是想着你。”

说也奇怪，爱使性子的马这会儿变得老老实实的，滴溜着大眼珠子朝这边望了一阵，仿佛听懂了他们的话似的，垂下长长的脖子点着头。

“坏人给我扣上了那可耻的罪名的时候，我心里真是痛苦极了，难受极了，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哭着也在想你。你说，日本鬼子来‘讨伐’，杀死了我的爹妈和弟弟三口人，我会给鬼子去当走狗吗?真是又冤枉又气人，……眼前一团漆黑。我，我相信你是了解我的。唉，干吗还说这些事呀……将军给我洗掉那可诅咒的罪名，把我抱在他温暖怀抱里的时候，我流下了热泪……享受着这永生永世忘却不了的高兴的时候，我真想一口气跑到你身边去……”

他那晒得黝黑、皮肤粗糙的两颊上，扑簌簌地淌下了两串泪水。

“我是……在将军的怀抱里……获得了新生的人…… 我不感到孤单，有将军……还有你在我的身边，怎么会感到孤独啊!”

张基岭的声音，仿佛也被泪水打湿了似的。

韩南实的眼睛也汪满了泪水。对面的披上了绿装的柞木林，飘着白云的蓝天，被泪水遮得模糊一片，都看不清楚了。

“你说得对，对呀。”

韩南实低着头，颤声地说：

“要不是将军救了我，恐怕我也不会再看到你的，儿童团员们也一样……你的事情，我也听说过，我也和你一样难过得心都要碎了。常常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想你。”

泪水淌过她的两颊，掉在手里的柳花上，打湿了柳花。

过了好一会儿，两个人相看着泪湿的脸，头一次不出声地会心地笑了。

张基岭从韩南实的手里拿过柳花，久久地凝视着。

“已经开出了柳花啦！我们家乡的河边，一到春天也开这样的柳花的。祖国也该是春天了，花儿盛开，蝴蝶飞舞……要是能跟你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看看怀念的祖国大地，该多好！”

韩南实抬起了泪湿的脸。春风轻轻地吹拂着她那乌黑发亮的鬓发。

“听说不久就要向国内进军了。到那时候，咱们跟着将军，一块儿回到祖国去吧。”

韩南实的潮湿的眼睛里射出柔和的光辉。张基岭幸福地感到韩南实的深情的声音流进了他的心田，也用泪水晶莹的眼睛眺望着远方树林的尽头。

三

就在韩南实带着留下的儿童团员到达东岗密营的第二天早晨，将军特意抽出时间去看望儿童团员。因为前一天，将军一直到深夜，还在忙着准备从明天起就要召开的会议，会见从各地来的代表，始终抽不出时间去看看这些新来的孩子们，只是听了韩南实的汇报。

将军顺路来到离司令部不远的林子里，走进了正在新盖的大圆木房。这将是明天就要用做会场的房子。

这是昨天晚上将军才指示七团盖的，他们干得不知有多快，从凌晨到现在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就已经砌好了四面的木墙。说实在的，只要一提起七团的"斧头木匠"，人人都会赞不绝口。他们只要有斧头和锯子，只要半天工夫就能盖出一幢圆木房来。

将军同这些脱掉军装上衣，汗流浃背地迅速赶工的，曾被定为"民生团"嫌疑分子的七团"斧头木匠"谈着话，还甚至略开几句玩笑。他满意地看过盖房子的情况之后，心情愉快地跨过满布石子的小溪流，走进了幽深的山谷。落叶松林笼罩在薄雾中，显得异常宁静安谧。

将军绕过长着青苔的倒木，刚走上微微隆起的坡坎，从一棵合抱粗的冷杉树后面响起了尖厉的喊声："谁？站住！"是女孩子的清脆的声音。

将军停下来回头瞅瞅李北哲和朱凤吉，默默地笑了。李北哲要去告诉那个哨兵，是将军来了，将军立即用手势阻止了他。

"谁？站住！"又一声尖厉的命令。

因为有薄雾，看不见哨兵。朱凤吉忍不住喊了一声"是从司令部来的"。但是那个哨兵依然毫不让步。

"呵，糟了。"

将军满面浮起了赞许的微笑。

"我们的儿童团员可真不简单哩，等等哨兵的下一个命令吧。"

将军望着表情有些尴尬的李北哲和朱凤吉，低声地说。

过了一会儿，随着拨动树枝的响声，韩南实从薄雾中走了出来。她显然是查完岗正回去时，忽然听到哨兵的厉声的喝叫，才急忙跑过来的。

韩南实轻轻拨开挡眼的柞树枝条，朝这边看了看。她一认出是将军，便一面喊着"将军！"一面飞跑过来。她那满含笑意的眼

睛里放射出喜悦的光辉，似乎这还不足以表达她心中的欢欣，又张开乐得合不拢的嘴想要说些什么，可是一眼瞥见李北哲的尴尬的微笑和朱凤吉的那副哭丧脸，立刻猜到是哨兵耽误了将军的事，不禁怔住了。

将军看出了韩南实的心情，微笑着握住她的手。

这时，从一棵海松树的后边，有个女孩儿喊了一声“将军！”随即拨开草丛，跑出来了。她是文顺女，腰上别着一颗手榴弹。

“是顺女站岗！真了不起。”

将军抚摸着文顺女的肩膀和头发。韩南实却盯着顺女，好象在责备她没有及时看出将军来，无礼地耽误了将军的事。然而顺女只顾为见到将军而高兴，根本没觉察到韩南实的目光。当她看见朱凤吉直朝她又撇嘴，又挤眉弄眼的，才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负疚地红着脸垂下了眼皮。

“哨兵就应当这样严厉，你做得对。”

将军称赞突然沉默下来的顺女，还弯腰给她系好了皮带，抚摸着她的被露水打湿了的衣裳。

“已经象个游击队员了。你在小汪清游击根据地的表演，我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呢。那时候，你的独唱很叫人喜欢。现在，已经象个大人了。”

将军说完，拉着顺女的手朝前走。

韩南实陪着将军向峡谷尽头的儿童团圆木房走去。

当他们听着杨柳丛下边淙淙的流水声，经过二道哨所，走近一片落叶松围着的一幢圆木房的院子的时候，儿童团员们正在操练。随着“齐步走！”的口令，男女儿童团员分成两伙在小操场上行进。他们都穿着用柞树皮染的黄色制服，戴着同样黄色帽子，穿着白色运动鞋。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步伐矫健。脸晒得黝黑，帽檐下边一双双乌黑的眼睛炯炯有神。紧闭的嘴唇和紧张的眼神，说明他们在全神贯注地进行操练。

操场当中，一个身材细长，腰上紧束皮带，头上戴的帽子压得很低的儿童团员，满神气地在指挥着队伍，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喊着口令："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他是赵京秀。

"噢，是儿童团学校的司号员。我们的儿童团员都变得健康了。"

孩子们专心致志地操练，连将军来到了他们的跟前都没发觉。韩南实很想大声告诉他们将军来了，但她强忍住没喊，只希望有谁能朝这边看看，却没有一个孩子东张西望。

"南实同志，你的辛苦结出果实来了。"

等到指挥操练的赵京秀喊了一声休息的口令，将军才走进小操场来。儿童团员们这才看见将军来了，都喊着"将军！"争先恐后地跑过来，投到将军的怀里。他们象涌潮一般顿时把将军围住，有的扯住衣角，有的拉拉枪匣子，有的把住军用皮包。

"你们都好？"

将军满面春风地问。

"好——"

"听老师的话吗？"

"听——"

孩子们回答得是那么响亮有力。

将军注意察看着在大金仓恢复健康后回来的孩子们，同他们分享着重逢的喜悦。这时，男孩子们把用柞树皮染黄的上衣的下摆拉平，抖落鞋上的灰土，女孩子们掸着褶纹整齐的裙子，把沾在上面的草叶抖掉。他们仿佛约好了似的，都想尽可能地让将军看到他们那整齐干净的衣着。

突然，从孩子们的后排响起了一个男孩儿的清脆的喊声："将军！"孩子们回过头来，让开一条路，只见明一走到将军面前把头一低，行了一个礼。

将军看明一这么可爱，便把他一把抱了起来：

“是咱们的明一来了，已经长得这么胖了。怎么样，明淑也好吗？”

“好。”

“妈妈也好？”

“是。”

明一每次都响亮地回答。他被抱在将军的怀里，满神气地俯视着儿童团员们。

“来得好。想爸爸吧？”

“没有。”

“明一还怕我操心，对我撒谎？是妈妈教你这样回答我的吧。”

将军笑着这么一说，明一就涨红了脸。

“没关系。你很快就可以看到你想念的爸爸了。你愿意跟爸爸一块儿照相吧？等你爸爸一回来，就跟你妈妈、明淑一块儿照一张，这儿的儿童团员也都照一张。”

“将军也跟我们一块儿照吧？”

“好，好，我也一块儿照。”

孩子们立刻欢叫起来。

将军同孩子们一起坐在草地上，深情地把围成一圈的孩子们望了一阵。

“京秀，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喊口令的？”

将军问坐在最后边的赵京秀。

韩南实向望着自己的赵京秀递了个眼色，让他快站起来回答。赵京秀就霍地站起来立正，回答说：

“是在儿童团学的。”

“你还会吹号吧？”

“吹得不好。”

“我问你，你有信心背着个大背囊，一夜跑它个百八十里

吗？”

“有信心。”

“是吗？那好。再问你，是个漆黑的夜晚，还下着大雨，这时候你怎么升篝火？”

赵京秀眨巴着眼睛，紧张地思索着。孩子们都屏住呼吸，一会儿看看赵京秀，一会儿望望韩南实。

将军朝韩南实微笑着，等待赵京秀回答。

“啊，知道啦。”

赵京秀满有信心地说：

“桦树皮是雨水打不湿的，把它的内皮剥下来做底火，就是用湿柴禾也能升起挺大的篝火啦。”

这一下，孩子们都放心地舒了一口气，紧张的脸上都顿时浮起了微笑，互相点着头。

“对，回答得好。这样嘛，下雨天也能把衣服烤干了。好，这回……”

将军把朱凤吉的步枪要了过来交给赵京秀：

“做一下拆装看看。”

赵京秀毫不犹豫地拉开枪栓，检查枪膛里有没有子弹。那样子，俨然是个使惯了武器的人，熟练而沉着。他还把帽子脱下来放在草地上，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干吗闭上眼睛？”

“我闭着眼睛也能做。”

“好，看看你的。”

赵京秀一眨眼的工夫，就把步枪拆开又装了起来。他把帽子一戴，脸上隐隐地露出了想再显一下身手的神情。

将军惊叹不已。他没想到，赵京秀能闭着眼睛这么快就完成拆装动作。

“还有谁能闭着眼睛做？”

“有。”孩子们齐声答应，都举起了手。千应男甚至蹲了起来。

刚换了岗的文顺女把手举得最高。

将军称赞他们了不起，叫他们都放下手。然后问他们最近都学了些什么。

文顺女起身回答说，学习了将军在南湖头会议上的报告。

“那我来考考你们，看你们学得好不好。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是由什么样的人组织起来的？谁来回答一下看看。”

明一倏地站起来，咕嘟一声咽了口唾沫，眨了眨眼睛，声音清脆地回答说：

“朝鲜人民革命军是由工人、农民的儿女组织起来的。”

“游击队为什么人的利益打仗？”

“为没有家、没有穿、没有吃的穷人打仗。”

“回答得好，学得不错。”

过了一会儿，儿童团员们排好了两列横队。将军命令他们当中最大的赵京秀、文顺女和千应男三个人站到队伍前边来。正步走出队伍，站好了队的这三个最大的儿童团员，挺起胸膛，高高地抬起了头。他们都有一副不管什么命令都有信心执行好的气概。

将军望了一阵他们那跟大人一样可以信赖的样子，准备宣布把他们吸收为朝鲜人民革命军队员。就在这时候，伴随着一阵沙沙的响声，传令兵韩钟三拨开草丛急匆匆地跑到草地上来。他一见到将军，就什么礼节也都顾不得了，径直朝将军跑去。只见他面如土色，神情异常。

将军诧异地望着这个靠近到身边来，甚至忘了敬礼的传令兵。

“……”

将军看他迟迟疑疑不肯开口，便带着他往旁边走了几步。

将军听着传令兵讲了几句话，脸上顿时罩上了阴影。

“是真的吗？”

将军突然这样发问，声音里带着浓重的疑惑。传令兵结结巴巴地重复了一遍方才讲的话，低下了头。

将军盯着传令兵，好长时间才慢慢转过身来用眼睛找李北哲。他那方才还那么明朗的眼光，一下子变得很阴郁了。

将军颤着声音命令李北哲连长去向孩子们宣布，接收那站在队前的三个儿童团员入伍。说完，就避开儿童团员们的视线，快步向前走去。朱凤吉和韩钟三急匆匆地跟在后面。

刚才还洋溢着欢乐的笑声的草地上，突然被一种不知所以然的不安笼罩住了。

四

将军心里不住地嘀咕着“不可能，不可能”，胡乱地拨开树枝，踏着绊脚的蔓草和灌木丛，径直向前走去。带刺的树枝扯着他的旧军装，刮着他的手背，针叶树的尖尖的针叶擦着他的脸，他都全没感觉到，甚至眼前挡着树枝，淌着小溪流，卧着乱石滩，他也都看不见了。他眼前只看见李京俊离开马鞍山频频回头时的那张脸，只看见李京俊强露笑容来掩饰惜别心情的那张脸。

将军仿佛不知道鞋子和裤脚都打湿了，蹚过溪水，穿过水杨林，翻过落叶松茂密的矮山岗，一边径直地走着，一边反复地嘀咕着，好象只有这么一件心事似的：

“不可能，不可能有这回事，不，绝对不可能！”

将军觉得，只要把司令部圆木房的房门一打开，李京俊——一向沉着稳重的李京俊——就会高兴得甚至连碰翻了椅子都不顾，迎面跑过来喊着“司令官同志！”一头扑到他的怀里。因为急

着赶路，李京俊也许都来不及刮脸，只要两天不刮，他那漂亮的络腮胡子就会长得黑乎乎的。将军觉得马上就要触到李京俊的那一脸又粗又硬的胡子了。

但是，当将军顾不得抖掉沾满了帽子和衣服的象蛛网一样的松萝和枯树叶，军裤上还滴着水滴，推门走进司令部圆木房的时候，屋里只有一个在哭肿了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的朴文弼，根本看不见李京俊的脸。

朴文弼尽管是在中学时代分别以后，经过八年才再见到将军，却因为不能不转告这令人无限悲痛的消息，已无法表露他重逢的喜悦，甚至连一句问候的话都说不出来，只低低地垂下了眼眶浮肿的脸。

将军一步一个水湿的脚印走近默默向他行礼的朴文弼，握住他的手，但也同样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过了好半天，将军才简短地问候他：

“辛苦了……”

虽然是一句非常简短的问候，但这是对朴文弼同李京俊一道进行的地下革命工作，对朴文弼所经受的种种艰难困苦，有深刻了解的、含义深远的问候。

朴文弼紧握着将军的手，仍然低着头说不出话来。

“我已经听到了你过去辛勤工作的情况，也收到了你竭诚送来的照相机……我一直等着和你见面，谢谢你终于赶来……”

将军本想见到朴文弼，就一起回忆回忆他们学生时代的说不完道不尽的往事；但是因为看不到理应一道同来的李京俊，再也说不下去了。

将军用眼睛把显得特别冷清、空旷的屋子，一次又一次地搜寻着。但是不管搜寻多少遍，怎么也找不到李京俊，找不到本以为一进来就能和老同学一块儿同时看到的，把络腮胡子刮得脸色发青的李京俊。

“真的只有朴文弼同志一个人来？李京俊同志没有回来？ 这难道是真的吗?”

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传令兵告诉他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再也看不到李京俊，心里总是这样反反复复地自问着。

这时，低着头站在那里的朴文弼发出了沉重的、被压抑的抽泣声。这令人肠断的抽泣声，在说明着那个无法叫人相信，也不愿相信的噩耗，是无容置疑的事实了。

“那么，这是真的吗?”

将军终于抓住朴文弼的两肩，平静地、然而悲愤地问道。

“……”

朴文弼把头垂得更低了，眼镜下淌着大颗大颗的泪珠。他沉浸在无法克制的悲痛之中，全身抽搐，不住地抽泣。他那抽泣的颤动，象波浪一样，通过将军的两臂，传到将军的心房里，完全冲走了将军心里的最后一点点儿的怀疑。

将军为这刺心的痛苦而轻轻地战栗着，无力地把手从朴文弼的肩上放下来。他闭着眼睛，好长时间一动也不动，泪水从紧闭着眼睛的睫毛下溢出来，象露滴一样凝在眼角上。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将军依然闭着眼睛，用沉重而沙哑的声音问道。

低头抽泣着的朴文弼，强忍住抽泣声，慢慢地抬起了头。受拷打的伤痕，在树林中奔波的痕迹，过度的衰弱和疲劳，以及极大的悲哀的影子都同时交织在他的脸上。他那紧闭的嘴唇在阵阵发颤，显然是把哭声强咽下去。过了好一阵，才突然迸出了带着哭声的话来：

“李京俊同志是为了我而牺牲的。 他不应该牺牲，就是因为我……为了让我一定能来参加会议，他始终忘我地……”

将军慢慢地睁开眼睛，用湿润的眼睛默默地凝视着由于抽泣而全身抖动的朴文弼。

朴文弼断断续续地接着说：

“要是把我留在监狱里，李京俊同志先动身的话，他就不至于……就因为一定要带上我……”

“要镇静。”

将军这样安慰着朴文弼，但他自己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悲愤。他转身走向窗口。从打开的窗户看得见外面那明媚的春光，看得见小河沟对面林子边上新盖的会场——大圆木房和它前面的一棵傲然挺立的白桦树，然而这一切，在将军的眼里，现在只是一片斑斑驳驳的淡绿色。

用斧子砍斫木头为会场打椅子的声音，早上听到的时候还觉得那么轻快，现在听起来却是那样地刺痛人心。

将军在默默地呼唤着仿佛就会应声出现在面前的李京俊。但是，往常只要招呼一声，就立刻应声赶来待命的亲爱的战士——一脸络腮胡子的李京俊，并没有带着笑容出现在面前，更没有回答的声音了。

“会场也快盖好了，你的坐位也都安排好了，可是你在哪里？为了成立祖国光复会，你尽了多大的努力啊。可是在这就要召开成立大会的令人高兴的时刻，你却在离这里仅仅十几里的地方，倒下了？我这样盼望着你回来，可你却来到密营的门口就躺下不来了？我叫你一定要回来，你也表示一定赶回来，可如今，你……”

在杂乱的斧声中，从近处传来了原木互相碰撞着倒下去的沉闷的轰响，隆隆地震动了大地。

将军依然一动不动地站着，好久好久，才把湿透了的手绢揣进了旧军裤的口袋里。

“朴同志，到京俊同志那儿去吧。听说他在最后的一刻还喊过我，就是他再也睁不开眼睛，也得到他身边去。”

将军扶着朴文弼朝着门外走去，忽然觉得象是拉下了什么东

西在屋子里，又回身朝屋里的各个角落搜寻了一阵，但是，并没有发现拉下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带的东西。

他还没有走到门口，随着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李北哲小心地开门走进来正要报告崔善琴到来的消息。他还来不及把门关上，一个留着短发，头上扎着粉红色发结，穿着一身小巧玲珑的儿童服装的小女孩儿闪了进来，嘴里喊着“将军！”一头扑上去抱住了将军。她就是李京俊的女儿明淑。

一股滚烫的热流忽地涌上了将军的心头。他顿时意识到，这个可爱的明淑已经失去了爸爸了。他一把抱起脸上笑开了花的明淑，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明淑把细嫩的小脸蛋紧紧地贴在将军的脸上，用纤细的胳膊搂住了将军的脖子。

“你看，发结！”

女孩儿说完把头一低，让将军看她头上的发结。这发结，是她在那苦难深重的日子里一直珍藏下来，准备在见到将军的最高兴的时刻戴的。

“妈说要来看将军，给我戴上的，好看吧？”

说着，她又紧紧地抱住了将军的脖子。

“嗯……好看……”

将军嘴唇发颤，说不下去了。

“我天天想将军来着。”

明淑用清脆爽朗的声音喳喳起来。

“哦……”

将军吞咽下滚热的泪水，勉强回答着。

“将军也想我吗？”

“可不！”

“真的？”

“真的……”

明淑笑出了酒窝。她转过脸来看了看将军的眼睛，忽然把眼

睛睁得大大的问道：

“将军怎么哭啦？”

“看见了你……高兴得哭……”

“嘻嘻，我最喜欢将军，天下最好……”

明淑又把脸紧紧地贴在将军的脸上，抱着将军的脖子。

“妈和爸都说将军是天下最好的人……”

“哦？”

“妈给将军做了新衣服。”

“什么？”

将军不禁吃了一惊。

“爸爸去很远很远的地方，给妈送来了布，叫妈给将军做军装。妈做得可好看啦。妈说，这衣服，将军开会的时候要穿，将军还不知道？”

明淑还说，待会儿妈妈就把新军装带来，将军一定要把现在穿着的旧军装脱下，换上新的。

将军哽咽得说不出话来，赶紧转过脸去，避开了明淑的明亮天真的目光。

“妈妈说，爸爸也要到这儿来。”

明淑终于说出了这一句令人痛心的话。

将军只好默默无言地点了点头。他紧紧地抱着明淑，心里暗暗地说道：

“为了你们这些失去爸爸的孩子，我们一定要把祖国夺回来交给你们。”

将军抱着明淑走向门口，在门口，从虚掩着的门缝里瞧见了正在掩面啜泣的崔善琴。他立刻停住了脚步，别转了视线。他感到胸口更加疼痛了，情不自禁地把明淑抱得更紧。

崔善琴的低低的啜泣声，清晰可闻。

五

作为会场的、东岗密营中最大的圆木房的屋顶上，一面红旗在迎着春风飘扬。这是从五天前关于李京俊的不幸的消息传到司令部的第二天起，也就是从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节日这天起，开始插在屋顶上的。

从这一天——五月一日起，在这座圆木房的周围笼罩着一片严肃静穆的气氛。

穿着新军装的警卫连战士们，拿着擦得乌亮的步枪在这里站岗，保持肃静已经有五天了。

一只颈和胸全白的白头山野鸟，飞来落在比屋顶上的红旗还要高的那棵白桦树树梢上。吸足了水分的柔软而微红的树枝，被野鸟的重量压得颤悠了半天。

突然，从肃穆宁静的圆木房里爆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被这突如其来的掌声吓惊的野鸟，拍着翅膀，嗖地一声飞掉了。

蓝蓝的天空，万里无云。

丛林又复宁静下来，处处有野鸟鸣啭，为明媚的春天唱着动听的歌。

又是一阵热烈的响亮的掌声……这是坐满圆木房的人们从心底里迸发出来充满激情的巨响。

这里聚集着两千万同胞的代表。

在五千年的悠久的民族历史上，全朝鲜人民的各阶层代表第一次聚集在一起开会。在五千年的悠久的民族历史上，第一次为了实现全民族的团结，跟白头山相连的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代

表，聚集到白头山密林的这幢圆木房里来。

穿长袍的长胡子的老年人，穿西装的秃头的中年人，农民打扮的壮年人，穿一身土布衣裙的妇女，学生装束的青年人，长长的发辫上结着红绸带的姑娘，穿一身新军装的人民革命军男队员和短发的女队员，各种不同装束的人们都在向开始讲话的金星将军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这沸腾的人群中，看得到抚松地区的代表朴文弼戴着眼镜的脸庞，也看得到代替李京俊，坐在他的位置上的崔善琴的脸庞……

会场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朝鲜地图。地图上边挂着一条白棉布做的横联，上面写着几个遒劲的毛笔字："祖国光复会成立大会"。

会场正面，并没有豪华高大的讲台，只有一张在地上打几根树桩，上面放几块木板临时搭成的铺了毛毯的桌子。

桌子上放着白铁壶和白铁杯。

将军站在这张粗糙的木桌旁边，等到掌声停下来以后，用感慨的语调接着说：

"……我们脚踏着没腰深的积雪离开了北满的南湖头，就象是昨天的事情，而在这东岗，现在已经是草木吐绿的春天了。仅仅过了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的革命就已经大大地前进了……

"首先，整个朝鲜革命的骨干力量——朝鲜人民革命军数量上增多了，质量上更加提高了。

"在南湖头会议上，为了扩大我国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主流——抗日武装队伍，把建设一支强大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问题作为首要任务提了出来，进行了讨论；并作为重要措施，做出了建立新的部队，加强其政治、军事威力的决定。南湖头会议以后，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组成了新的部队，并且迅速地扩大了它的队伍，改善了它的武器装备。它的政治和军事

的威力正在日益增强……”

金星将军接着概括地叙述了建立真正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党的准备工作和建立新的白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正在胜利进行的情况，然后又激情昂扬地概述了这次大会的深远意义和筹备今天这个成立大会的经过。

“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我们两千万白衣同胞，被不共戴天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霸占了亲爱的祖国河山，已经有二十六年之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的殖民统治下，我们的同胞忍受着千难万苦，流血流汗，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的悲惨生活。我们有数不尽的同胞，忍受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统治，为了寻找一条活路，被迫离开亲爱的家乡，扶老携幼，走上了流浪的道路。他们来到了人地生疏的异国他乡，仍然孤立无援，到处受到歧视和虐待，遭到蹂躏和杀害。

“我们的民族处在前所未有的悲惨的处境之中。在失去了祖国疆土，遭受着悲惨厄运的我们民族面前，除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而进行斗争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走这一条路，才能迎来祖国光复的曙光。”

将军的声音时而悲愤地战栗着，仿佛怀抱着民族的苦难，时而激昂慷慨，仿佛要一举把这一切不幸都彻底消除掉。

他看了看气氛严肃的会场，接着分析了过去朝鲜人民抱着火热的爱国精神进行的英勇的反日斗争，指出没有达到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目的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和正确的斗争方针，没有实现反日爱国力量的牢不可破的统一和团结。将军再一次慷慨激昂地强调了今天的成立大会在民族历史上的巨大意义。

“……今天，把国内外一切反日力量团结成一个整体，为保障对它的统一领导而建立总的领导机构——祖国光复会，这是在朝鲜人民的长期而艰苦的斗争道路上，无数革命者和爱国者付出

了无数的血泪和作出了可贵的牺牲得来的珍贵的果实。”

场内又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激动地热烈鼓掌的代表们，眼里闪着泪花。

在这感慨万千的场合里，将军也禁不住回想起悲痛的往事，眼角上溢出了泪水。

的确，为了迎来这个意义重大的一天，我们走过了多么遥远而艰难的路程，献出了多少充满血泪和辛劳的日日夜夜！自从光复圣战的第一声枪响震动了白头山上空以来，我们在走过的道路上洒下了多少鲜血和眼泪啊！正是经受了这一充满血和泪的严酷的考验，终于迎来了向全世界宣告这一伟大诞生的今天。

“……在这期间，大家都为了今天进行了忘我的斗争。在与白头山相连的广阔大地上，哪里没有我们革命同志印下血迹的地方啊！直到今天，我们走过的道路始终是不平坦的。日本鬼子的刀枪，时时刻刻在我们的面前阻挡，在我们的后面追击。严寒和饥饿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们。排外主义者和宗派事大主义者们不喜欢甚至诽谤我们致力于朝鲜革命，忠于朝鲜革命的主张；不喜欢甚至诽谤我们作为朝鲜的革命者行使我们自己应有的权力，履行我们应尽的义务。但是，由于在座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各位代表同志，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各阶层代表，以及推举大家做代表的各阶层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和真诚的努力以及无私的支持和声援，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壮大成为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朝鲜革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迎来了祖国光复会的成立。”

场内没有一个人咳嗽，严肃静穆。一个个代表都静静地、激动地倾听着将军的讲话，回顾着走过的历程。

其中，感触尤深的是权学植。

从敦化开始，他一直跟着将军来到了白头山麓。这一段路程虽然不长，但他却亲眼看到了在这一路上谱写的可歌可泣的伟大光荣的历史，而且成为这一伟大光荣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和记录

者。在这历史的短暂的瞬间，他亲眼看到了并且认识到了十五名战士和一挺机枪，是怎样变成了革命武装力量中最精锐的主力部队的；曾经被剥夺了革命者的尊严和人格的人们，又怎样变成了自己的命运和历史的主人，以及他们怎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饱受严霜摧残的花蕾又怎样战胜了死神，活转过来，开放出了美丽的花朵。他亲眼看到了并且认识到了，怎样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怎样把到了遥远的将来也说不定能不能实现的、令人感到渺茫的理想，霎时变成了现实。他看见并且明白了，这样的奇迹是怎样地产生的。

他在来到白头山麓的路上所看到的和所体验到的这一切，都在有力地证明了并且让人深信不疑：对于金星将军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不可能。将军所设想的，没有一个是不能实现的。培养人的工作，组织新部队的工作，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工作，把两千万同胞团结在光复祖国的旗帜下的巨大事业，样样都按照将军的设想得到了实现，并且正在继续得到实现。

他坚决地相信，从前只当做渺茫的事情看的、全民族一致渴望的祖国的光复，也必将按照将军的意愿得到实现。

饱经沧桑，比别人多走了许多弯路，既看到了那些冠冕堂皇的运动，每况愈下的形势，也看到了伪君子们的无法掩饰的真面目，和派系斗争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后果，而现在，能够正确地识别真伪的权学植，在这回顾以往的历程的时刻，又一次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伟大的金星将军才是拯救祖国和民族的唯一的救星，只有将军指引的道路才是最正确、最坦荡的光复祖国的道路。他深信只有跟着金星将军走的这一条道路，才是争取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和解放，创造民族的光辉前程和无限繁荣的唯一的道路。

“我们朝鲜的两千万同胞要同心同德、 万众一心地永远跟着伟大的金星将军走！”

权学植在心中感情激昂地高呼着。

将军在报告中首先说明了祖国光复会的政治纲领的宗旨，接着逐条逐条地宣读了他亲自制定的纲领。

全体代表都在更加肃穆，对将军更加崇敬的气氛中静静地倾听着，把纲领深深地铭记在心中。

这个纲领，权学植已经读过几十遍了，而且是在自己负责的出版所印出好几百份，分发给全体代表的，因此每一条条文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一字不差。

然而在这宣布祖国光复会成立的庄严肃穆、感慨万千的场合里，倾听着将军逐条宣读他亲自执笔制定的纲领的时候，权学植从每一条条文每一个字句中，发现了过去未能完全看到的智慧的灿烂光辉。在感觉到从强烈的思想的光源中放射出来的光辉灿烂的睿智的瞬间，权学植感受到照进自己心胸中的太阳的光芒，也感受到温暖着自己的太阳的热。

他的脑子里闪电般产生了一个念头。

“太阳有两种属性：光和热。金星将军也具有两种禀赋，一是光芒四射的睿智，一是火热的爱。将军所具有的光辉的睿智，就是太阳的光；将军所具有的火热的爱，就是太阳的热。

“具有这灿烂之光和暖人之热的金星将军，是人类世界的伟大的灿烂的太阳！”

在全体一致拥护并通过纲领的雷鸣般的掌声中，权学植越发深深地沉浸在深思之中。

“因为有了将军，一度暗淡无光的朝鲜革命的前程才如此光明灿烂，人们才看见了民族复兴和繁荣的光辉的明天！因为有了将军的光芒四射的睿智，黑暗的三千里江山才迎来了黎明。因为有了将军炽热的爱，人们才获得了再生，得到了生的价值和斗争的幸福。要是没有将军，人们的脸能这样开朗，人们的眼睛能这样明亮吗？要是没有太阳的灿烂光辉，行星岂能发光；要是没有

太阳的光和热，万物怎能会有生命？

“我们是没有光源便发不出光的星星，是有了太阳才能发出光的行星。正如众多的行星围绕着太阳运转一样，我们要团结在金星将军的周围，永远拥护他，永远跟着他走！”

这时，姜世浩出现在代表们面前，用严肃的语调问大家，应当用谁的名义来发表刚刚通过的成立宣言，权学植才从深思中清醒过来，抬起了头。

权学植站了起来。议论纷纷的代表们看见他高高地举起了手，便都尊重这位人民革命军中最年长的同志，恢复了肃静。

第一个得到了发言权的权学植，穿过人群，走到前面那张铺着毛毯的原木桌旁，向直盯着自己的代表们行了一个礼。

代表们都在严肃地等着他表达大家一致的意志。

他舔了舔嘴唇，想了半天怎样措词，才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能够肩负我们祖国和民族的命运的人，只有肩负着我们大家的命运的金星将军。

“我建议，推戴金星将军为祖国光复会的会长，用会长的名义发表成立宣言！”

泪水突然涌出了他的眼睛，不住地往下淌。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只知道全体代表都站起来热烈鼓掌，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响彻会场，经久不息。

金星将军起身向代表们挥手答礼，并且逐个地望着姜世浩、车东范、崔善琴、朴文弼、权学植、张基岭等为了今天而共同走过了艰苦道路的亲爱的战友们和代表们那一张张洋溢着喜悦之情的泪脸。

朝鲜革命走过了多么光荣而艰苦的道路啊！自从金星同志胸怀着光复祖国的雄心壮志，渡过鸭绿江的时候起，已经过去十个年头了。常言说，“时过十年，江山也变”……现在虽然已经度过了十年，但是要想实现光复祖国的大业，也许还要再经过十年。

然而，只要永远和这些人在一起，还有什么考验不能经受，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啊！

将军用朝气蓬勃，热情洋溢，意气风发，信心百倍的目光环顾着会场，频频地挥手，叫大家坐下。

雷鸣般的万岁声和掌声，经久不息。这雷鸣巨响，拖着长长的回音，震撼着沉浸在原始的岑寂中的东岗密林和白头山麓。

这一天，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5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_raw": "11158365.zip",
  "filename_raw_base64": "MTExNTgzNjUuemlw",
  "filesize": 30056718,
  "md5": "bb9da2a8375dbc362df2390745f0df93",
  "header_md5": "b7e9525f70ecfeb2a42daae9b85668e6",
  "sha1": "6f63cfb2dfeebd12a84d7d793cd2b310ad57ff91",
  "sha256": "4c3a3491cfdd42f902da8162346e87a1d872cd501aea8f132ba9fdccb65e2e2e",
  "crc32": 1155519950,
  "zip_password": "28zrs",
  "uncompressed_size": 30478431,
  "pdg_dir_name": "\u767d\u5934\u5c71\u9e93_11158365",
  "pdg_main_pages_found": 418,
  "pdg_main_pages_max": 418,
  "total_pages": 423,
  "total_pixels": 0,
  "filenames_to_pdgconvert": [],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